

兌

乾

巽

[长篇小说]

伏羲 密码

之

惊涛怪浪

贺宝栋

著

上古的华夏

究竟封印着什么骇人听闻的秘密

離

坎

震

坤

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伏羲 密码



贺宝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伏羲密码 / 贺宝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430-5

I. ①伏…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9099 号

书 名	伏羲密码
作 者	贺宝栋
选题策划	涂继文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文字统筹	范晨曦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30-5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 序

实在没有想到，我能有机会坐在电脑前，写一部小说的序言，而且还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十分让人兴奋的事情。

但我真的没有写过所谓的自序，当然我也找不到那些著名作家给我写一篇序。大姑娘出嫁头一回。想了想，吹牛不合适，干脆实在一点，就说说我本身的一些事情和关于这个故事我想说的一些话。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觉得封面底下那段作者介绍真的很……）。

我叫贺宝栋，1991年出生于山东潍坊，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指导方针下，加入创业群体的一名狂热分子，尽管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几乎摔得头破血流和食不果腹。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了，而立之年到来之前，终于可以自行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已经让我感到知足。更何况，现在的我还有机会静下心来，打开电脑，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我出生的那个村庄，祖祖辈辈靠务农为生，那里充满了太多太多的回忆，而且是美好的。

偷偷下河洗澡、偷别人家的西瓜、捉蚂蚱、粘知了、弹玻璃珠、踢沙包、放风筝……很多事情，我认为真的只有真正从农村长大的孩子才经历过。

其后，我上小学、中学、高中，日子平静而辛苦，唯一的亮色就是高中谈了一场短暂的“恋爱”，让我明白了青春是多么的可爱。

大学时期是我非常难以表述的一个阶段，我的大学生活并不完整，最深刻的经历是中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我在大二的时候，去了河南佛教学院，过了一段无限接近出家人的生活。当时在河南桐柏县，成立了一座佛教学院，那时候我对出家人的生活已经向往到了极点，我“抛弃”了一切，毅然选择去了那个地方，准备出家。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想法，我既不讨厌当时的生活环境，也没有真的已经高尚到那种程度的信仰，但我就是去了。

那是我这一生到目前过得最宁静的一段时期，每天晨钟暮鼓，参禅打座，永远都是素食，没有太多妄念，十分惬意。

至于我得到那段经历背后的阻力，我已经不想再提，很多人是能够想象得到的。大概几个月后，我默默收拾了自己的行李，重新回到了我原来的生活轨迹当中。

很多人都在逃避这个世俗，但人只要活着，是脱离不了这个世俗的，我必须承认，世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承担。我不是在标榜自己，也不是给自己找借口，那段宁静的时光，让我彻彻底底思考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选择离开，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接受这辈子应该是我经历的一切。

离开不是我的遗憾，我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勇气去跟老师们道别，特别是隆藏法师，他几乎是我遇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一名年轻僧人，他肯定已经不记得我了，他的学生太多，而且我也不够资格做他的学生。不过，他的纯粹，他的坚定，他的学识，让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如果有缘分，我一定会再去拜访这位年轻的师父。

重新回到大学之后，我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我开始在空闲的时间里去餐厅打零工，开始接触这个社会 and 形形色色的人，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提前进入到这个社会当中，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获得一些生存上的优势。等到我真正可以外出实习的时候，我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做一名培训老师，或者做一名 HR，那时候我已经很明确自己专长什么了，可能这跟我学的专业有关。

命运还是很眷顾我的，我如愿在这家公司做了一名 HR，主要负责公司的招聘

工作，业务逐渐成熟之后，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小领导，期间相处了很多的同事和领导，现如今虽已各奔东西，但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创业的念头，我忘了，我只记得当我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仅仅思考了一天，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虽然那时候对于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讲，我的工资并不算少，绝对高于大部分同期走出校园的人。

我的第一次创业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时一切的经营规则都不懂，全凭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硬着头皮上，也不懂得如何处很多关系，最后的结果就是我退出了最开始的创业团体，我对很多事情有着一种天生的厌恶感。

在那一年，我打着包裹，回到了潍坊，我对我身边所有的人宣布，我回来了，而且我要自己创业。说实话，我并不具备独立创业的资本，我甚至连最基本的本钱都没有，记得当时一个员工都没有，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自己打电话做业务，能够养活一个员工的时候，我就招一个，足够养活两个了，我就再招一个……没办法，草根创业，远没有别人看上去那样光鲜。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公司迎来了第一次“投资”，如果那算是一种投资的话，当然不是现在动不动就搬出来的天使投资。我们算是合作经营，对方给我注入资金，我可以在短时间内不需要考虑资金问题，然后尽我所能扩大我的公司规模。

但是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这个期间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去考究到底谁对谁错，那不是可以用对错可以概括的问题。作为一个公司，它有生存的规律和法则，作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有对于事业和各方利益的考量，作为投资者更是如此。所以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次回到了独自面对一切的局面当中。

后来我的公司又加入了新的股东，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闹剧、有成功、有收获、有失去，那些辛酸、痛苦、煎熬、无奈，如果不是我天生心大，真的无法去承受。

不过，我还是要感恩命运，不管我在有限的时间内经历过多少起起落落，但至少我活着，没有人承诺过我永远可以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只要活着，就是一件应该满足的事情。我知道，在创业这条路上，我还会经历更多的起起落落，但我已经不再去刻意纠结这些事情了，因为这就是规律。现在我的公司规模虽不大，但是稳定发展，循序渐进。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和我一起坚守，有人给我提供了大量的

帮助，有人落井下石，不管怎样，我都感恩每一个在我创业过程当中出现的人。

2015年初，我遇到了这辈子最应该遇到的那个人——我的爱人。

我追我老婆的时候，真的费尽心机，没办法，她看不上我，我只能使用点手段了。

我拼命减肥，从160多斤的体重，一个月的时间减到130斤，当时连我都觉得自己看上去像样多了。我活了二十五年以来，第一次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貌，我买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服装，换了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发型，买了增高鞋垫，然后死皮赖脸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每次见面我都穿不同风格的服装。我还找了一个情感顾问，咨询我应该如何追姑娘，当然高手一指点，还真受益匪浅。

但尽管这样，我也仅仅是看上去能看而已，我自身的外貌条件，实在太一般了，而她却是一个美女，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后终于成功了。婚礼当天，她的美，简直亮瞎我的狗眼。

老婆后来跟我说：“我其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你的每一个方面，都不是我理想当中的那个样子，但在所有不理想的最上层，写着四个字——你是好人，所以我很知足能够嫁给你。”

听到她这么说，我心里舒服多了，我已经知道她内心深处真正在意的东西。

但我没有告诉过她，我娶了她，也是因为她是一个好人，平时我一般只会说，是因为你漂亮啊……

2016年底，我的老婆历经十月艰辛，我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就此诞生。

我是在产房陪着我老婆完成分娩的，我目睹了整个过程，我亲眼看着我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那种紧张，那种激动，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总结，那叫幸福。我的爸妈，当年看到我出生的那一刻，肯定也是同样的心情吧，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爸妈，对我的爱会是那样毫无保留和刻骨铭心。

我并不是要借助这些片段来抒情什么，我也没有感觉这里很适合去讲这些东西，更没有感觉能出一本书就怎样怎样了，后面我还会陆续出很多本书，甚至有些书还会被孵化出很多衍生性的内容，但我相信，这是唯一一篇会让我说出太多真心话的序言，如果下一本再让我写什么序言，我估计我会十分纠结。

好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很具体地去记述某些事情，只是很概括地写了一些内容，或许对你来讲有些索然无味，但有些事情就算我身边的人都

未必知道，都告诉你们了。

下面，我们把话题转移到小说本身。

《伏羲密码》是一个系列，对我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架构下写一个庞大的故事，设计每一条线索和塑造每一个人物，然后靠这些去拉动整个故事的情节，就犹如去构建一个世界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我相信这会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而且是一个有底蕴的故事。

因为整个故事的背景，是建立在我们华夏民族传说体系的基础之上，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主线，就是在解释为什么上古时期华夏大地人神共居，而越往后，这种传说就变得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先不去执着否认那段令人向往的神话时期的存在，那么根据我的想象，上古神话时期和人类现实社会似乎存在着一个断层，至少是一定发生过某些事情，才导致了另外一种局面的诞生。

盘古、伏羲、女娲、皇帝、炎帝、蚩尤、玄女等等，他们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他们来自哪里，又最终去了哪里？

最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这些千年后的人，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我在最初的时候对于整个故事背景的设定，也是我创作的初衷。

另外的两条主线，就不在这里去单独讲了，一切都在我的文字里，还是留给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去挖掘吧。

2016年4月的一天，我在翻我大学时期的笔记本的时候，忽然就在文件夹里看到了以前写着玩儿的稿子，当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写了些什么，打开看了看，觉得很多情节还是挺好的，于是心血来潮，决定把内容改一下，继续写下去。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有很多不足，文笔和情节都有缺陷，但公平地说，这是一本相对比较青涩的小说，但它有足够的诚意。

这一次重新开写，已经纯属娱乐，我无非觉得那好几万字放在那里太可惜，如果我写完了，还可以拿出来跟我老婆吹牛，对她说：你看，你男人多有才华……完全是一种娱乐的心态。

不过我实在没有想到，在最开始的六万字还没有发表完的时候，就有编辑找上

了我。

当我拿到出版合同的那一刻，感觉像做梦一样：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我身边都是一些为生活的压力累成狗的人，如果我能出版一本小说，那岂不是鹤立鸡群？

随后一年，这本书经过诸多波折，现在终于能面世，我觉得先前的等待和煎熬都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很多当红的作家来说，出版一本书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不管未来我是不是会继续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都会记得我第一本书出版的整个心路历程。所以，最后让我在这里感谢我的编辑，感谢我的书友，这个故事能够慢慢延续下去，你们的支持功不可没，第一次收到评论，第一次收到催更，第一次收到漫骂，第一次收到建议，都显得弥足珍贵！我虽然无法看到你们，但有这个故事在，我们便可携手同行！

当然，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的老婆和我幼小的女儿看到我，这本书首先是献给你们的！

贺宝栋

2017.07.19 于潍坊

引子	001
----------	-----

第一章 迷航老爷庙 /005

当看到飞机外的云团时，我眼珠子一下就直了，差点叫出声来。我无法形容此时的心情有多激动，因为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云团，而是一个不知在何时出现在天边的，巨大的云状旋涡！

随后，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我心里升起，我觉得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妙。

那旋涡云团整体呈现一种乌浑浑的黑色，看上去有手臂粗细的闪电在旋涡云里时隐时现，旋涡周围还不断有其他的乌云，像一条条黑色巨龙般缠绕在一起，迅速向那团深不可测的旋涡云集结。而乌云混入旋涡云后，就随之朝逆时针方向旋转起来。

至于那旋涡到底有多大我就无法形容了，总之在飞机下降高度至云层底部之后，在机身侧方肉眼可见的视野范围内，好像整个天空都被那旋涡给扭曲了。

第二章 劫后余生 /023

这是一艘典型的旧式军舰，船头甲板上有一门双炮管的大炮，旁边散落着一堆还弹壳，好像刚刚打完仗，还没来得及清理战场。整个舰身虽然通体锈迹斑斑，但是设备完整，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只是附近总是弥漫着一股跟刚才那铁链子上散发出来的一样的味道，有点腥臭。我仔细想了想，觉得那像是尸体腐烂发出的气味。

我不断缩小着呼吸的幅度，注意到了那根拴在大炮底座上的铁链子，从铁链跟舰炮底座的摩擦痕迹来看，很明显铁链是被人刚拴上去不久。

舰炮后面是一扇通往军舰内部的大铁门，好像并没有关死，透过那条细小的门缝儿，我看到里面黑通通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第三章 探险队 /040

我无意间看了那女人一眼，没想到瞬间眼珠子就不会转悠了，嘴里含着一口面包也忘了咽下去。

我的对面是一个自然披散着一头飘逸的长发，颜色呈淡淡金色的年轻女子，穿着一件雪白的套裙，至于脸蛋就更没得说了，清秀、淡雅、高贵、时尚、魅力……我很不得用所有能形容气质的词语去描述眼前的这个女子。最重要的是，她淡淡的微笑当中还露出一股清纯，丝毫没有之前那种冷酷的样子。

我心里直喊：这简直就是个仙女啊……

她看到我直勾勾地看着她，本来还笑盈盈的面孔立刻变得冰冷起来：“你甭看，就是我救的你！”

第四章 遇袭 /058

当我回头的一刹那，我看到了紧逼在我们身后的几个体型巨大的身影，这东西它不是人！更不是我这个古生物科学家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生物。

在水里视线很模糊，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就跟有胳膊有腿的巨人一般，实在是让人吃惊。它们在水里似乎不需要靠身体的自然浮力就可以直直地站着身子飞速地往前移动，就这些怪物的个头，看上去至少也得有三米多高，比他妈奥尼尔还庞大。还有就是这些怪物头部闪着的一双双泛着红光的眼睛，我之前见到过！上次因为水面突然出现庞大船队，没有跟这些东西亲密接触，但是这回，我们深入水底，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奇迹了，鬼知道这些东西拼命地追我们是想干什么。

当我终于反应过来不能再看下去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晚了，现在不仅仅是这些巨人已经近在咫尺，就连氧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泄漏没了，呼吸一下子变得困难起来。

第五章 神运号 /073

这里的水鬼，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淹死了由魂魄所化的那种孤魂野鬼，而是指一种有形机体。我之前听说，失足落在深水里的生物，包括人和动物，在沉入水底时虽已经濒临死亡，但体内仍有生命机体活动，这时候，就会有一种深水细菌侵入生物的体内。

这种细菌在濒临死亡的生命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致使落水生物的骨骼和肌肉不发生坏死，但生物的神经系统和脑系统却逐渐死亡。因此，落水生物就会变成一种完全失去本性的生命机体，变成了细菌的寄生场所。而细菌在生物体内不断发生变化，最后成为一种十分微小的虫体生物爬进寄生体的肠胃，变成寄生场所的生物，就会受这种虫子的控制，到处捕捉有生命迹象的其他生物吞进胃里，供这种虫子享用。

第六章 零号档案 /089

这个推动力或许是一个人，或许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种信念，或某种东西。我甚至怀疑J国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都是因为这个巨大的推动力。

想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白狐在游船上问过我的问题——一只蚂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捕杀一头大象。

在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蚂蚁才有可能去捕杀一头大象。联想到J国这个国家发生过的太多事情，我好像明白了白狐为什么这么问我。

她是想告诉我，当年这些人发动战争，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绝对不像历史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是另有隐情。他们不得不这么做——这个思想，恐怕已经在J国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

第七章 落单 /104

四个秦篆竖着排列着，将整个金属物围了一圈，不仔细去看，很容易会把这些笔画复杂的秦篆当成装饰花纹。

秦篆兴起于秦朝时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对七国汉字统一而定的产物，大部分中国人对此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虽然与当今的汉字有较大的区别，但要知道现在的汉字也是由古代的汉字逐渐演变而来的，因此金属物上面的四个字也不难辨认。我拿着它在手中转了转，就认了出来，上面写着——大秦密署。

四个字气势独特，一气呵成，可以说是“入铁三分”，笔画圆润却不失苍劲，简直太完美了。

第八章 阿来 /121

巨蛇的嘴卡在阿来的肩部，而阿来不知道抓住了巨蛇嘴里的什么东西，就是不肯放手，这样巨蛇竟然变得被动起来，也完全被激怒了。

一人一蛇就这样缠斗了将近一分钟，当巨蛇把阿来甩到天棚顶部的时候，阿来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机会，另一只手臂顺势抓住了一根横在天棚顶部的管道一样的东西。他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当抓住管道之后，身体就产生了可以协调的力气，只见他抓住管道的手臂使身体旋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时被巨蛇咬住的手臂也跟着那么一转。

我听到巨蛇嘴里传出两声噗噗的声音，巨蛇像是受到了致命的攻击一样，身体十分夸张地扭动起来，同时血淋淋的大嘴一下子就松开了。紧接着，它硕大的身躯连着脑袋一下子跌落到了地面。

第九章 另一个世界 /127

看着外面的情景，我终于知道阿来为什么要我脱光衣服了，但好像又不明白。

严格来说，外面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我看到的地方比作一个巨大的果冻，那么千百年来，一切失落在老爷庙水底的东西，就全部变成了果冻里面的果肉。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范围内，一切都定格了。阿来用“另一个世界”来称谓这个地方，虽说是一种夸张了的说法，但就身临其境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场景，认为这里是一个世界，那完全不过分。

我已经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船舶、飞机、人和动物的尸体，甚至还有一些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生物。

这些物体就像融进了巨大的水晶球一般，密密麻麻充满其中，从近处来看，古往今来的各种船只应有尽有，一些船体就在军舰的不远处，以各种姿势定格在不同的位置；往更远的地方看去，还有一些飞机的残骸。当然，从我能看到的范围来看，数量最多的还是一些动物和人的尸体。

第十章 鄱阳湖的秘密 /144

我一看这落刀点正好是我的头部，心里顿时就没了谱，这把石头刀，就算劈不死人，那也能把脑袋砸烂了，这可怎么办好？

也就是求生信号在脑海中这么一闪的工夫，我的身体下意识就产生了一个本能的逃生反应，说时迟那时快，在石刀眼看就要落到头顶的那一刻，我迅速在原地打了一个滚儿。

这可是出于逃生的本能反应，身体产生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就这么着，我一下子就躲开了尸体手里的刀锋。期间还没有经过任何停顿，我的右耳就听见一阵疾风如闪电一般由上而下扫过。

对面复活的尸体好像把活过来之后的力气全部使在这一刀上，这一下没劈中我，它自己也挨了闪，两米多高的身体一下子就冲出去四五米远。

第十一章 真相 /164

我躺着的这个角度，正好和这双眼睛对上，而此时这双恐怖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在看。

这哪里是阿来啊，分明就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它浑身上下布满了黏稠的脓液，闪着一层淡淡的绿光，跟石壁上的真菌差不多，绿油油的非常恶心，那皱巴巴的样子，就像是刚从咸菜缸里捞出来一样。这只怪物没有头发，但是在头顶上趴着一只巴掌大小的虫子，像是一只大型蜘蛛。

我惊慌失措中心生不妙，难怪我从水池爬上来后就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臭烘烘的味道，刚开始没在意，现在看起来，我这是把一只水鬼给拖上来了！

第十二章 魔海 /180

这些骨架单个儿看上去非常大，要比正常人类的骨骼整体长出至少一到两米，而这些巨大的骨架虽然看上去有些人形的样子，但骨架顶端那奇特的头骨，让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那些牛脸怪的骨骼，特别是在头骨顶部那一对弯上去的牛角状的东西，让我想到了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牛头马面，看着就瘆得慌。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里应该就是老爷庙水底怪物的老巢了，而且这个地方在古代被人类的军队血洗过！看着白骨累累望不到边的样子，这场战争想必已经惨烈到了一定的程度。我推断这场战斗最后人类军队应该是败了，因为牛脸怪跟我们遭遇了不止一次，说明有些怪物幸存了下来，但至于后来有没有大规模的人类再次进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否则无论是生命科学界的历史还是生物科学界的历史都要改写了。

第十三章 金字塔 /193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听到阿来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女娲造人……”

但我却见白狐摇了摇头，她指着女娲下方的那些人形图案说：“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些图案。”

按照白狐的意思，我们重新端详起这些人形图案，一看便明白白狐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虽说这是些画风非常简单的图案，可能几条线就代表了一个人，但也不是不能看出，在这些看上去像是人形的图案当中，有一些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而是一些似人非人的东西。

比如有一些上半身是人形，但下半身却长着半截四条腿的动物的身子，也有很多下半身看起来像人，而上半身却长着动物的脑袋，有一些甚至跟我们多次碰到的牛脸怪非常相似。

第十四章 怪胎 /210

杂毛满脸死了就死了的表情，没吱声，杰克被折腾得都已经恍惚了，也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有白狐对我说：“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你刚才说看到中村跑掉了，那说明他肯定是走进了其中一道门，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追上他，不能让他得到这里的任何东西，否则老爷庙的秘密就会落入J国人手里。”

阿来说：“我刚才看了，这里一共有十六道门，除此之外并无他路，无法确定那个J国人走的是哪一道门。”

白狐听完，又对身边的杂毛问道：“有没有看出门道？”

“早就看过了，搞不定！”杂毛说，“虽然这些拱门排列得非常规则，高低搭配上似有章法，但绝对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因为第一，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方位信息，也就失去了利用古代术数的可能；第二，这十六道门可能代表的是十六个卦象，在同一个时空格局内，要推演十六个方位，我做不到。”

第十五章 远古实验室 /222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到“门”这个字，就再次回想起我曾经收到的那封信，信里好像也提到了一支考古队去南山寻找什么“门”。不过我自己很快否认了这个想法，佐佑在信里提到过，他们寻找的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而是一种概念。

我感觉自己想多了，于是就围着这个同心圆走了一圈，发现这个凹陷下去的圆形区域上有花纹，这些花纹并不没有铺满整个圆形区域，而是呈现一种十字形，把这个区域平均分成了四部分。

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大型十字架上铺满的花纹当中，竟然有一些暗红色的液体，而且我还闻到了一股非常特别的气味。

我对这种气味并不算陌生，这是一种新鲜血液的味道。

第十六章 虚空藏 /233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景象，如果非要用语言文字来形容，那我只能说，我看到了一片虚无！

为什么说是一片虚无，那是因为在这道巨大的竖井里面，我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在距离井口二三十米的地方，看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光点组成的一面屏障，就跟看到电视机里面无信号的画面一样，数不清的小光点不停地闪动着，似有似无，给人一种看着就想睡觉的感觉。

只不过，这些光点并不是黑白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妖艳的蓝色和紫色，看上去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却能够用肉眼看到。

此时我有一种错觉，那就是我从这个竖井跳下去，穿过那片似有似无的屏障，会不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尾声 /245

但刚一说完，我就看到阿来的笑容更加诡异了，心里忍不住咯噔一声，阿来这孙子是在给我设的连环套，我这回才是真的上当了！

只见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故作轻松地说道：“那我们可以出发了，齐天，你可准备好了，这一去还不知道有什么未知在等待着你。”

伏羲密码

引

子

齐天兄：

别来无恙！

出于很多原因，我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消息，还请见谅。

我知道你看到这封邮件后会很奇怪，也很理解你看到下面的内容会去想些什么，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我下面所有的话，因为有时候怀疑往往是多余的。

首先，我要告诉你第一件事。

请你相信，我不是疯子，也根本没有疯过。那个疯子，不是我。我无法告诉你它是谁，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会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一度把我光辉的形象抹杀干净。

如果非得要猜那个疯子是谁，那我只能说，它不是人，它只是我的影子，我的影子取代了我在现实环境中的身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从我去过那个该死的地方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我自己的影子。

人类是应该有影子的，没有影子的，那只能是影子本身，你仔细想想，

你见过哪个疯子的影子吗？如果你见过，那么说明现在的我是一个影子或者鬼魂，你扔掉信件无须再理会我下面说什么。如果没有，那么我的遭遇和猜测就是对的，那个“我”一定有问题，至少它一定不会是我。

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二十年前的那个疯子不是我，而我，也不确定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现在这个给你写信的佐佑，才是你熟悉的老同学。

然后是第二件事，你要仔细看明白了，这很重要。

读研究班那年，我收到了一份来自首都的短期聘书，对方是一家考古机构，他们希望我能协助参加一次保密级别非常高的大型考古活动，而就是这份聘书，让我在人间蒸发了四个月。我想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我去了哪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我去了南山。

当我加入考古队后，他们告诉我，这支考古队要到南山执行两个非常特别的考古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他们获知在南山某个地方，有一处上古时期的遗迹，只要到了那里，就很有可能找到华夏始祖伏羲氏和女娲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直接证据。

第二个任务是，考古队要在这处遗迹中找一样东西，他们把要找的东西称作“门”，但这里的“门”只是一个概念，究竟代表着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是在大地的另一面，数千米的深渊下，我们来到了一座你连想都不敢想的巨型建筑物内，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遭遇了无数诡异和可怕的事情。到了最后，一支接近五十人的考古队伍，以各种莫名的方式死在了里面，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

尽管这件事情的结局成了这个样子，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接受死亡洗礼的同时，也见识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甚至是违反我们人类科学的认知的。

举个例子，我们在那个古遗迹中发现的一些历史痕迹显示，传说中的伏

羲可能并不是人类的祖先，或者说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人！我了解到的伏羲这个概念，更像是一种代号，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物种的通用名称。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的神话传说或者是历史中，这类名词并不少见。

还有我前面说的考古队要找的“门”，我确实看到了这种被命名为“门”的东西，但我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可又偏偏真实存在，除非是你自己亲眼得见，否则我也无法向你描述，你也无法想象我说的话。

从那里逃出来之后，我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并在暗地里小心搜集有关地下深渊的秘密。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些线索，并在离深渊近一千公里的一座雪山的腹地找到了和地下深渊关系非常密切的证据。

也就是在这个可称为禁地的地方，我给你写了这封信，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信送到你能够看得到的地方。

我知道你肯定会疑惑我为什么会把这样一封信寄给你，这一点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

实际上，同样的邮件我已经发给了九个人，我能想到的值得信任的九个人。但很不幸，前八个人在收到邮件后都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我大概知道这些人的死因，这也是一件令我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情，因为这八个人的死亡，我的猜测也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导致南山那次考古失败的原因除了天灾，还有人祸。

所以，这次我改变了发信的地点和方式，希望你的运气不会像前面八个人那么差。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就是当年在应该收到考古队邀请函的人当中，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你。

当时我不清楚为什么你没有加入考古队，这件事也成为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谜，直到我对这件事情调查的不断深入，我才明白，原本该给你的那份聘书，在未到达你手中时，就被一名不明身份的人截获了。

其实，在进入考古队初期那段时间，我就打算通过一些途径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但我总觉得在你没有收到邀请函这件事当中，不可推测的因素太多，因此我就把你当成另外一条线索，看看没有参加那次考古活动的你会发生些什么。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件事本来应该跟你有联系的，可是你却一直安然无恙。

现在的局面是，我在雪山的地下深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和当年考古队要找的东西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虽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又不得不承认，我被困住了，我需要有人能够从外部来解救我，否则我将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我不能确定你在看完这封信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不确定你有没有营救我的能力，但我总感觉你和这件事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简单。

另外给你的这两张照片，同样也都是真实的，希望以后的时间里，能对你有所帮助和提醒。

山中只三日，世上已三年 老同学 佐佑

伏羲密码

第一章

迷航老爷庙

当我看到停机坪上那架整装待发的波音 737 客机时，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每个人乘飞机前多多少少有点飞行恐惧症，担心这飞机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也是，但这一次这种感觉从未有过的强烈。

这样想着，就连看到从我身边走进登机口的乘客，一时间也都显得特别不正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只能说，这些即将和我乘坐一架飞机的乘客，都缺乏一种属于活人的气息。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晦气的想法，于是我告诉自己，一定是那封奇怪的信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心理困扰。

特别是它出现时的场景，时不时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三天前，我在一所大学做完一个讲座后准备返回我的工作单位——云南古生物研究所，我是这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就在我走进停车场准备打开车门的那一刻，不经意间看到头顶上方的半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盘旋着，而且从这种高度看上去，它块头还不小。

起初我以为那是一只鸟，但是看了一会儿，又感觉它的飞行姿态倒像是

只蝙蝠，只不过它飞得太高，我脖子都看得僵硬了，还是无法看清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此很快就对这只飞行物失去了兴趣。

但是诡异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只见这个似鸟非鸟的东西在我上方飞了几圈后，忽然就改变了飞行姿态，转而朝着我站立的方向直直俯冲下来。

我是搞生物的，很清楚这属于飞行类动物的一种攻击性动作，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我，而且速度之快着实令人咋舌。

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要是一只老鹰，那我可就惨了，被抓一下子不死也残废。于是我赶紧缩头往车里钻，也正是这样一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彻底失去了近距离观察它的唯一机会。

本来我以为肯定能看到这个东西落地，我也正好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反而是在一个硕大的黑色影子掠过之后，隔着车窗，看到一团灰色的东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那影子实在是太大，让我有点发怵，因此一直躲在车里不敢出去，只是不停地看着车窗周围，也不确定那东西是不是飞走了。

足足过了五分钟，直到看着车外有人经过，我才敢断定那东西肯定是飞远了，这才下车查看。

这个时候，在距离我的车两米不到的地方，我发现地上丢着一个像是用动物的皮毛缝制起来的小型皮囊。

这真是出门没看老皇历遇到怪事了。带着疑惑，我把皮囊捡了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泛潮发黄的纸，还有两张照片一样的东西。

我首先翻开了那张纸，发现是一封信，而且信件的开头写的是我的名字。

这事让我想起了古代的飞鸽传书，但我遇到的应该是一只大鸟才对，心想会不会是哪个同行在搞大鸟传书的“狗血”实验，还跟我搞这种恶作剧。这样的事情之前发生过一次，那是我研究所一个死党，他用训练过的大花猫到我家偷我的衣服，害得我好几次早上起床都找不到袜子。

当时这事还让整个研究所的人都笑喷了。

可此刻，当我再去看这封信结尾处那个人名的时候，挂在我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冻住了，浑身上下不自觉地升起一股凉意！

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傻了，更加怀疑这是有人恶作剧。

我产生了这样的反应，不是刻意的夸张，而是因为在这封信的这个人身上，发生过一些非常离奇而又诡异的事情，导致这些年里，我和其他一些认识他的人，都刻意地在记忆中将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信息删除掉。

但如今，事隔多年，这个人的名字以如此不着调的方式出现，再次勾起了我很多不愿意提起的往事。

此人名叫佐佑，是我大学时期古生物班的同学，跟我一个宿舍。在大三那年，佐佑未请假就跑出去四个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都干了些什么。总之，等他回来之后，我们就发现这哥们儿好像变了一个人。

刚回来的时候，佐佑不跟我们任何人交流，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那种感觉，就像是全世界人都欠了他钱似的，一度让我们这些彼此都很熟悉的同学很尴尬。我当时还想，没准这哥们儿是跟哪个姑娘私奔失败了，得了自闭症。

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佐佑变得神经兮兮的，各种奇怪的举动让我们一个宿舍的人都感到了一种恐惧。等时间长了，我们就总结出他的规律：比如说会突然躲到门后发抖，或者爬到床底下不肯出来，好像是在躲避什么令他感到害怕的东西。对，当时的他的确像是在躲避什么。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课后，我和几个同学回到宿舍，发现他竟然把床板子给拆碎了，用这些木板封住了窗户和宿舍的门。

当我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卸掉木板进去的时候，看到他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就像是看到了令他无比畏惧的东西。

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他把两厘米厚的木板钉在窗户和门框上，并没有使用任何工具，靠的是他的双手，而他的一双手已经被铁钉和碎铁片戳得满是烂洞。我无法想象他在做这些的时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竟然忘记了金属与骨头碰撞的疼痛。

我们几个同学尝试着接近他，可是都失败了。他非常排斥我们靠近，只是一个劲儿挥舞着血淋淋的手臂往后缩着身子，好像非常怕我们，而且嘴里还不断重复着一句让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话：“另一个世界，有影子……另一个世界，有影子……”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佐佑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也不算好，要么钻进床底自言自语，重复着几乎一样的话，要么就是一言不发，瞅着宿舍的电灯发呆。

至于坏的时候，我实在不愿意去回想那种场景，也是在那次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认为他是彻底疯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下之后，佐佑竟然用一块生铁片划开了自己前胸的皮肤，把手伸了进去，一边在皮肤底下掏着什么，一边还傻傻地笑着。

我们被这种笑声惊醒，所有人被他这种举动和流淌了一地的鲜血吓坏了，连忙打了120。

当天晚上，佐佑就被救护车拉走了，我们也都以为佐佑肯定会住进精神病医院。可是，后来我听到一些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小道消息——佐佑并没有住进医院，一些去医院看望他的同学，没有在市里任何一家医院找到关于他的住院记录，他似乎是再一次失踪了。

再后来，学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谣言，封锁了这件事情，我们宿舍的几个人也默契地保持了沉默。因此，佐佑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没有人再去追究，只是成为了我们几个心中的一个谜。

所以，当我看到这封出自他手的信时，就感觉事情实在怪异。

首先，佐佑自从被救护车拉走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他是怎

么知道我现在的踪迹的呢？如果不是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那他不可能把这样一封信投递得如此精准。

还有，这些年未见，他的病不但没好，而且显然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然怎么会用这种古怪的方式给我寄信呢？

带着诸多疑虑，我站在停车场看完了这信封，但不得不说，在最初的时候，我直接把这封信的出现判定为一种恶作剧，完全忽略了这封信和那两张照片的重要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那时我才明白，整个事件实际上很多年以前就有了预兆，我也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陷入整个事件当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为我的宿命就是从这封信开始的。因此，当我决定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放在了故事的最前面。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上午好。飞往上海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没有登机的旅客，请您尽快登机……”

扩音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回了回神，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过诡异，无论是这封信出现的方式还是信里面的内容都太匪夷所思了，甚至连给我写信的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是一个疯子。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再次把它的发生当成一种恶作剧，认为一定是有人在耍我。

有了这种认定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不少，于是我稳定了一下情绪，走过登机通道，进到机舱，找到座位坐了下来。

十分钟后，飞机轰鸣着升上了天空。

这个时候，我发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带着大耳机的外国男人，他正操着一口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汉语，叽叽咕咕跟身边的人说个不停。我心情还没完全平复，就没有怎么搭理他，继续闭目养神，他跟我聊了几句见我没什么反应，爆出一句“射他”之后不再理我。

但没过多久，飞机刚飞出云层后，这个老外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了起

来：“喂，你们中国人真是奇怪，这样漂亮的自然景色你竟然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你不知道睡眠对人体神经的伤害吗？”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回了一句：“有什么好看的，破坏视觉神经。”

然后，我再次闭上了眼睛。

“哦，天呐……”

老外自找了个没趣，一个人在旁边叽里呱啦说起本国话来。我大概听出来，他是个美国人，就更有点心烦。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外国人，更不喜欢眼前这个在我面前说中国人怎样怎样，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外国人就不怎样怎样了，也不喜欢他们那么多废话，遇到芝麻大一点事就一惊一乍的。我大学的英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往及格了算，什么四级、六级都不知道是怎么糊弄过去的，现在能记住的英文单词也不外乎那几个。

因此我也懒得理他，由他一个人唠叨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阵剧烈的颤抖打断了老外的自说自话，我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心想怎么回事，飞机从来没有这样夸张地抖动过。

“各位乘客请注意，客机前方出现强空气对流层，可能会对飞机的飞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飞机正在调整飞行高度，很快就会飞出对流区……”

这时候，机舱内传来广播员的声音，本来有些骚乱的乘客舱顿时安静了下来。

“哇，你快看外面的云，多壮观！”老外眼睛盯着机舱外面，大声地对我说。

我有些不耐烦，怎么就遇到这么个烦人的外国人，随之就象征性地往窗外看了一眼，算是出于礼节。但这也仅仅是为了应付那老外，心想一堆云雾有什么好壮观的，关我什么事。

可是，现实的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

当看到飞机外的云团时，我眼珠子一下就直了，差点叫出声来。我无法形容此时的心情有多激动，因为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云团，而是一个不知在何时出现在天边的，巨大的云状旋涡！

随后，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我心里升起，我觉得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妙。

那旋涡云团整体呈现一种乌浑浑的黑色，看上去有手臂粗细的闪电在旋涡云里时隐时现，旋涡周围还不断有其他的乌云，像一条条黑色巨龙般缠绕在一起，迅速向那团深不可测的旋涡云集结。而乌云混入旋涡云后，就随之朝逆时针方向旋转起来。

至于那旋涡到底有多大我就无法形容了，总之在飞机下降高度至云层底部之后，在机身侧方肉眼可见的视野范围内，好像整个天空都被那旋涡给扭曲了。

我发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飞机上的其他乘客也看到了这样壮观的景象，顾不上飞机还在剧烈颠簸着，大脑袋和小脑袋在机身一侧的窗口上密密麻麻趴了一片，隔窗远望着天边。

“啊哈，飞机外面竟然也会有能让你感兴趣的东西！不可思议……”我旁边的老外兴奋到了极点。

我定了定神，没有理会这个讨厌的外国人，看到正走过来检查乘客安全带的空乘人员，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为了证实一下，等他走过我身边时，我问道：“现在飞机行驶的航道属于哪片空域？”

“先生您好，此刻飞机正在鄱阳湖水域的上空。”

鄱阳湖、老爷庙，阎王来了跑不掉——乘务员的话顿时加剧了我心里那种不祥的感觉，不由想起以前有个同事跟我说过的这句话。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 would 搭乘这趟航班，就是把从云南发掘出的一些古生物化石运到上海做进一步的鉴定，而这趟航班，每次都会经过一处叫老爷庙水域的上空。

我的同事曾经告诉我，老爷庙水域属于鄱阳湖的一部分。这片水域，从

表面看上去那是风景秀丽，可在现实当中，它却有一个让人听了觉得怪异的外号，好像叫什么“中国百慕大魔鬼三角区”，还被称为飞机和轮船的天然墓场。

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日军的飞机在飞到这片空域的时候，突然就莫名其妙地一头栽进了下面的湖里。水面上的轮船也是，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通常是船还在水面好好行驶着，可是忽然湖上就会无征无兆地起风起浪，就算是大晴天，也会出现乌云蔽日、昏天黑地的景象，紧接着遇险的船只就以人们很难理解的方式沉没了。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沉船和坠机的残骸，竟然都没有找到！仅仅是从有确切记录的信息来看，在这片区域摔跟头的飞机就有四十多架，至于沉没在这里的船只，自古至今加起来，已经多到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了。

曾经有一些考察团和探险队想到这个地方一探究竟，可是只要是下到这片水底的人要么是无功而返，要么就是他们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到现在，这片水域到底有什么问题，那也是诸子百家各有的说法。

民间有传说说老爷庙这个地方住着王八精，掀翻船舶后抓人吃；也有人认为是水怪或者某种未知生物存在于老爷庙水底，是它们导致了沉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离谱的说法：这些猜测只能解释为什么会沉船，而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坠机，那是因为老爷庙水底藏着外星人，只有外星人能做到既可以抓船，也可以抓飞机。

当时我听了这些传闻后，只觉得有一种说法比较靠谱，那就是一些学术界的人认为的：老爷庙水底有海眼，连通着四方大海，因为潮汐的运动，使湖上出现了极端的天气变化和水面大型的漩涡，从而导致飞机和轮船失事。

但这种说法似乎也有漏洞，因为谁也没有发现过所谓的海眼，因此这种说法也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到了后来，也不见有什么更加合理的解释出现，所以关于老爷庙的一切传闻，都只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解闷的小故事。

此刻在飞机上，这些想法掠过我的脑海，我不禁暗想，不会真有这样邪门的事吧，那可都是同事间一些开玩笑的话，而且以前坐这班飞机的时候，也没遇到过什么不正常的事情，难道起飞前我的那种怪异的感觉，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还是干脆产生了第六感？

我有些不相信地再次看了看那个巨大的云状旋涡，发现它与之前相比，竟然与飞机接近了不少。

我低声骂了一句，这该死的旋涡怎么离飞机越来越近，看它展现出来的劲头，不亚于一场巨型龙卷风暴，它要是靠近飞机，肯定会把飞机给卷进去。要真是这样，整架飞机和满机舱的乘客，都会被强烈扭曲的气流撕个粉碎！也就是说，如果这架飞机无法在短时间内飞出去，那么它说不定就真的解体了！

我不敢再往下想，下意识把手摸向了座椅底部，那里放着救生衣。旁边的老外一直看着巨型旋涡云团哇哇直叫，但转头看到我匆匆忙忙地往身上套救生衣时，满脸不理解地问道：“中国人，你穿救生衣干什么？”

我迅速装好救生衣上的锁扣，看了一眼老外，没心思跟他解释太多，而且就算解释他也未必能听得懂，只是干脆简单地跟他说：“这片空域被称为中国百慕大，我觉得飞机可能要出事，你最好也穿上，以防不测！”

老外听完我的话，做了个滑稽的表情，意思好像在说你别鬼话连篇了，老子才不信，然后指着我的嘲笑道：中国人真是胆小鬼，什么中国百慕大，真搞不懂你，这么壮丽的景观，只有像我这么幸运的人才懂得欣赏……”

我苦笑了一声，心想但愿跟你说的一样，那只是一个奇观。

就在这个时候，老外还未喷完的话突然停住了，我看到他的眼珠子瞪得跟母牛一样，连话都不会说，只顾着从座椅下面掏救生衣。而且似乎因为紧张到了极点，他连拿件小小的救生衣都没有力气了。

老外看了我一眼，哆哆嗦嗦地说：“它……它过来了……”

他话刚说完，本来就已经产生共振的飞机晃得更厉害了，我猛地转过头，

看到那团旋涡云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快，里面夹杂着几乎连成片的闪电，让人感到世界末日般的恐怖。

不止于此，最恐怖的是，它正朝着飞机这边迅速冲过来，看着就像是一张魔鬼的怪脸，将要吞噬掉整个天空！

几乎没有人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些乘客也和我一样，都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尽管心里都悬着个大疙瘩，可是却没有人敢往坠机那方面想，再说就算是有能想到这一层的人也不敢相信，更不敢说出来，因为在飞机上随便说一些不吉利的话是要遭唾沫的。

但随着旋涡云不断对飞机的逼近，光线也一点一点暗下来，机舱里的气氛显然不再像之前那样轻松，相反却相当的压抑。

旋涡云还是一个劲儿地在往飞机这边推进，而飞机在这个时候好像在天空静止了一样，怎么飞都飞不出去，眼看着旋涡云就旋转到了不远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顾不上多想了，也不管他唾沫不唾沫，要是真出事，这些乘客恐怕连穿救生衣的机会都没有。我冲着那些还在看着旋涡云发愣的乘客大喊道：“快穿上救生衣，飞机要出事了！”

可能我的话一下子触到了所有人绷紧的神经，场面立刻就乱了起来。终于意识到飞机可能真要出事的乘客们都开始从座椅下七手八脚地拉出自己的救生衣，哭喊着往身上套。整个机舱顿时成了马蜂窝，各种各样的动静让本来就紧张无比的气氛显得更加慌乱。

之前还傻大胆似的老外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坏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颤抖着用双手抱住我的胳膊，嘴里不住地喊着：“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

“谁是你的圣母玛利亚，你给我滚开……”

我使劲儿甩了几下老外的手，可他却用上吃奶的劲死死拽着我不放，怎么甩也甩不掉。于是我干脆不管他，注意力全集中在了那团越来越近的巨大旋涡云，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死亡正在逼近，但又不敢

相信自己就要和满机舱的乘客丧命于此。

可是，我除了穿上救生衣外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想搜索一下脑子里的一些自救措施，可是越想脑子越乱，之后干脆一片空白。最后我脑子里产生的一个结论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其实就是等死，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机舱里再次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各位乘客，飞机正在试图改变航道，请您系好安全带……”

我听着这声音就有些恼火，都什么时候了，还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是拿着几十口子人的性命开玩笑么！我愤怒地瞅了一眼头顶正响着播音员声音的扩音器，再也压抑不住心里复杂的情绪，拎起手里的密码箱就重重地砸了上去，也不管那些东西还是不是自己的命根子，张口骂了出来：“你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都要机毁人亡了，你们还扯这些没用的……”

机舱内的乘客在此时混乱到了极点，男女老少鬼哭狼嚎，这已经是大难来临前的可怕景象了。

在这样的场景下，我的思维和身体都好像定格了一样，甚至连怕的心思都没有了，我只知道飞机绝对飞不出旋涡云的范围，因为我已经看到厚厚的乌云涌到了飞机跟前。

我走神的时间不长也不短，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飞机抖动着机身，在一瞬间就陷进了那团怪脸一样的旋涡云当中。整个机舱几乎在顷刻间，就被无边的黑暗笼罩了。

咔嚓……咔嚓……伴随着机身变形发出的，疼到骨头里面的声音，飞机上所有的电路似乎全部断掉，整个飞机内部彻底没有了一丁点可视的光线。

这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黑暗，别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眼前使劲地摇晃，也看不到任何物体活动的影子，只能听见轰隆隆的风声雷声和满飞机乘客的惨叫声。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一次感受到人在死亡面前其实连一点抗争的机会都没有，能做的无非就是等待死亡那一瞬间的无限接近。

飞机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开始在旋涡云中打滚，机上乘客也在机舱里四处跌撞着，大喊大叫着救命。也不知道是谁还一下把脚蹬在了我的脸上，疼得我几乎晕了过去。

波音 737 硕大的机身在那个旋涡里显得特别渺小，就跟一片树叶一样陷在里面起起伏伏。我紧闭着眼睛咬着牙，死死抱着飞机上的座椅，虽然知道飞机上遇到这样空中险情那就是九死一生，可是仅存的求生欲望还是让我丝毫不敢松手。

更加可气的是那个老外，都这种时候了，竟还拼命死拽着我的胳膊，嘴里呱啦呱啦地喊着天主救命上帝救命玛利亚救命。雷声和刺耳的气流声开始清晰起来，像是魔鬼夺命时的长啸，完全压过了乘客的呐喊声。

飞机先是被旋转的气流撕开好几道大口子，接着就是更加严重的变形，不断有乘客因为没有抓住可固定身体的东西而被气流吸到了飞机外面，一声惨叫后便被卷进旋涡不知所踪，有的甚至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我和老外也开始被扭曲的气流吸了起来，本来飞机内外气压失调产生的吸引力就够我受了，这会儿又加上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外拽着我。

我一个人的手臂怎么可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感觉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这时候真想一脚把他给端出去，就算要死也不能跟这个讨厌的外国佬死在一块儿。

果不其然，我还没坚持几秒，抓住座椅的双手就再也不听使唤，一下子挣脱了座椅。紧接着，我们的身体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随着气流往后冲去。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或是干点什么，两人的身体就被气流吸出座舱。

我惨叫着在巨大的旋涡云团中拼命挣扎，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像失重了一样，任凭被旋转的气流带动着忽上忽下。倒是那个老外，我都有些佩服

他了，竟然还是死命抓住我的胳膊不肯放手，嘴里发出嗷嗷的惨叫声，简直比杀猪还难听。

旋涡里的云团厚得可怕，噼里啪啦的闪电不断在我们身边划过，这是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光线。不知在那个巨大的旋涡里转了多久，我五脏六腑都快转出来了，意识也渐渐开始模糊起来。

最后，我完全失去了所有感觉和意识，脑子里一片混沌，在不知不觉中昏厥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身体似乎感触到一阵微凉，慢慢睁开眼睛，逐渐恢复了一些意识。

我发现自己正漂浮在水上，周围全是无边的黑暗，而我能望见的水域范围内，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身体就随着这些、波浪起起伏伏。

我心想这是哪儿，难道是地狱？地狱原来就是这副样子么？

一阵恍惚后，我想起了飞机上的事，看来是坠机了。

我抬头望了望天上，那巨大的旋涡云已经不见了，我逐渐感觉到自己还有一些知觉，看来我被卷入旋涡云之后并没有死，而是被抛进了这片水里，我应该还活着。

这样的结果使我感到一阵欣喜，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奇迹还是笑话。

然而，就在我刚要感觉到一丝劫后余生的安慰时，完全清醒过来的大脑却又让我意识到，其实我没有任何值得去高兴的理由，因为我脱离了坠机的灾难后，又进入了另外一种绝境。

周围的水域看上去就像一片翻腾着巨浪的汪洋，无边无际，而且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我没有看到其他活着的乘客，连具死尸都没有。也没有看到任何船只，就更别说会有人来营救自己了。

想着这些，我心里就一阵绝望。

但我还是尽量保持脑子清醒，凭着最后一丝求生的信念，尽量在水里划

动着四肢。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意义，只想着这样一来可以加速身体血液循环，使身体不至于在水里泡久了而变得僵硬；二来随便找个方向往前移动一点是一点，如果能划出去找到陆地，那也算是一种运气。

我就这样使劲儿划着水，累了就停下歇一会儿，等有点力气了就再继续往前游。可是人的体力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到最后我的力气着实耗尽了，感到又累又饿，也不知道自己浪费了这么多力气究竟有没有用，倒是觉得开始头昏眼花起来，心里的沮丧感就没法说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真的躲不过这一劫了么？

我是真的不想死，我才三十岁，最重要的是我还没娶过老婆，家里的双亲就指望我了，要是就这么挂了，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养大我的那些粮食。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会做些什么呢，先找个对象把孩子造出来，然后我要把我们研究所那个抠门的所长揍一顿……

繁杂的思绪纷纷涌上来，同时我越来越迷糊，很想闭上眼睛睡一觉，可又知道自己不能睡，因为一旦闭上眼睛，我可能就再也睁不开了。只是，越不想睡过去，上下眼皮打架打得越厉害。

朦胧间，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现实，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喊着什么，声音飘飘荡荡的，不是很清晰，不过即使是这样，还是使我打盹的神经立刻精神了不少。

“我的上帝，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

声音逐渐清楚，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第一反应就是还有活着的人，而且好像是那个老外！

我不由一阵激动，心想难道他也活着？

这么长时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活人的声音，更何况还是一个我熟悉的人。而此时别说是人了，就是让我听见一点畜生的叫唤声，也能勾起我活下去的欲望。

我用力大喊道：“老外，是你吗？你还活着？”

“对对，我还活着！中国人，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你快来救救我，不然我就真的死了……”

我现在十分确信正在喊我的就是飞机上的那个美国人，之下我长时间积聚的孤独感顿时一扫而光，顺着老外声音传来的方向就游了过去。

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自己就迷糊了那么一小会儿，可是这时候水面上的风浪竟明显退去了不少，而且很快，波浪滔天的水面竟变得风平浪静了。

没有风浪，对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老天还是可怜我的，兴许是我命不该绝，想着想着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老外看到了我的身影，他一阵狂喜，大声哭喊着：“嘿，中国人，你一定是上帝派来救我的使者，我真是太高兴了！”

“外国佬，就你自己吗，有没有发现其他人？”我游到他的身边问道。

“No！我的中文名字叫杰克，不叫外国佬，你那样称呼我是没有礼貌的！”老外胡乱舞动着手臂，不断环视着周围，“是的，就我自己，除了你我没有看见其他的人！”

“好吧，杰克就杰克，你们外国人重名儿的可真不少……”

说着我看了看周围，真的没有其他人，看来老外肯定是和我一起落的水，在飞机上被他拽着不放，不知道是他的运气还是我的运气。

“我的上帝呀，我的环球旅行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该死的，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杰克哭丧着脸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我也不是很清楚，飞机上我就跟你说了，出事的空域正好是在被称为中国魔鬼三角区的老爷庙水域上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掉进这片水里了。要想活命，只能等到天亮后看看有没有过往的船只。”我看着周围的水面说，“我们现在最好是先四处转转，看看还能不能发现其他的人。”

“好吧，希望如此……”

风浪退去后，在水域的上空，一轮皎洁的明月冲破乌云的遮蔽慢慢露了

出来，月光洒在宁静的水面上，让一切显得很祥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和杰克在水面上游了一大圈，想尽力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坠落在这里的乘客，可是转悠了半天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此时我心里就有些纳闷了，满飞机的人怎么会就剩下我们两个，其他的人呢，难不成都被旋涡云给卷走了？

这个时候，我身后不断巡视着远方的杰克突然大叫起来：“中国人快看，那里好像有人！”

“我也有名字，我叫齐天！”我喊了一声。

“齐天大圣？不对……”杰克疑惑地嘀咕着，“哦，Mr Qi！”

我顺着杰克手指的方向望去，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看到远处有几个模糊的影子漂浮在宁静的水面上。

“走，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说完我就拉着杰克往那几个黑影的方向游去。

“No！赶快停下……我的天呐，那是些什么东西！”杰克好像又发现了什么，突然就惊叫起来。

我心想这老外又怎么了，真受不了他一惊一乍的样子，漫不经心地抬头往远处看了看那几个人影，没想到这一看，我的身体立刻就僵在了水里，嘴巴愣是吓得半天没合上。

只见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几个模糊的黑影，此刻正迅速朝着我和杰克游来，那速度怎么看都不像是人在水里游，说是鱼还差不多。

可是我发现那些东西哪里是什么鱼，明明就是一些黑乎乎的人脑袋浮在水面。更让我感到恐怖的是，那些既不像人又不是鱼的脑袋，居然都瞪着一双双血红的眼睛游弋在水面！

那些红眼睛隔远了看上去形状就跟人的眼睛一模一样，可是里面露出来的红光却时时散发着一股无比邪恶和诡异的气息，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这些红眼睛的东西是些什么玩意儿，不会是传说中的水怪吧！

一个激灵下来，我冲着杰克就是一声：“跑！快往回游，快……”

虽不敢确定那些到底是鱼还是传说中的水怪，可是这种时候我也来不及等着看清那些闪红眼睛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了，直觉告诉我，这些直直冲我们而来的怪物绝对不会是什么善类，光是看着那些血红的眼睛就够让人恐惧的了。

回过神来后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跑，赶紧跑。

杰克更是被吓得不轻，他跟在我后面使劲儿地划着水。可是当人越害怕的时候，这腿脚就越不听使唤，他在水里折腾了半天，才划出去那么一点儿，急得他在后面大喊大叫。

我是又急又气，咬着牙在心里骂这个死老外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些红眼睛离我们已经不到一百米了，本来还以为就几个，没想到现在隔得近了才发现，所谓的几个其实是黑压压的一大片，数都数不清。

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的水面也开始不断冒出这样一些红眼睛的怪物，而且也都一个劲儿地朝我们这边扑来，我和老外几乎被包围了。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怪物让我大致看到了点眉目，那些东西确实实就像是人的脑袋，一个个披肩散发，只是这怪物的脑袋也忒大了点，这远了看不出来，近了就发现竟然是常人的两倍还要大，更奇怪的是，那一个个脑袋上竟然还都长着一对犄角似的东西。

在我的印象中，闪着血红的眼睛还披头散发的东西，好像只有电影里的女鬼是这样！

我估计照这么个形式来看，如果再不跑恐怕就被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给吞了。没办法，我顺手往脸上挥了一把水，咬紧牙关，抓住杰克的救生衣死劲儿拽着他往前游。

那些东西在水里的速度也实在是吓人，我跟杰克再怎么努力划水，还是无法摆脱它们，有几只甚至已经到了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我不敢回头看它们，生怕那一张恐怖的怪脸把我活活给吓死，只好一个劲儿地在水里扑腾。

可能是我太求生心切，眼睛都花了，猛然之间，我竟然看到在我前面不远处的水面上好像有一条船的影子。虽然看得不是特别清晰，但我定了定神之后，再去看那影子，就确定那是一条大木船无疑，它正向我们这个方向慢慢驶了过来。

伏羲密码

第二章

劫后余生

我大喜过望，心想终于有救了，于是冲着那只船一边大呼救命，一边和杰克奋力往船那边游去。

但是随着这条船的逐渐靠近，我和杰克疯狂划水的动作却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都从对方的表情中看到了惊恐。

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自己一定眼花了。

因为，我刚才看到的不是一条船，而是静静的水面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大大小小无数条船，说它是一支庞大的船队都不过分。

而此刻，那些船正无声无息地向我们这边驶过来！

周围不断聚上来的红眼怪物也看到了这些突然出现的船只，大概是被船队庞大的气场给镇住了，停在原处不再追赶我和老外。而且看样子，它们还有些骚动和不安，巨大的脑袋在水面进进出出，嘴里不断发出一连串嗡嗡的声音，像是一群孝子贤孙在哭丧，又像是一种摄人心神的咒语，让人听了起一身鸡皮疙瘩。

杰克看到船队越来越近，身后的怪物也停止了追击，心情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声音颤抖着喊道：“这简直就是地狱，我真的受不了啦，上帝赶紧救

救我吧……”

“你给我小点声，别把那些东西给招惹过来，不然我们就全挂了！”我冲着杰克低声吼了一嗓子，担心他那带着哭腔的声音被身后的怪物听见后，把他当成近亲。

“好吧，原谅我亲爱的上帝，那我们赶紧向那些船呼救吧，我实在是受够了……”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我打住了杰克的话。

我不得不这样做，原因是我望着那些不断靠近的船只，总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虽然我对于船队航行的规则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我说它们有问题，那也不是全凭感觉。

有些问题很明显，并不是非需要什么专业知识才能看出来。就这些船，看上去少说也有几十条，这么多的船同时出现，又属于夜航，那船上怎么连一点灯光都没有？

就算是船上的人都熄灯睡觉了，那领航船呢，该不会连领航灯都不开吧？

还有一点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湖上从哪里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船，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呢？我印象中的老爷庙水域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船同时出现？

这一连串的疑问，我还没想出个所以然，就眼看着这些船已经行驶到我们身边了。

我和杰克尽量浮在船与船的空隙之间，以免遭到船头的冲撞。这时，我发现水面上先前追赶我们的怪物不见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那些嗡嗡声自然也在不经意间消失了。

一条条船就这样幽幽地从我们身边驶过去，真的是一丁点响声都没有，就连船身破水的声音都听不见。而且在那些船上，我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只有一片死寂。

更令我惊奇的是，这些船不但数量多，就连形状也是各种各样，什么货船、渔船，木船、铁船一应俱全，有些还是古代的那种大木头船。

就在几艘旧式帆船过去之后，我竟然在它们后面看到了一艘巨大的，灰白色的战舰，它个头在船堆里显得太大了，格外的扎眼。

在这艘战舰更靠近我们的时候，我看到了舰舷一侧的红色太阳标志，不由得低声骂了起来：“怎么还是艘J国的战舰冒出来？”

但仔细又一想，我就发现不对，这是艘旧式的战舰，看上去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舰了，现在别说就这么一艘破船，就是十艘二十艘加在一起，也靠近不了我们国家的领海啊。

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心想怎么着也不可能有艘这样的军舰在我国的内陆湖横冲直撞，不然这还了得。到了最后，我脑子里认为唯一可能就是，这艘军舰应该是那个时期J国遗留在湖上的。

“真是可恶，简直没人格，这么多船都过去了，怎么就没有人来救救我们，难道还要我们自己找条船爬上去吗？”杰克看着那些船悄无声息地驶向远方，不解地问道。

杰克刚说完，我们几乎同时听到一阵响动。这声音来得十分突兀，在如此寂静的环境中，着实把我吓得一哆嗦。

仔细辨认之后才发现，这声音是从那艘军舰正对着我们的右侧船舷上发出来的，是一阵哗啦哗啦的，金属摩擦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夜里，突如其来的金属声响让本来就十分诡异的湖面显得更加神秘莫测了，我和杰克不约而同地望向了军舰传出声音的位置。

虽然是晚上，但是借着月光还是可以看得见，刚才船舷上之所以传出金属的声音，是因为有一根手腕粗的大铁链子从舰上垂了下来，随着舰体和水流的移动，就那样垂在水里晃晃悠悠的，随风飘荡。

我下意识顺着铁链往上看，没有看到铁链与船舷的连接处，我想铁链子可能是从上面的甲板上抛下来的。不用说，肯定是有人发现我和杰克了，放

下铁链子想搭救我们，同时我也看到船舷上闪过一个人影，因为角度问题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我敢肯定那一定是个人。

但人影好像注意到我在看他，嗖的一下子突然又不见了。

杰克自然是没有在意这些细节，我也没去多想这个人为什么做好事不露面，就见杰克大喊着救命往铁链子那边游了过去，然后一把抓住铁链，顺着就往上爬。

我没有立刻跟上去，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心里总是隐约感觉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平白无故冒出这么多船本来就够奇怪了，更何况这还是一艘几十年的旧军舰。

更让我有些忌讳的是刚才看到的那个人影，如果那真是个人，是想救我和杰克，那他为什么又故意躲开了呢？

这些问题我一时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而杰克在水里待够了，当他抓住铁链时，就像是看到生命的曙光再次出现一样，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力气，没几下子就爬上了军舰。

这老外还算是有点人情味儿，上去后他都没有去看周围的环境，就趴在船舷上冲着还在水里发愣的我大喊：“Mr Qi！快上来，我们得救了，上帝保佑他的子民了！快上来，我想先洗个热水澡，然后饱饱地吃一顿……”

我看到杰克爬上军舰后并没发生什么异样的情况，觉得自己有点想多了——可能这只是一艘老军舰而已，现在被一些渔民或者是收藏家开出来捕鱼玩玩什么的。

我随即又想到，总泡在水里也不是个办法，便决定先不管那船到底有没有问题，爬上去再说，如果有什么状况，那我大不了再跳下来。

我游过去，抓着铁链朝上爬，那铁链子都锈得快要烂掉了，这还不止，奇怪的是铁链子上有股说不出的气味，实在是让我觉得恶心。不过，身体在水里泡了半宿，离开水面顿时就感到轻松了不少，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类在陆地上生存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

终于，我双脚踏上了厚实的甲板，接着就一头倒了下去，再也不想起来。我的身体已经接近透支，再加上刚才一阵剧烈的攀爬运动，到现在大脑还能知道个累字，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还是你们老外身体素质好，可就是胆量比老鼠崽子还小，是不是啊，杰克……”劫后余生，我躺在甲板上跟杰克调侃道。

可是杰克没有搭理我，我不禁感到好笑，刚才还看着他浑身是劲儿，难道现在也和我一样，爬上来就憋茄子了？我忍不住又喊了几声，但还是没人答应。

不对！我一下子就从甲板上爬了起来，忽然意识到，从我爬上甲板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看到杰克。

我本以为他也累坏了，但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事实是——他不见了！

“杰克，你在哪儿？”我再次试探性地喊了几声。

军舰上安静得要命，就像一艘根本没人存在的死船。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围着舰身兜了一圈，想找找杰克，但是我除了看清楚这艘军舰的大体情况外，根本没有看到杰克的影子。

这是一艘典型的旧式军舰，船头甲板上有一门双炮管的大炮，旁边散落着一堆还弹壳，好像刚刚打完仗，还没来得及清理战场。整个舰身虽然通体锈迹斑斑，但是设备完整，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只是附近总是弥漫着一股跟刚才那铁链子上散发出来的一样的味道，有点腥臭。我仔细想了想，觉得那像是尸体腐烂发出的气味。

我不断缩小着呼吸的幅度，注意到了那根拴在大炮底座上的铁链子，从铁链跟舰炮底座的摩擦痕迹来看，很明显铁链是被人刚拴上去不久。

舰炮后面是一扇通往军舰内部的大铁门，好像并没有关死，透过那条细小的门缝儿，我看到里面黑通通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我冲着门缝喊了几声杰克的名字，还是没人答应，心想这厮肯定是进去

了，于是小心翼翼地慢慢打开了大铁门。

因为生锈严重，大铁门发出吱呀吱呀的惨人的响声，让我听了肌肉一阵发麻。

铁门内黑不见底的空间就像一张魔鬼的大嘴，使人望而却步，我又有有点迟疑了，并不是胆小，而是我惦记着那个神出鬼没的人影，关键是我无法揣测他把我们救上来到底有什么居心。

我在心里盘算着，觉得还是不去为好，这艘船诡异得很，别是条黑船就行。要是杰克在这船上，如果他还活着，甚至是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那他肯定会出来找我，但要是他进去之后出现了什么变故，那我就更不能冒险了，还不如在外面慢慢熬到天亮，到时候一切都好说。

我就坐在了正对着铁门的前方，生怕里面冷不丁地钻出个谋财害命的海盗，又或者是忽然跑出一个怪物，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逃跑都费劲，那可还真挂了。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仅仅过了一小会儿，我就有些不耐烦了，开始后悔当初跟杰克怎么就找条小一点的船爬上去，要是艘简单的木头船，那我跟杰克说不定还能控制，而登上一艘这么大的军舰，谁能控制得了呢，更何况它自己就在动。

我站起身子，走到船舷想看看那些船里有没有自己能驾驭的，要是有的话干脆选择一艘跳下去，现在也不知道杰克人怎么样，自己孤零零在甲板上发呆也不是个办法，这样熬下去，我会被这种诡异的气氛给活活折磨疯掉的。

于是我跌跌撞撞地趴到了船舷，伸长脖子一看，这一下我才发现，情况又出现了变故，急得我差点哭出来。

我发现，原来在水面上行驶着的无数小船大船，现在竟然都不见了！还有这军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变成了往后开。

啪……啪……

就在我惊讶之余，突然之间，两声清脆的枪声打乱了我正在纠结的思绪，

我心里随之一惊，赶紧喊道：“谁在打枪？是你吗，老外？”

时间过了十几秒，一直没人回答我，但是我却听到从铁门内传来了一阵老人咳嗽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很快就停止了。

“是谁？出来！”我咽着唾沫强作镇定，冲着门后的黑暗喊道，也算是给自己壮胆。

里面依然没有一点声响，又恢复了死寂。我的神经几乎崩溃到了极点，恨不得抱着脑袋大哭一场，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神经的诡异气氛，心想里面就算是有只吸血鬼，那我也要进去把你拖出来问个明白，到底想干什么，想吃人也痛快点儿，干吗这样不动声色地折磨老子，有意思么……

这完全就是脑子一热，跟着一跺脚的事儿。我咬着牙闭上眼睛，也不再多想，闷着头就往大铁门后面的黑暗中闯了进去。

由于我身体冲劲儿太大，进入铁门后没来得及收住脚跟，刚进门口又被地上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跤，因此一个趔趄就趴下了。

我被摔得七荤八素，浑身散了架一般，趴在冰冷的钢铁地板上懵了老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心想刚才是什么鬼东西把老子给绊倒，怎么软得就跟一堆棉花似的。

然后，我慢慢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心里不由骂了起来：这睁不睁眼有什么两样，这里也太黑了吧！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琢磨着它就是再黑我也不能总是趴着，是进是退那得站起来说话。

这时候，我双手刚要用力撑起身体，却忽然发觉手底下好像压着点儿什么东西。

顺手往那东西上一摸索，我竟然摸到了一双硬邦邦的鞋子。直觉告诉我，前面一定站着一个人，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站在这里一声不响。想着，我又往上摸了一把，谁知就是这一下，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差一点就炸开了——我摸到的是两条人腿！

虽然是隔着裤子，可我还是能感觉到从这两条腿上传出一股彻头彻尾的冰凉！

我心里麻嗖嗖的，心说敢情自己跟前站着个死人，因为就那身体的温度，怎么都不会是个活人站在那里。

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这里的死人站了起来？还是这个人干脆就是杰克，他已经死掉了！

我这边儿还没琢磨明白死人怎么会站着，身后的铁门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发出了咣当一声响。

这突如其来的关门声，吓得我够呛，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谁？”

这声响彻底地把我进来之前那股不要命的劲儿给生生掖了回去，恐惧感再次袭遍全身。我暗叫不妙，这门被关死了岂不就是把自己的退路给堵死了么，黑灯瞎火的可怎么办才好？

情急之下，我一个鲤鱼翻身站了起来，凭着感觉就在黑暗里摸索。我想摸到进来时的那扇铁门，要是运气够好，说不定门还能打开，出去之后，就是打死自己，也不会再跟个“二百五”似的贸然闯进这种地方。

我的双手就跟抓瞎一样在前面试探着，每走一步都好像要用好几年的时间，生怕走快了撞上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这次我走得非常小心，手倒是没有再抓到什么，但我的脚很快就试探到了进来时绊倒我的那个东西。

我的一只脚踩在那东西上面半天没敢动，屏住了呼吸，仔细听了听身后有没有什么动静。隔了一会儿，没听到什么，我松了一口气，但因为脑子太乱，一时间竟然忘了脚底下还踩着东西，另一只脚也一下子就迈了出去，然后整个身体的重力全部压在了那团东西上。

还没等我再迈出下一步，我就感觉到脚底的东西好像自己动了起来，同时还伴随着一阵阵老头子咳嗽一样的声音。

我记得这声响，当我还在甲板上的时候就听到过。但是这次，声音竟然

是从我自己脚底下发出来的！

我想把脚移开，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万一把它惹毛了说不定就挨了它的黑枪。

但脚底的东西动作比我利索，我还没来得及动一下，就感到它使劲儿往边上一抽，接着我的双脚一下子悬空，身体立刻失去了平衡，然后毫无悬念重重地摔了出去。

这东西的力气大得惊人，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被甩出多远，只感觉到身体离开地面后就直直往一边撞去，最后一头顶在了一片凹凸不平的玩意儿上。

我抱着头就在原地打起了滚，疼得龇牙咧嘴，怎么都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会站的尸体都不抓人，软得跟一团棉花似的东西凭什么就有这么大的劲儿，自己怎么就没给摔死呢……

想不到的是，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我先是看到黑暗的空间频频闪起刺眼的白光，就跟一道道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同时，许多角落里还闪起了噼里啪啦的电火花。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里不由一阵狂喜，要知道这可是电路接通才会产生的景象。

也就是说，刚才那一下子，我的头赶巧撞开了这艘破军舰上的电路。

果然，白光在跳动了几下后，紧接着就是耀眼的白炽灯亮了起来，然后整个空间就彻底被强烈的白光照了个通透。

我高兴得忘记了撞得满是包的脑袋还在隐隐作痛，心想这一下子总算没白挨，终于可以看见光了。

有了光就什么也不怕了，就算死也是死得明明白白……我晃悠着站起身子，眼睛迅速扫视了一下被照亮的空间。

没想到我这不看还好，等看清了眼前的一切，我本已经站起来的身子顿时就被吓得再次软了下来，扑通一下坐到了地板上。

我进来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这艘军舰的指挥室，里面所有的设施都非常

完善，电路也没什么问题，就连指挥室一角的热水装置，都开始冒起了丝丝的热气。

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真正要命的是，我看到这个指挥室内，竟然坐着或站着不下十几个J国军官！

几个穿着J国旧式军装的军官齐刷刷地围着一张小会议桌，昂头挺胸地坐在那里，正中间的一个身体臃肿的军官手里还拿着笔记本，嘴巴张着像在说话。军官身后是几个戴着西瓜皮防弹帽的士兵，他们身后背着三八大盖步枪，僵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如果只是单纯看到一堆J国兵，我或许不会被吓成这样，问题是这些军官和士兵虽然看上去是活人的姿态，可是他们的模样却都是死人的样子！

特别是他们出现在灯光下的面孔，像是被什么东西在一瞬间吸干了脂肪一样干瘪着，鼻子几乎都塌陷了下去，眼珠子也因为脱水而形成了一个黑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我坐在地上浑身哆嗦，就差没尿出来了，死死盯着这些J国士兵的尸体，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脑子里全是这些士兵突然坐起来，然后龇牙咧嘴向自己走过来的画面。

好在我看了半天，这些士兵的尸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缓了缓神儿，觉得这些二战时期的J国兵大概是变成干尸了，不然自己哪还有机会坐在这儿出冷汗。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引起尸变，这些东西充其量只是一些干枯的尸体，除了能吓唬人外没有其他作用。我是个研究古生物的，干尸这一块虽然不在我研究的范畴，可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的想法也未必不正确。

想通了后，我终于有了一点能站起来的勇气，慢慢走到离我最近的一具干尸，也就是那个手里拿着笔记本的J国军官的旁边仔细观察起来了。我大体看了看尸体的情况，发现他们除了全是因为脱水而没有腐烂以外，其他倒也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想不明白，就是这些J国兵从外在形态看上去，就跟活着没什么两样，连生前最后的动作都保持着，好像是突然被抽干了脂肪和水分，在一瞬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呢？这水上的环境一般都是又潮又湿，根本不具备形成干尸的自然条件，除非有什么巨大的能量，在一瞬间使这些还在开会的军官们变成了这个样子，否则这里就不应该出现干尸。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种能量又会是什么东西？当今最发达的高倍激光武器或许可以做到，可是二战时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不然战争也不用打那么久，几道光一闪，game over！

我越想思维越乱，最后干脆不想了，看着眼前这个干枯了都还显得非常臃肿的军官尸体自言自语道：“你爱怎么死的就怎么死，反正侵略者怎么死都不过分。”

说完，我的目光注意到这个干尸军官手里的笔记本。我是个搞研究的，总是会习惯性地抛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喜欢观察个事儿，换句话说，就是过于敏感。

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军官的笔记本上应该会有一些常人难以见到的信息。

不过我不懂J国文，把笔记本从干尸手里拽下来后翻了几页也没看出个子丑寅卯，就顺手塞进了湿漉漉的口袋，心想要是能活着回去，就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这样想着，我心里还挺乐呵，觉得这算是这场灾难之后唯一的收获，随即我又把眼珠子瞄向了对面的干尸，想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活人。我差一点就要跳起来了，大声喊道：“杰克，怎么是你！”

甲板上突然消失不见的杰克，此时正穿着一身J国军装正襟危坐在我对面，以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看着我。

他的眼珠子不住地一上一下动着，眼神里充满恐惧，看着对面的我就像看到了鬼一样。

我愣愣地看着杰克，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老外杰克怎么穿上了这身衣服。

我终于明白刚才为什么老感觉这些干尸哪里不对劲，原来还以为是自己受惊过度有些敏感，也就没再仔细去挨个儿检查，看来这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我对面的“军官”杰克。

“杰克，你怎么成这副模样了？你看什么呢，我是齐天……”我不明就里地问，想不通他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跟一堆死尸混在了一起。

可是无论我怎么喊，杰克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上下翻眼珠子。我心想这个老外八九不离十真的被吓成哑巴了，不然怎么连句话都不会说了？

我看了杰克一会儿，又觉得不像。他此时的眼神是恐慌中带着一丝焦躁，一点都不呆，不像是被吓傻了，倒像在告诉我什么话。

我一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难道我也变成了J国军官？或者是身后有什么怪物，才导致了杰克这副模样？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没有什么变化，衣服还是自己的，因为泡了水还湿漉漉的。

自己没变样，那肯定是身后了有什么问题，我咽了一下口水然后慢慢地转过头。

身后是一具立着的干尸，只是木讷地站在那里，没看出像是要诈尸的样子。也就是说，我身后也没什么可怕的东西，这下我觉得杰克胆子也太小了，就算是怕这些干尸也不至于这样……

“停！”还没等我转回身子，我这心里就突然咯噔了一下——这J国兵是没什么问题，可是他身上的那个晃晃悠悠的，像爪子似的投影是哪儿来的？

这时候坐在会议桌对面的杰克再也忍不住了，可能他知道我再站在这个地方恐怕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头顶的那两只大爪子把我的头给削去，

对着我大喊一声：“它在上面！”

我终于反应过来危险不在自己身上，也不是身后的干尸，杰克那上下翻动的眼珠子就是要提示我危险是在头顶。而我现在看着那干尸身上不断上下挥动的，像鹰爪子一样的投影，就知道这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

我看也没敢看头顶上到底是什么怪东西把杰克吓成那样，但是我也知道这时候想跑恐怕是来不及了，那东西肯定早已把我这个七尺目标给锁死了，指不定一动就被它那挥舞着的大爪子给逮住。

可是我也不能干熬着等死啊，该怎么办？

情急之下，眼前正跟我大眼对小眼的干尸让我一下子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也算是急中生智。我抱起眼前的那具干尸就往头顶捣了上去，这尸体都已变得死硬死硬的，就算捣不死头顶的东西那也会让它尝到点苦头，这样自己至少就有闪开它的机会了。

没想到我这一下子捣得还真准，只感觉怀里的干尸像是捣在了一块大海绵上，发出扑哧的一声，接着就是头顶的东西发出一阵我听到过的老头子咳嗽声。不同的是这几声就像没咳上来要断气一样，同时还伴随着浓烈的血腥味，这味道就跟那铁链子和甲板上散发出来的一模一样。

我也顾不上多想，抱着干尸死死地顶住头顶的东西，脸憋得跟茄子一样喊道：“死老外，你还不过来帮忙……”

杰克看着我疯狂的举动就跟看惊险大片一样，直到听到我的叫喊，他才“哇靠”了一声连滚带爬地跑这边儿来，抱住干尸的腿不要命地往上顶。

我感觉被顶住的东西正使劲儿地往一边抽动着身子，还不断乱舞着那两只长满白毛的爪子，好几次都差点儿被它抓到我的脸上。

慌乱之余我瞟了一眼被我和杰克用干尸顶住的怪物，心里不由一阵吃惊，纵使我是个常年跟古生物化石打交道的研究员也无法形容看到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只见这东西就跟一坨大肥肉一样，无法看出是什么形状，块头虽说不大

不小，但也得抵得上一头肥猪。它浑身上下布满雪白雪白的绒毛，两只爪子就从它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身体两边伸出来。而被我捣中的地方正好是那怪物的嘴部，此刻干尸的头已经被它吞了进去，但是由于它的身体被死死地顶着，暂时只能一边叫一边挥爪子。

“这东西劲儿太大了，我顶不住了……” 杰克抱着干尸的手都麻了，也感觉不出自己是在使劲还是没使劲。

“你别松手，不然我们就……”

我还没说完，也不知道是那白毛怪物在扭动身体还是我和杰克用力过猛，先是干尸的头被怪物给咬断，然后干尸的身体发出咔嚓一声响，生生从中间给折了开来，接着我的身体因为惯性重重往会议桌上摔去，杰克也因为使空了劲儿，顺势压在了我身上。本来这会议桌就因为腐朽而失去了撑力，现在被加起来起码超过两百八十斤的重力这么一压，瞬间就塌了下去。

这样一折腾，那些坐着或站着的J国干尸也被掀翻在了地上，齐刷刷地压向我和杰克。

怪物挣脱开后噗的一声把叼在嘴里的J国干尸的头吐了出来，然后使劲儿往外扩张着它那张布满尖牙的大嘴，里面还不住地往外流出一滩滩黄白色的黏稠液体，让整个空间内的腐臭气味更浓了。

它贴在天棚上抖了抖身体，从布满褶皱的身体内鼓出一双青蛙一样的眼睛，四处搜索着，看到我和杰克从尸堆里爬起来后，身体一下子就脱离了天棚顶部，张牙舞爪地扑向我们。

我的身体还没站稳，就看到那个白毛怪物的大爪子几乎就要抓到杰克了，就那两只爪子的劲头，肯定比狗熊拍一下子还厉害。但杰克却像被摔懵了一样不知所以然，丝毫没有注意到头顶有两只锋利的爪子正向自己扑来。出于下意识，我迅速拽了一把杰克，趁着他身体往前一晃的工夫儿抱住他的身体就转了半个圈。

就这样，那怪物的爪子就正好抓住了我的肩膀部位。

我感到肩膀上怪物的爪子一用力，一阵凉飕飕的疼痛就立刻袭遍全身，痛得我一咧嘴，差点昏厥过去。

怪物的身体此时也一下子重重摔在地面上，发出咣当一声闷响。但它抓着我肩膀的爪子并没有松开，相反，另一只爪子也马上挥了上来，一把抓在了我的后背。

被抓伤的地方疼得都让我忘了怎样摆脱怪物，幸好杰克这时候回过神来，在怪物的嘴巴还没咬到我屁股那一刻突然发力把我往一边推了出去。

可能是因为杰克看到我不顾性命地救自己而受到了感染，胆子瞬间壮大了不少，把我推出去之后他居然还大喝一声：“fuck！我老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但杰克用力过猛，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一头撞上了一边的铜墙铁壁，再加上被那怪物抓伤的身体迅速麻痹，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晃晃悠悠。

怪物张着大嘴咬了个空，但还是从我的肩膀和背部抓下来两块皮。它先是把爪子里的两块从我身上撕下来的皮填进嘴里，然后又把目标转向了愤怒的杰克。

杰克看我在这里一动不动，又见怪物朝自己扑了过来，刚才还英勇无比的他立刻就回到了现实，大叫一声后扭头就跑。但是他再怎么跑也没身后的怪物速度快，还没跑出两步就被怪物伸出的长长的爪子给抓住了，然后被一下子甩出老远。

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杰克在不断地大喊大叫，英文汉语串着词往外冒，也不知道他在喊什么。我使劲儿睁开眼睛，正好看到杰克正在自己视线里抱着头四处乱窜。而他身后不断追赶的怪物虽看不到它的腿和脚，但是它却能像滚雪球一样不是在地面翻来滚去就是跟个大吸盘似的把身体吸到墙上，然后围追堵截抱头鼠窜的杰克。

由于空间有限，杰克怎么跑好像都无法跑出怪物的攻击范围，不到一会

儿，杰克浑身上下就被怪物抓出了好几道血淋淋的大口子，痛得他哎呦哎呦直叫。可能是这怪物的爪子上有毒，现在不但我浑身被麻醉，就连杰克的腿脚都开始不听使唤，只见他腿越来越软，眼看着就支撑不住了。

我心想这回算是真的玩完了，竟死在了一个连鬼都不是的东西手里，又想自己才刚刚三十出头还没活够那点事儿，心里就一阵难过。这么一念间，我觉得不甘心，自己从飞机上摔下来都没死，难道还能死在一堆肉手里？于是又莫名地鼓起了一股子勇气。

我抬头看到离自己趴着不到一米的地方躺着一个军官的干尸，他的腰间好像挂着把枪，于是努力地用胳膊撑着身体往前爬，想着掏出干尸身上的枪打死那怪物，要是它刀枪不入，那就干脆朝着自己开两枪，也好彻底结束这个噩梦。

但此时我全身已经被白毛怪物爪子上的毒给麻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是真正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拼命地挪动身子，可是身体却丝毫未动。

而杰克在这时候也撑不住了，他的视力也似乎受到了影响，根本无法辨别方向和障碍，就很快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

怪物看见杰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趴下了，也不知是兴奋还是怎么着，张着嘴巴就发出一阵似笑非笑的声音，并像饿疯了一般迅速从原地弹起身体，扑哧一下子就压在了杰克身上，然后露出嘴里的那两排尖牙，朝他的脑袋咬了过去。

我实在是不忍看到杰克被怪物啃掉头颅的场面，只好扭曲着痛苦的表情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杰克发出最后的惨叫，之后再轮到我……

但我想象中杰克的惨叫声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被突然响起的巨大爆炸声给代替了。

我被这爆炸声给震得清醒了不少，接着我看到一股浓烟从铁门那里冒了出来，然后是一阵步枪点射的声音从浓烟里传出来。

怪物被突然响起的爆炸声给震懵了，当遭到枪击的时候，它嗖的一下子

就弹到了一个角落，身体紧紧贴着墙壁，发出一阵阵咆哮的声音，挥动着爪子准备反扑。

但它没有任何机会了，一连串的子弹蹦着火光迅速招呼了过去，也就几秒钟的工夫，它就从墙上掉下来一动不动了。

我看了堆在墙角的怪物，已经变成了红色的马蜂窝，按说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第一反应就是谢天谢地，泪流满面地想总算是有能干点儿实在事的人来救自己了，吾活命矣。

但我心里还是掠过一丝惊醒，因为这个时候我看到几个身穿着潜水衣，手拿武器的人从浓烟里钻了出来。

伏羲秘史

第三章

探险队

我的身体动不了，视线也模糊得厉害，只能看见最前面一个穿潜水服的人朝我走了过来。我想喊救命，可是嗓子眼却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发不出丝毫的声音。

穿潜水服的人看到我还活着，把脸上的潜水镜拉到了额头，露出了一双清秀的眼睛。

我不由一愣，这双眼睛看上去像是女性的，但我已经无力去问眼前的人是谁，也无法确切知道这个穿着潜水装备的人是男是女，在朦胧间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眼前这个人发出来的：“还活着，把他也搬出去。”

下一秒，上来几个蛙人抬着我和杰克走出了指挥室。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人抬着，想睁开眼睛，但做不到，意识总是处在迷糊与清醒之间。

“动作快点，别耽搁时间！”

由于距离比较近，这次我算是听明白了，这的确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她的口气，她在这些人中应该属于头领级的人物。

接着就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去，他们是怎么跑到这种鬼地方来的，我们干吗要救他们，那几个重伤的弟兄就够累赘的了，现在又……”

“杂毛，你再说废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赶紧救人！”那个女人似乎动了气。

那个叫杂毛的蛙人嘴里不干不净地又嘟囔了几句，然后跟其他几个蛙人一起，在我和杰克身上捆了几道绳子，慢慢从甲板上把我们放到了下面的一艘正紧跟着军舰行驶的中型快艇上。

快艇上有人接应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看到先被放下来的杰克后呵呵一笑：“哎哟，还是个老外，那你不着道才怪……”

“老王，这个受伤严重，赶紧给他打抗毒血清！”女人对下边接应的人喊道。

这时候，我也被军舰上的人用绳子放到了快艇上。

“也是个老外？”老王顺口问道。

“不，是个中国人。”

被称作老王的大汉接住我，解开绳子，然后他看了看我身上的伤口。我觉得身上的伤口应该都很深，而且估计着此时受伤的部位已经变成了紫黑色。

老王动作麻利地打开身边的工具箱，拿出抗毒血清和注射器，准备好针药对着我脖子上的大动脉就扎了下去。一阵清凉过后，我很快就感觉到了浑身的疼痛，过了没几秒就清醒了不少。

老王看我缓了过来，又往杰克的脖子上扎了一针，杰克的伤口多但是没我严重，老王拔出针管的那一刻他就大哭着喊起来：“上帝啊，玛利亚啊，带走我吧……真是太恐怖了……”

我睁开眼睛，身体稍微有了点力气，看到四个蛙人顺着一根绳子迅速下到了快艇，接着，那个女人以一种不安的语气说：“快走！”

“是带他们去我们的船还是送到岸上？”杂毛发动着快艇问道。

“先去船上。这里不安全，很难说不会遭到那些人的伏击。”

“我就说这是些累赘……”

“快开船！”女人有些愤怒了。

杂毛不再说话，操纵着快艇向前穿行，大功率发动机的嘟嘟声划开了平静的水面。

女人摘下头上的潜水头套，这时我才看清了她的样子，她不但是个女人，而且还很漂亮。我不自觉地问道：“你们是谁？”

“我们是上帝，这位美女是玛利亚。”杂毛开着快艇嘻哈道，“哦，对了，还有一个老外，你是哪国的老外，你的毛真黄……”

“Oh, no……”杰克有气无力地哼道。

“你给我闭嘴！”

女人朝着杂毛气呼呼地喊了一声，继而目光转向我，疑惑地问：“你们怎么会上了那艘鬼船？”

听到“鬼船”两个字，我不敢相信地睁大眼睛：“鬼船？”

“难道不是吗？”说着女人扶我坐起来，指着那艘正倒着行驶的军舰说：“你自己看看！”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才发现那舰体上竟然有一个巨大的窟窿。但我保证那窟窿不是被炸开的，而是像有人在巨大的舰体上切割出一个十分规则的椭圆形口子。我疑惑道：“这么大的口子在舰体上，应该沉了才对，怎么还能在水面上行驶？我们往上爬的时候怎么没看到……”

“所以说这是艘鬼船。”女人苦笑道，“你们肯定是从船的另一面爬上去的，不然这么大的洞怎么会看不见。”

我更纳闷了：“可是明明有人从上面放下来一条大铁链子，我们是顺着铁链子爬上去的！”

“这不可能，这是艘二战时期的军舰，怎么会有活人在上面。”女人说完又补充了一句，“难道你不知道这片水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鬼船吗？”

我目瞪口呆，心有余悸地看着那艘就要隐没在黑暗中的军舰，心想难道真的存在传说中的鬼船吗？

说起鬼船，据我所知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有些船只，在水面航

行的时候，遇到突发事件而导致沉没。但是后来，又有人在某个地点看到了这些曾经沉没的船只，它们安静地行使在水面，而船里的人，已经不见了。

在这里，我以一个真实的故事描述一下这第一种鬼船。1921年，从美国吉尼亚州出发的五桅帆船“卡罗尔-西莱斯特”号运输船满载货物和十二名船员在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途中突然消失。十三年后，美国一名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条在海面随风漂荡的帆船，但却没有人能解释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这艘船去了哪里，都干了些什么。

奇怪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刚开始的时候，有人猜测，这艘船一定是遇到了海盗，海盗把所有的船员杀害，搜刮了船上的货物后弃船逃跑。但经过美国政府机构的勘察，在这艘船上，所有的货物和值钱的东西都在，而且没有一点搏斗的痕迹，因此也就排除了海盗说；同时，也有人说，船是遇到了巨型风暴，船员们全部逃生了。但驳斥方立刻就出示了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艘船没有遇到任何的灾难——整个船体没有受到一点损坏，船上的一切物品摆放整齐，就连船员们吃剩下的半块蛋糕都安安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诡异的只是这块蛋糕竟然没有烂掉。

当然，还有一些阴谋论者提出了许多超现实的说法，不过最终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公布于众。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未能对这艘船的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作出官方解释，包括那十几名船员到底去了哪里，是生是死。

这第二种鬼船，说起来就更加玄乎了，也有人把这第二种鬼船称作“幽灵船”。顾名思义，就是说这种船不是真的，而是一种类似于幽灵性质的东西，但虽然传闻很多，但我估计一般也都是好事者杜撰出来的东西。

而我今天遇到的这艘军舰，应该就是鬼船的第一种——沉没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出现在水面上！

沉船老爷庙并不算奇怪，自古至今，沉没在老爷庙水底的船只不知道有多少，光是有统计的就有上千艘了。

难道我和杰克看到的，是沉没在老爷庙水底的沉船组成庞大舰队上来兜

风了吗？

先不说它们是如何沉没的，那它们是怎么上来的呢？又漂去了哪里？按常理来讲，这样庞大的船队，肯定不会就我们两个人看见。

透过夜色，我再次看着那艘巨大的军舰。但是这一次，我除了能看清它很诡异地倒着行驶之外，好像还隐约能看到战舰的甲板上站着一个人。

记得当我还在水里的时候，就看到过这个人影，只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消失了。我无法看清他的模样，但是我能感觉到那儿的确是个人。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站在那儿。

我就这样看着他，他也在看着我。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其他人，因为我也不敢确定这究竟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现在最关切的反而是眼前这几个救了自己的人。

他们到底是谁，出现在这里干什么？

我有种直觉——生死关头突然出现一帮带着武器的人，并把我和杰克给救了下来，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一次意外。

快艇疾驰在水面，呼呼的风声灌进了我的耳朵里，吹得我脑袋嗡嗡作响，几乎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起手臂把耳朵给堵上了。我最后往军舰消失的方向望了一眼，却发现水面上早就没了它的影子。我又感到很疑惑，心想就算是它跑得再快，这么大一个东西也不至于连个点也看不到了。

这时候我想起了杰克，于是爬到他身边看了看他。经过这一番折腾后，我和杰克也算是成了生死之交，这辈子能和自己经历这般境界的人能有几个呢？况且这老外除了能瞎叫之外，也不算坏。

杰克面色苍白，呼呼地喘着大气，似乎还没从一连串的惊吓中缓过来。我看着他身上还穿着的那军装，想起心里的疑问，便问道：“杰克，你怎么穿上了这身衣服？”

杰克看到了我，一把抱住我就大哭起来：“我发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喊了你几声后就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Qi，你要相信我，等我醒来，我就

看到你站在我对面，还有你头顶的那个该死的家伙，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闭上眼睛，回忆了一下整个过程，如果杰克没有说谎，那么能操作整个事件的人只能是甲板上那个人。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当然我更不可能认为是鬼干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未知领域，但却不相信真有什么鬼神存在。当然，这是我脑子清醒时候的一贯想法。

但是那个黑影是谁，自己在甲板上听到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都无法想象出，在这样一艘诡异的大船上，会生活着一个什么样的人。

“哦，我看见了灯光！”突然，正抱着我的杰克兴奋地喊起来。

杰克的话引起了几个蛙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个女人，她警惕地看了一眼杰克所谓的灯光，神情一下子紧张起来，冲着开船的杂毛大喊：“是火筷子，注意躲避！”

女人的话音刚落，我就发现快艇上除了杰克没听懂外，剩下的人脸色全变了，也包括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有两个不大不小的火球一样的东西飞速朝我们这边钻来。看着这两东西有点像枪战电影里的某些情景，随之我脑子嗡的一声，这是谁朝我们发射的火箭弹，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要说打仗也得对着那破军舰开火啊，这快艇上的人可都是中国人啊……不对，有一个美国佬！

可是，回头一想却不对，这老外杰克至于引来两支火箭弹吗？怎么看这家伙都没这么大的魅力啊！

杂毛回头骂了一句：“双截龙！”

之后他没说二话，握着手里的方向杆就使劲儿往左边拉，接着快艇就在水里一个急速左转弯，然后飞速往左翼开去。

整个过程我都没来得及反应，双手也没抓稳，快艇因为急转弯而严重倾斜，眼看我就要被甩进水里了。

“没用，是红外跟踪弹！”老王一把按住了我，同时朝杂毛喊道。

我也意识到老王说的没错，那两只火箭弹像是长了眼睛，拐着弯紧紧咬在快艇屁股后面，而且越来越近。我大声问道：“哪里打的火箭弹，你们知道吗？”

“别说话！都抓紧了……”

杂毛说着把马力一下子开到最大，然后把快艇又往右拉去。这回快艇又立刻往右侧倾斜起来。我心里叫道：死亡飞艇！

可是任凭杂毛驾驶着快艇怎么左转右拐，还是无法甩开那两支红外火箭弹，眼看着它们就要亲吻到快艇的屁股了。这可是典型的飞吻啊，只需要一秒钟，我们就全挂了。

此时杰克不知道哪来的灵感，也许是科幻片看多了，对着杂毛大叫：“左右移动是甩不掉的，我们跑不过火箭弹，必须进行水面侧翻！”

“啊？”杂毛大叫着问，“什么是水面侧翻？”

杰克见杂毛没有理解，急得汉语也不会说了，就打着手势结结巴巴地喊：“刹车——漂移——翻起来——甩掉！”

杂毛听了兴奋地回道：“老外真疯狂，不过是个好办法。各位抓紧了，这招叫作翻天覆地洋老外……”

杂毛话音刚落，就驾着快艇在水面进行了一次急转左漂移，我抓着快艇的栏杆，心说敢情杂毛这是在玩卡丁……艇啊！

话不多说，当快艇在水面漂移到一半的时候，杂毛一脚刹车踩下，然后整个快艇就腾空而起，侧翻着飞了起来。同时，我们所有人都头朝下跟着快艇翻起了个儿。

嗖——嗖——

在快艇刚刚腾空的那一刻，两支冒着尾火的火箭弹几乎是擦着我的头发稍飞了出去，然后迅速消失在远方。

快艇在离开水面两米多翻了一圈后，又重新落到了水里。我长舒一口气，

看了看所有人，大家都睁大着眼睛，不过好在有惊无险，都还健在。此时我不禁有些后怕，要不是我提前找了个可以抓住的地方固定了一下身体，恐怕就被摔进水里了。

“明明是火箭弹，你怎么可以说是火筷子，难道你们想吓死我吗……”
杰克崩溃般地大喊道。

“你给我闭嘴，胆小鬼！”一个蛙人受不了杰克的这种宣泄方式，摘下潜水镜瞪了他一眼。

“行了，大家都安静一点，让杂毛把快艇开回去！”女人生怕杰克跟蛙人吵起来，赶紧制止，“不过刚才这个老外的想法很有意思，算是帮我们躲过了一劫。”

杰克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但是这表情很快就消失了。他没有再说话，而是挪动着身子来到我跟前，把嘴巴子贴在我耳朵边上小声说：“天呐，那个中国人的眼珠子竟然是蓝色的，我猜他一定是魔鬼！”

“滚一边去儿，你不也是蓝眼珠子么，你是魔鬼吗？”我不耐烦地把杰克推向一边。

我的话让老王听见了，他上前解释道：“他叫阿来，天生长了一副蓝眼睛，这没什么。”

“哦哦，那就好，这下我放心了……”杰克嘴里应和着，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好像很忌讳这个叫阿来的人。我心里笑道，真是个神经病，自己都是蓝眼珠子，还不允许别人眼睛是蓝色的？

身后没有再次出现火箭弹，也没有人再说话，或者是谁也没有心思再说什么，刚才被杰克这么一折腾，气氛明显尴尬了许多。

快艇在水面飞速行驶了几分钟，最后到了一艘灯火辉煌的大型游船旁边停了下来。

我和杰克被几个蛙人抬到了船上。

这是一艘十分上档次的游船，里面的设施非常豪华。看着这艘游船，我

脑子里不断涌现出赌船、富豪、贵族一类的词语，但很快就想起来，这可是在大陆。我随即又想到，搞不好刚才那两枚所谓的“火箭弹”也未必是真的。

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艘游船上并没有游客，除了这些救了我和杰克的蛙人外，我没有看到其他人。也就是说，这是艘私人游船，而且看形势，这里说了算的是那个女人。一堆男人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面前鞍前马后的，会是什么情况，我不敢去想象。

我和杰克被安顿下后，那女人就对杂毛和阿来吩咐道：“照顾好他们，我去换换衣服。”

“不是吧堂姐，我和阿来兄也受伤了好不好？”

“不贫能死啊，你那点伤也叫伤？”女人回头瞪了杂毛一眼。

阿来走过来看了一眼杂毛，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然后帮我和杰克找衣服去了。杂毛唱着难听的“我是真的受伤了，你为什么不信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翻出一堆点心和几瓶牛奶，扔在餐桌上。

杰克没有顾虑那么多，他兴奋得趴在餐桌上又是吃面包又是喝牛奶，还不住地跟杂毛絮叨美国街舞街球什么的。杂毛更是对这个老外杰克很感兴趣，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

我就没老外那么豁达，心里的疑问是一层又一层，甩都甩不掉。等其他几个蛙人都脱下潜水服，我对着给自己打抗毒血清的老王问道：“你们到底是谁？”

老王面色倒挺和善，回道：“我们是游客——探险旅游。”

“探险旅游？探险队？”

“你可以这么理解。”

“既然是探险队，那为什么会有人袭击你们？别告诉我你们这是在拍警匪大片！”我紧迫着问道。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就被一股不明身份的人盯上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置我们于死地。”

“你们这么大的船在这里，就不怕他们找到？”

“这里是旅游区，治安没问题。刚才我们遭到袭击的地方，是这片水域最危险，也是最神秘的地方。”老王语气很平淡，好像并不在意发生过这样的事，“不过我很奇怪，你们怎么会到了那种地方？”

怎么转着转着就成了你问我了。我心里骂，但同时也觉得这个老王不像是什么坏人，包括其他人，至少现在看起来不像。而且他们救了我 and 杰克，怎么算都应该是我的救命恩人，因此也就对他们少了一些戒备。

于是，我把在飞机上看到的巨大云状旋涡和飞机如何遇险，以及坠落水面后我和杰克上了军舰等一系列怪事跟老王说了一遍。

老王听后面色凝重，他想了一会儿，说：“其实今天下午我们在水面只是感觉到天阴而已，并没有看到你说的巨大旋涡云，我觉得这件事相当蹊跷……”说到这里，老王好像想起了什么，就改变话锋接着说，“不过话说回来，在这种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也不为过，这可是个是非之地啊。”

“既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为什么你们在这里，不可能只是为了探险旅游吧？看看这艘船和你们的装备，是探险旅游玩得起的吗？”我直接说出了内心深处对老王这伙人的怀疑——他们不是坏人，但也未必是好人。

“敢在中国内陆对探险旅游队伍开火，这恐怕很难说得过去！”

我这句话像是说中了老王的主神经一样，他先是一愣，没想到我会这么敏感，这才相处了几分钟就被我看出这么多，继而作秀般呵呵一笑：“兄弟好眼力！不瞒你说，我们到这里的确不是单纯为了玩儿，你既然知道老爷庙水域从古至今沉船无数，那么也应该知道沉在这片水底的东西……而且，我们其实是可以不救你们的，所以有些话我不说也罢。”

老王没再说下去，因为他的话已经很明确，我也能听出其中的门道，这伙人其实是打着旅游探险的幌子来这里捞宝的。

所谓的捞宝，其实就是一种非法的打捞，目的在于搜寻水里或地下埋藏的古物。在研究所的几年，我也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水底打捞作业，不过我们

的作业是合法的，打捞的对象是一些尘封在水底的古生物化石。期间，也听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头子们讲起过关于非法打捞水下古物的事情，因此对老王的话，我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答案并不能让我感到满意，我能感觉出老王的话有很多的敷衍成分。

首先那些人为发射的火箭弹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还看到老王和其他几个人身上都带有枪支。虽然说这些都可能是自制的土货。但显然，他们和另一伙人火拼过，或者说，他们有所准备。

要知道，在中国内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一般的非法打捞作业，当事人都是尽量保持偷偷摸摸的，因为一旦被发现可就是断头的事情。但问题是，从老王的话中，我没感觉到他对非法打捞作业有忌讳，对武装交火也不顾忌，难道他们不怕被相关部门发现？

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这样做总不会是合法的吧，那事情好像有点复杂了。我不是个聪明的人，但也不至于傻，我知道老王这是故意隐瞒不说的，但他又故意让我知道事情绝对不会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警告，不该问的最好别问。就我和杰克，落在这样的人手里，然后被弄死了往水里一扔，那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方便多问了，目前这伙人的身份十分不明朗，的确是少知道点为好，以免引火烧身！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就不再问什么了。”我想起了最现实的问题——肚子正在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也是为了转移话题，我对老王说：“我想吃点东西，实在撑不住了。”

老王眯起眼睛笑了几声，估计是猜透了我的想法，说：“赶紧吃吧，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吃完了饭就给你们安排房间休息，我们会找机会把你们送到岸上去。”

“这是我目前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说完我抱着面包就狼吞虎咽起来。

又过了几分钟，那个一直凶巴巴的女人换好了衣服走了出来，笑着说：“看来他们恢复得不错，明天就可以送他们上岸了。”

我无意间看了那女人一眼，没想到瞬间眼珠子就不会转悠了，嘴里含着一口面包也忘了咽下去。

我的对面是一个自然披散着一头飘逸的长发，颜色呈淡淡金色的年轻女子，穿着一件雪白的套裙，至于脸蛋就更没得说了，清秀、淡雅、高贵、时尚、魅力……我恨不得用所有能形容气质的词语去描述眼前的这个女子。最重要的是，她淡淡的微笑当中还露出一股清纯，丝毫没有之前那种冷酷的样子。

我心里直喊：这简直就是个仙女啊……

她看到我直勾勾地看着她，本来还笑盈盈的面孔立刻变得冰冷起来：“你甭看，就是我救的你！”

“我叫齐天，是一名古生物研究员……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使劲咽下一口面包，结巴着自我介绍道，实际上我本来想说：没想到你这么漂亮。

“白狐。”女人又瞟了我一眼。

“嘿嘿，看这小子的眼神就跟个流氓一样，我早说就不应该救他，白白糟蹋我们的粮食。我看还是这个外国哥们儿有趣儿，懂得真多！”杂毛盯了我一眼，接着又对杰克说，“来来来，我们继续聊聊你们美国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勾搭的……”

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端起一杯子牛奶咕咚咕咚灌下肚子，算是压了压惊，然后说：“白狐？这名字有水平，和你人真像……”

“没什么，我们正好路过，听到你们的惨叫就知道有傻瓜着道了。”白狐说，“我刚才听你跟老王说你带出了一个笔记本？”

“哦，对对对！”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掏出那个写满J国文的笔记本递给白狐，十分的殷勤。不过我心里也犯嘀咕：老王是怎么知道我偷偷带出来笔记本的？

白狐接过笔记本，就翻开看了起来。

“全是J国文字，看了也白看。”我对白狐说。

白狐并没有理会我，这多少让我有些没面子，这明显是不领我情的节奏。

但是慢慢我就发现，原来自己错了，这白狐好像能看懂笔记本上的东西。因为她在看了几页后，脸色变得相当的难看。

老王也注意到了白狐情绪的变化，几乎和我同时问出声：“怎么了？”

白狐没有说话，她迅速把笔记翻到了最后一页。那是一副笔迹凌乱的草图，上面画着许多我看不懂的符号。

她盯着那幅图看了许久，又把笔记本倒过来看了半天，最后把笔记本递给老王说：“这是航海日志，但是你看这幅图……”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问道，“不会真的是二战时期那个国家的高级军事机密吧？”

我知道白狐肯定是从里面看出什么了，普普通通的航海日志绝不会让她情绪波动这么大。

白狐转头对我说：“日志是你带出来的，就跟你说实话，就你拿出来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不过说出来你恐怕不会相信。”

“我有什么信不信的，这国家战败都好几十年了，就算上面是一级军事机密，对我又能有什么影响，你少大惊小怪。”我有些不屑。

不过话说到这儿，能让这种人都感觉不同寻常的东西，那到底该会有多不寻常，我听着有点不明不白的。航海日志一般不就是记录些军事信息么，难道这个普通的本子上记录的是什么惊天的秘密？绝对不会，他们没有非法打捞二战军事信息的理由！这是一种直觉，也是一种推断——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这里来非法打捞二战军事信息，有毛病吧？

就听白狐继续说：“如果我告诉你这艘‘神运’号军舰不是用来作战的，而是准备寻找一个隐藏在水下的神秘世界，你会怎么想？”

“肯定是扯淡，这还用问吗？”我感觉白狐像是在耍我，“什么神秘世界，在哪儿？”

“这里！”白狐用手指了指脚下。

这时候，老王刻意咳嗽了几声，好像故意打断我跟白狐的对话说：“大小姐，这位齐先生没必要相信这些。”

是没必要知道吧，我心里说。一派胡言，老子还真不信，也不想知道。什么大小姐，看样子是个富二代，老王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当起了管家……

不知为什么，白狐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不是一路人，跟你说这些你也不会明白。”

老王这时候又改变了说法，上前道：“大小姐，可能是我多想了，至少现在，齐先生是我们的客人，刚才是我不好，呵呵，咱们继续！”

“老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可能的！”白狐突然对老王丢过去一句话。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咱可管不着……”

我在旁边听得满头雾水，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打什么哑谜，难道是暗语吗？印象中，像这种人的暗语不用如此复杂吧，几个眼神不就行了。

老王见气氛有些尴尬，就上前对我说：“好吧，既然这本日记是你齐兄带出来的，有些事情还得听听你的意见，毕竟这本日记与你有缘，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这下我也知道是该答应还是拒绝，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由呆住了。白狐见我发呆，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本性复原，冰冷地催了我一句：“还不赶紧过来，少耽搁时间！”

老王看不懂J国字，但他好像看懂了那幅图，大概是为了还给我面子，他故意把笔记本拿到我面前，指着其中一幅草图对我说：“你先看看这幅图，觉得熟悉吗？”

我看了半天，觉得这幅图除了像个葫芦没画好外没看出别的，至于上面那些作了标注的一些J国文，我更是看着就头痛，摇头道：“像个葫芦。”

老王又指着下面三角形的草图说：“哦，那你肯定也会说这其实是个三

角形罢了。”

我是真没看出其他的名堂，不免有些抓耳挠腮，说：“还真是。”

白狐被我的表情逗得哭笑不得，解释道：“上面的葫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鄱阳湖，而下面的三角形是指鄱阳湖水下的某个空间。”

我听了白狐的话，一下子明白了她先前说的这艘神运号军舰不是打仗而是找什么水下世界指的是什么了。但是我脑子一转就发现了问题：“不对，鄱阳湖是内陆湖，怎么可能开得进军舰！”

“不错，军舰肯定进不来，况且它应该还没到中国就已经沉没了。”白狐说，“航海日志的最后记录地点是在菲律宾海域，也就是说，它最初的沉没点应该是在西太平洋。”

“那它是怎么出现在老爷庙水域的？穿越时空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估计是这日志有问题。”

“不会，绝对不会，日志没有错。”白狐斩钉截铁地道。

“为什么如此肯定？”我问道。

“二战时期的J国军人，特别是军官们，随身物品就像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所以，日志没有问题。”

白狐指着航海日志又跟我说了很多，她的意思是在这本航海日志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这艘战舰应该还有一艘随行补给舰，是以双舰编队的形式出海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老爷庙水域。

但是日志里说，在一次“破海”航行的过程中，随行的补给舰突然失踪了，从此杳无音讯。

再比如说，1937年7月7日，这艘船从J国领海起航，但是仅仅用一天的时间——1937年7月8日，他们就出现在了距离J国几千海里以外的某非洲海域，这期间没有任何的航线记录，也没有任何的过程记录。好像突然之间，这艘战舰就在某片海域冒了出来。

另外这艘军舰不是从J国直接驶向中国的，它为了躲避盟军舰队和潜艇

的攻击，几乎围着地球转了好几圈，直到 1945 年 8 月 16 日沉没，它在海上航行了八年之久。还有最重要的是，神运号所去过的海域，都是一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方。

“你这是瞎猜的吧！”我不相信白狐的话，我始终觉得，她能不能真的看懂 J 国文都是个问题。如果她是在断章取义，我又信了她，那就傻了。

“沉没是因为 J 国人在航海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奇怪的事。”白狐反驳道。

“什么奇怪的事？”

“非常奇怪的事。首先，这艘军舰一路上是故意躲避着与敌对方交火的，他们的任务远比战争重要。但是，日志里说，自从战舰出海，就遭到了盟军的监视与跟踪，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围着地球转了好几圈的原因。J 国人不想让盟军知道他们的目的，甚至不想让人知道它的存在。但日志上却写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目的地是鄱阳湖老爷庙水域。他们已经获得确切的情报，了解到此区域水下藏有一个非常隐秘的空间，而且要想 J 国战胜全世界的敌人，他们就必须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从这个地方，能获得掌控整个世界命运的绝密信息……”白狐继续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我觉得那个军官肯定是被盟军给打懵了，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过战败的宿命，所以就在脑子里意淫了这些歪理邪说。”我感觉白狐的话是越扯越远了。

“信不信由你！”白狐好像不满意我打断了她的话，“日志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讲他们在西太平洋遇到了敌人强大武器的攻击，他们正在商讨应对这种武器的计策。但是从那些干尸的情况来看，他们应该还没想出好的办法就遭到了攻击，直接船毁人亡，而且是瞬间死亡。”

“你也知道是船毁人亡，那它就更进不来了，先不说这些 J 国兵是怎么死的，也不管他们是怎么开着船到处乱跑的，就算这艘军舰变成了鬼船，那它也应该出现在太平洋才对。我不信鬼神，我只相信科学跟证据，你倒是给我解释它怎么就出现在了老爷庙水域呢？”我脑子乱哄哄，抬杠一样地问。

“你这样无厘头我根本没法跟你解释！”白狐现在的状态就像一个女孩在自己男人面前遇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一样（她本来就是女孩，我暗笑，可惜我不是他的男人），有些生气地说，“放眼整个世界，这种诡异事件数都数不尽，是你孤陋寡闻而已。”

“亏你说得出这样的理由！我觉得要么是那些死掉的士兵有问题，要么就是你脑子有问题，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点儿吧。”我有些嘲笑地说。

“是很丰富，但是也很合理。老爷庙这个地方，你说它有多邪乎都不过分！”老王在我和白狐争论不休的时候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好了，天都快亮了，我看大家还是先休息，明天找个机会把你和杰克送到岸上，不管怎样，这些事对你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白狐说着瞥了我一眼，好像很生气我没有服从于她的意志。

我心里有点小小的火苗冒起来：你算什么东西，我又不是你的马仔，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王说得对，明天回到岸上后，这一切就结束了，最好是把这些该死的事全部忘掉才好，以后我再去上海，只坐火车和汽车，再也不坐飞机了。

我是绝对不相信白狐说的那些鬼话的，什么幽灵战舰，什么水下未知领域，全是扯淡。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想让我相信这些鬼话，除非她把事实摆在我眼前。

于是我对老王说：“王先生，您看是不是可以给我找个房间，我折腾了一天一夜，就不打扰你们了。”

老王一笑：“你是我们的客人，希望你嫌弃这里的简陋。”

老王带着我往游轮的另一层走去，在这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白狐，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我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这回眸一笑算是回礼，意思是感谢你救了我，不然这姑娘心情万一不爽了，我的活路就断绝了。

白狐看着我面无表情，好像并不领情，但是我盯着她看了那么几秒钟，就看到她冷漠的表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对于这样的人，我不敢随便去解读她复杂的表情代表什么，或许是在踌躇着要不要杀我也说不定。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也不想再跟她做任何的交流，就转过头不再看她。

但忽然间，白狐叫住了我：“齐先生！”

听到她的声音，我的身体僵在了那里，心想这些人果然不靠谱，救了你就说明也可以杀了你，看来这白狐是动杀心了！

我心里哎呀了一声，心说我不是傻啊，为什么和这种人争论这些云里雾里的东西，我是头猪么……

我转过身，象征性地应了一声，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等待屠宰的羔羊，毫无生机。

“齐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白狐看着我说。

伏羲密码

第四章

遇袭

原来人家只是要问我问题，此时我额头上的汗都不由渗出来了，而且听她这口气，也不像是动了杀机，竟是我自己想多了。

齐天啊齐天，你什么时候心胸如此狭隘，又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人家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而已。我在心里苦笑。

于是我回头讨好地说：“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知无不言，言无不知。”

白狐眯着眼睛看着我，问道：“一只蚂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捕杀一头大象？”

我下意识要说：是在得了神经病的时候。可是转念一想，她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白狐接着又问：“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又非得捕杀一群大象？”

如果这是在平时，在研究所对着那群书呆子，我会说是蚂蚁得了神经病而且病入膏肓，它才会去想着捕杀一群大象。但是这次我没有这样想，我只是说：“你容我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白狐表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清楚这两个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但冥冥之中却觉得，白狐的话有另一层意思，她不是一

个无聊的人，更不会跟我这种无聊的人开这种玩笑，她之所以这么问，是有用意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禁想起这一天下来发生在身上的事，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每次都是命悬一线，说起来也算是死了好几次，不由感到一阵后怕。

这个时候，三天前那封信再次映入了我的脑子里，虽然我对那封信的出现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某种联系，但愿这一切都是巧合，不然没法解释。

想着想着，我又想到了白狐这支所谓的探险队和这些奇怪的人。盘算下来，我觉得这里唯一正常的人可能就是那个老外杰克了，而白狐这伙人多多少少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他们这捞宝的探险队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还遭遇了枪战，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里面明显有问题。

白狐难以让人接近，说话做事雷厉风行却也刚柔并济，从她身上很难发现什么。老王表面很热情，但是明眼人跟他说上几句话就知道他其实是个心思极度缜密的人，说话总是点到为止滴水不漏，这种老狐狸最难搞了。

杂毛就不用说了，一个愣头小子，基本上看不到他有点正事，从回到游船到现在，就一直跟在杰克屁股后面，好像跟杰克有数不尽的话题可以聊，但是看他那开快艇翻跟头的劲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还有那个蓝眼睛阿来，他是最沉默的一个，基本上都不说话，在外面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会看看他，因为我总感觉到他那双蓝得不正常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但是当我去看他时，阿来又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收起眼神。

面对这样几个奇怪的人，虽然我找不出确切的理由和证据说明他们是坏人，但我还是坚信这支探险队所做的事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我有些懊恼，那该死的航海日志，我带它出来干吗呢，尽管我十分不相信白狐翻译出来的日志内容，但问题还是一个一个呼呼地往外冒，搞得我心烦意乱。

这些事儿越想越头痛，像那句话说得的，剪不断理还乱，最后我还是没想出所以然来，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可是我刚睡着，忽然感觉到一阵凉风吹在了脸上。我睁开眼睛，看到周围的环境，心里一下子竟然紧张了起来。

不知怎么回事，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在白狐的船上，而是站在一片望不到边的水里，双脚贴着水面也沉不下去，周围是同样望不到边的黑暗。

怎么又回到这鬼地方来了。我心里叫道，难道我被白狐他们扔出了游船？

还有之前遇到的那艘军舰，此时正从我对面的水里慢慢钻出来。我听不到一点儿响声，感觉它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并没有实质内容。

但是，它的确是出现了，并朝着我这边急速行驶过来。

我想逃跑，心想要是就这样不动，一会儿就被这破军舰给撞死了。

这样想着，我拔腿就跑，可是无论我怎么用力挪动双脚，全然没有用，并且在这危急关头，我看见战舰甲板上有一人，他离我越来越近。

我记得这个人，我之前就看见过他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他好像没有回避我在看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如同死人。

我睁大眼睛，极力想看清楚那个人的样子，可是我发现那个人影是背对着自己的，但是随着我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渐渐发现那个背影似乎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一样。

在哪呢……就在我不由自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时候，甲板上那个熟悉的背影慢慢把身体转了过来，面对着我！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样子。

不过事情有些意外，当我看到那个人面部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嗡的一声，完全懵在了那里。

我十分怀疑我现在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是产生了幻觉。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看到另一个“齐天”站在高高的战舰甲板上，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我。

军舰驶到我的前面停下了，我抬头看着甲板上的那个“自己”，真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见到另外一个自己更可怕，我们就这样对视着，他的表情非常木讷，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活人。

突然，他那张木板一样的脸扭曲了一下，我觉得他是在笑，好像又不是。

他就保持着这样的表情跟我说：“我等你好久了，把日志还给我，把日志还给我……”

他好像还说了什么，但是我已经不敢再听下去了，简直崩溃到了极点，无奈之下只有赶紧闭上眼睛并捂上了耳朵，疯子一般喊了起来：“救命……”

我一下子睁开眼睛，原来是一个梦，忙坐起来，浑身已经被虚汗湿透。

我被刚才的梦境搞得一时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还在白狐的船上，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梦哪些不是梦了。想着应该出去透透气，放松一下，否则一时半会儿恐怕是无法从那段恐怖经历中解脱出来了。

我穿上拖鞋，准备开门出去，这时候我发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正裂着一条缝儿。我有点诧异，记得自己睡觉前明明是锁了门的，难道有人进来过？

我下意识看看房间里有没有丢东西，然后忍不住苦笑起来。这是白狐的地方，就连身上的衣服都不是自己的，谁还犯得着来我房间偷东西。现在唯一可以勉强说成是我的东西的，就是那个从J国军舰上拿下来的笔记本，而且上面记录的还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什么实际意义。

我又想起了刚才做的梦，想起了看到的那个“自己”。这时回想起来，觉得这个梦倒是不怎么可怕，而是有些诡异。“我”跟我要笔记本，难道是我拿了别人的东西后，有一种潜意识在心里作祟？想来也是，随便拿了别人的东西，还是个死人的，说一点儿都不忌讳那才是放屁。

这样想着，心情倒也放松了一些，心想把那本航海日志交给白狐或者老王比较好，以后再有什么东西找我要那本破日志，我就告诉它，去找白狐和老王吧。

就这么办，送给那几个神经病得了，我这样想着，就准备去拿桌子上的笔记本。可是我刚要拿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本子好像被人动过。

虽然我是顺手把笔记本放在床头边的桌子上，但我还是能记得笔记本应该是打开着放上去的，因为我睡觉前看了几眼，还专门看了看上面画的那幅草图，没看出个名堂，就那样敞开着拍在了桌子上。

但此刻，笔记本是合着的，为我的房间门为什么被打开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理由，是有人进了我的房间并看了这本航海日志。

这个人也许是老王，也许是白狐，或许是他们俩一起，总之不太可能是其他的人，我也没感觉到其他人对这个破本子有兴趣。

我拿着笔记本，不自觉地往门口看看，总觉得我刚才在走神的时候，有个人在隔着门缝看我。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推开门往外看了看，门外没人，倒是看到杂毛朝我这边儿跑了过来。

他看到我一脸困惑地站在门口，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慌慌张张地跟我说道：“你叫什么来着……不管了，你现在赶紧叫上那个杰克到下面去，我们遇到麻烦了！”

我忍不住问道：“怎么回事，什么遇到麻烦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唆，赶紧的！你们这些累赘……”杂毛说完从腰间拔出手枪，上了膛就冲了出去。

我一看这事态，明白可能真的出事了，忙迅速跑到杰克的房间，也没来得及喊他，直接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杰克半睁半闭着惺忪的睡眼，问道：

“老天，你在干什么？我需要休息，你打断了我的美梦……”

“美个屁啊你，老子做噩梦，你做美梦，美得你！赶紧下去，可能出事了！”我着急道。

“出什么事了，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安全了吗？”杰克抱怨着问道。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赶紧跟我下去就知道了……”

杰克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可能觉得我不是在骗他，拿起身边的裤子就往腿上套。但是这个老外是个没种的人，一点儿事就能整得他浑身哆嗦。看着他把裤子的两条腿儿都给穿错了，我不敢继续陪他耽搁下去，也不管他穿好没穿好，拉着他就往外跑。

“我没穿裤子，赶紧停下……”

“等你穿上裤子命都没了！”

我拉着杰克来到了游船一层，发现此时已经是黄昏，我竟然睡了一天。白狐他们已经都穿好了潜水衣，地上摆着几把步枪。

看到我们后，白狐拾起地上的潜水衣就扔给了我和杰克，她背上氧气筒拿起一把自动步枪，咔咔两声将子弹上膛。

我和杰克都是满头雾水，心想这是干什么，难不成要我和杰克跟着他们去火拼？

“我不要穿该死的潜水衣，我要穿裤子，我再也不想下水了！”杰克看看自己的米奇内裤，难为情地说道。

杰克刚说完，蓝眼睛阿来抱着枪就对准了我们，口气焦躁地说：“赶紧穿上，再耽搁一秒我就打死你们！”

“老外和小齐，快点穿上潜水衣，我们遇到埋伏了，如果不能出去，我们需要潜水逃走！”老王压下阿来的枪跟我们解释道。

我和杰克听明白了老王的话，拿起潜水衣几下子就套在了身上。

白狐拿着枪趴在窗口往外猫了一眼，可她刚刚露头，一颗子弹就击碎了玻璃并贴着她的头顶飞了进来，打碎了摆在餐桌上的一个花瓶。

“都蹲下！”老王喝道，“有狙击手，千万别露头！”

我担心地看了白狐一眼，没想到眼神跟白狐对上了，接着她眼睛不自然地绕开了我。

“什么情况？”老王问道。

白狐长舒一口气，说：“93式红外火箭筒，巴雷特大口径狙击枪，

M114 冲锋枪！”

“来者不善！”老王紧紧抱着枪。

“这装备可真邪门，这帮杂碎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就跟我们干上了！”杂毛握着手枪说。

我背上氧气筒靠近了老王，问道：“老王，我们不是在旅游区么，怎么会有人打枪？”

“我们现在是在老爷庙魔鬼三角区，明白吗？”

“好端端的怎么又到这儿来了？”我纳闷道。

“别提了，本以为白天这些家伙不敢出来，谁知道我们刚到就中了他们的埋伏！”老王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老王看了我一眼，拿起一把自动步枪塞给我：“他们要你从军舰上拿下来的那个笔记本，不然就干掉我们。如果你不想被干掉，那就得尝试着把他们干掉！”

“要就给他们，干吗为了一个破本子拼命？”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的思维，“本子在我这儿，给他们就是了！”

“不行！他们点名要这个本子，说明这里面肯定有重要的东西。而且，就算我们把本子给他们，这些人也未必会放过我们。”老王按住我正从身上掏笔记本的手。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从上面拿下了笔记本？”我诧异道。

“这个我也想不通，他们没有理由知道的！”老王说，“现在他们的几艘快艇围住了我们的船，要我们交出笔记本，不然就把我们的船给炸了！”

这个时候，杰克一个突然的举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只见杰克穿好救生衣后拿起一把自动步枪，动作熟练地打了个滚，翻到一个窗子下边。我一看这阵势觉得怎么也不像是杰克的作风，而且看他的样子好像对枪战这等事儿还挺专业。

我不禁问道：“杰克，你干什么？是不是CS打多了！”

杰克没有回答我，只见他摘下头上的潜水镜，在窗子的玻璃前晃了晃，接着就听见外面一声枪响，杰克头顶的玻璃一下就被狙击步枪的子弹击穿了。

就在这个空挡，杰克迅速起身，对着窗外就是一个点射，然后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惊叫。

杰克的手法非常专业，他打完这一枪，立刻就翻到了另一个窗子下。

“杰克，赶快停下……”

白狐的话还没说完，外面顿时响起了成片的枪声，无数的子弹开始从四面八方打进了船内，在我们头顶嗖嗖乱窜，为了避开子弹我们只好紧紧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船舱里的东西被子弹打得飞来飞去。

“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开枪的？”杂毛抱着头问杰克。

“哦！对不起，我跟你说了我上过伊拉克战场，刚才听到枪声后我走神了，以为又回到了那个该死的地方……”杰克喊道，“我保证，外面的人是不会开枪的，除了那个狙击手。不过我已经打伤了他们的狙击手，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傻蛋。”

杰克的话倒是让我们感到意外，我才知道这个胆小如鼠的老外原来还是个退伍军人，难怪我看着他刚才开枪的动作怎么都不像是野路子，没想到还是个专业的。

子弹在头顶飞了一阵后停了下来，白狐说：“这样下去不行，他们恐怕没那么多耐心了，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请问为什么不和他们交火，我想我们可以打败他们！”杰克说。

白狐说：“不行，你上过战场，我们可没有。再说，他们人太多，我们没有胜算！”

这时候，外面一个十分别扭的声音传了进来：“时间已经到了，我知道东西肯定在你们手里，要是再不交出来，这次打进去的可就不是子弹了！”

我仔细辨别这声音，听起来好生耳熟，怎么跟杰克说话差不多，难道是些美

国鬼子？

我就跟杰克说：“杰克，外面好像是你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叫他们别打了，要本子的事可以商量的。”

杰克先是愣了一下，他对我说的话需要经过大脑反应，接着就见他冲着窗口叽里咕噜地说了一连串英语，具体内容不详。

杰克说完，外面也传来了外国人的声音，但是就一句话，十分短暂，我就听清楚了一个词：fuck。

“不对，杰克，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你？”我诧异道。

杰克气得脸色都变了：“他们在问候我母亲。”他对着窗外喊了一声，“去你外婆的！”

“不能这么耗下去了，要是被火箭筒伺候了，我们都得死！”老王说，“找个人少的方向干掉他们，然后弃船跑路！”

“只能这样了。”白狐指了指客舱另一面的应急出口说，“这边！”

其他人很快就趴到了应急出口，但是我却趴在原地没有动。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枪战，都不记得自己跟谁打过架。刚才头顶那一通子弹猛窜，我早就懵得找不着北了。手里拿着的自动步枪，我见都没见过，更别说拿它去对着人开枪。

“小齐，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跟上！”老王回头说。

“我……我不会打枪……”

“打开保险，看见外面的人就扣动扳机，这个懂吗？”

“懂了！”我说，“可是……保险在哪儿？”

老王看着我，不知道是在哭还是笑。他来到我身边，拨开了枪身上的保险，然后拽了我一把：“跟上！”

白狐慢慢打开那扇应急出口的小门，往外看了一眼，回头说：“九点钟方向，快艇两艘，十二个人，应该没问题！”

杰克看到我在最后面抱着枪不知所措，走过来跟我说：“没事，我第一

次跟敌人对战的时候裤子都尿湿了。但是后来我知道，要是你不懂得对敌人开枪，那死的人就是自己！”

现在杰克的脑子比我清醒，经历过的人就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就记住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懂得对敌人开枪，那死的人就是自己。

白狐对杰克叮嘱道，“这不是你的战场，千万不要恋战，一有机会马上跳水！”

我看到白狐又看了我一眼，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我，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她给我的眼神是一种鼓励，我脑子里还幻想着她肯定是在告诉我一定要活着出去什么的。这就是美女效应，不信都不行，我想连杰克都这么勇猛了，要是我再吓得跟个王八蛋一样趴着不作为，可就糗大了。

白狐拉了几下枪栓，对着我们打了个一二三的手势，接着她一脚踹开门就冲了出去，对着船外的快艇开始射击。杰克和老王紧紧跟在后面，冲出去后也跟着干上了。接下来就轮到了我，可是我却发现这心里想的跟现实竟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在这样你死我活的节骨眼上，我竟然犹豫了。

“快点出去，你还嫌自己不够累赘吗？”杂毛看我还在犹豫，恼火地对我吼道。

杂毛一下子就把我骂醒了，我大吼了声，也不知道自己吼的是是什么，抱着枪就钻了出去。

我也没管有没有看到可开枪射击的目标，反正抱着枪就对着船外的水面一阵乱射。说真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丝毫感觉不到我手里拿的是枪，打了一串子弹后双手都给震得没了知觉。我知道对方的子弹肯定也正在向我这边儿招呼，虽然没打中，但几乎都是擦着耳边贴着头皮过去的，吓得我什么都顾不上，干脆把眼睛都给闭上了，只是用手指使劲儿扣动着步枪扳机。

轰！

游船不远处的水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一团耀眼的火光顿时升起，两艘快艇上的人都给炸飞了出去，惨叫着落入水中。就连我们的船也被爆炸产生的气浪冲击得摇摇晃晃。

“你打得太准了！”杰克一边往船下开着枪一边喊道。

我这才明白过来刚才我这一通乱射，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把对方的一艘快艇给报废了。

紧接着我们听到白狐的声音：“别打了，跳水！”

扑通……趁着爆炸的余威还没散尽，我看到白狐他们首先跳进了水里。

我把手里的枪一扔，刚戴好潜水镜，就听到身后的杂毛喊了声去你的，同时一脚就踹在了我的屁股上，生生把我给踹进了水里。

落水后因为重力原因，我先是在水里直直下坠了好几米，接着又开始往上浮。我暗骂杂毛这个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冷不丁就把我踹下来了，我都没个心理准备。幸亏是戴着装备下来的，不然早就被呛死了。我想象着以前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蛙人潜水的样子，折腾了几下后终于找到了点感觉，控制住了身体。透过潜水镜，看到了游在斜下方几个人的身影，是老王他们，此时，他们正使劲儿往更深处游去。

很快杂毛和阿来也跳了下来，杂毛拽了拽我的胳膊，我看到他打了一个往下的手势，好像是在说赶紧跑。

我忙跟随在他后面追赶下面的人。阿来游在最后面，而且受伤了，我看到他的手臂一直往外冒血，游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一道道血迹。

但是我们必须赶紧往更深处游，因为在杂毛和阿来也跳入水里后，那些人开始疯狂地往水里开枪，许多子弹破水而入，从我们周边钻了过去。虽然子弹在水里受到了阻力，甚至已经能看得见子弹破水而过的痕迹，但是没人敢保证不会被伤到。只有潜入更深的水里，才能彻底避开这些子弹。

我们很快就追上了最前面的白狐。她先是数了数人，看到一个没少，又游到阿来那边儿，指了指他的伤口，好像是问严重不严重。

阿来摇摇头，表示没事。

杰克看着我，伸出了大拇指在我眼前晃了晃。透过他的潜水镜，我能看到他在冲着我笑，我知道他也许把我当成神枪手了，不然怎么能打爆一艘快艇，连船带人直接干上天。

这时候，老王跟我们招了招手，要我们看上面。

我们往水面望去，只见头顶的水面上已经燃起一团大火，看来是那些人把我们的船给炸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艘游船上去，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氧气没耗尽之前，找到可以浮上去的安全水域。

我们就这样在水里往斜下方潜去，因为不确定上面的敌人会不会冲着水里发射两颗火箭弹，只有潜得越深，才会越安全。

具体潜入了水底多深，我无法知道，但就时间来讲，我想应该有五分钟之多，直到我们都感觉身体无法再继续承受水压的加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内陆湖，竟然会这么深。我们周围的光线已经很暗很暗了，打着探照灯，也就能勉强看到各自身边的人。最后觉得应该没事了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潜水，虽然背着氧气筒，可还是感觉胸口被水压得闷闷的，呼吸也很急促，氧气筒上气压表那支红色指针直直下降。

我拉住老王，指了指氧气筒，意思是我们什么时候上去，深层潜水氧气消耗得太厉害，耗不了多长时间。

谁知老王一看我的氧气筒，脸色顿时变了，他对着我的氧气筒做了一个打枪的动作，然后指着 I 背后连接鼻腔和氧气筒的输氧管不断冒出的气泡让我看。我看着那些气泡再加上老王刚才的动作，心想不是吧，我的输氧管道被子弹打穿了！怪不得我的氧气消耗得这么厉害，之前我还以为身后的气泡是自己吐出来的二氧化碳。

老王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指指前面的白狐，好像在说我去商量一下，然后就往白狐那边儿游了过去。

没几分钟，老王又回来了，我还注意到白狐也紧跟在后面。我本以为老

王和白狐会过来跟我说是继续下潜或者赶紧浮上去之类的，可谁知老王只是一个劲儿冲我们做着一个奇怪的手势，那前不前后不后的样子让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又是杂毛，他看到我对老王的动作没什么反应，马上游到我身边，冲我发出一阵很不清晰的嗡嗡声，然后就和阿来一边儿一个拽着我往后游去。他们这样的举动让我忽然明白了，很快就反应过来杂毛和老王想要表达什么了，其实他们刚才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字——跑！

后面的白狐和老王很快就跟上来了，我能看得出他们划水的动作很仓促，就算是被水里的子弹撵着屁股跑的时候也没见他们这么紧张，这次很明显是在逃命。

也就是说，正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我们！而且既然能让白狐跟老王这样急着逃跑的，肯定就不会是一般的東西！

除了我，其他人的枪都还在，他们边往前面潜着水边朝身后开枪射击，只是子弹在水里的威力被大大减弱，不知道能不能伤到后面的东西。

我虽然也是紧紧跟在他们后面拼命划着水，可脑子却总是不听使唤地去想到底是什么在追我们。如果水面上的人也穿上潜水装备追了下来，白狐他们肯定犯不着这么个跑法，毕竟我们大部分人手里还有枪，抵抗一阵子是不成问题的。那如果身后的东西不是人，那又会是什么？这是在湖里，应该没有什么大型水下动物。

我这个人其实就是个贱骨头，问题多了后就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这回也一样，我不自觉地就停下了划水的动作，转过了头。

这可不是回头看看你的温柔这回事啊，当我看到了后面紧追的东西，立刻就傻了。

我发誓，发毒誓，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选择停下来并回头看看这个傻瓜举动，这不是你胆子大或者小的问题，而是在于你看到不该看见的东西后，思维是否能够立刻从无限的震惊当中抽出来，并留给自己去思

考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机会。

当我回头的一刹那，我看到了紧逼在我们身后的几个体型巨大的身影，这东西它不是人！更不是我这个古生物学家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生物。

在水里视线很模糊，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就跟有胳膊有腿的巨人一般，实在是让人吃惊。它们在水里似乎不需要靠身体的自然浮力就可以直直地站着身子飞速地往前移动，就这些怪物的个头，看上去至少也得有三米多高，比他妈奥尼尔还庞大。还有就是这些怪物头部闪着的一双双泛着红光的眼睛，我之前见到过！上次因为水面突然出现庞大船队，没有跟这些东西亲密接触，但是这回，我们深入水底，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奇迹了，鬼知道这些东西拼命地追我们是想干什么。

当我终于反应过来不能再看下去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晚了，现在不仅仅是这些巨人已经近在咫尺，就连氧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泄漏没了，呼吸一下子变得困难起来。

在水下没有了氧气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于人类来说，无法呼吸本身就预示着死亡，而我将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当我最后一口气吸了个空后，加之心情处在极度的紧张当中，没有空气的恐慌让我顿时不知所措。水压开始让我耳鸣眼花，恐慌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痛苦，我开始挣扎起来，身体也在水里直直下坠。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无氧死亡是个痛苦的过程，我现在是深刻体会到了。

几个巨人怪物也很快就把我围住了，在这些庞然大物中间，我已是显得十分渺小——就像一群母狮子围着一只幼羚羊。它们开始不断试探性地撕扯我身上的潜水服，这个给我一爪子，那个冲我踢一脚，我在水里就像它们的一个玩具，毫无反抗的余地。这些东西力大无比，没几下子就把我的潜水装备给扒下来了。

大概是觉得还不过瘾，一个怪物拎起我的腿，使劲儿地甩了起来，就跟我们平时拿着串儿钥匙在手指转圈一样。我的鼻腔几乎就要忍不住呛水了，

用手一把捂住鼻子，开始大口大口喝起了水。怪物甩了我几圈后手一松，我一下子被甩出好几米远。

这个过程中我实在憋不住了，真想浮上水面对着永远吸不完的空气来上几次痛快的深呼吸，就算到时候再回来受死也愿意。这样一想，我极度渴望呼吸的大脑下意识地就感觉自己真的回到了水面上一样，双手不自觉得松开了被捏紧的鼻子。

伏羲密码

第五章

神运号

我看到了湖面，看到了游船，看到了阳光，我可以呼吸了……

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临死前产生的幻觉，只要我轻轻一喘气，我就彻底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在我就要放弃生存的一刹那间，我的身体忽然被一个物体撞上了——我就要死了，谁在撞我，找死啊……

我感觉我的面部被一个东西罩了起来，将要停止跳动的心脏又慢慢恢复了生机，再次感受到了呼吸，周围的环境也再次明朗起来。

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看到白狐摘去了潜水头套，飘散着头发在看着我。

清醒过来后，我才反应过来刚才是撞上了白狐，她摘下了自己的呼吸设备戴在了我头上，现在她正用一只手揽着我的身体，另一只手握着枪对着扑上来的几只怪物扣动扳机。

机枪子弹好像对怪物造成了杀伤力，它们受到子弹的冲击后不再前进，而是围着我们转起了圈，嘴里还不断发出那些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哭泣声。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我看到白狐也有些坚持不住了，嘴里开始吐出大量

气泡，她的最后一口气正在耗尽。

我见状赶紧深吸一口气，摘下呼吸罩按在了白狐的脸上，同时拿过她手里的机枪，不断射击着四周正寻机扑过来的怪物。

我根本不懂射击，也不会打点瞄准，手指压在扳机上就是一阵猛射，结果枪到了我手里才一小会儿，子弹就被打空了。周围的怪物瞪着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确定我们没有还手之力后，再次向我们靠拢过来。

我扭曲了脸看着白狐，意思是你赶紧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我是没辙了。白狐看到没子弹后，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接着用手指了指上方。于是我吐了一口气开始和白狐拼命地往水面的方向游去。

但是我们往上浮的速度太慢了，而身后的怪物天生又是水里的东西，我和白狐互相搀扶着还没浮上去多远，我就感觉自己的左脚被一只巨大的手给抓住了。

我使劲踢蹬着左脚，希望能甩开怪物的大手，可是这东西的力气太大，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它在抓住我后就朝往水底潜去。

白狐因为拽着我的胳膊，所以也跟着被拖了下来。我想挣脱开白狐的双手，她如果放开我还是有机会逃出去的。或许我早就该死了，从飞机失事的那一刻，能活到现在其实连个合理的解释都没有，白狐犯不着为了我不顾自己的性命，刚才她能回来救我，就已经很让我感动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找到她，然后让她做我的老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我真心想说的话，可惜我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表达了。

白狐好像知道了我要做什么，她冲着我使劲摇了摇头，眼神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全然不顾还在四处游弋的巨怪。

果然不出我所料，白狐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其他怪物的注意，它们迅速冲上去把白狐围了起来。

虽然白狐不断在怪物的手里挣扎着，但是人毕竟不是水生动物，在这样

的巨人面前她很快就失去了招架之力，只有任凭怪物疯狂地撕扯。

我想去救白狐，却再度面临窒息，已经毫无作为，脑子一急，胸腔里仅有的那点儿气就憋进了嘴里，一口水趁机钻进了我的鼻腔里，这样我又不得不吐出嘴里的最后一口气。

现在除了能感觉到窒息的痛苦之外，我的脑子里基本一片空白了。我和白狐就这样被几个怪物往水底拖去，在我彻底死去的前一秒，我的视线里只剩下一个形状十分模糊的物体，时隐时现。

那是一艘沉在水底的大船。

后面的事情我就一无所知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朦胧间，我被一阵凉意弄醒了，睁开眼睛，四周一片黑暗，寂静得可怕。

我摇了摇头，感觉到一阵剧烈的头痛，竟然还没死，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命硬……那这里又是什么狗地方，怎么这么黑……我刚刚清醒了一些，但面对这样的黑暗，顿时又跌进另一种恐慌当中。

我感觉身体有些浮肿，也有些僵硬，这是在水里泡得时间久了的结果。隐约间，我感觉身边好像有人在晃动，而且我能清晰地感觉他的呼吸——不对，这个人就在我眼前，他呼吸的气流都扑到我脸上了！

这个人是谁，是白狐，还是老王？或者是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他在我眼前晃什么？

“是谁？”我问道。

我突然讲话似乎是惊动了对方，我感觉对方先是一愣，但并没有回答我，然后突然转身跑掉了。在一连串咣当的脚步声过后，我又听到吱呀一声铁门被打开的声音，继而是嘭的一声响，铁门被关死了。

一系列的声音过后，我有些恍然大悟，感觉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我现在应该是在一艘船里面——我昏迷前看到的那艘大船——我曾经登上过的军舰！

不是吧，转了一圈怎么又回来了，是谁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不相信地

用手摸了摸周围，果然是冰冷的钢板。

虽然这时候我十分恐慌，但是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真是处在这艘军舰里面的话，那么真正的危险实际上是有限的。现在只有祷告我所处的地方没有那种凶猛的大肉蛋。还有就是那个向来都神出鬼没的“人”，但他好像并没有敌意，否则想弄死我，那简直太简单了。

想知道自己的处境，就需要有灯光。我回想着第一次闯进军舰的情景，想起这艘船的线路应该都还能用，就站起来寻找电路开关。当时我一头撞上的地方有一大堆按钮一样的东西，只要找到了这些按钮，我挨个儿按下去，就会开启这里的电路，同时也就有了灯光，既然上次能开启，那这次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在黑暗中摸了一会儿，我就感觉不太对。这个空间不是我第一次进入的地方，这是另一个全金属的空间。我有些失落，不是原来的地方，甚至干脆不是那艘军舰，那我怎么开灯呢？又摸索了半天，最后在墙壁的一角摸到了一个扳手一样的东西，我用力上下晃了晃，似乎是可以活动，我想都没想，也不管这是不是线路闸手，算是死马当活马医，直接给拉了下去。

刚刚拉完闸手，我就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声响和在黑暗中不断跳跃的电火花，这样的场景我并不陌生，我知道，马上就可以见到光了。

终于，在忽闪忽灭一阵子之后，几盏好几百瓦的白炽大灯泡亮了起来。我心里不禁一阵兴奋——自己真是个人才啊。想着，我就看清楚了这个空间的全部情形。

这应该属于军舰的一个内仓，看样子是一个类似于餐厅的地方。舱内摆着几张铁质餐桌，上面还有一些发霉成黑色的食物。其他都是一些凌乱的杂物，有凳子、有枪支，地面上也散落着一些旧军装。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最让我兴奋却又让我感到诡异的是，我看到了老王、杂毛和杰克，但却少了两个人——白狐和阿来。

就我看见的这三个人，他们此时竟然都莫名其妙地穿上了J国的军装，

在餐桌的对面，闭着眼睛，正襟危坐，像是真的在开会一样。

怎么会这样，这是昨日重现啊，这军装杰克已经穿过一次了，上瘾了吗？老王和杂毛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感觉这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我跑到老王身边，试了试他的呼吸，便猛叫道：“老王，醒醒。”

老王就像坐在那里睡熟了一样，听到我的声音，就“嗯”了一声。我晃了晃他，不断喊着他：“老王，我是齐天，你赶紧醒醒……”

在我的摇晃中，老王慢慢睁开眼睛，他看着我，刚要说什么，却又打住了。我看着他那充满诧异的眼神，顿时觉得毛骨悚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看了看自己全身上下，竟然也穿着一身军装！

真是活见鬼了，我是什么时候也穿上这衣服的？只顾着关心别人，自己头上顶着一个碗口大的破黄帽子竟然都没发觉。

老王清醒过来，看了看周围，又看到了身边的杂毛和杰克，说：“先别管那么多，叫醒他们再说！”

我和老王很快就叫醒了杂毛和杰克，他们两个醒过来，表情跟老王如出一辙。杰克大叫：“天呐，这是什么鬼地方……哦，Qi，你怎么也穿上这衣服了……老天，还有他们……”

杂毛则叫道：“我呸！老子爱国，不穿这破军装！”说完就要把衣服给扒下来。但他扒到一半，就发现自己的衣服不知道哪去了，不穿军装就得挨白条，于是又穿了回去，并补充道：“也罢，就算老子是无间道。”

“我不知道，醒来就这样了。”我耸耸肩。

接着我把醒过来之后的事情给老王他们说了一遍，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只记得在水里的时候，都被水中的巨人怪物给袭击了，不知后面发生了什么。

杂毛往手上吐了几口唾沫，十分在意地地理顺着一头乱发，对我质问道：“难道我们进入了鬼船？那我堂姐和阿来呢，他们哪去了？”

“我不知道，但也应该在这船体当中。”我解释道，“这艘军舰那么大，肯定有许多的船舱，我们可以分头找一下。”

老王听了立刻反对道：“不行，我们不能分散，只能一起找。”

我知道老王不是一个喜欢废话的人，想想他说得对，虽然分头去找概率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在这种陌生诡异的环境当中，还是一起行动比较好。只要白狐和阿来在这艘船里面，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几个没有生命危险，那白狐他们也不会有大问题。

于是我说：“那就听老王的，我们挨个儿去船舱搜索。”

白狐和阿来到底去了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无从知晓。我跟老王他们说这军舰有许多的内舱，白狐和阿来兴许就在其中，不过是自我安慰。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进入到这艘大船里面的，是被那些巨人怪兽带进来的，还是另有原因，更不能判断白狐和阿来是否也在这艘战舰之内。

刚才我醒过来时，开启灯光，确定我这是再次回到了这艘鬼船的时候，心里就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可是艘鬼船，它既然已经沉没在太平洋，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内陆湖泊，更没有理由我两次都会与它遭遇。这是宿命的渊源还是一种阴谋，我无从得知。

这里面其实有许多问题，只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去讨论。因为目前情况不定，时间就显得格外珍贵，不管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也不管我们是如何穿上J国军人的衣服，当务之急，是找到白狐和阿来。

杂毛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愣头青那么简单，他围着这个船舱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敲打钢板铁墙：“这艘破玩意儿应该是在水下三百米左右，我们竟然到了如此深的地方，简直就是奇迹。”

杰克不理解地问道：“Mr. 杂儿，你是如何知道这里是水下三百米的？是通过什么公式计算出来的？你比我们美国的水兵都厉害！”

“这叫阅历，也叫经验，说了你也不懂！”杂毛回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教我如何壮阳，我就教你这个。”

“这个是天生的，所以很抱歉，我无法教你。”杰克看了看自己鼓鼓囊

囊的裆部。

老王见这两人又得絮叨起来，赶紧制止道：“杂毛，大小姐现在生死难料，你别扯没用的。”

“堂姐福大命大！”杂毛做了个无聊的表情，“但是我不喜欢跟他一起，我喜欢跟杰克玩，咱们还是分开去找为好。”

杂毛一直不喜欢我，但我也不好发作，闷在一边没说话。老王想去劝阻，但是杂毛执意要和杰克单独行动，没办法，只好由他去。

杰克跟在杂毛的后面，向我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小声说：“Qi，不要担心，其实我很强大。”

杂毛打开铁门，说了声走吧，就和杰克消失在铁门外的黑暗当中。

“他们就这么出去，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我担心地问老王。

“难说——咱们也该出发了，希望能顺利找到大小姐，不然……”

老王没再说下去，这一路观察下来，我发现这老王在这些人当中，角色应该是多样化的。首先，他称白狐为大小姐，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地位是在白狐之下，同时也说明白狐是个有背景的人。其次，老王在这里面又备受尊重，包括白狐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比较尊敬，而且我看得出老王绝对是这个组织的中坚力量。

这伙人的身份难料，要干什么也无从得知，一朝一夕是搞不清楚的，于是我干脆不想，只跟老王商量如何去找白狐。

老王说：“这种地方怎么找都一样，弹药库粮食仓那么多的房间，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挨着房间找了。”

话不多说，我和老王走出了大铁门，出门口一看，一片漆黑。

“看来这艘军舰的电路不是相通的，想打开所有电路，还得一点点摸索。”

老王说，“既然杂毛往左边去了，那我们就往右边找。”

虽说是一片漆黑，但是在铁门口，还是能借助餐厅里传出的一丝灯光，我看到这门外是一条低矮的走廊，低着头能勉强穿过。走廊并不算长，前后

延伸不过七八米的样子，再往前，就出现了一个拐角。

我和老王到了拐角的地方，就看到右手边出现了一扇紧闭的大铁门，老王说：“就从这个开始。”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吱呀声，老王转开铁门上面的阀门，不一会儿，门就被打开了。

老王先躬身钻了进去，找到房间内的线路开关，灯就亮了起来。我紧随其后，进来后发现这应该是一个储物间，堆满了大木头箱子，有些还被打开过。

不过里面并没有白狐和阿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看了看打开的几只箱子，里面是一些石头。

这些石头引起了我的好奇，想不明白这些石头是用来做什么，也不像是金矿。我拿起其中一块，惊奇地发现石头的一面竟然刻满了花纹，随即又拿起其它几块石头看了看，全是这种花纹。

“老王，看这些石头，不像是用来打仗的，也不是矿物石，有花纹。”

老王也拿起石头看了看，摇了摇头：“是壁画，这些箱子里面装着一幅壁画。”

“他们把整幅壁画都挖下来，然后装进了箱子里？”我惊奇地问。

“对，是整幅壁画！”老王叹了口气说，“日志里面说的都是真的，这艘船根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

“军舰当运输舰用，真有钱。”

尽管没有找到白狐他们，不过老王从储物间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几只老式手电，他递给我一看，是战地手电筒。试了试，竟然有几只还能用。这算是意外的收获，有了手电，我和老王的行动就方便了不少。

很快，我就和老王找遍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舰舱。

再后来，我就开始变得不安起来——找了老半天，手电的蓄电池也不给力了，光圈已经变得暗红，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熄灭。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看到白狐的影子。

我对老王说：“这要找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就没有好一点的办法吗，喊几嗓子试试也行……”

“齐兄，说实话我心里比你还急躁！”老王回道，“不瞒你说，大小姐身份特殊，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啊。”

我看着老王，刚要问这“大小姐”是什么身份，就看到他突然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叫我先别说话，好像在告诉我——门外有人！

老王的这个举动一出来，我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门外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

想着，我的背后就一阵发麻，忙给老王回眼色，意思是怎么办。

老王嘴角微微往上一撇，突然间迅速转身，冲着门外大喝一声：“杀！”

老王这一嗓子刚一出来，我就感到整个舰舱都震颤了，不由得吓了一跳。我看着老王，他凌厉的眼神，死死盯着铁门外面，活像一个怒目金刚。我大气不敢喘一口，不知道老王这唱的是哪一出。

而这个时候，我很清晰地听到门外传来一声枪响，老王应声把我的身体按趴下了，那手劲压得我肩膀隐隐作痛。

同时，老王也蹲了下来。

“有人在打枪，这枪声我听到过！”我赶紧对老王说。

“不是凶物。”老王说，“咱们出去看看！”

我十分不理解老王的话，他一连串的举动我都不理解，现在竟然要出去！

“不是吧，外面的人有枪，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出去。”我阻止道，“万一是水面上袭击我们的人怎么办？”

“听枪声是老式的王八盒子，不是那些人的。”老王说，“而且这一枪不是打我们的。”

说着，老王就钻出了舱门，但他动作还是慢了一拍，刚到舱门口，我就听到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那人应该是跑掉了。

不是水面袭击我们的人，那这人是谁呢？手里拿着枪，竟被老王一个“杀”

字吓住，还跑掉了，简直莫名其妙啊。一阵好奇心上来，我就跟在老王后面跑出了门。

“他往这个方向跑去了，我们赶紧追！”老王对着一边的黑暗晃了晃手电，就带着我跑了出去。

我边跑边问：“追他干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找白狐，关键是连那家伙是什么东西都不确定，手里还有家伙……”

正说着，前方的黑暗里又传来了几声枪响。

“他这是在给我们带路，千万不要跟丢了。”老王说，“刚才他要是想攻击我们易如反掌，但是他没那么做，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就这样，我和老王在舰舱内横拐竖拐，上跳下窜，好几次都要跟丢了。只是前面的人每隔那么几分钟，就会打几枪引起我们的注意。

慢慢地，我也发现这枪声竟真的像是在给我们引路。

我和老王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铁门前停了下来。

因为前方没有路了。而给我们带路的人，却在这里失去了踪影。但是，最后的一声枪响，的确是在这里，我和老王应该都没听错。之后，也就再也没了枪声。

我停下来，气喘吁吁地说：“这孙子跑得可真快。”

“不是他跑得快，而是我们对这里的路线不熟悉。但是他不同，他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到快要抓住他了，可是总是被他借助地理优势溜掉。”

“看来这个人就生活在这艘军舰里面——可是，这绝对不可能，这可是水下好几百米的地方！”我惊讶道。

“可能，有这种可能。”老王说，“等有机会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相似的事例。”

有机会老子先回到岸上，然后回家过正常人的日子，一辈子都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任何关系。我心里想着，不想跟他多啰唆，就问：“那他把我们引

到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只有一扇门，他会不会进去了？”

“打开铁门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如果他进去了，我们一定可以听见铁门关闭的声音。”

我看这里的格局非常奇特，铁门的外面是各种管道，在管道中间，只有一条能允许一个人侧身通过的通道，又问道：“这么多的管道，藏进去我们也找不到，该怎么办？”

老王好像发现了我的思路不是特别清晰，纠正道：“你不要忘了，他引我们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要我们来抓他，是想让我们看到这扇铁门。”

“有道理，我觉得他不该是跟我们捉迷藏。”我想了想说，“进去？”

老王答应了一声，就用几乎没了光线的手电，往错综复杂的管道里扫了一遍，也不知道到底看清楚了没有，就听见他跟我说：“齐兄，我有种预感。”

我叫了一声，以为他照到了什么，就问：“什么预感？难道你发现了什么吗？”

“这倒不是，我是说，大小姐可能就在这里面。”说着，老王把手电别在腰间，冲着铁门直直走了过去。

“不是吧，难道带我们来的人知道我们在找白狐？”我看着这阴森森的空间，想着那个神出鬼没的人影，不禁感到有一些害怕。

“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这个人很危险。”

老王转动着铁门上的阀门，说：“或许我的预感是对的，阀门刚被人转动过不久。”

我也看到老王没费劲就打开了铁门，之后他就走了进去。铁门里面是一片黑暗，但老王进去后也没开手电，而且一瞬间人就没了影子。我想手电的光线即使再差，那好歹也是光源，总比瞎子抹黑强吧，想着我就摇了摇头，跟着进去了。

谁知，我刚一入铁门的内部，还没来得及问老王去了哪里，就感觉到一只有力的手在瞬间捂住了我的嘴。我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在偷袭老子？

刚要反抗，就感觉到整个身体也被一个人束缚住了。同时，我的手电也被这个人迅速给熄灭了。

我被拖到一处墙根下，然后被强制性地按蹲下来。我想支吾几声，但是口鼻都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但我一直使劲儿扭动着身子，以此表示反抗。

而在这个时候，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这声音非常微弱，要不是我此时的神经高度集中，那是绝对听不见的。这声音说：“危险，别出声，也不要呼吸！”

听到这声音后，我头皮一下子就炸开了，这个声音和语气十分的熟悉——是白狐的声音！

我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愿意配合。接着，捂住我嘴巴的手就松开了。但是出于下意识的反应，手刚刚放开我的嘴巴，我就要往外吐气，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微小的动作，还没完全发作出来，我就听见身边不远处传来一阵十分恐怖的声音。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描写这种令人汗毛直竖的声音，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是一种野猫叫春的声音——在幽暗的环境当中，这声音显得格外瘆人，我分不清这是人的哭声还是鬼的叫声！

而且这声音在一瞬间就到了我的面前，我明显感觉到有一阵气流伴着浓烈的腥臭味朝我扑面而来。

就在这时候，我的身体被一个人往边上一拉，接着嘴巴和鼻子又被一只手给堵住了。我的身体刚刚离开原地，就听见一声剧烈的响动——物体撞击金属的声音——声音传过来的地方，正好是我刚才待过的那处墙根。

我心里一惊，明白白狐这是在救我，如果不是刚才她突然把我从原地拉了出来，想必我的头都碎了吧。

这一下子，直接把我吓得气都不敢喘了，使劲儿点了点头，意思是在告诉白狐：咱明白了，一定不再喘气了。

白狐试探性地松开了手，然后拉着我，一点一点往远处挪动脚步。再说

这袭击我的东西，在一击未中之后，我就听见一阵拖沓的脚步声慢慢朝着刚才我进来的那扇铁门方向移动。过了大约有三分钟，直到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响动，我才听到白狐长舒一口气，之后她小心走到铁门处，把铁门给关了起来。同时，我也听到在我的身后，传来几下深呼吸的声音。

而我，还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连呼吸都忘了，直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齐兄，你可以呼吸了。”

“我去，老王，你玩我呢！”我听到竟然是老王在跟我说话，就有些愤怒，心说你刚才进来就没动静了，亏老子一直把你当个东西看！

“齐兄，我和你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到底怎么回事？”

“你等着问大小姐吧。”

“这有灯吗？”

“你瞎嚷嚷什么，明明不让你喘气，你偏不，找死啊！”白狐关上门后，气冲冲地来到我跟前，低声怒道。

白狐这么一吼，我顿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活蹦乱跳的，想必是没受到什么伤害，而且，此时我心中涌出一股说不出的喜悦感，好像这是我心底一直盼望的事情——我希望她没事。

半晌，我终于出声说：“我们一直在找你。”

可能白狐也没想到我是这样一种反应，她没有再继续骂我，而是跟老王说：“左手边走十三步，是电闸。”

老王应声起身，一阵平稳的脚步声过后，整个空间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我看到了白狐和阿来。

阿来的手臂受了伤，血水已经染红了整条胳膊。他脸色惨白，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是简单地处理着伤口。看到我在看他，他也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低下头。我看不出他眼神里装了什么，但这绝对是一种让人十分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他的蓝色眼珠，我不知道。

不过我发现，阿来和我们一样，被穿上了军装，但白狐却没有。

她还是穿着那件潜水服，不过大部分装备都已经被水里的怪物给撕掉了，现在，贴身的潜水服把白狐婀娜多姿的身材完全衬托出来。我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但是看着如此完美的身段，几乎就要流口水。幸好没有人把白狐的潜水服脱掉，然后再给她换上黄军装，如果非换不可，那我宁愿亲自上阵……

老王看我眼珠子都不会转悠了，故意咳嗽了几声。这是他的专长，他总是会在恰当的时间发出适当的咳嗽声，以此引起你的注意。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也象征性地咳嗽了几声，算是一种不成功的掩饰。白狐发现我在看她，整个脸蛋都红了，但同时，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为了掩饰我的失态，我干笑几声解释道：“呵呵，刚才走神了，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是有这么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男性都套上这破衣服，则唯独不给白狐换装，那么，这肯定是个男人干的。如果我的猜测没错，这个人还应该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我推断一切都是那个人影所为。他既然能用十分聪明的办法把我和老王引到这里，就说明他不是傻子。

“同样，他给我们所有人穿上军装，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包括我刚醒过来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我眼前晃动，可能就是他。”

我说了半天，看到他们对视后愣愣地看着我。等我说完，白狐问：“还有吗？”

我心说还有什么，就摇头，但随即又问：“我想知道刚才我们躲避的东西是什么？”

“是水鬼。”白狐说道，“我又救了你，不然你早就死在水鬼的手里了！”

“水鬼？”我惊奇地问道，没想到刚才的东西竟然是传说中的水鬼。

这里的水鬼，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淹死了由魂魄所化的那种孤魂野鬼，而是指一种有形机体。我之前听说，失足落在深水里的生物，包括人和动物，在沉入水底时虽已经濒临死亡，但体内仍有生命机体活动，这时候，就会有一种深水细菌侵入生物的体内。

这种细菌在濒临死亡的生命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致使落水生物的骨骼和肌肉不发生坏死，但生物的神经系统和脑系统却逐渐死亡。因此，落水生物就会变成一种完全失去本性的生命机体，变成了细菌的寄生场所。而细菌在生物体内不断发生变化，最后成为一种十分微小的虫体生物爬进寄生体的肠胃，变成寄生场所的生物，就会受这种虫子的控制，到处捕捉有生命迹象的其他生物吞进胃里，供这种虫子享用。

不过要形成水鬼，是一个相当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不是所有的深水湖泊都存在这种能够导致生命体变异的细菌。而且就算有这种细菌，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比如说落水的生物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因为某些原因沉入了水底，而这片水底，又恰巧存在这种细菌。

只是我没想到，在老爷庙的水底，竟然会有水鬼这种东西。水鬼的攻击性极强，只要是让它感觉到有活着的东西存在，那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这也是白狐拼命堵住我口鼻的原因，显然，水鬼识别生物体的方法就是感触呼吸，一旦它周围没有呼吸的生物，那它就等于一个危险的瞎子。

我很惊讶，也充满后怕，心想要是早知道这里有一只水鬼，那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进来。不过好在攻击我们的水鬼已经走远了，而且现在白狐又把铁门给关死了，因此我们暂时不会再遭到这只水鬼的攻击。

“怎么，你连水鬼是什么都不知道？”白狐反问道，“要不我给你这个古生物学家解释一番？”

“不必了。”我回道，“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发现这个女人很奇怪，她是一个骨子里很柔弱的人，但是却总是表现出一副很强势的样子，压得你喘不过气。也懒得搭理她，就看着四周的环境。

这是个不大的空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一堆大型机械后面，四周堆放着许多机械零件。这是个机械室，我心里道。

老王又问白狐：“你们是否记得自己是如何到的这个地方？”

“完全不记得，醒来就在这个地方了，而且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钻出一

只水鬼，不过幸好察觉得早，再后来，你们就进来了。”白狐回道。

“我也不记得。”阿来也说。

“事情比我们预计的复杂啊。”老王叹息道。

“复杂是肯定的，只是我们无法估计事情复杂的方式而已。”白狐边说边在机械室内不断巡视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这时候，她突然看着机械室的一面墙壁兴奋地说：“你们快来看，这里竟然是J国人的‘零’号档案室！”

伏羲密码

第六章

零号档案

听到白狐说出“零”号档案室几个字，我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这破地方怎么会有J国的“零”号档案室！

J国人的“零”号档案室可不是个普通的档案储存地，而是个专门存放顶级绝密档案的地方，而且，J国有史以来最绝密的档案就存放在这里面。

“零”代表无，J国从来都不承认这个秘密档案室的存在，也从来没有人知道那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虽有一些说法，但那都是传闻，不足为信。J国战败后，美国登陆J国本土，几乎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寻找这个档案室，理由是这个档案室里藏着绝密的军事情报。

当然，美国人最后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找到这个档案室。可是谁都不会想到，它竟然是在一艘军舰上，而且已经沉入了水底。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绝密档案室竟然被我们给找到了，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巧合。

我们都知道这个档案室的分量，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都应声围了过来，连阿来都忘记了手臂上的伤，一个箭步就冲到了铁墙下。

我看着贴在铁墙上的那张只有几平方厘米的小铜片，上面刻着几个中文字：帝国之零号档案室。我眼睛都直了，结结巴巴地说：“真的还是假的，

真被我们遇到了？”

“简直难以置信！”老王说，“我一直认为这个档案室只会在J国皇宫的地下藏宝库。”

白狐说：“我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零’号档案室。因为它隐藏得极好，又是漂浮在海上，想不让人发现，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我们都有些激动，虽然不知道这“零”号档案室里究竟藏有什么绝密档案，可是只凭着那些传闻，就足以使我们产生无限的兴奋了。这就是人的好奇心——当你发现自己无意中就要破获一个人都想知道的秘密时，你就会感到无比激动，甚至会得意忘形。

白狐在铁墙的一边按下了一个金属按钮，我们面前的铁墙就开始缓缓往上方升了上去，地面与铁墙之间的缝隙开始一点点扩大，而我的心脏也跳得越来越快。

过了大约有半分钟，铁墙已经上升到一个人可以弯腰钻进去的程度，我们就不约而同地俯身钻了进去。

我的心脏再一次跳得咚咚的——我进入了“零”号档案室，一个并不存在的绝密档案室。

三排档案展架矗立在档案室的三面墙壁，展架里面是一层层的牛皮纸档案袋，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吸引我们的是在展架中央那只一人多高的保险柜——J国史上最绝密的信息，恐怕就在这里面了。

而我，与它近在咫尺。

“阿来，看看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白狐对阿来说。

阿来点头示意，然后走到边上的档案架，拿起一只档案袋打开看了起来。

白狐围着保险柜转了几圈，对老王说：“没有设置机关，是普通的密码柜，他们太自信了，肯定没有想到会失去这些档案。”

“一个奇怪的国家。”老王说，“这个保险柜有九层密码结构，除了杂毛之外，没有人能解开这样的密码，可惜杂毛不在这里。”

“那干脆砸了，反正又不是你家的。”我随口说，因为我十分看不惯他们做事情慢吞吞的节奏。

“虽然很烂，但是未必不能尝试。”白狐表示赞同。

“那你有不烂的办法吗？”我反问。

“没有。”白狐翻了一个白眼，“懒得跟你吵架。”

我俩正说着，老王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只大铁锤。他把大铁锤舞起来，对着保险柜的密码锁位置就是一阵乱锤，抡了几十下子后，保险柜的双开门就被砸出了一道大口子，我已经隐约看见里面一层层的牛皮纸档案袋。

这时，老王就停了下来，然后把手伸进档案柜里面，将里面的档案全部取了出来。

这都是一些普通的档案袋，看每个袋子的厚度，里面也就装了十几张纸的样子。我不禁有些失望，没想到这“零”号档案室里面，竟然全是这种清一色的牛皮袋子，就连保险柜里都是。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J国有史以来最绝密的档案吗？从表面看，跟我们研究所的档案室差不多，全是档案袋，不过如此，吹什么牛？但随即转念一想，其实档案也就是这个样子，估计瑞士银行的也是。

再看白狐，她丝毫没有我这样的心理波动，当老王把档案拿出来时，她走到了我身边。

我不禁问：“你要干吗？”

“看看你口袋里有没有手套？”

我不明白白狐为什么这么问，就随意翻了一下军装的口袋，没想到还真的在其中一只口袋里找到了一副白色军用手套。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二战时期的J国军人的确喜欢戴白色手套。

白狐接过手套戴上，开始逐一打开老王取出来的档案袋，而我却没了那股劲头，因为我突然发现，就算我弄清楚了那最绝密的档案记载了什么又如何，好像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吧。

前面驱使我的只是一个好奇心，而现在我能够轻易看到这些档案了，反而失去了兴趣。

第一只档案袋被打开，白狐用手指小心翼翼地里面夹出了一沓白纸翻了起来。虽然我在旁边，也没怎么去注意，但我还是发现这些白纸上竟然没有任何痕迹，也就是说，这仅仅只是一些白纸。

我也看到了白狐脸色的变化，接着她又打开了第二只，第三只，竟然全是白纸。

“会不会是用化学药水写的，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看到？”老王问道。

“有这种可能。”白狐道，“有火吗？”

“有。”老王从身上的口袋中掏出了一盒火柴。

白狐把剩下的一叠档案袋递给了我，然后就点燃了火柴，并把其中一张稿纸往火苗上烤了起来，不过任凭她怎么烤，直到白色的稿纸被烤黄了，我们也没有看到稿纸上能显出字来。

“依我说，要么是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看档案的信息，要么是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垃圾。”我把手里的档案一下子拍在了档案柜上面，想到阿来那边去看看。他一直在仔细地查看每一个档案袋，估计比我们的收获大。

我刚要动身，就听到白狐喊道：“等等！”

我回头看着她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你。”白狐看着档案柜上的袋子若有所思。

我不明白白狐的话想表达什么意思，就问：“这些档案都是空白的，你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白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你刚才的动作提醒了我。”

“动作？”我不解，“我什么动作？”

白狐继续说：“其实我也是在你放下档案袋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你们先看保险柜的底部……”

在白狐的指引下，我和老王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保险柜。

不过，我和老王看完以后照样面面相觑，我们都没发现什么，保险柜依然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一样，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只是现在被老王给砸得面目全非。这样杵了一会儿，我忽然灵光一现，在心里不自觉地“靠”了一声，仔细看了看保险柜的底部。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明白白狐想说什么了。

我问老王：“你刚才对着这个东西砸了几下？使了多少力气？”

“不记得了。”老王随口说，“齐兄为何问这个问题？”

“刚才你砸这保险柜的时候，我就在一边看着，当时只顾着看你怎么打开保险柜了，但是没有注意到一点——任凭你怎么对这柜子施暴，你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柜子给破坏掉，但是柜子却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这不是一个很重的保险柜，与地面的对接处也看不出有被固定的痕迹，你觉得这正常么？”我担心自己表达不清楚，就跟老王一口气说完了。

老王听我说完，眼睛一亮，“齐兄，你的脑子比我快，看来我真的老了。”

“您可别这么说，是你们家大小姐先发现的，她脑子比我快。”我看了白狐一眼。

我本以为白狐会因为我想到了这个问题而表扬我一番，可谁知白狐随即说：“先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是猜测。”

“或许你们的发现和猜测是正确的，这里有机关。”这时候，一直在看档案的阿来突然说，“这些档案袋虽然全是所谓的机密档案，但是绝对称不上是绝密。如果这里真的是‘零’号档案室，那绝密信息肯定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阿来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白狐就问阿来：“阿来，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几组数字。”阿来说，“但是我不确定与保险柜有没有关系。”

我忙问：“什么数字？”

阿来指着档案架说：“我看过了，每一面墙下都有四组档案架，但是每组档案架里面的档案数量却不一样，比如说，中间这一排每组档案架里面的

档案数量分别为‘9、4、39、3’，左右两边的分别为‘9、4、55、7’和‘9、45、8、15’。如果是四维密码，应该还有一组，在你们身后的铁门上。”

“是不是他们随便这样放的？”我问道，“或者是根据档案的不同类型而分开放的？”

“不会，档案袋全部是封死的，说明这些档案在短时间内无须再翻动。另外，这么多的档案袋，虽然信息量庞大，但是却只储存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历史——中国所有的历史。看来这J国的人从秦朝以前，就开始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了。”

“我去了个去，那真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啊？”我惊愕道，“他们要中国这么多的历史干什么，还都整理成了秘密档案！”

“不，档案里关于中国的信息，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千年以前。”

我更觉得不可思议。八千年，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概念，这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我想起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忘记了是哪个历史老师说过，J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谓做足了准备，光是在我国的间谍活动，就早于战争几十年。J国人的作战地图，甚至可以精确到哪条街有几户人家，什么地方有一口井，哪座山上有几条路等等。当时我还感觉那是些谣传，现在看来，我听说的那些信息和现在看到的，感受到的，真是小巫见大巫。

白狐见我听得目瞪口呆，走上来说道：“别发呆了，J国人不会傻到为了——一场战争而准备几千年的。”

“那是为了什么？”我诧异道。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

“这么说，你们的确不是非法打捞队了？”白狐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你们到底在这里寻找什么？”

“我就不告诉你。”白狐扭过头，“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寻找答案，我不喜欢吃白食的人。”

“谁吃白食了，我好歹是个科学家！”我反驳道，心想你不告诉我就算了，反正现在出不去，我有的是机会搞清楚你们这帮人到底在干什么。

我正想着，白狐重新启动按钮，把进入“零”号档案室的那扇电动门关了起来。

不过，只是刷着浅蓝色油漆的铁门上很干净，并没有阿来说的数字。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门上面没有数字。”白狐不断地仔细看着大铁门和周边。

“有数字——0、0、0、0 写在铁门的中间。”阿来看看着铁门说。

“阿来，你看得见？”老王问道。

“看得见。”阿来道，“错不了，每面墙上都写着数字，与档案的摆放数量完全吻合。”

我心里那个气。这些人唱的什么戏，门上干干净净，连灰尘都不多，怎么可能有数字写在上面，是不是他们在合伙逗老子开心？可是看起来不像啊。接着，我看到白狐不知从哪找到了半截粉笔，已经在地上写出了四组数字。

我走到阿来跟前，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到的数字，是不是其中有什么门道。可谁知道我刚走近他，无意中就看到他本来的蓝眼珠，竟然变成了红色，就跟吸血鬼的眼睛一般！

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阿来警惕地看着我，可能是意识到我已经看到他红色的眼珠子，就说：“天生的，能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

“哦，没事，我可能是对水里的红眼睛怪物心有余悸，没事了……”我十分不自在地应和着。

老王拍拍我，说：“齐兄莫怕，这是阿来的眼睛与生俱来的功能，相信我，他是个好人。”

我点点头又看阿来，他也看了我一眼，眼睛已恢复成蓝色。我问道：“阿来兄弟，我能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到的吗？”本来我不想问，但是管不住好奇心，还是问了起来。

阿来似乎并不是很乐意与我搭讪，只简单地说：“这些数字是用河豚的毒加水银写在墙壁和铁门上的，永远不会消失。你看不到是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有色实体物质，但我却能看到无色的实体物质。”

之后阿来没有再跟我说话，他跟白狐说：“时间不短了，我去找他们。”

“我和你一起吧，希望他们没遇到什么不测。”老王也说。

白狐抬头看了看他们两个，又看了看我，显得有些不自在，但还是说：“找到他们来这里会合。”

老王和阿来没多说什么就走了出去，当电动铁门再次关闭的那一刻，这里就剩下了我和白狐。我看了她一眼，她在地上画了一个四边形，四边形的每条边上都写上了相应的一组数字。一时间，我竟无法适应单独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就游手好闲一般翻阅起档案架里面的档案袋。

我没指望自己能看出什么，因为对一点都不懂，但白狐在研究那些对我来说十分无聊的数字，根本把我当作不存在，我也就摆着一种随便看看的态度打开了档案袋。

好在结果没我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发现这些档案并不是后来整理的，而是从古代的J国流传下来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千差万别。越往时间更早的档案看，档案里的汉字就越多，相反，时间越晚，汉字就越少，后来再打开的袋子，就几乎看不懂了。

这时候我脑子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场景——从古代开始，J国人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全部历史动态，然后整理成这种压缩档案，一代代地传给后人；同样，后代在保护了先人传下来的资料后，又做了一代人的补充，然后再传给后代的后代，这样的动作在J国一直重复了几千年。

这真是太难做到了，中国的历史资料在那里竟然是薪火相传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我实在想不通，只是冥冥当中，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背后应该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这个推动力或许是一个人，或许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种信念，或某种东西。我甚至怀疑J国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都是因为这个巨大的推动力。

想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白狐在游船上问过我的问题——一只蚂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捕杀一头大象。

在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蚂蚁才有可能去捕杀一头大象。联想到J国这个国家发生过的太多事情，我好像明白了白狐为什么这么问我。

她是想告诉我，当年这些人发动战争，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绝对不像历史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是另有隐情。他们不得不这么做——这个思想，恐怕已经在J国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有无数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去打扰白狐，因为从她紧锁的眉头来看，似乎还没有找到数字与密码柜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是在这种环境下？我遗憾地问自己。如果把我和白狐放在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而不是在这种诡异莫测的沉船里，那我保证，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撩她。

只是天公不作美，不但环境不允许，更明显的是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又翻了很多档案，尽管我看不懂大部分的内容，但是因为汉语和J国文字之间特殊的关系，我还是能勉强看出一点点眉目。

我想通过这些档案，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出现的第一原因。

跟阿来说的一样，这些档案上记录的东西，最早的历史竟然已追溯到了神话时代。这一部分的J国文字里，古汉字几乎占据了原文的三分之二，我几乎能看懂一半。其中出现最频繁的两个词汇是两个人的名字——伏羲和周文王。

这两位先人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显然这样远古的信息对于战争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尽管我不知道J国人研究这些神话时代的历史干什么，但是这些信息倒是证明白狐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们花了几千年的时

间来监视中国的历朝历代，肯定不会是为了发动战争那么简单。

除此之外，这些档案都普遍遵循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记录的信息，大部分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战争。

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中国的朝代更替以及其规律性，从来都没有被当作什么不可见人的事情。初中生就开始接触这些历史了，可以说毫不稀奇。但是同样的东西，到了J国人的眼里，却变成了绝密，是他们有病还是另有他意呢？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别想了。”白狐突然松了一口气说，“你想到的，都已经不再是秘密，不过，你还是很聪明，至少有怀疑精神。”

“我当然怀疑，我连你都怀疑。”我完全不想接她褒贬不定的语气，我更加知道白狐这帮人对放在外面的档案完全不感兴趣，因为除了阿来象征性地翻阅了几只袋子之外，白狐和老王都是连看都没看。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保险柜里面的东西。

“你别不服气，有些东西只是证明了某些猜测，除此之外没有他用。”白狐说，“当你看到了真正的‘绝密’档案后就明白了。说实话，不告诉你倒不是我卖关子，而是真的不能告诉你——不过很遗憾，你现在和我们上了一条船，又踏进一潭水，不想让你知道都难。”

“我不是强盗，我们怎么可能是一路人。”我反驳道，“我到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当然，我后面的话是放屁，我只是不想被白狐牵着鼻子走。

“你撒谎，没有人不想知道，我们来这里寻找水下空间，这是任务。但是你却不同，你是局外人。”白狐自信地说，“局外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奇心特别强，当我们所有人都厌倦的时候，你却不会。你甚至都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绝境，忘记了恐惧。”

白狐的一番话让我幡然彻悟，顿时像掉进了冰窖一般。是啊，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太多不正常的事情，原本的恐惧之心，早已被深深的好奇

心所占据，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要走向哪里……

看我不再说话，白狐可能觉得把话说过头了，又解释道：“其实你也不必担忧太多，有的时候，命运就像是一条被设计好的线，你只能沿着它走下去。你现在遇到的，只是你以前没经历过的，你也不必去想你对这个世界认识多少，因为许多事情早已被掩盖了，但绝非不存在。所以，想活着出去，就必须放下心里的包袱，做好眼前的事情，顺着既有的那条线走下去。”

白狐的这番话虽然简单，但却对我有一种洗脑般的作用，我莫名其妙地就感觉或许她说得对，就像我稀里糊涂地读了古生物学，又当了古生物研究者，又不得不搭乘这班飞机，这就注定了我会坠机到这个鬼地方，然后发生这么多诡异莫测的事情。这就是一条命运线，不可抗拒的线，无论我乐不乐意，都一直在这条线上行走着。

我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沉默下来，但没多久气氛就显得沉闷又尴尬，于是我转变话题，问道：“这些数字有用吗？”

“当然有用，你过来看。”白狐的语气也缓和了不少。

她态度这一软，我竟不太适应，扭捏着走到她身边：“你发现了什么？”

“你先自己看看这几组数字，是不是很熟悉？”白狐指着四边形周围的四组数字问我。

“9、4、39、3” “9、4、55、7” “9、45、8、15” “0、0、0、0”，四组数字，分别对应着保险柜的正面、左面、右面和后面。

我摇了摇头，说：“看不出什么，完全没有规律性。”

“还是有规律的，你应该保持你怀疑一切的态度。”白狐说，“其实这些数字的作用很简单，是打开保险柜的密码，只不过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但我想说的是，当听到阿来说出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就有种感觉，就在想这几组数字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作为记录档案数量出现，我觉得还说得通，但是作为密码而存在，那就是纯粹的猜测了。如果说除了这两种可能性之外，这些数字还存在第三个

作用，我觉得就不太可能了。”我疑惑地接话道。

白狐说：“如果没有阿来，这些数字也许根本没有用，但是四组数字同时出现，就很有可能是四维密码，这符合战争年代的密码规律。但是你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些数字不需要我们去找什么规律了，因为它们本身已经成为定律。”

说着，白狐就在四边形的一边重新写了这些数字，并把数字之间的分隔符号给省略掉。我刚想问她想干什么，就看见她在每一组数字前面都多写了相同的一个数字——“1”。

这样，这些数字就成了194393、194557、1945815、10000。白狐让我重新读这些数字，并问我有没有觉得这些数字特别熟悉。

我按照她的说法，把这些数字连着读了一遍：“一九四三九三、一九四五五七、一九四五八一五……这是……”

当我读完第三组数字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打住了：“怎么读着这么别扭，感觉像是……”

“时间。”白狐接住话头说，“1943年9月3日、1945年5月7日、1945年8月15日。”

我一下子就懵了，心想怎么可能？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我不敢相信地说，“或者说这只是巧合？”

“你认为有这样的巧合吗？”白狐反问道。

“这前三组数字，可是二战当中三个最神圣的日子啊，分别是法西斯三个国家投降的日期，可是，这艘船在二战还没结束就已经沉没了，这上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我惊讶道，“这是未卜先知吗？”

“我就知道你能想到这些数字的问题所在。”白狐说，“至于是不是未卜先知，这谁都说不准，不过肯定有原因——与绝密档案和水底空间有关系。”

这真是太奇怪了，一个占据了世界一半兵力的战争联盟，在战争还没结束，在一艘军舰上就已经出现了战败投降的具体日期，这是一种先知力量导

致的，还是说整个的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欺瞒世人的阴谋？总不可能是巧合吧？

一定不会。我这样想到，虽然我不知道把这些数字推演到这个份上是对还是错，但是越往下想，就越发现自己完全被绕了进去，既不想去相信，可又没有理由去否认。这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我说白小姐，我看咱们还是先打开密码柜，看看能不能找到如你所说的绝密档案，同时也看看这些数字与密码有没有关系。”我想了半天才吐出这样一句话。

“嗯，估计他们也该回来了，我们先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就得想办法离开这里了。”白狐说。

白狐告诉我，如果按照四维密码的规律，被老王锤烂的这一面，密码是四个零，那我们就无须理会，只需要根据保险柜对应的墙面上的数字，按照顺序分别转动，就会启动保险柜所连接的机关。

根据白狐的指示，我先是来到保险柜的右面，这一面墙上对应的数字是‘9、4、49、3’。于是我问：“怎么转动，不会是让我抱着它转那么多圈吧？搞不好保险柜没打开，我倒是先累死了。”

“顺时针转，转动四圈。”白狐盯着保险柜说。

“为什么是四圈？”我不解地问。

“那你就转四十九圈。”白狐瞪了我一眼，似乎对我怀疑她显得很恼火。“你是男人么，怎么这么啰唆！”

“我当然是男人……”

我咕哝了几句没再说话，心想可别再掐起来，也开始尝试转动保险柜。刚开始的时候，我转动得特别小心，我怕万一白狐的密码搞错了，冷不丁从角落里钻出一支毒箭，那我可是死不瞑目。

说来也奇怪，当时老王用铁锤砸都没有撼动这个大家伙，现在我按照白狐说的去做，竟然真的感觉到保险柜被我转得动了起来。

我看到白狐也显得很兴奋，于是抱着保险柜，又连续转动四圈。第四圈刚转完，保险柜的底部就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动，似乎这保险柜底部有某种牵引力在发生作用而产生的铁链摩擦声。不过保险柜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没有毒箭射出来，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保险柜背面，四圈。”白狐接着说。

有了经验，这次我很顺利地就转完了。脚底下又是一阵响动，然后我就问：“左面，八圈？”

“嗯？你怎么知道？”白狐诧异道。

“其实也不难。”我装作不屑地说，“你选择的是这三组数字里面的偶数，每组数字里只有一个数字是偶数。”

“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上道。”白狐说，“你不做特遣队员真是有点屈才了。”

“什么是特遣队员？”我追问了一句。

“没什么，我随便说的，你赶紧转动它，最后一步了。”白狐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做了一个转身的动作。

“好吧，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看看这绝密档案到底是什么……”说着我转动保险柜。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一阵咚咚咚的急促敲门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和白狐几乎同时喊道：“谁？”

“快跑！”铁门外面竟然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虽然这声音十分模糊，可是我相信自己不会听错，同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我张大着嘴巴问白狐：“会不会是老王？”

“老王还需要敲门吗？”白狐显然也是一头雾水，“不是我们的人！”

“那会是谁，为什么要我们快跑？”

“先别管，赶紧启动保险柜，就差一点了！”白狐说完，就往铁门方向走去。

我抱着保险柜，也没有去想太多，一口气转动了八圈，而就在这时候，脚底下面传来的金属摩擦声开始持续响了起来，而且动静越来越大，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脚底板产生了一种频率极快的震感。

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死死盯着保险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果然，在两声咔咔的响声过后，震感突然间消失了，同时我惊奇地发现，保险柜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竟然自个在原地打起了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长的原因，保险柜的每一圈转动，我都能听到一阵阵吱呀的声音，在这样一个金属空间里，这个声音显得格外的刺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这也是我的一种预感，就好像要发生什么灾难一样。

但一想到这保险柜可能关系到一个巨大的谜团，我就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因为现在想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保险柜的变化肯定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开启它的方式，它就要被打开了。

我怀揣着各种臆测，而保险柜更如我的想象一般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自身的转动，先是它的底部逐渐抬高，抬升的幅度越来越大，很快我就看到一根轴承一样的金属物出现在保险柜的底部，而就是这根金属轴承，把整个保险柜都支撑了起来。

当保险柜被抬高了大约有二十厘米的时候，转动停止了。

不过，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虽然保险柜停止了转动，但连接保险柜底部与地面的轴承并没有停止动作，而是一直在转动，更是一直保持着刚开始的速度，估计每分钟会转动上百次。就这样，保险柜一直转着，直到

忽然间迅速往一边翻了下去，发出咣当一声巨响，只留下了这支手臂粗细约二十厘米长的金属棒子。

转动这才停了下来。而我也因此看清楚了这根所谓的轴承，它看上去就像是一支刻满了花纹的大铜棒，呈现一种红褐色。

保险柜突然翻向一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还以为会在保险柜的底部冒出个盒子类的东西。虽然我想象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不过这支红褐色的金属棒子已经足够让我感到意外。它绝对不是轴承，只是起到了轴承的作用而已。从上面雕刻的花纹来看，这个东西不像是一个简单的连接部件那么简单，直觉告诉我，它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部件。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档案，J国史上最绝密的档案？或者说，这支金属棒本身就是一个容器，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这样的疑问，情不自禁地走到金属棒跟前，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用手去触摸了它一下，但除了能触到上面雕刻的图案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用手抓住它使劲一提，竟然把它给提了提来。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让我有了一种小小的惊喜。

只不过当我拿起这支金属棒时，就立刻感觉它的不对劲。它太轻了，从质感上来讲，我否认这是铜质金属物件，但也不会是铁或者是钢材，虽说我是研究化石的，但是对于物质性的东西，我并不缺乏判断性的知识。金属自身的这种红褐色不是油漆刷上去的，而是这金属物件本身就是这种颜色。

这是一种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金属种类——我这样定义手中的东西。

我把金属棒拿在手中，又开始注意到上面的花纹。花纹几乎铺满了整个金属棒的表面，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总以为这是些装饰性的东西，但这下我看仔细了。

这些花纹，其实是一些文字。

我之所以没有一下子看清楚，是因为我整个过程都太紧张，对于许多无

法预知的事情，总是习惯性地想象一些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就像我前面说的，太先入为主了。

但之所以，现在又能够看出这些花纹是文字，说出来就有些惭愧，这些文字是汉字。这简直太熟悉了，可是往往越熟悉的东西，越容易让人忽略，特别是在这种处处都充满着无限诡异的地方。

四个秦篆竖着排列着，将整个金属物围了一圈，不仔细去看，很容易会把这些笔画复杂的秦篆当成装饰花纹。

秦篆兴起于秦朝时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对七国汉字统一而定的产物，大部分中国人对此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虽然与当今的汉字有较大的区别，但要知道现在的汉字也是由古代的汉字逐渐演变而来的，因此金属物上面的四个字也不难辨认。我拿着它在手中转了转，就认了出来，上面写着——大秦密署。

四个字气势独特，一气呵成，可以说是“入铁三分”，笔画圆润却不失苍劲，简直太完美了。

如果不是一个在书法上造诣很深的人，绝对写不出如此完美的秦篆。然而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当我忍不住用手指去触摸这些字迹的时候，竟发现这四个字不是铸成的，而是后来有人用刀刻上去的。

这并不难辨认，从秦代的铸造技术来说，金属物表面的字迹或花纹一般都会凸显出来。而雕刻则完全不同，首先是要有刻刀的痕迹，另外字迹一定是凹进去的。望着这根金属棒子，我不禁哑然，能够用刻刀在一块圆柱形的金属上刻下笔画复杂的秦篆，而且一气呵成，这样的人会出现在秦朝么？

这根金属棒子属于秦朝，这是确定无疑的，可是怎么会出现在这艘军舰上呢？

是被抢去的或者偷去的，我首先这样想。

中国的任何东西出现在J国人手里我都不会感到惊奇，几次大型的侵略战争，谁都无法估测中国流失到海外的文物到底有多少。但我隐隐又觉得哪

里不对，传说中的“零号档案室”存放的是J国“史上”最绝密的档案，如果这根金属棒子就是J国史上最绝密的档案，那就是说它从古代的某个时刻就已经在J国了，绝不会是近代才流失到那里。

但这样，就让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

这金属棒子出现的过程如此复杂，也许它真的就是所谓的J国史上最绝密的档案，但是它分明又是属于中国秦朝的文物，又怎么会成为J国的绝密档案呢？

我又想起四周的那些档案袋子，装的是中国所有的历史，不由得一个激灵。难道说，J国人建造了这么神秘的档案室，千百年来又不停地秘密研究中国的历史，就是因为这支金属棒？

一只蚂蚁在什么情况下捕杀一头大象——难道这根金属棒承载的秘密就是动因？

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测，就连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而且让我不能理解的是，除了四个能证明这根金属棒子老家是哪儿的汉字之外，怎么看也看不出它还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白狐，觉得她或许会知道更多。不，她一定会知道更多。

想到这里，我不由兴奋地大喊道：“白狐，我需要你确认一下这支金属棒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J国人怎么可能把它当作绝密……”

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好像……好像很长时间都没听到白狐说话了，更没有看到她人！按说这金属物的出现，白狐没有理由会忽视掉，以她霸道的性格，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东西抢过去。

然而，该发生的却都没有发生。

我猛地看向铁门处，又不相信地看了看四周，心里就不由咯噔一下——她人呢？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白狐竟然不见了！

我一下子就傻了，两步跑到了电动铁门处，发现铁门依然是死死地关闭

着。

我努力回想着在我专注于金属棒子的整个过程当中身边还发生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想不起在哪一刻铁门曾经被开启过，只记得当时和白狐同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之后，她说要过来看看，而我过于专注于保险柜，没有注意到她离开之后的事情，还以为她就在我身后看着一切，甚至连她什么时候不见的都不知道。

这太奇怪了，白狐要是开启铁门走出去，我不可能听不见，铁门开启关闭的声音还是蛮大的。再者，白狐也没有理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而不告诉我，除非发生了突然的事情，她来不及告诉我，可是又有什么事情能比发现J国绝密档案还重要？

在只有一个出口的封闭空间里，白狐出门，却没有经过铁门，人就这么不见了。

我想想都觉得事情十分蹊跷，甚至感到一阵寒意。

于是，我也无心再去研究什么金属棒子，就把它揣进了口袋，想着打开铁门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白狐。

可是我的手刚触到按钮，又停下了动作。我觉得自己应该换个思路想想这个问题：假设白狐不是通过这道铁门不见的，那会不会是这样呢——在这个档案室里，其实还存在另外一个出口，只是它隐藏在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如果我就这样出去，能不能找到白狐且不说，就连老王和杂毛他们也未必能找到。但是，在这种倒霉的地方，像我这样这几天霉运当头的人倒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怪物，特别是那只水鬼，想起来就让人是既恶心又胆寒。

不过，我倒是相信一点——这个档案室暂时是安全的。

我放在按钮上的手缩了回去，放弃了通过电动铁门的想法，寻思着还是先仔细找找档案室，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出入口，或许在这个过程中，老

王就带着杂毛和杰克回来找我们了。

档案室的格局非常简单，本身受制于船体的原因，空间比较小，一眼扫下来，除了档案架、档案、躺在一边的保险柜和一些挂在铜墙铁壁上的防火设备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东西。档案架还是放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这也就排除了有暗门藏在档案架后面的可能性，那么白狐自然也不可能从那里出去。

但我不敢放弃任何一个角落，几乎是每走一步就会观察前后左右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确定自己不会遗漏任何可疑的线索。

不过，等我几乎把整个档案室都走了两个来回，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暗门或者类似暗门的设施。

最后，我有些泄气，一屁股坐在了已经躺下的保险柜上，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着想着，我的脑子就开始混乱了，许多以前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像海浪一样翻滚上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该如何返回水面？

毕竟这是在深水之下，就算有潜水设备，也无法扛住几百米深水的压力，然而只要离开这艘船，无论是谁，基本上都是个死，瞬间就会被水压挤成各种形状，除非这艘船能够重新回到水面。

还有就是，出去找杂毛和杰克的老王为什么还没有回来？虽说这艘军舰，格局复杂，可是凭着这些人的身手，迷路的可能性却是不大的。

咣当！

正七想八想着，忽然之间，我听到一声物体拍向钢板的动静，声音不大，却出现得十分突然，吓了我一跳。同时，一阵剧烈的疼痛感瞬间传遍全身，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了。刚才那一声响，就是因为我刚睡着，身体失去了控制，才一个趔趄从保险柜上摔了下去，生生拍在了钢铁地板上。

这一下子，我清醒了不少，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指不定其他的人早已经想到办法爬上水面晒太阳，我得赶紧想办法离开，不然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恐怕我都不能支撑太久。

于是我咬着牙就要爬起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没完全站起身来，就看到在我正前方半米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里竟然出现了一滩血迹。

这些血绝对是刚刚出现不久的，鲜红的颜色实在扎眼，而且还在小幅度地流动，说明是新鲜的血液。

我呆住了，这些血迹如果是之前就有的，我怎么可能看不到，而且也不太可能是从我身体流出来的，就这样摔一跤不至于流这多的血，更何况我在第一时间检查了自己的全身，没有受一点伤。我又忙忙地吐了一口唾沫，也看不到任何一丁点血丝的痕迹。

那这可奇怪了，这奇怪的血迹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我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还是没有任何人，能流血的，就我一个活人。

这种情形实在是太诡异了，我的神经几乎就要爆炸，一切都像是一个永远无法醒过来的梦，各种怪诞的事情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这样下去还真不如死了算了。

这样想着，一种绝望感油然而生，我盯着这摊血迹就像痴呆了一样，脑子里完全没有任何意识。

直到无意中看，我看到这滩血迹发生了一种诡异的变化，这才回过神，意识到事情非常不对。

原本在地板上慢慢流动的血液，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变少了，似乎是渗进了地板里面。现在，地板上的血液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二，而且它们还在持续减少着。

这怎么可能，我脚下可是实打实的钢板，四周也都是铜墙铁壁，钢铁的密度合成是无法让液体直接渗入的，除非……

果然，我俯下身子，在血液流动过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血液只有流淌到某些地方才会减少，否则很快就凝固了。而血迹减少的地方，都出现一些密密麻麻的圆形小红点。这个现象顿时就让我灵光一闪，为了证实这个猜测，我在一处血迹减少得明显的地方趴了下来。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零号档案室的地板有问题。

在这地板上，大概每隔半米，就会出现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孔，每个小孔大概有火柴头那么大，如果不是因为血迹的颜色与地板的颜色形成色彩反差，恐怕我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现象。

J国人在钢铁地板上打这么多的小孔干什么？我疑惑间就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又在一旁没有血迹的地方找到了一堆小孔，然后把脸贴在了地板上，想透过这些空洞，看看能不能看清地板下面有什么东西，兴许能够找到这些血迹的来源。

话不多说，我把眼睛对准了几个小孔。我能想象得到此时我的动作是多么的猥琐，整个身子死死贴着冰凉的地板，就连半边脸都贴了下去，有点像只狗在啃骨头。

当然，此刻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已经透过孔洞，看到了零号档案室下面的空间。

档案室地板上的小孔比我想象的要多，无数细小的光线通过小孔钻进了下面的空间，我能看到在档案室的下方，有很多条手腕粗细的铁链。

铁链都已经锈迹斑驳，许多细光线都打在了铁链上。我不由想起当时转动保险柜的时候，听到脚底板传来金属的摩擦声，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铁链被牵引而产生的声音。

我不断扭动着身子，尽量把视角扩大一点，在这个空间的中央位置，我看到了一根水桶般粗细的金属柱子，这根柱子冷眼看上去，就像是我口袋里的金属棒子的放大版本，当然这仅仅是从形状上来说。

金属柱子的表面没有任何装饰，表面刷了防锈油漆，不过部分已经剥落了。几乎所有的铁链都横穿金属柱子，然后铁链又被连接到了其他地方。我没有办法完全看清楚，但能确定那是一个牵引装置，和档案室的保险柜组合成了一套近似完美的机关。

这个空间比我想象的要深很多，我对那些金属类的东西没有兴趣，就往更深的地方看去，很惊奇地看到，在身下空间的底部，许多从档案室投下去的光点竟然像一团团萤火虫一样在动。

这是怎么个情况？我怀疑自己大脑充血眼睛花了，就抬起头揉了揉眼睛，深呼吸几次后，再次低头看去。

这一次我看清楚了，无数的光斑的确是在动，但不是光斑自身就能随意飘动，而是因为在下边儿的这个空间底部，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被灌满了一种液体，而这些液体显得很黏稠的样子。

液体呈现一种暗红色，不像是水，倒有点像是一池子的鲜血，也看不出有多深。根据我了解到的这艘船里的空间布局，这些液体少说深度两米，更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液体显得相当不安静，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四处窜来窜去，搅得液体不断出现一些暗流，一团团的光斑就在暗流的涌动之下，不断起伏着，忽隐忽现。

这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根连接到液体里的铁链突然抖动了一下，不是特别的明显，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同时，铁链好像是受到了液体底部什么东西的拉力，一下子被绷紧了。

我去！难道这些液体里面养了一只什么东西？看着绷紧的铁链，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想起了老家养的那条狼狗，遇到生人，总是恨不得把拴住它的那根铁链拉断，而且对着人狂吠不止，让我们看着都心生寒意。

正想着，液体就一下子像是被煮沸了一般，咕噜咕噜翻滚了起来。同时随着红色液体被搅动，一股浓烈的腥臭味顿时扑鼻而来。而这味道闻上去，还真有一股子血腥味。

铁链也绷得更紧了，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心里暗叫：我的八辈祖宗，真有东西在里面？不是吧……这铁链子就要被拉断了！

突然间，就在我意识到不能再看下去的这一刻，一双水牛般的眼睛一下子就从液体里冒了出来，随之而来的场景让我一下子就呆住了，吓得趴在地上，几乎哭了出来！

这是一具尸体的眼睛，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尸体的整个头部全肿了起来，两个眼珠子就快要爆出来！

尸体先是露出了头部，接着是上半截的身体，我看到尸体的样子顿时就喊了一声亲娘。那是一具女尸，眼睛就这样直勾勾盯着我，似乎还充满了一种哀怨。而且自从它钻了出来，就一个劲儿朝我趴的地方靠了过来，好像是冲我来的！

我心说不太对啊，这女尸看上去都僵硬了，除了眼珠子瞪着我不放之外，也没见有其他的动作，不像是诈尸啊，它是怎么靠过来的？

我正想着，又觉得这女尸好生熟悉，虽然尸体全身赤裸，但是看着它的身段，还有那一头的长发，怎么越看越觉得像一个人。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全身就像挨了一个炸雷，心说难道这具女尸是白狐，她死了？但我又果断否认这个想法，白狐怎么可能会死呢？就算我死了，她也死不了……

就在这一走神的工夫，女尸的头部就已经贴近我趴的地方了，一张惨白到诡异的面孔沾满污血，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除却这层钢板离我十厘米不到，我满鼻腔闻到的都是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我满脑子都是白狐，也顾不上害怕，就想看清楚这尸体的样子。我打心底认为这具尸体肯定不是白狐的，这样想没有理由，就是觉得她死不了。但是，白狐刚失踪不久，脚底下就多了这么一具尸体，而且尸体的很多特征跟白狐十分相似，不心虚是假的，更不敢随便下定论。

可是谁曾想，女尸没有给我继续看下去的机会，突然间就对我发难了，

只听嗖的一声，女尸便像一支离弦的箭一般直勾勾弹了起来，就像脚底板装了弹簧一样。

我与尸体之间的距离并不长，也就是十多厘米的样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尸体的头就咣当一下子顶在了正冲着我眼皮底下的钢铁地板上。

女尸的头部完全被撞碎，我赶紧把头转向一边，打个滚就爬了起来，脱下身上的黄军装对着脸就是一阵猛擦，但是这种味道太恶心，要不是肚子已经空空如也，我肯定会吐出来的。

但同时，我也确定了一件事情，这具女尸肯定不是白狐，而是这军舰上的人员。

我心说这女尸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它的身体分明是僵硬的，没见过其他的动作，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攻击性？虽说我没见过尸体诈尸，但是从道理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一边疑惑着，心里刚要说这次该安静一会儿了，就算是真的诈尸，可它头都没了，也不可能再兴风作浪，一边却再度听见脚下的空间传来一股奇怪的声音。

“我去，还没完没了……”我低吼着，警惕地躲到了档案室的一处墙角观望着。

我前脚刚站稳，就听到有什么东西在下边疯狂地撞击地板，除了能听到一连串咣咣咣的声音外，就连整个档案室都被震动了。

我盯着传来撞击声的地面，心脏都快提到了嗓子眼，敢情这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地而出啊！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心说这绝对不是那女尸，不然照这么个撞击力度，尸体早就撞散了，这下边儿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接连不断的剧烈撞击产生的震感已经让我全身都麻了，每当下边的东西撞击一次地面，我就像是感觉到一阵电流袭遍全身，最后干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加上受到一连串的惊吓，现在想动都动不了。

更让我上火的是，这船貌似不怎么结实，不到两分钟，我就看到档案室中央的钢铁地面已鼓了起来，并且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我不由在心里暗骂：这都造的些什么玩意儿，还铜墙铁壁呢，都给撞裂开这么大的口子！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当地面中央被撞开一个大米缸粗细的裂口之后，猛烈的撞击声就戛然而止了，我心里不由得一沉，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物要钻出来的前兆，还是这下边的东西把自己给撞死了。

但显然不会是第二种可能性，我就知道自己没那么幸运。

很快，一个跟马桶差不多大的扁形脑袋慢慢从裂口处钻了出来。看到了这个脑袋，我的脑子在瞬间就嗡了一声——这好像是条蛇的脑袋！

只不过，和普通的蛇不一样的是，这只脑袋充满了一种血红色，而且已经红得透明，更可怕的是——它的嘴里，似乎还衔着半截尸体。

这只脑袋钻出来后，就开始用一双同样血红的眼睛盯着我，看着这双邪恶的眼睛，我能感受到一种刺骨的寒气。

我斜着眼睛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距离电动铁门的按钮不到五米，如果可以，我可能只需要一秒就能移动到按钮处。可是这来得及吗？别说我未必有那么快的速度，就是有，现在全身都动不了了，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三角形的脑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开始慢慢拉出了细长的身子，并把头慢慢朝我这边伸了过来。而随着眼前的怪物不断从裂缝中拉出的身躯，我也逐渐看清楚了它的样子。

很快我就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蛇，而是一种跟蛇有着相似形体的另外一种生物。

所有人都知道，凡是蛇都有鳞片，即使是形体再庞大的也是如此，但是眼前的这条水桶粗细的“蛇”却没有鳞片，倒像是有点像蚯蚓，看上去滑溜溜的，仿佛被一层黏稠液体覆盖着，而且浑身上下无不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紫

红色，看上去让人觉得十分恶心。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所说的这种透明绝对不是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的透明，因为每当这个巨大的东西钻出一截身体，我就看到在它的身体里面，竟然塞满了尸体。

我看不清尸体的样子，但却能看出这些尸体跟刚才杵烂的那具女尸差不多，全是赤身裸体，有男有女，大小不一。我无法数清楚这东西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尸体，但估摸着少说有十几具。

我本身就是搞生物的，曾经见过十多米长的南美巨蟒，也见过几十米长的远古巨蛇化石，但是像这么一个像蛇而不是蛇，且肚子里塞满了尸体的生物，我发誓从来没有遇见过，估计连首都研究所的那帮号称看遍整个古生物圈的老爷子们都没见识过。

我想，这个东西也有可能是蛇类的一种，只是我还不知道，因此我只有暂且把它称作蛇。

不过，它更不像是湖里的原生物，从它出场过程来看，应该是被J国人关在了零号档案室下面的空间里的。更准确地说，是J国人饲养在这里的一条怪蛇。

我之所以这么推测，是因为巨蛇体内的十几具裸尸。

这就说明，这些尸体是被人扒光了衣服后喂给巨蛇的。否则，除非巨蛇有给人脱衣服的本事，那就是蛇精，而不是蛇。

但又一想也不太对劲儿，如果这些尸体是蛇的食物，按说也应该被消化掉了，怎么看上去还是完整的呢？对体内含有高强度消化物质的蛇类动物来说，食而不化，并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我一时也想不通其中的原因，这也不是搞学术报告的时候，因为这该死的东西正看着我呢！

不过有一点我倒是不用思考也确信，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有蛇精的，我更加相信此怪物是J国人饲养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守这个神秘的零号

档案室。

我想起了那个神秘的声音，在我转动保险柜时，这声音让我和白狐“快跑”。现在想起来，倒感觉这声音就是让我们躲避这条巨蛇。

我们破解了密码，打开了保险柜，肯定是惊动了这条看家……蛇。

那么，这下子该怎么办呢？我当时怎么就没跑呢，要是当时果断从铁门出去，就算找不到白狐，那也不至于落到这般下场，现在就算我想跑，也来不及了。

这个巨大的蛇头，已经伸到了我的眼前，只要它再往前移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碰到我的脸了。巨蛇吐出的恶臭气味伴随着一阵阵寒气，不断地扑在我的脸上。

我屏住呼吸，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只硕大的脑袋，心里想完了，要是被这个东西吞下去，我从此岂不是跟它肚子里的尸体同寝一窝吗？

想着就有些不甘心，既然横竖是个死，那为什么不挣扎一番呢，好歹这是J国人养的东西，死在它嘴里，跟死在战场上意义差别不大啊，这是十几亿中国同胞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换句老话，那就算死，也一定要死得其所，死得光荣才对。

这样天马行空一般想着，我心里就多了一些底气，开始尝试往电动铁门那边慢慢移动身体。

但是，我这边一动作，就惊动了眼前的巨蛇。

不过，它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并没有向我发动攻击，只是扭动着身子，紧跟着我的节奏移动头部，始终与我保持刚才的那种距离，好像它的目的只是把我划入它的攻击范围之内，至于什么时候吞了我，它说了算。

这种感觉比直接吞了我还难受，就好像一个人拿着枪对着你，但又貌似好心肠地让你跑，此时双方心里其实都很清楚，无论你怎么跑，都无法跑出被射杀的范围。

这是真正能够让人崩溃的感觉，我甚至都开始希望它赶紧把我吞了，别

再折磨我了，不然……不然我就开门一走了之！

我心里说去你的吧，就不再管它三七二十一，伸手就摸向了电动铁门的绿色按钮。

巨蛇看到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好像知道我要跑，就不再跟我玩了，正对着我的脑袋在一瞬间就喷出了一道冰冷的气流，一张近似于充了血的大嘴一下子就张了开来。本来含在它嘴里的半截身体和一些黏了吧唧的液体同时从这张大嘴里流了出来掉在地上，一股十分呛鼻的臭味几乎把我熏得晕死过去。

接着巨蛇的头部往后那么一缩，继而就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重新向我冲来。我下意识把身子一缩，但是却无法后退，因此无论怎么躲，也无法避开巨蛇的攻击。

我只感觉伸出去的左手一阵剧痛，接着就意识到，我的左手臂被巨蛇咬住了。

身体的剧痛让我犹如回到了现实，我知道——我完了。

巨蛇咬住我的手臂之后，借助它灵活的身体，轻轻扭动了一下脖子，就把我甩了出去。

巨蛇脑袋转动的那一刻，我听到自己的肩部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响声，很明显，我的胳膊断了，但能了解这是一种脱臼的感觉，刚才巨蛇的并没有咬断我的胳膊，它的嘴里没有牙齿，它对我身体的破坏力，在于刚才这一下子。

我被甩向档案室的一只档案架上，巨大的冲力把档案架完全压垮了，我与一堆档案袋子混在一起跌在了地面。

我的左臂完全失去了知觉，但巨蛇并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还没等我有下一步反应，它的脑袋一转，邪恶的眼睛寒光一闪，再次把我这个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目标锁定。

我右手撑地，一点点往身后的墙角挪动着，心说难道它不吃活物，要把我摔死了再吃？

巨蛇的身体不断从裂缝中往外拉了出来，到现在为止，我看到它的身体

已经接近十几米，但这条巨蛇的长度似乎远不止如此，在这个并不算大的空间当中，这个巨大的身躯显得格外庞大，我有种错觉，就是当巨蛇完全把身子抽出来，就会把这个档案室填满。

第二次的攻击似乎就要来临了，巨蛇依然像刚开始一样，借助身体的优势把硕大的头颅高高昂起来，对着我慢慢移动着。

这并不是蛇类的攻击方式。任何一种具有攻击性的蛇，在面对比自己小的攻击对象时，势必会一击必杀，取其要害而攻之，比如颈部或者是头部，而且通常会用柔软灵活的身体把攻击对象卷起来，然后一点点吞下去。但是这条蛇，似乎不具备这种天性，它对我的攻击，是因为我的动作，现在，它又保持着那种只是看着我的动作，或者说暂时只是死死盯着我，当我再有下一个动作，就会引起它的攻击。

但这次说什么我也不敢再动了，只是与它四目相对，我不知道它到底想干什么。趁着这个空挡，我不断思考着该怎么办，这么耗下去完全不是办法，我无法估测它的耐心极限是什么，一时间却也无法有逃脱的办法，因此就成了这种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的局面，恐怖中也有一丝滑稽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与它僵持了多久，我没有想出任何能够摆脱它的办法，不免有些心灰意冷。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巨蛇的背后响了起来。显然巨蛇也听到了这声音，脑袋一转，就把目光对向了正在缓缓开启的电动铁门。

这突发的状况倒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想着这可能是有人来救我命了，忍不住一阵狂喜。尽管我刚才还幻想过老王等人忽然出现，把我从这个鬼地方解救出去，但这仅仅是局限于幻想。对老王他们，我其实早就没指望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境遇会比我好多少，可是谁又能想到，即使是希望破灭，奇迹还是发生了。

当铁门刚刚开启到能容一个人爬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穿着黄色军装的人贴着地面钻了进来。

这个人是阿来，他的动作十分敏捷，在地面翻了一个身就站了起来。我

看到他的右手臂，因为在水里中枪的缘故，整条袖子已经被血染红了。但我记得阿来出去的时候手臂流的血并没有这么多，他一定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当他抬起头看着巨蛇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面部有几道深深的抓痕，像有几片长长的指甲生生划上的。

但我丝毫看不出他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好像流出来的血和那些伤口并不是他的。

我忍不住叫道：“阿来，你……”

伏羲密码

第八章

阿来

还没等我说完，阿来用满是血迹的手臂一摆手，示意我不要说话。我看到他的目光在此时已经变了，蓝色的眼睛也变了色。

那对眼睛，变成了一种布满杀气的血红色。

巨蛇看到阿来，就像看到了能让它产生兴趣的猎物一样，完全把我丢下了，径直冲向阿来挥动着的手臂。

我暗叫一声不妙，阿来的动作不仅仅是不让我说话，而是在引起巨蛇的注意，忙大声喊道：“不要乱动！”

但是已经晚了，巨蛇看到阿来挥动着的手臂，同样是身子一缩，然后一阵疾风一样张开嘴巴咬了过去。

阿来的举动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如果说之前我被巨蛇咬住手臂，是出于自己的错误判断，不小心惊动了巨蛇，那么现在，他的用意却与我截然相反——他是刻意这么做的。

而目的，好像正是为了让巨蛇去咬自己已经受伤的手臂。

当巨蛇就要贴近阿来的那一刻，他嘴角突然扬起，露出一个十分诡异的笑容，然后顺势把手臂插进了巨蛇的嘴里，就连他的半个肩膀，也被咬住了。

巨蛇咬住阿来之后，就开始扭起了脖子，想把阿来甩出去，但是阿来被巨蛇咬住的手好像是抓住了它嘴里的某样东西，无论它如何拖着阿来在半空甩来甩去，阿来始终没有放手。

我在一旁看得一身冷汗，心想阿来这是唱的哪一出。

巨蛇的嘴卡在阿来的肩部，而阿来不知道抓住了巨蛇嘴里的什么东西，就是不肯放手，这样巨蛇竟然变得被动起来，也完全被激怒了。

一人一蛇就这样缠斗了将近一分钟，当巨蛇把阿来甩到天棚顶部的时候，阿来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机会，另一只手臂顺势抓住了一根横在天棚顶部的管道一样的东西。他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当抓住管道之后，身体就产生了可以协调的力气，只见他抓住管道的手臂使身体旋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时被巨蛇咬住的手臂也跟着那么一转。

我听到巨蛇嘴里传出两声噗噗的声音，巨蛇像是受到了致命的攻击一样，身体十分夸张地扭动起来，同时血淋淋的大嘴一下子就松开了。紧接着，它硕大的身躯连着脑袋一下子跌落到了地面。

再看那阿来，他依然保持单手吊在管道上的动作，只是被巨蛇咬住的手里，竟然多了一团流着紫红色液体的棉絮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巨蛇嘴里掏出来的。

看着这样的场景，我惊讶得嘴巴都合不上，心说阿来这个人还真不简单，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就这样被KO了，是阿来太强，还是这条巨蛇是纸老虎？我想着竟然有点难以接受，再怎么着，也得大战一番才像那么一回事。但反过来又一想，这样难道不好吗，非得像奥特曼大战外星人一样，双方杀上几十个来回不可，否则就不过瘾？罢了，就算我希望如此，阿来也不会同意。至少老子又奇迹般生存下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巨蛇跌在地上后，就开始在原地挣扎起来，我看到它嘴里不断有鲜血流出，似乎是受了重创，身体也失去了支撑能力，挣扎了没几下子，动作就开始变得缓慢起来，最后竟开始往裂缝中慢慢滑落下去。

阿来抓住管道的手一松，就从天棚顶部跳了下来，我看到他袖子上的血迹更浓了，而且脸色苍白，应该不好受。但他依旧表情自若，略带忧郁的脸甚至有些麻木，要是在大街上看到这么一个人，那不是傻子就是身患抑郁症。而阿来跳下来之后，并没有就此放过巨蛇，扔掉手里的那团紫红色肉状物体，一个箭步冲到裂缝处，用双手把地面裂缝处两块裂开的钢板生生压了下去。

这样，巨蛇正不断下滑的身体正好卡在了半闭合的裂缝上，只剩下一个脑袋。但它似乎并没有死去，两只眼珠子不断旋转着，看到站在它面前的阿来之后，眼珠就停止了转动，恶毒地盯着阿来，好像随时都会冲破束缚，重新从裂缝中钻出来。

阿来冷笑一声，看着巨蛇，说：“血鳐，只有这样才能杀死它。”

“血鳐？什么血鳐？”我并不知道阿来在说什么。

“这就是血鳐。”阿来不再理会巨蛇，而是朝我走了过来。

“这不是蛇吗？”我诧异地问道，“我只知道黄鳐。”

阿来把我扶起来，说：“你是生物科学家，应该知道鳐鱼吧。这条血鳐，是鳐鱼的一种，但被改变了基因。”

我看着被卡在裂缝中的血鳐，想起了什么，忙问：“你抓出来的东西，不会就是鱼鳃吧？”

阿来咧咧嘴：“还算聪明。”

这下我明白了，怪不得我一直觉得这条蛇怪怪的，被阿来这么一提醒，再去看那卡在钢板上的大脑袋时，就不难发现，它完全具备鳐鱼的特征，只是个头太大，就连我这个研究生物的人都没有想到。同时我也反应过来，阿来之所以故意被血鳐咬住手臂，就是为了攻击它的鱼鳃。

鱼类靠鳃呼吸，这么大的一条鳐鱼，在没有硬性进攻武器的条件下，攻击它任何部位恐怕都无法对它造成致命伤害，但如果破坏了它的呼吸系统，即使再强悍的鱼类，也只有等死的份。

“它怎么会长成这么大的个头？”我继续问道，“我可从来没见过什么

鳐鱼能长这么大。”

“这条血鳐，是鳐鱼的变异品种，也是J国人生物实验中的一种。”

我想起了J国人当年进行的各种生物实验，就问：“怎么说？”

“你是科学家，这个你比我在行。”阿来似乎并不想回答我，但还是继续说，“你对零号档案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零号档案室的作用不仅仅是储存档案。”

“我还是不太明白。”

“当年，对J国人来说，战争仅仅是一个计划的辅助行动，但是现在我并没有得到可以告诉你的更多的权利，所以……”

阿来说到这里就不再说话了，我不理解地问道：“所以什么？”

我刚问完，扶着我的阿来趁我不注意，一转身把我给抱住了，我还没来得及问这是要干什么，就见他用满是鲜血的手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所以给你接上手臂。”

咔咔两声，肩部传来的剧痛顿时让我龇牙咧嘴，忍不住就叫了出来。

大概足足有五分钟，我都痛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扭曲着面部看着阿来，半晌过后，我才从牙缝挤出几个字：“你真是个疯子。”

“我为了你好。”阿来淡淡道。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快要崩溃了！”我看着阿来，不自觉地喊道，“你们家大小姐在关键时刻突然失踪了，还有其他人呢，你们找到了吗？”

“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包括大小姐。”阿来回道。

“什么？全被抓走了？”我诧异地问，“被谁抓走了？”

“不知道，我只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他们已经不在这艘船里。”

我愣在那里，怎么可能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呢，这可是在水下几百米的地方，不在这艘船里了，又会去哪呢？

不及思考，我继续喊道：“不可能，我甚至都不知道白狐是怎么离开这个档案室的……”

“你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发生。”阿来说，“我们中计了，所有人都被分隔开，如果我们再不变被动为主动，恐怕都没命。”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抓着头皮，脑子里一片浑浊。

“走吧，我知道怎么出去，或许能找到他们。”阿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实话，我很讨厌你，因为你的出现就是一个错误，虽然我们救了你和洋老外，但你也是无辜的，所以，我会把能够让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如果你死了，也不至于太冤枉。”

在阿来的引领下，我们走出了档案室。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条巨型血鳐，它还是用那双令人恐惧的眼睛盯着我们，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血鳐的那双眼睛，跟人的眼睛十分相近，应该也是变异了。我不自觉地看了看阿来，阿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有些后怕。他说不要担心，血鳐已经失去了攻击性，现在连呼吸都困难，过不了多久恐怕就会死掉。

我听了没再说话，其实我是觉得，血鳐的眼睛，跟阿来的眼睛特别像，特别是当他的眼睛变红的时候。

阿来肯定知道很多事情，就凭他斩杀血鳐的熟练程度来说，说明他对血鳐这种东西并不陌生，这不是单纯身手好就能做到的事，而是需要了解血鳐这种生物，更要了解血鳐的习性，只有这样，才到一击必杀。

阿来带着我走了一条和来时不一样的路，当时我和老王一路跟着神秘的枪声，一阵上跑下蹿才来到这里，而阿来却不同，他带我走的都是一些比较正常的路。

我问：“我们这是去哪儿？”

“去找他们。”

“你不是说他们已经不在这条船上了吗？”

“是的。”阿来还是那淡漠的语气，“我现在就是要带你离开这条船。”

“怎么离开，这可是水下几百米的地方。”

“杂毛的判断是错误的，而错误的判断往往会让人丢掉性命。”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艘船早已经不在水里。”

“什么，不在水里？”我惊讶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阿来停住脚步，转过头看着我，说：“我们在另一个世界。”

伏羲密码

第九章

另一个世界

我对阿来的话一时难以理解，什么是另一个世界，难道说我们都死了，到了地狱？我忽然想起，在我们到达船舷上那个圆形洞口之前，阿来也跟我说起过老爷庙水底的另一个世界。

阿来说，老爷庙水域从古至今沉船无数，那这些沉船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连国外的专业水下打捞队伍在老爷庙都一无所获？

我的回答是超自然力量，否则这一切都不成立。

阿来摇头否认，说世人在搞不清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喜欢用神秘力量去敷衍搪塞，被糊弄的只是老百姓。就说这老爷庙水域，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有过一次针对性的勘探活动。

这支队伍，在老爷庙水域有重大发现，用一句不是十分恰当的话来说，就是在水底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可能就是老爷庙水域神秘事件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

阿来说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就问这“另一个世界”所指，是不是航海日志里面说的那个水下空间？

阿来的回答很隐晦，说是，但也不是。

他继续讲述道：在我们国家，很早就出现了一支保密级的地质勘探队，专门对境内的一些比较神秘的地域进行勘探，老爷庙因为过去发生了太多超自然现象，自然在这支队伍的考察范围之内。然而，当年老爷庙水域的勘探考察还没结束，这支队伍却突然被解散了。

“注意，是被解散了。”阿来着重说了这么一句。

我问具体原因，阿来说得含含糊糊，明显糊弄我，只是简单地说，在一次针对老爷庙水底的考察互动中，这支勘探队出了事。

我当然不会抱着这样的答案放过阿来，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阿来烦得不行了，才跟我说出了当年那次老爷庙水域勘探的大体过程。

话说，老爷庙水域被相关部门列入国家级绝密勘探项目，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起因是当时J国的一艘运输船在驶进老爷庙水域后不久，天空中忽然风云大作，雷声闪电不断，这艘运输煤炭的大船，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沉没了。

对很多人来说，这件事情并不算陌生，因为当时亲眼目睹运输船沉没的人简直太多了，还上了当时报纸的头条。就即使到现在，依然有此事件的目击者生活在湖畔。

本来，对于生活在老爷庙水域的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沉船事件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光是有考证的此类事件，就多得数不清，更何况沉没的船是J国的。

本来这也就是一句发泄的话，放在今天说说也就过去，可是谁又想到，因为当时特殊的环境，类似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传开了，而且是越传越邪乎。就有人说，在老爷庙水底有一座神祇，里面住着一个能呼风唤雨的神仙，专门替天行道，这次沉船事件，就是神仙显灵了，还有更加夸张的说法，说船在沉没的时候，有人看到水域上空的乌云里，有一个手持金刚杵的巨灵神一脚把那船给踹到水底了。

当然，这些事情只是谣传，现代人是不会相信的，就连当时的J国人也

不信。

虽说在战争年代，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运输船沉没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没有谁会去深究。但是这次却不一样，J国的司令部竟然为此派出了一支十分专业化的水底打捞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水底考察。

只是考察的结果有些让人意外，潜入水底的蛙人不但没有发现沉船，就连蛙人本身，也全部离奇失踪了。

这件事更是引起了J国军方的极大关注。

但谨慎的J国人没有再次派蛙人下水，而是用侦察机反复在水面进行近距离侦查，最后，他们终于在一处水域发现了一个漂浮在水面的蛙人。

这个蛙人，是这次水底打捞沉船的队伍中唯一的幸存者。他被救起后，立刻成了J国军方的关注对象。几经努力，这个命大的蛙人被救活了，只是，他也精神失常了。

从蛙人醒来的那一刻，嘴里就一直重复着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从表面上看，这句话直接让J国人放弃了追究沉船下落的行动。但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使J国人在往后的时间里，针对老爷庙水域，制订了一系列的勘查计划，包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进入的这艘军舰都在这些计划中。当然，这是后话。

从阿来用汉语翻译过来的这句话，是这样的：那个J国蛙人双眼无神，浑身颤抖，像是遇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他一直在嘴里嘟囔着：“魔鬼的世界，数不清的魔鬼……所有人都死了，魔鬼撕裂了所有人的身体……”

当阿来说完这句话，我忍不住看向他，同时不自觉地感到后背一阵发麻。数不清的魔鬼，这个场景怎么如此熟悉，难道是……

阿来看得出我想到了什么，说：“或许你已经想到了，J国潜水队员在水底遇到了那些巨人一样的怪物，几乎所有的蛙人都被巨人怪杀死了。”

我心里暗暗叫道，原来这些怪物是会杀人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却没有死。

就听阿来继续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而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察队在老爷庙水底进行的那一次绝密考察……”

过程性的东西阿来没有细说，只是几句话带过，大体意思就是说，我国的考察队实际上是沿袭了几十年前没有完成的勘探工作。不同的是，我国勘探队的这次勘察，却投入了超出前面几十倍的成本，包括人力和物力和许多特殊的仪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世界级顶尖产品。仅仅是从前期的准备工作来看，这就不是一次普通的科考活动，很明显有一种不探明老爷庙水底到底存在什么就一定不会罢休的架势。

阿来说到重点的时候，补充了这么一句话：“只要是略微在意的人就不难看出，其实无论是谁，都意识到老爷庙水底一定存在着巨大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已经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

但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尽管准备充分，考察队员死亡事件依然毫无征兆地连续发生，甚至发生了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

我国的这次考察远比当时J国人的手段先进得多，更多的还是借助了各种水下勘探仪器。最初的怪事就是所有沉到水底的仪器设备全部失灵，就算是卖给中国探水设备的国外专家都无法解释设备失灵的原因。而把仪器从水里拖出来之后，经过检测发现，这些设备一点问题都没有。结论就是，因为这片水域的特殊性，导致了所有仪器失去功能。

在百般不得其解而勘探工作又不可能就这么放弃的情况下，国外的专家建议，重新把设备投入水底，但需要由潜水队员带着仪器检测装备随同探水仪器一同下水，这样即便是设备出了问题，那么有了水下对设备的现场检测，也能够知道设备失去功能的问题所在。

然而，如果说没有国外专家的参与，只是由我国的队员自己进行水下作业的话，那么肯定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因为在这片水域，已经有了死亡的先例，我国的考察队断然不会再次轻易冒险。但是，在国外专家一再保证仪器和人员安全的情况下，考察队领导层经过一番考量，还是决定了下水。

于是，十几名蛙人和几套复杂的水下仪器同时潜入水底，随之而行的，还有一台水下摄像机。

正是这台水下摄像机，拍下了前面说到的，远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有了摄像机，水面工作人员就可以实时了解水下作业的情况。在刚开始的时候，探水设备和潜水队员在水中缓缓下沉，似乎一切正常，直到一个盯着黑白影像显示仪的外国专家大叫了一声，所有人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原本几分钟就能到达水底的蛙人和探水仪器，在这次下潜过程中，却足足下潜了十几分钟都没有到达水底，而从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来看，仪器和蛙人都已经到了水下两百米的地方，还在继续下潜。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老爷庙水域最深的地方，也只有几十米的样子，仪器和蛙人潜到哪里去了呢？

而令外国专家大叫的真正原因，还不仅如此——这些设备和人，竟然不是自己在下潜。

从摄像机拍摄的情况来看，十几名蛙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姿势，一动不动，这不是潜水动作，倒像是在爬行，身体僵硬的程度根本不像是在水里。

我听得出了神，心想还有这等事情发生，看来我的遭遇也不过如此，在我之前，如此诡异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那个时候，水面的人都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开始拼命地抽拉拴住仪器和蛙人的缆绳，这是为了防止不测而做的准备。可是，缆绳的长度只有不到一百米，很快就拉上来了，而拴在绳子另一头的人和机器却没了。

通过显示器可以看到，水里还是那个令人窒息的场景，所有人都保持着那个爬行的动作，只是一个劲儿地往更深的地方下降。

外国专家看到这样的场景几乎要疯掉了，大叫不可能，强烈要求放弃勘察，因为事情实在诡异。但这时，勘探队的领导却坚决不肯放弃，一来他没有得到停止勘察的命令，二来十几名蛙人都是自己人，怎么能这样由着他们

一个劲在水里下潜，不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不是能不能交差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十几条人命何去何从的大事。

自恃不凡的外国专家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气势，水面其他勘探队员按捺不住恐惧的心情，场面几乎失控。最后还是勘探队领头压住了阵脚，他一直坚持盯着显示屏，寻找着一切可能发现的线索。

随着深度的不断加大，能够透到水里的光线也会越来越少，黑白影像显示仪显示出来的场景慢慢变暗了，所有蛙人的身影都变得模糊起来，仿佛一点点坠入了无边的地狱。

突然之间，坐在显示仪前面的勘探队领头神情逐渐紧张起来，没过几秒钟，他竟跟刚才的外国专家一样，大声叫喊了出来。只不同的是，他的喊叫声里，好像包含了更多的恐怖和绝望。

在显示仪就要完全变黑的一刹那间，几乎所有人都看到，在显示屏幕里面，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然多出了一张脸。

那张脸的出现无疑把整个勘探工作推向了风口浪尖，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自己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用阿来的话说就是，那张脸，或者说这张脸所代表的东西，它的存在，是绝对不能被这个世界所允许的。

事已至此，继续进行水下探测是绝对不可能了，当天这支勘探队就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停止老爷庙水域的探测工作。

“就这么完了？”我看阿来好像是没得说了，竟然有些心有不甘，因为我有太多的疑问，连续追问，“他们看到的那张脸是什么？”

阿来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道：“你知道伏羲吗？”

“废话。”我不明白阿来为什么这样问，“你不会是在编故事吧，然后告诉我探险队看到的是伏羲的脸。”

“我是想问你，你知道伏羲到底是谁吗？”

“我们的老祖宗啊。”

“几千年了，或许这根本就是错的。”阿来道，“伏羲，可能不是人类。”

“我了个去！”我有如听到了一个炸雷，“你说伏羲不是人类，那你从哪儿来的？”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道闪电忽然从我脑海划过，我想起了佐佑写给我的那封信中，也提到了伏羲这两个字，而且佐佑也说，伏羲根本不是人。

阿来不动声色，只是说：“探险队看到的，就是伏羲的脸。”

“不可能，现代人怎么会看到伏羲的脸，他老人家早升天了，绝对不可能。”我心乱如麻，不知道阿来说的伏羲和佐佑说的伏羲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回避着什么，总之我没有把那封信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恶作剧的事情不可能和与老爷庙水底的怪物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阿来说，“到了那里，你自然能够找到想要的答案，当然，也有可能你很快就死掉，不管你是死是活，都不会太冤枉。”

“我凭什么不冤枉，我脑子笨，除了一个半截子故事，我什么都不知道，要是这么死了，能不冤枉么。”我反驳道，想使个激将法，看看阿来反应。

阿来不是吃这一套的人，耸耸肩说：“你的笨是有目共睹的，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死了，是死在自己的老祖宗手里就行了。”

阿来的话让我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有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连阿来自己，都对自己说的话很忌讳，因为有好几次，他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表情十分不自然。他不是一个做作的人，我甚至有时都会怀疑他面部肌肉是不是坏死的，那么能让他的面部表情发生变化的话题，我想象不出他要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他又用了一些我很难理解的话来告诉我这些，这就让我感觉有些矛盾。

阿来已经决定不再继续说下去。我知道，像阿来这样的人，能够告诉我这些已经不容易了，也不再多问。我觉得，与其问一个肯定不会告诉你什么的人，倒不如一定想办法活下去，搞清楚所有的问题。

想到这里，我心里忽然一动，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阿来留给我这么多的疑问，除了他说的那句如果我死了，不至于那么冤枉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用意。不让我死得冤枉，只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活下去。否则，他就没必要斩杀血鳝，把我从档案室救出来。

后面的路，必定将会更加险恶，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死亡随时都会降临的地方，唯一能够支撑着活下去的，那便是某一种欲望，但绝对不会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欲望。因为我在之前已经产生了一种感觉——一个人如果长时间都处在一种随时都会送命的环境当中，那么到了最后，死亡便变得不再令人恐惧，如果周围的环境已经让人绝望，那么死亡倒会成为当事人最渴望的归宿。

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魔咒。

阿来显然很清楚这种情况，也知道我对死亡或许已经麻木，所以，他必须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便是无数的谜。

这绝对是能够激发我活下去的最好的欲望，因为我已经对脑海中的疑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像在这里，我除了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和接受未知的死亡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了。

阿来是一个聪明的人，更是一个好人，尽管我对他的印象总是定格在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珠上。

想到这些，我情绪好了一点，看来阿来达到目的了。

接下来，我就该想些有用的了，我们已经快要走出这艘军舰，再经过一条往上延伸的阶梯，应该就是甲板了，于是我问阿来：“如你所说，我们怎样才能到达‘另一个世界’？”

这么问，还是因为我担心阿来的另一个世界不在水里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事实，我始终想不清楚，沉船不在水里，还能在哪里。

阿来说：“如果是在水里，即使这艘船密封再好，也不可能灌不进水。你真以为几十年前的东西质量会这么好，沉在水底这么多年，大部分设备还

能保持完好？”

“你说得倒也对，不过，我还是不能理解。”

“到地方了，你马上就会理解了。”

阿来说完，我的心情不由变得激动起来，我无法准确描述这种心情，勉强说来，就像是恐惧当中夹杂着一种期待。

我跟阿来半开玩笑一样说：“外面是地狱吧，我还没到过地狱呢。”

“不，这里不是地狱。”阿来说，“真正的地狱是人造出来的，叫作人间地狱。这里……是人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过，人间总比地狱强。”我讪讪地说。

“不见得。”阿来说，“外面就是进入那个地方的通道，我们就这样穿过去可能有点麻烦，现在需要把衣服脱掉。”

“我去，不是吧，玩重口味？过个通道为什么还得脱衣服？”我不解地问。

阿来早已厌烦了我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用一双蓝眼珠对着我，语气有些发狠：“你很啰唆，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这个地方。”

说着，阿来自顾自地把那身黄军装脱了下来。我本以为他只是要脱了外套，但是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更加难以接受了，阿来竟然把所有的衣裤都脱了，变得一丝不挂！

阿来这是什么毛病，明明说不是在水里，又不需要游泳，那为什么还要脱光呢？他看我站在那里半天没有动静，光着身子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说：“你再耽搁时间大小姐可能就危险了！我说过我不喜欢你，要不是大小姐执意要留着你，我根本不会救你，你知道么？你信不信我会把你扔在这儿不管你死活？”

我看这情况，无论是他的语气还是表情都不像是在开玩笑，莫名有些心虚，心想要是非脱不行，我还是别装清高了，死都不怕了，难道还怕脱光衣服么？要不然，可能真的会被这个亡命徒一般的阿来抛弃在这里了。想着自己一个人耗在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后脊梁骨就一阵冰凉，这可

比被车撞了再碾几次都难受。

再说，要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被抛弃，那我也太辜负白狐的好意了，打狗也得看主人，脱！

于是乎，我三下五除二，把身上的衣服给脱了下来，但也难免会想，要是就这么着见了白狐，我这脸该往哪搁呢？

阿来看我准备得差不多了，说道：“跟着我，不要乱走，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说话，否则都完蛋。”

我点点头，心说行吧，反正脸都不要了，还有什么话可说，横竖就这样吧。

阿来慢慢走上阶梯，我紧随其后，看着两个光着身子的大男人出现在这种地方，感觉有些讽刺，有一种被耍的心情。

走上阶梯，我就看到了一扇铁门，根据铁门出现的位置判断，里面应该是军舰顶端的一个观察室，没错的话里面会有能够看到军舰外面的舷窗，我们可以看见军舰外面的情况，同时，这个地方也最方便出去。

阿来小心翼翼地转动了铁门的螺旋开关，铁门就被打开了。

我问道：“要不要开灯？”

阿来回了一句：“不必了。”

我没再多说，就跟着阿来走进了观察室。当我走进观察室，立刻就明白阿来为什么说不需要开灯，因为这里压根儿就不需要开什么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档案室内，透过几扇观察窗，竟然透进来一些奇怪的光线。

这些光线呈现一种十分诡异的淡蓝色，冷眼看上去，就像一束束十分妖异的鬼火一般。我忍不住惊讶道：“这水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光线？”

“我说过了，这不是在水里。”阿来指着窗户外边说，“这些光线，是从那边过来的。”

我走到观察窗前，透过窗子往外看去。

然而，就是这么一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这种感觉就像坠机之前，我看到天空中突然出现漩涡风暴一

样。

这绝对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场景。

“这就是千百年来，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迷失于老爷庙水域的一切。”阿来说，声音里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几千年了，这里形成了一个我们所不知的另一个世界。”

阿来说得很平淡，好像并不以此为奇，而我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另一个世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吗？”我咽了口唾沫，都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我说过，你死了，不会感觉冤枉。”阿来还是那古井不波的语气。

“也许吧，估计也只有死人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我说，“你带我来这儿，是要进去么？”

“你不会不想救大小姐他们吧，还有那个该死的老外。”

“我当然想，关键是怎么过去，这地方人能走过去吗？”

“想就别废话，跟着我。”

看着外面的情景，我终于知道阿来为什么要我脱光衣服了，但好像又不明白。

严格来说，外面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我看到的地方比作一个巨大的果冻，那么千百年来，一切失落在老爷庙水底的东西，就全部变成了果冻里面的果肉。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范围内，一切都定格了。阿来用“另一个世界”来称谓这个地方，虽说是一种夸张了的说法，但就身临其境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场景，认为这里是一个世界，那完全不过分。

我已经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船舶、飞机、人和动物的尸体，甚至还有一些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生物。

这些物体就像融进了巨大的水晶球一般，密密麻麻充满其中，从近处来

看，古往今来的各种船只应有尽有，一些船体就在军舰的不远处，以各种姿势定格在不同的位置；往更远的地方看去，还有一些飞机的残骸。当然，从我能看到的范围来看，数量最多的还是一些动物和人的尸体。

普通常见的鱼类鸟类生物就不再多说什么了，鱼保持着水中游泳的动作，鸟保持着飞翔的姿势，总只，看上去，这些动物栩栩如生，像一些精致的标本一样。

最引起我好奇的自然还是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类尸体。这些尸体，恐怕也积攒了上千年，单纯从发型和服饰来看，就不止一个朝代的，仅从我看到的尸体来推测，最早的应该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而最晚的还有现代人。看着这么多的尸体，我除了感到无比惊讶之外，更是有两个疑问。首先，这些尸体，没有一具是腐烂的，按说在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死了几千年的人，怎么会出现死而不化的现象呢？再一个就是，这些尸体，几乎大部分都保持了一种奇怪的姿势：好像是在爬。

我想起阿来在前面跟我说起过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潜入老爷庙水底的那批勘探队员。在失踪前，他们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影像，也是一种爬的姿势，难道说，当年的勘探队员是沉到了这个地方？可是，无论是根据杂毛的话判断，还是根据当年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来看，我们和当年的勘探队，都是深入到了老爷庙水底几百米的地方，这与平均水深不足百米的说法完全不对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阿来打开了一扇能够往里拉开的门，说：“我们马上就被吃掉了，记住，进去以后千万不要说话，最好连屁也不要放。”

“我去，被什么吃掉？我们这不是要进去么，怎么就成了被吃掉？”

“你看。”阿来指着被拉开的门口说。

按照阿来说的，我就往门口看去，可是除了一扇半打开的门，什么都没看到，不禁诧异道：“没东西啊，你要我看什么？”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清楚了。”阿来说，“里面无法呼吸，我们必

须在五分钟之内通过这个鬼地方，你身后有一个空油桶，带上它。”

我回头一看，在身后果然有一个废弃的油罐子，大约有酱油瓶子那么大，是个铁的，我问：“干吗？”

“可以让你呼吸几次。”

阿来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可是这个呼吸装备也太寒碜点了吧，就一个破罐子，这怎么用……刚想到这里，我就感觉后背有什么东西贴了过来，我回头一看，顿时就叫了起来：“这是什么玩意儿？”

“调整呼吸，不要说话，进去之后紧跟着我，一定不要……”阿来语气急促，好像已经来不及了一样。只见他刚刚深呼吸了几次，话还没说完，脚一下子就离地悬空起来，而且顷刻间，我也一下子陷了进去。

我明白了，当时阿来让我看门口，我之所以没有看到东西，是因为阿来说的东西是透明的。阿来眼睛特殊，他能看得见，但未必我就能看得见。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透明物体就好像涌进了这个观察室，像一张无形的大嘴，把我和阿来给吞了。

而当我一接触到这种物质，就感觉它就像有生命一样。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因为两点判断，首先，阿来打开的那扇铁门并不是很大，也就刚刚能满足一个人正常通过，这些物质进来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的响声，以至于我没有发现，这说明物质本身具备隐藏能力；其次，它似乎还可以变化形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涌进观察室的这种东西就只能是一摊难以看清的胶状物，而不可能抬高到淹没我和阿来的高度。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现在我已经不可能想太多了，刚才毫无防备被这种物质吞没，我顿时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这种窒息感和在水里不一样，不但没有空气，也缺少在水里的压迫感。而几乎就在同时，我就意识到一个令我十分惊讶的问题。

在我的脑海中，这个问题早就应该生成了，只是我并没有在意。直到吞掉我和阿来的东西突然一收缩，把我们卷出了观察室，我才意识到，

我们进入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一个能感觉到，却感触不到的地方。

原因是，我确实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被什么东西包裹着，就像钻进了一团巨大的海绵里一样，但是我却又无法直观感触到这种物质的存在，尝试性地用手抓了一把，结果什么也没有捕捉到，就像是抓空气一样。

但要是真说成什么都没有，也不对，如果周围没有物质性东西存在，我和阿来就不可能处在这么一个不上不下、貌似悬在半空的位置。

因此，我就猜测，要么这个空间里的物质特别轻，轻到跟空气差不多，要么就是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一个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地方。

然而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不大，如果这种物质质量过轻，那么它就无法承载这么多的沉船和飞机残骸，但要是说这真是一个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地方，那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荣幸，还是一种不幸。

所谓“物质与非物质之间”这个说法，不是我生搬硬套，而是确实有这种物质的存在。比如说光子，就是近似于这种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东西，但光子还不能完全用这个标准去定义。

究竟有没有真正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仅凭我现在的感觉，我觉得就算这里不是，那也只能说差不多，不然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我一下发现了这种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东西，一定会感觉自己十分牛，发到网上一炒，指定能“大火”。可要是正在这种远离人间的死亡之地，一下子进入这种地方，是福是祸就真难说了，特别是一些看上去姿势诡异又栩栩如生的动物和人的尸体，我总有一种十分糟糕的感觉，就像自己会不会也被困在这里，变成新鲜的人体标本。

好在一直在我前方不远处的阿来并没有像我一样慌了神，他回头看到我斜着身子趴在原地不知所措，就冲着我做了一个十分怪异的动作，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他是让我学他——爬。

当我明白了他的用意，就对这个动作有些忌讳，因为在我能看到的范围

内，几乎所有的人的尸体，都是呈现出一种爬的姿势，但是这些人却都死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不一样——我和阿来都上下一条线，光着身子，而周围的那些死人，是穿着衣服的。

难道只有光着身子，才能通过这个地方？想着我就差点喷了，这是什么道理！

阿来又向我招了招手，之后就一个劲儿地往远处爬去，看样子是嫌我太拖沓，失去了耐心。我也不敢再多耽搁，调整了一下姿势，就开始爬着追赶前面的阿来。

我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两个神经病，把衣服脱光，在一种看不到的介质里面爬来爬去。

在里面爬是很轻松的，因为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物质性阻碍，只是比较憋得慌，幸亏我还带着一个空油桶，在快要憋不住气的时候，就拧开油桶的盖子，稍微吸上一口。在没有氧气的地方能呼吸到空气，这种感觉简直比吸鸦片还爽，只是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喜欢上这种玩命一般的享受。

阿来爬行的路线是经过选择的，我发现他总是能巧妙地避开一些大型的沉船残骸，这样即使我与阿来隔得很远，也能够看到他，然后顺着他的方向不断前行。

但我们无法避免的就是一些动物和人的尸体了，刚开始，看到穿有古代服饰的尸体，还感觉比较新奇，要不是油桶里能供我呼吸的空气维持不了太久，我肯定会好好打量一下这些就像活人一般的古代人，可目前的势态来看，显然不可能。

爬着爬着，我看到阿来突然停了下来。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加快了爬行的速度，心想这孙子爬得这么快，体内氧气消耗一定很厉害，说不定现在就要不行了，现在到了老子救你命的时候了。

等我接近阿来，就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阿来只是脸色有些发红，但是绝不像坚持不住的样子，他停下来，是因为在他前方，出现了一具奇怪

的尸体。

显然这具尸体引起了阿来的注意，而且看他的神色，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脸色难看地对我招招手，示意我赶紧走。

我不知道阿来为什么变得如此紧张，就单纯这么看去，这具尸体离我不超过五米，我几乎能完全看清尸体的样子，这是一具穿着兽皮的人的尸体，满脸胡须，头发奇长，跟个野人一样。看样子，应该是一具远古时期的人类尸体。

阿来没有多待，绕着尸体转了一圈，就又开始往传来阵阵蓝光的地方爬去，而且速度不由加快了许多。

我就纳闷了，这里如此多的尸体，甚至还有一些我压根儿就叫不出名字来的生物，都没见阿来这么在意，这具尸体怎么就能让阿来变得如此紧张呢，看他的表情，这完全是对某种事物产生极大的，恐惧的表情。

我几下就爬到了尸体前面，看着它，我脑子一下就跟短路了一样，心里“我去”一声，说难怪阿来会变得紧张，这能算是个人么？

之前是因为隔得有些远，加上身体处在缺氧的状态下，视觉就受到了一些影响，走近了才发现，这具尸体只能说远看有个人形而已。

它的整个面部，冷眼看上去，就像是长了一副水牛的脸，要是头顶再多上一对犄角，就跟个牛头没有两样。更加让人不舒服的是，这具尸体的体型异常庞大，而且只有它不是呈现爬行，而是一种站立的姿势。难怪我老远看着这具尸体就感觉有些别扭，原因就是它竟然是站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牛脸人身，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这具牛面人身尸体的手里，竟然拎着一把超大号的黑色石刀。

它立在那里，就像一个卫士一样，随时斩杀来犯的一切。

这样一具尸体，光是看着，就让人感觉到一阵寒意，我忍不住吸了几口氧气，感觉稍微有点平静了，才再次看向尸体的面部。我终究搞不清楚，这人怎么可能长出牛的脸。

谁知，我这一看，就立刻发现有点不对劲，这厮的眼睛，是什么时候睁

开的？刚才我怎么没注意到它是睁着眼睛的？一种很不好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这是要诈尸了？

要说诈尸，我并不是特别害怕，在生物界，尸体死而不化，或者是死尸出现生理机能继续存活的现象，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顶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而已。但是，眼前的这具尸体怎么看都不像人，而且手里还拎着一把足有百斤重的石刀，要是这样的尸体发生尸变，那是福是祸，就不好说了。

而就在这时候，我看到尸体睁开的那双似人非人、似牛飞牛的眼睛突然眨了一下，同时，尸体拎着石刀的手也动了起来。

看样子，这具怪异的我尸体，怕是真的要活了！

伏羲密码

第十章

鄱阳湖的秘密

经过了那么多次危险，现在我的反应虽说算不上灵活，但至少知道什么是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我吸了几口空气，憋足了劲儿，就想赶紧跟上阿来，不要等到这具诡异的尸体对我动刀子，我才反应过来该跑路了。

这心里一急，我竟然不自觉站了起来，拔腿就开始迈脚。但这个动作引起了阿来的注意，他拼命对我做着手势，好像在说：千万别站起来，要学我，跟狗一样爬着走。

我心说这不是有病么，虽然感觉不到自己是踩在什么东西上，可是既然能站起来，就应该能跑，因此就没搭理他，还在想老子跑着只要十秒钟就能追上你。

但是意外情况的突发，再次打败了我只会按照常规出牌的思维，这叫什么来着——人一旦走了背字，那真是喝凉水也塞牙。

就这么一念升起，我差点把命给丢了。

当我迈开步子就要往外跑的这一刻，我就立刻认识到，这样做似乎不妥啊，因为我刚一抬起其中一只脚，整个身体忽然失去了平衡，急速往更深的空间掉去，而当我把抬起的脚落下，下坠动作又停止了。我在顷刻间明白，

怪不得这里几乎所有的尸体都保持了爬的姿势，因为这个地方最诡异的一点就是——人无法单脚立在空间里。

那这里可就真算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虽然我感触不到什么物质存在，可是这个空间还是具备物质特性的，因为爬行的身体与物质的接触面积肯定要大于单脚站立在物质上所产生的接触面积。

现在我更加明确，这个空间就是以一种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形式存在，具有物质性，却又看不见摸不着。这与在失重的太空还不一样，空间还是受到地心引力的，因此我和阿来绝对不是漂浮在这个空间，而是确实有某种物质成了我们的载体。还是拿光子举例，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夜晚，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由光子组成的光线，但却无法用手去抓住光子。

根据这种物质在涌进观察室吞掉我和阿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种透明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我进一步推测，这种物质具备可视性所需要的环境载体可能也和光子差不多，在相对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这种物质涌进观察室时，我能够看到一些透明性的东西，虽说有些虚无缥缈，但我绝不会眼花看错。而在观察室外面，不远处闪烁着一些淡蓝色光源，光线亮了不少，我就再也无法看见这种物质了，就连想感觉到它的存在，都变得十分困难。

我心里很清楚，这仅仅是一些猜测，这个巨大的空间到底是怎样的，我并不能百分百确定它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连这个地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都不敢妄加推测。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我又尝试轻轻抬了一下脚，可是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了，我的身体再次摇摇欲坠。

我这一步还没迈出去，身体竟然已经在这个空间里下降了至少五六米，有一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

排除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出于偶然性，我就索性不再去管那么多，再次乖乖趴下，加足马力往前方光源处爬去。同时，我也在心里感叹自己还是太

嫩，怎么就不能听阿来的话呢，就这么抬了两次脚的工夫，阿来就已经爬远了，我只能看到一个变得模糊的人影像一条大虫子一样不断往远处挪动。

看着阿来已经远去，我才算是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是身后的尸体活过来，然后又看到了我这么一个呆头呆脑的活物，那还不一刀把我给劈死？阿来都跑这么远了，就算出事，也不能回来救我了，我们离光源至少还有几百米的距离，阿来能憋到现在不死，就已经是奇迹了，要是再回来折腾一趟，别说救我了，就是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这样想着，也不知道是出现了幻觉还是身后真的发生了什么，突然间，我感觉到一股十分不正常的气流直直向我扑来，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就猛地回头一看，一个巨大的身影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一把巨大的石刀夹带着一股杀气腾腾的气流直直向我劈来。

我一看这落刀点正好是我的头部，心里顿时就没了谱，这把石头刀，就算劈不死人，那也能把脑袋砸烂了，这可怎么办好？

也就是求生信号在脑海中这么一闪的工夫，我的身体下意识就产生了一个本能的逃生反应，说时迟那时快，在石刀眼看就要落到头顶的那一刻，我迅速在原地打了一个滚儿。

这可是出于逃生的本能反应，身体产生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就这么着，我一下子就躲开了尸体手里的刀锋。期间还没有经过任何停顿，我的右耳就听见一阵疾风如闪电一般由上而下扫过。

对面复活的尸体好像把活过来之后的力气全部使在这一刀上，这一下没劈中我，它自己也挨了闪，两米多高的身体一下子就冲出去四五米远。

但是还没等我松口气，这具活尸就已经站稳了身体。之后它立刻转身，似乎是怒了，嘴部扭动着，像是在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挥舞着大刀再次向我这边扑来。

此时我也意识到这不像是尸体诈尸，攻击我的东西，排除它特殊的面部结构先不说，应该是一个活人才对。因为无论从他的动作灵敏性还是它看事

物的眼神来说，根本不像是死人诈尸。而且它在这个空间里，对自己身体的驾驭能力完全不像我和阿来这种外来者，它竟然可以站立起来且行动自如。

这时候我几乎已经是半躺在这个空间里面了，眼看着石刀来袭，也不可能再像刚才那样翻身躲闪，就把拿着金属油桶的右手迅速抬了起来，心想先挡它一回再说。

转眼间就听见咣当一声响，接着我的整条胳膊就麻了，铁皮油桶虽然挡住了我的脑袋前面，可是却也被石刀巨大的冲击力给打得飞了出去。

连续两刀都没砍着我，这个长着牛脸的巨人变得非常暴躁，开始疯了一样地在我周围挥刀乱砍了起来。

趁着这个空挡，我不由吁了一口气，但是刚把存在肺里的气体呼出来，我就意识到事情好像变得更加棘手了，刚才我用油桶当盾牌，这简直是蠢到家了。铁皮油桶没了，我怎么换气呢？想起来经过刚才这一阵折腾，我已经在不经意间排放干净了身体呼吸系统内的气体，而仅供我呼吸空气的油桶又被打飞了，立即感觉到了一阵绝望。

再看眼前这个不知哪个时代的牛面人，说是拿着刀乱砍，可是再怎么乱，也是刀刀冲我来的，只是阵脚有些乱，命中率极低，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绝对能躲开它的攻击。

随着身体氧气的缺失，我的闪躲速度变得越来越跟不上节奏，不过幸亏是光着身子，加上我本身很瘦，而对方又特别高大笨重，因此借着身体的灵活性，也算是暂时能勉强应对一下。不过我心里很清楚，恐怕用不了多久，那重重的一刀肯定会砍到我的。

然而，就在我感觉肺要爆炸，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一个速度极快的黑影一下子就蹿到了牛脸人的身边。紧接着，伴随着黑影一连串的搏斗动作，牛脸人手中的石刀就被甩了出去。但这个黑影貌似也没赚到什么便宜，不知道是被牛脸人击中了哪里，一下子被甩了出去，正好跌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我不自觉地看向这个人，一来想看看这个人是谁，千万别告诉我说是阿

来回来救我，二来是想看看这个人怎么样了，被牛脸人打死了没有。

可是当我看到这个人的脸，我的心里就不由地紧了一下，大叫一声不对。

这个人，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我不认识他，却见过他。

不用多说，想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自从坠机之后，我已经多次与他发生过接触，只不过之前的那几次，此人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关键时刻出现了那么几回，而这次，我与这个人的距离竟然已经是如此的近，而且我已经看清楚他大概的样子了。

这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儿，蓬乱的头发花白，就那样很随意地披散着，像是几百年没洗了。脏乱的头发也遮住了他的脸，通过头发的缝隙，我隐约看到了一张十分奇怪的脸，这让我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

这张脸看上去怎么会如此熟悉呢！

大脑信号就这么停顿了几秒钟，忽然间，阿来的名字一下子就在我脑海中翻了出来——阿来——这个老头儿长得竟然跟阿来特别像！

我这是在做梦么，还是眼花了，还是阿来突然变得这么老了？这里还有没有天理？

老头儿看了我一眼，不知是何用意，然后就迅速起身，再次往牛脸人那边冲了过去。

我心说这死老头到底是什么人，都皮包骨头了，竟还这么能打！就想着要不要帮忙，毕竟刚才是人家救了我，我就这么看着，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于是我就晃晃悠悠站了起来，想着找机会对牛脸人来个偷袭。但是我刚要往前冲，就想起自己好像并不能像他们一样在这个空间来去自如，就这么上去别说是偷袭了，能不能靠近他们都不好说，整不好还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又突然萌生了另外一个念头：反正我也是帮不上忙，与其这么耗下去，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溜！

我也没再想太多，冲着阿来消失的那几团蓝光处一阵猛爬，希望早一点

能走出这个地方。

爬了那么大一会儿，距离蓝色光源发出的地方越来越近，我几乎可以看见这个空间边缘之外的地方了。

那是一片看上去非常宽阔的平地，在平地中央，是一个大型的石台建筑物。而在石台上，就像是安装了几只高倍聚光灯，蓝色的光源，就是从石台上传出来的。

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十分震惊，想不到这个到处充满死亡的地方，竟然会有这样的建筑物存在，这些可都是人类的活动迹象。

我不由加快了往外爬的速度，这倒不是外面的东西有多么吸引人，而是因为高度缺氧，我已经到了窒息的临界点，盘算着时间，必须在半分钟之内爬出去，不然很可能死在这个空间的边缘。

因此，我尽量关闭自己的思维，不让自己想太多，这样对减少体内氧气消耗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实际上我只花了二十秒的时间就爬出了这个地方，当我只留下往外爬的念头后，速度反而快了很多。

由于憋得太厉害，我一下子就钻了出来，当空气在瞬间涌进鼻腔，这种肺部干瘪之后又重新膨胀和从另一个世界又重新回到我喜欢的有氧世界的双重感觉让我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但是我只顾着贪吃却忘了算计，一不小心竟忽略了一个问题。

两个不同的空间之间，没有任何的临界线，而我在这个奇怪的空间里的高度是高于外面的地平面的，结果当我猛地钻出来之后，身体一下子往低处跌去。

不过幸好我与地面的高度不是特别大，否则就这一下子，非摔出肠子来不可。

趴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我差一点就睡了过去，身体的疲惫程度难以想象。我盘算了一下时间，从游船被炸到现在，至少已经过去了一整天，或者

更长，而我几乎没有吃一点东西，喝上一口水，体力已经明显出现透支。

好不容易站起来后，我想起了那个长得像阿来的老头儿，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做了一件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就赶紧往身后的那个空间看去。

我看到了那个老头儿。这时候他正拼命地往我这边跑来。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无法在这个空间里控制身体平衡，而他却可以。更让我有些尴尬的是，这个老头儿是穿着衣服的，这就是说穿着衣服也能穿过这个空间，但不知阿来为什么非得要我脱掉衣服，同时我也想到，白狐总不会在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得脱光吧，真是不敢想象。

应该看得出这个神秘的老头儿身手十分敏捷，我目测与他的距离至少也得有两百米，但仅仅是眨了几下眼的功夫，他就已经接近空间边缘了。

我心想难道这个老头儿把牛脸人干掉了？不然他比牛脸人矮半截，怎么可能脱身。正想着，我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在老头儿的身后，那个巨人一般的牛脸人正疯狂地朝老头儿追来。这说明神秘老头儿并无法解决这个牛脸人，他现在的举动，其实跟我一样，是在逃命！

而且，在这个时候，我竟然在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十分诡异的景象。

在我前面的这个空间里，有无数的人影正朝着我这边移动着，有些距离比较近的人影我已经看清它们的样子，它们跟那个牛脸人长得特别像，高大的身躯和披散的头发，这让我联想到了野人。这些人影几乎是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且每个人影的手里，都挥舞着一把石刀。

我几乎吓傻了，心说这牛脸人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不止一个，都够组成一支加强连了。

老头儿很快就从里面跳了出来，他看到我后没有停顿，呼吸急促地喊道：“把祭台上的镜子全部转向相反的方向……”

老头儿话没说完，就看见他一下子跳上了石台，开始搬动石台上的那些类似镜子的东西。

我这才看清楚，原来这些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发光体，竟然是八个大型的

镜台。

每个镜台的镜面不是玻璃的，也不属于金属材质，而是一种类似于水晶体的物质，这些巨大的水晶块就这样分别镶嵌在八个一人多高的青铜镜台上。

我忍不住暗暗称奇，如果这些镜面真是水晶，放到市面上就是无价之宝！再看这八只青铜镜台，上面雕刻的花纹全部属于远古时期的图腾鸟兽，我叫不出名字，应该是属于远古时期的神兽之类的东西。

我很惊讶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镜子存在，更不知道这些镜子摆在这石台上的用意，不过单凭肉眼分辨，已经很难猜测出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东西了。

看着越来越多的牛脸人不断向我这边冲了过来，我赶紧爬上石台，虽不知老头儿转动镜台的用意，但是看着他夹杂着焦急的动作，也不敢多问，开始和他一起把原来都是镜面朝外的镜台使劲儿往相反的方向转去。

但是在转动镜台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奇怪得足以让我疯掉，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首先，这些镜面本身并不能发光，因为镜子毕竟不是聚光灯，我看到的蓝光，实际上来自镜子内部。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站在这些镜子前面，竟然就像站在了现代化的液晶显示屏前一样，几乎能从每一面水晶镜里面，看到不应该出现在里面的东西。我能从镜子里面看到外面的天空，蓝天白云清晰可见，不时还会有几只水鸟飞过，而有些镜面照出的是水面的情景，很多渔船捕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最应该出现在镜子里的我，却连个影子都没有。

这个现象完全使我陷进了一种情绪化的境地，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远古时期的镜子，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竟然能够像电视机一样显示着不可能存在的内容，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总不会是古人在镜子里装了录像机吧。

我不禁问那老头：“前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镜子里怎么会显示出不属于这里的景物？”

“八面玲珑阵，是障眼法！”老头儿回了一句。

我不懂老头儿说的八面玲珑阵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他说完这句话，我就意识到，这八面镜子应该是按照一定规律来摆放的，八面镜子各占一个方位，正好组成了一个正八边形。

八面玲珑阵、障眼法、正八边形，我好像明白了那么一点儿，不由想起了传说中的八阵图，不知道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老头转动着镜子，继续说：“这八面镜子是按照上古阵法八面玲珑阵的格局布置的，经过一定的光线折射，水体与镜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折射面，再加上那个空间的物质特殊性，三种受光体互相作用，你就看到了镜子里的东西。”

我不懂光学，对老头子的话也只能理解三分。也就是说，这些镜子之所以能够发出蓝光，以至于照亮整个空间，不是镜子本身能发光，而是因为水面的光线经过水体与特殊空间的折射，再与这些特殊的水晶镜面发生作用，才有了充满整个空间的蓝光，同时还可以到水面的情形。

光线折射我能够理解，但是那些水上画面应该是经过两层媒介之后才折射到镜面的，竟然还能显现得如此清晰，就让人难以置信了，冷不丁看到这样的情景，还以为是看到了正在直播风景画面的液晶电视。

不过我认为，这些镜子摆在这里除了能够采取光源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作用。我刚才听老头子说到祭台，也就是说，这八面镜子是摆放在祭台上的，况且是按照阵法排列，所以，这八面镜子的存在实际上还与祭祀有关。

转动八面镜子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因为镜台本身是可以转动的，再加上是我们两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当那些牛脸人还没冲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最后一面镜子转了过去。但也正因如此，每当有一只镜台被转动，导致水晶镜面的位置发生变化，这个地方的光线就会变暗许多，而现在，所有镜

面已经全部被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一瞬间，所有的光线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人对黑暗有着一种特殊的恐惧感，哪怕有时候明知道周围不会有危险，都会觉得很不自在，更何况此时我心里很清楚，无数的牛脸人正不断朝我们这边涌来，不多时，我就听见数不清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同时还伴随着一阵窃窃私语。这是那些牛脸人发出的声音，好像在说话，但是又不像是人类的语言，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躲在一面镜子后面，大气不敢出一口，心说鬼知道这些牛脸人会不会跟老头子一样熟悉这个地方。凭着声音判断，他们数量惊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多，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而且牛脸人发出的声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时候只是有些嘈杂，而当众多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慢慢变成了一种嗡嗡声，听起来就像是来自地狱的勾魂咒语一样，我感觉身上的冷汗都出来了。

老头儿从另一面镜子摸索到我身后，轻声说：“它们不敢到祭台上来，但一定会抓住机会要我们的命，你千万不要掉下去。”

“这是些什么人，怎么会长得跟牛一个模样？”我问道。

“人？这些东西怎么会是人呢！”老头子扯着嗓子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仿佛意识到什么，又问：“看来你是个门外汉啊……可是，一个外人又怎么会掺和到这件事情中来？”

老头子这么一问，我差点懵了。“门外汉”这句话，是在说我不属于这里，具体来说就是我不属于白狐这个组织。尽管我在老爷庙水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只是感觉问题的背后，一定是牵扯到一个巨大的秘密。

我是谁，我就是个倒霉到家、走了背运的人，跟这里的一切八杆子都打不着。于是，我就从自己的经历中，挑了些比较容易表述但又能说明重点的环节告诉了老头儿。没想到他听完之后，突然笑了起来，而且笑得相当夸

张，比哭还难听，说道：“我正想呢，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你这么没用的人！罢了，这也是命，我就告诉你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些怪物又是些什么东西……”

黑暗中我看不见围在祭坛周围的牛脸人到底有多少，但是仅凭混乱的脚步声和牛脸人嘴里发出的叫声判断，估计祭台周围的空间已经全部站满了这种怪物。但是它们好像对祭台很忌讳，根本不敢靠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这种地方怪事巨多，暂时我也不便多想，就认真听着老头子跟我说起关于这里的一些事情。

老头子首先解释了我自始至终最为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他简单叙述了一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老爷庙水域的勘探事件后，我几乎可以肯定，老头子所说的，跟阿来告诉我的其实是一件事。

事件的本身我已经知道，两个人说的重点和细节相差不大，就不再多述。而唯一不同的就是，阿来当时跟我描述这件事的时候，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像是在讲一个故事。但是老头子却不同，从他的字里行间里，我大致可以听出个所以然——这位老者，居然是当年那支老爷庙水域勘探队的队长。

当我从他的语言中剥离出这个信息，我已经完全呆了。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个什么概念，老爷庙水域的勘探活动已经结束了近三十年，如今作为队长的他已经白发苍苍，怎么还会出现在当年的事发地点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关键是，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却又不被世人所知的人物，怎么就被我碰到了呢？！

还没等我从吃惊的状态当中缓过神来，老头子继续说：“当年下到水底的十一个人全不见了，可是上面竟然要求我们解散队伍，坚决不允许再调查此事，这不是在开玩笑么！别说他们都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了，就是十一个陌生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这么消失了，我也不会看着不管啊，于是，我一个人偷偷来到了这里，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最后终

于为我的那些队员的死，找到了原因。”

“他们是不是被困在了那个空间里？”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嗯……”老者像是在回想什么，“是啊，所有人都在里面，可惜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记得他们呢？！当我发现了这个奇怪的地方，看到他们就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犯的罪……”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者的语言时断时续，谈吐间透露出一种激动的情绪。三十年了，他只身一人潜伏在这种地方，经历了那么多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又是他的第一个倾诉者，虽算不上是感同身受，却也很理解老者的心情。

我仔细整理他说的话，基本弄清了当年老爷庙勘探队解散之后的故事。

先说这位老者，他的名字叫卫国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间一名具有资深背景的专业勘探人员，而那次老爷庙水域的勘探活动，就是由他负责的。

意外发生之后，十几名队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年轻气盛的卫国雄无法接受队员失踪的事实，更不想承认这次事故仅仅是一个意外，他永远都忘不了在显示屏变黑的前一秒自己所看到的那张脸。因此，在队伍被迫解散之后，就只身一人来到老爷庙，目的只有一个——为死去的人讨一个说法。

前后二十几年的时间，卫国雄以身试水，历经生死无数回，最后发现在老爷庙水底存在的这个一个奇怪的空间，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尝试，他终于进入了这个空间里面，并逐渐了解了这个空间的物质特殊性，直到能够在里面自如行动。

卫国雄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个空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他潜入水底不久，就会莫名其妙地被这个空间给吸进去，而且是一点前兆都没有，但是也有时候虽然是在相同的地点下水，却怎么也没法找到这个空间。

还有就是，老爷庙水底似乎有些不干净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有怪物。因此，他除了要想办法找到这个特殊空间的活动规律性，并克服在里面自由活

动所遇到的困难之外，还要弄清楚老爷庙水底的怪物是什么。

仅仅这两个问题，就耗费了他近五年的时间。可能有人认为，两个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搞清楚，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当卫国雄说了他遇到的那些经历之后，我就已经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能力，别说五年，就是五天，他也坚持不了。就比如说有一次，他被困在特殊空间里面整整十几天，差点饿死。

然而我却不想把他经历的一切全部写下来。一是时间确实不允许，二是有些事情，说起来总是很简单，而身外人却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对于卫国雄来说，他只是想弄清楚那十几名队员是怎么死的，其他的，都已经无所谓。况且我作为听众，所关注的东西自然与他不同，因此，我只能说重点。

卫国雄说，特殊空间的规模非常庞大，可以说整片老爷庙水域，都是这个空间的活动范围。另外，这个空间的活动规律也非常奇特，在时间方面并无规律可循，而水域附近的自然条件也没有明显能够影响到特殊空间活动规律的迹象。因此，卫国雄在毫无办法的条件下只有根据逆向思维，从特殊空间里的沉船残骸与死人身上寻找线索。没想到，很多细节性的东西，还真的被他给发现了。

卫国雄发现的第一个线索就是，在整个特殊空间的范围之内，所有的沉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船身基本完整的船只，无论规模大小，船头都是冲着同一个方向——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祭台。

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属于偶然，还是因为特殊空间的作用导致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卫国雄思考了很长时间，期间也作了大量的论证，但是最后他否认了这两个说法。

首先是因为祭台所处的位置。

按照他往返水底与陆地的经验来看，祭台所处的位置并不是该水域的正常航道，而是在一处十分靠近岸边的巨型沙坝底下。问题就出在这里，本来这片水域就已经是湖上航道最凶险的一段了，所以如此多的船只又怎么可能

选择沙坝聚集区作为航道呢？

再者，种种迹象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十分靠近祭台方向的沉船显示出了其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老爷庙水下祭台的方向。最明显的就是J国人的神运号战舰，这艘船不是用来打仗的，也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它的目的地就是老爷庙水域，再具体就是老爷庙水域的水下空间。显然，卫国雄在其他的沉船里，也找到了与神运号类似的线索。

根据这些条件，卫国雄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并不是所有进入老爷庙水域的船只都会沉没。但是，一旦有船只靠近祭台上方的水域，那么潜伏在水底的特殊空间就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会使该片水域的沙坝抬高，甚至改变水底结构。

众所周知，水底的沙坝是具有流动性特质的，特殊空间使沙坝改变结构的同时，还会导致水底产生巨大的流沙旋涡，以至于整个水面都会因为大量流沙的带动而形成大面积的水面旋涡，这基本上成为了老爷庙水域轮船失事的根本原因。

如果再把特殊空间里的沉船呈现出的状态与祭台相联系，就不难看出，特殊空间的存在，实际产生的是一种机关作用。而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有船只靠近祭台方向。

卫国雄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线索搜集和各种观点反复叠加、反复思考，最终十分确认，老爷庙水域发生沉船事故的主要原因正是如此。

我问：“卫前辈，您说的这些从理论上来讲都说得通，但是仅仅这样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比如飞机为什么会在此地坠落。总不至于水底的变化能影响到天上的飞机吧？！”

卫国雄说：“问得好！一开始我也不理解，甚至以为自己的推测是错的。但是后来，我几乎把那个鬼地方给转遍了，一共发现了二十三架飞机的残骸，除了几架无法识别国籍的飞机残骸之外，其中能确认的属于J国人的飞机就有十七架之多，这些飞机大部分属于二战时期J国航空部队的运输机和战斗

机，还有能分辨的是三架美国二战时候生产的飞机，残骸里面保留了大量的潜水装备和水下探测仪器，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这些飞机来到老爷庙的目的跟沉船的目的是一样的？”听完卫国雄的话，我脑海里有一个概念一闪而过，但是因为听得太过投入，当我反应过来要抓住这个概念的时候，又什么也找不到了。

卫国雄继续说：“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离开老爷庙，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很多地方，查询了很多资料，最后在一本叫作《秦异》的古籍里找到了关于特殊空间的一些线索，不过，那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说法，我至今都不敢真的相信，谁会想到，一个我深入无数次的地方，竟然是一个活着的东西！”

卫国雄说完，我先是一愣，然后就发觉有些不理解，忍不住问道：“我说前辈，这不是可以长时间闲聊的地方，您能把话说清楚一点么，什么是‘活着的東西’？”

“你听不懂也难怪，就跟你直说吧，你口口声声说的特殊空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其实是整个湖的湖胎，叫鄱阳胎，古籍《秦异》云：鄱阳胎者，成于天古，失与武周，混沌无形，内蕴奇兽。可作风云撼动天地，可化巨囊吞吐山河，可通四海之水，可扼九州之脉，乃天地一灵物。就是这个鄱阳胎，自古至今一直在保护着水下的祭台，别说是飞机了，就算是只野鸟，一旦被它感觉到有靠近祭台的迹象，也会被它吞掉。别忘了，如果是有的飞机来到老爷庙上空，大部分时间可都是需要采用低空侦查的，这样说你应该能明白了。”

“可是那都是古书上说的，能信么？”我问道，感觉就像是在听评书。

“信不信，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卫国雄叹道。

“也是，我们不应该怀疑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应该怀疑您用近三十年才得到的结论。”我说，“可是，既然您已经为十几名前辈的牺牲找到了解释，但为什么还留在老爷庙水域呢？”

“是啊，我为什么不离开呢？”卫国雄自言自语道，“就像你现在，知

道了这么多，可是你会离开吗？”

卫国雄的这番话就像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把我打醒了。他告诉我的这一切，虽然信息量庞大，内容惊人，可是，一旦静下来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还有更多的问题躲藏在背后，而一个知道了如此多信息的人，能不产生更多的思考么？！

“既然鄱阳胎在保护着祭台，那为什么我们没事儿？按说应该困死我们才对！”我问道。

卫国雄说，“这鄱阳胎可是个能孕奇兽的活物，你光着身子在里面，本属于生命的一种原始状态，它一定是把你当成自己孕育的胎种了。”

“我明白了，原来它把我当儿子了……”我说，“可是也不对啊，你怎么就可以穿着衣服？”

“如果想穿着衣服进入鄱阳胎，除非你能做到意念力足够强大，并不断告诉自己，你就是属于这里，或者你就是这个水胎生出来的，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困死于水胎。”

“这怎么讲，我心里想什么鄱阳胎能知道？难道它有思想不成？”

“鄱阳胎有灵性，它能做得到！”

听他这么说完，我仔细想了想，没有理由不信，也没有理由反驳，之后就联想到了一件事情，但不是非常确定。为了确认一下，我又问道：“这么说来，我们在水里遭遇巨头怪物后，是您把我们所有人的衣服都扒光了，然后又把我们带进了沉船？”

“正是如此！呵呵，还好你没认为这是鬼干的！不过，那个女人是穿着自己的衣服的，可费了我一番力气。”卫国雄回道。

经过卫国雄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是他从巨人怪物那里把我们救了出来，也是他带我们进入军舰，并给我们穿上军装，不然，我们一定全部报销掉了。不过幸好这老头子还有良心，没一时兴起连白狐的衣服也扒了。只是阿来这小子也不是那么靠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害我现在身上连点儿遮挡

的东西都没有，这命算是保住了，可是脸却丢干净了。

之后卫国雄又跟我说了很多，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水中怪物和鄱阳胎里的牛脸人，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

我发现，自从卫国雄开始跟我说起关于鄱阳胎的事情，就对水底怪物和牛脸人只字不提，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回避我的问题，就算是他最后回答了我的问题，也显得十分牵强。

不过我始终惦记着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提到我的身份，如果老爷庙水域的这些水下怪物能够被公布于世，那么整个生物界的历史都将会被改写。

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引子，不然这个老鬼肯定不会告诉我，前提是他已经想隐瞒一些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运转，最后我找到了切入点，我问他：“血鳐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的是J国人培养出来的生物吗？”

实际上我想问，血鳐不属于正常生物的范畴，老爷庙水底的怪物也非正常生物范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卫国雄说：“就算不告诉你，你迟早也会知道的，除非你死了。你见到的，都是试验品。血鳐是J国人的试验品，而水里的东西是很久很久以前古代人的试验品。”

“太空生物实验？”我脱口而出，虽然不搭调，但这是我唯一能说出的具有象征性的词语。

同时又有些震惊，当代动物实验已经发展到了可以进行器官移植和克隆人的水平，J国人可以使动物发生基因变异而产生像血鳐这样的生物对生物界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的实验，我就有些听明白了，难不成牛面人是中国古代生物实验的产物？还是人体实验！

“你应该知道 731 部队吧，血鳐就是试验品。”

听到这个数字代号，我忍不住就啊了一声，J国 731 部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就不需要我多说了，想必所有人都知道这绝对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

组织。

卫国雄继续说：“我查了很多信息，那艘军舰就是属于 731 的，它来到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这片水域，存在很多你看到的那些怪物，等你进入祭台下面的时候，你就明白了，J 国人做的实验，实际上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开始。”

卫国雄说到这里，我心底不由一惊，我几乎要知道卫国雄想表达什么了。

按照卫国雄的说法，老爷庙水底的怪物是远古时期的生物试验品，J 国的部队实际上又是一支以人体和动物为试验体专门进行生物活体实验的部队，而隶属于 J 国的神运号战舰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与老爷庙水底的怪物有关，再回想那本航海日志里面记载的内容和储存在零号档案室里的千年档案，一条很微妙的线在我脑海生成。

这样想着，有些概念已经变得逐渐清晰，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就算我理解的这些信息全是正确的，那也不是重点啊，因为还有太多的问题解释不通，总感觉少点什么。然而当我再继续问下去的时候，卫国雄就不再多说了，只说等我下到祭台下面，自然就会明白。

话已至此，我与卫国雄的交流也算是结束了，最初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知道了很多信息，但是仔细盘点下来，却又发现这样想未免有些太过于侥幸，因为我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貌似每当我自以为知道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所知道的，无非都是将自己推向一个无底深渊的触手。这种似有似无的感觉，着实让人崩溃。

也不知道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多长时间，但是我必须声明一点，这绝对不是闲聊，如果我有心情在这种地方跟卫国雄闲聊，那就是有病，且病入膏肓。刚开始聊起这么多的时候，我的想法是，牛脸人把祭台团团围住，我们根本走不出去，只能躲在这里，又没别的事情可做，因此就聊吧，知道一些总比不知道强。但是直到现在聊完了我才发现，对于卫国雄来说，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耐心跟我说这么多，却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我想问卫国雄我们需要在祭台上待多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本围绕在祭台周围的大量牛脸怪，竟然都不见了。甚至连四周在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我都不知道。还是卫国雄告诉我，牛脸怪不是人，而是兽，应该不会有什么战略性思维。

我们在祭台上面待了这么长时间，牛脸怪无法攻击我们，而我们也并不能对它们做什么，因此慢慢就对我们失去了兴趣。甚至可以说，就算是如此多的牛脸怪齐聚到这里，它们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完全是属于一种原始攻击性，只是因为它们发觉这里可能出现了具有威胁性的因素，所以才会想干掉我们，一旦威胁性消失，那么牛脸怪便不会守株待兔，估计在这原始的环境中，也不懂什么战略。

卫国雄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才会有机会听他说起这么多事情。

危险没有了，我便问卫国雄接下来该怎么办。

卫国雄说：“在我们脚下有一道暗门，你可以从暗门下去，然后就能找到你想找的人。”

我一听心说不对啊，难道这老头子要我自己下去，他要开溜？他图个啥？我就问道：“我下去找人，那你呢？”

“你有东西忘在了船上，我必须帮你找回来，否则你们不可能进入到那里面。”卫国雄说。

“我有东西忘了带？压根就没什么东西啊……”我刚说出口，就立刻想起了什么，不由叫了一声——我千辛万苦得到的那支金属棒子哪里去了？

我只记得当时揣在裤子口袋里了，但是脱掉衣服后，就连它一起给忘在了观察室里！而且听卫国雄的话，那“大秦密署”似乎还相当重要，我靠，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别想了，那支金属棒子用处大着呢，我去把它找回来！”卫国雄说完，我就听见他在地面上摸索起什么，“你往边站，我打开暗门，你先下去探探情况。另外有句话别怪我没告诉你，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到这里来的真正目

的是什么，但是我提醒你，那个中年男人有问题。”

“你说老王？”我首先就想到了他，“他能有什么问题？”

“这只是一种感觉，具体说不上来。”卫国雄说，“我在暗地里观察你们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他总是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我满意，但是我再问，卫国雄就说：“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无所不知，我对这里的了解，其实也就这么多。你也不要认为我是在帮你，实际上我是在帮我自己。或许你已经感觉到，这里的事情，绝对不会像你看到的那么简单，我已经背负着这样的感觉在这里待了三十年，我受够了。但是，我又无法说服自己离开这里，所以，当我发现你是一个没有任何野心的人之后，我反而释怀了，因为无论你最后是否能够挖出更多的信息，对我来说，也都算是后继有人了。”

他说着就把我拽到了一边，在听到一阵石头摩擦的声音后，我知道，一定是他打开了暗门。

暗门打开后，卫国雄不知道从哪里拿出几件衣服塞给我让我穿上。我接过衣服，摸到了衣服肩膀上的肩章，就知道他肯定又扒了干尸身上的衣服，想必那军舰上的干尸此时都成了裸体了。

我问：“这黑了吧唧的，就这么下去，会不会有危险？”

“在这里，我无法保证你的绝对安全。”卫国雄说，“在你下去之后，会遇到一个三岔口，你一定要选择进入中间的那个洞口，然后一直走下去。”

我跟卫国雄就这样分开了。他跃身跳下祭台，消失在黑暗当中，而我则是顺着暗门下面的石阶摸黑走了下去。

伏羲密码

第十一章

真相

祭台下面的结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复杂，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根据我一路走的这条石阶判断，这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条斜向下延伸的石道。不过我能微微感受到一股潮湿的气流从更深的地方吹来，说明这个地方有空气流通，而且肯定有更大的空间。

就这么走了大概五分钟的样子，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我竟然感觉有些没劲。按说在这种地方，不发生点什么要命的事情，就属于不正常，更何况，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平静了，慢慢地，我刚进来时的那种警觉心也逐渐消退了。

宁静的黑暗当中很容易让人产生困意，同时由于我长时间滴水未进，体力已经严重透支。自从来到这里，几经险要，看似弹指一挥间，实则早就不知过了多久，现在还能走路，也实属奇迹，我却还必须熬下去，至少在找到白狐之前，自己绝对不能倒下。

一路上，我就这样恍恍惚惚的，不断提醒着自己。

这个期间我好像想了很多事情，从坠机一直到现在，之前发生的一幕幕，实在是过于梦幻，都已经超出了我大脑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真真假假也想不明白，又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想，总之恍惚到了极点。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几乎就要睡着了，步伐也开始变得似有似无，直到突然之间，我有气无力般迈出去脚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这才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脚底下的东西给人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踩到了尸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只是一种感觉。

瞬间紧张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我不由后退了几步。这一退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石阶，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变成了平地。

但是这里怎么会有尸体呢？这个地方依旧十分安静，不像是有危险的样子，至少我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要是真的有人死在了这里，那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或许，这根本就不是尸体，刚才我的脚踩到的是石头，或者干脆就是从哪儿产生的幻觉。

我慢慢蹲下来，把手往踩到东西的地方试探性地伸了过去，没想到，我的指尖刚刚要触摸到什么，就感觉到伸出去的手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

我条件反射般叫了一声，随即开始拼命往回抽伸出去的手臂。正在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很轻的声音喊道：“别怕，是我……”

我一下子就分辨出了这声音，这个人是阿来，但此时他的声音已经非常虚弱，很明显是出了变故。

我赶紧问道：“阿来？你怎么了？”

阿来回道：“我被人偷袭了，你拉我起来，我们得去救大小姐，她一定有危险。”

我接着问：“是谁偷袭了你？”

“我不知道！”阿来有气无力地跟我说，“快，把我扶起来！”

我赶紧把阿来搀扶起来，此时我感觉他浑身已经用不上多少力气了。阿来的手段我也是领教过了，那可不是一般人，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袭击到他呢？再说，这里面除了那个卫国雄，剩下的都是我们一起下来的那些人，又会是谁在搞偷袭？

这种时候也无暇去思考太多，我把阿来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脖子上，继续往前走，然后一边走一边问：“接下来怎么办？”

“继续往前走，不远处就是入口。”阿来说完脑袋一耷拉，不再说话。

我心里顿时感觉不妙，他竟然昏迷了。

前面乌黑一片，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光线，这种混沌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我更不知道现在所处的地方周围是什么环境。但我已经感到很庆幸，想着幸亏在这条暗道中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否则就凭我，还有一个重伤员，就算是钻出一头猪要向我发难，我也是没有丝毫的胜算。

但是还得继续往前走，我觉得卫国雄老人既然给我指了指这条道，那就说明这是眼下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实际上我心里非常期望能够找到白狐他们，在这种鬼地方，人多了总比一个人强。

我搀扶着阿来走的速度很慢，大概只走了两分钟，在黑暗中就忽然感觉到几股微弱的风吹在了脸上，我忙试着跟阿来说话：“阿来，我们应该到岔口了，卫老爷子说要我走中间的那一条道，你没意见吧？”

阿来依旧垂着脑袋，看来昏迷的程度很严重，我也没办法，只好不再管他，就凭着感觉继续往前走。我推断，既然是选择中间的道，那理论上我只要径直往前走，就应该不会错。

我带着阿来顺着迎面吹来风的方向走了过去，虽然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但感觉这种东西好像变得灵敏起来，直觉告诉我，我很有可能是进了某个空间的入口，而且这个入口既然有细微的风吹出来，那就说明它一定连接着什么地方。

才刚走了几步，我就突然感觉阿来搭在我肩膀上的手臂动了一下，我心里一喜，心想你终于醒了，你快要把我累死了。

可是还没等我说话，我就听到阿来用非常弱的气息嘟囔了一句，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低了低头，尽量把耳朵贴近阿来的嘴边，问：“阿来兄，你说什么？”

“你走错了……”

我这次终于听明白了，阿来是说我走错了。

我心说不对啊，卫国雄说让我走中间的这个岔口，而我也选择了中间的岔口，我哪里走错了？

我问道：“不是吧，我就是走了中间的这条路，怎么会错呢？”

阿来叹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嘴里挤出几句话来：“你傻啊，你走的不是中间那一条。”

我一听他这话就有些不高兴了，回道：“你刚才昏死过去了，你怎么知道我走错了，我看你是失血过多，有些迷糊了。你也别说话了，等我找个能休息的地方，我们好好休息一番。”

说完，我就继续搀扶着他往前走，阿来又说了一句话，但好像只说了一半就再次昏迷了，我现在也懒得去搭理他，心想这种时候，还不是老子说了算，不服你自己走，想着就加快了脚步，只想抓紧时间赶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再次听到了一些声音，立刻停住脚步屏住呼吸原地不动，以为是阿来又说了什么，可是听了一会儿却发现不是，当这些声音再次传来，我才听明白声音竟然像是从我前面的黑暗中传来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比较狭窄的原因，这些声音听上去有回音，而且还有些缥缈，但具体说这是什么声音，我一时无法判断，只感觉这种声音并不算陌生，像是很多人在游泳池里玩耍发出的水声。

我刚开始以为是白狐他们在前面发出的声音，心里还不免有些高兴，以为我终于跟他们会合了，就只想赶紧来个快乐向前冲，可是没想到，我只顾想着跟故人相见了，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长话短说，我才走了没几步，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突然感觉脚下如踩空了一般，先是阿来的身体一个剧烈地摇晃，同时，我的身体也一下子失去平衡，就像掉进了井里一样，一下子就往下方坠去。

那一瞬间，我心想：完了，我被骗了，卫国雄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老东

西简直是为老不尊啊，竟然忽悠我跳井……

只听扑通扑通两声，我和阿来在身体下坠后应声落水，不知道掉进了什么鬼地方。

我摔进水里后，身体顺着冲劲儿足足下降了两三米后才停下，因为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在不经意间呛了一口水。我赶紧憋着气挣扎着手脚往水面游去，一边游一边暗骂：我了个去，我是出门没拜十方路神么，怎么走哪哪出问题……

我迅速浮到水面，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睁开眼睛后突然眼前一亮，只感觉到一阵绿幽幽的冷光充斥在整个空间，心里又惊又喜，这个地方竟然有光，我能看清周围的环境了！

这简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在这种地方有了光源，那就说明我暂时不需要继续摸黑了，这真是振奋人心，我一时高兴到了极点，就浮在水里，开始观察这个地方。

现在的我是在一个水池里，水池的外围是一个方形的空间，一个石室，一眼望去有七八十个平方米的面积，而这个水池就在这个方形的空间中央，像是一个人工修建的蓄水池。

我用目光扫了这个石室一圈，竟然没看到光源在哪里，但我很快就发现，似乎这里的光都是从这个石室四周的墙壁上发出来的，就像是石墙的表面附着一层荧光粉那样的感觉。但我知道，石头墙发光是是不可能的，除非修建这里的人是个梦幻主义者，非得做出几面荧光墙搞搞气氛，我好歹是个科学家，怀疑和观察是我的本能，于是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些墙面，很快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这个空间的墙壁上布满了真菌一样的东西，这些真菌本身就是一些能够发出荧光的生物体。

解决了这个疑问，我又抬头望上去，头顶是一个黑漆漆的竖井一样的洞口，我和阿来就是从这个洞口跌落下来的。

想起阿来，我心里就沉了一下，心想刚才我只顾着看这里的环境了，竟

然把这个哥们儿给忘了。他是和我一块儿跌落下来的，应该就在这个水池里，这个水池不大，应该不难找到他，只是不知道被我这一耽搁，他有没有被淹死。

我手脚并用，就在水池里四处试探，看看能不能找到阿来。

经过之前的那一番来回的折腾，此时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在水里划动了两圈后，我心想要是再找不到你，那兄弟可就没办法，只好放弃你了。可是阿来也算是命不该绝，这个时候，我的左腿突然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暗叫一声有了，就一个猛子扎下水用双手去抓阿来。

摸到阿来后，感觉他死沉死沉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妙。我心里祈祷你千万别死，怎么说你也救过我两次了，我虽然不喜欢你，但也不讨厌你，阿弥陀佛，赶紧上岸吧。

我用一只手臂扣住阿来的脖子，然后就往水池边游了过去。水池的水位跟石室的地面基本持平，我几乎是用尽了最后一口力气拖住阿来一起翻上了地面，阿来滚到一边，我也没有力气马上去管他，然后我跟一摊烂泥一样躺在水池边，大口喘着粗气。

喘了几口粗气后，我感觉躺在我右手边的阿来好像动了几下，动作不大，但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时候我无意间一转头，想看看阿来到底怎么样了，可是刚一回头，我就傻了，心脏几乎就要停止跳动了。

我看到一双翻着白眼没有瞳孔的眼睛！

我躺着的这个角度，正好和这双眼睛对上，而此时这双恐怖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在看。

这哪里是阿来啊，分明就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它浑身上下布满了黏稠的脓液，闪着一层淡淡的绿光，跟石壁上的真菌差不多，绿油油的非常恶心，那皱巴巴的样子，就像是刚从咸菜缸里捞出来一样。这只怪物没有头发，但是在头顶上趴着一只巴掌大小的虫子，像是一只大型蜘蛛。

我惊慌失措中心生不妙，难怪我从水池爬上来后就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

臭烘烘的味道，刚开始没在意，现在看起来，我这是把一只水鬼给拖上来了！

这水鬼刚开始也没攻击我，可能是长时间没见到过活人，我这一系列的举动，把它也给整懵了。它躺在我旁边，用那双没有瞳孔的浑浊眼睛愣愣地看着我，已经有些塌陷的鼻子不停地在抽动着，像是在辨别气味，又好像在说：哥们儿，我在水里好好的，你怎么把我给拖到岸上来了，你是谁啊……

当我意识到我遇到水鬼的时候，我心里就像炸了雷一般，一下子就翻身跳了起来，心里那叫一个苦。怎么会这么背，我这是掉进鬼窝来了，那还能活吗？

我翻起身的动作很显然是惊动了这只水鬼，而此时它也似乎意识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活人，我一动，它立刻就跟着动了。

只见他扭动了几下身子，慢慢爬了起来，抽搐着鼻子就开始朝我这边走了过来，而且一边走嘴里还一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此时我已经懊恼到了极点，这个鬼地方，除了头顶上那个洞，就没别的出口了，也就是说我根本连跑路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在那艘破军舰里跟水鬼遭遇的时候，白狐他们说过遇到水鬼不能呼吸，可是在这种地方憋气，那顶多算是缓兵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压根儿没地方跑。

话说这个时候，水鬼好像如大梦初醒一般，一扫刚才那种大傻一样的姿态，逼近我的动作一下子灵活了不少，几乎在一瞬间就挥舞着一双又臭又黏的爪子向我扑来。

我本来就没有多少力气了，又加上无比的紧张，反应是真跟不上，水鬼突然向我发难，我一个躲避不及，就见它一只手抓在了我的肩膀处。

水鬼的指甲不知道多久没有修剪了，长得就跟钢钉一般，它的爪子抓住我肩膀的这一刻，无比锋利的指甲也同时扎进了我的肩膀里。

我的肩膀一凉，如电击一样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这种时候我甚至连憋气都忘了，疼得咧着嘴大声哎呀了一声，然后身体就全软了下去。可是水鬼不是人，不可能有什么怜悯之心，它一击而中之后，另外一只手又同时抓向

了我的脸部。

但它这一击并没有奏效，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一下子瘫软了，正好跟它这只爪子发力的时候打了一个时间差，导致它一抓而空。

第二击失败后，水鬼有些愤怒了，它嗓子里咕噜一声，紧接着，抓着我肩膀的爪子一发力，一下子就把我给拎了起来，然后就像甩沙包一样，凌空把我给扔了出去。

我嘭的一声就给拍在了石头墙壁上，几乎就要被摔死了，头昏眼花不在话下，只感觉嗓子眼一热，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

浓烈的血腥味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这只水鬼，它没有给我留下喘口气的时间，马上就张牙舞爪地再次向我扑来。

我心说这次真完了，也没有力气跑了，心干脆一横，死了就死了吧，于是我也不起来了，就趴在墙根原地不动。

水鬼来到我身边，一阵疾风袭来，对着我的后背就是一爪子，几乎是从我后脖子直接划到了屁股上，我只感觉后背剧痛，其他的知觉完全没有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连去捂鼻子憋气都懒得去做了。

水鬼这是旗开得胜，百年不遇我这样一个窝囊废，连一丁点儿的反抗都没有，估计是一下子就兴奋了，竟然在那里挥舞着爪子像个老头子咳嗽一样叫了起来，分明就是在笑。

我心里不停地念早死早超生吧，您别猫抓耗子了，你这分明就是要玩死我……我这正非常虔诚地求死呢，也不知道是耳朵出问题了还是现实中发生了什么，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非常犀利的，破水的声音。

而正在攻击我的水鬼也好像发现了水池里传来的动静，竟然停止了继续虐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水池方向。

我忍住身体的剧痛，抬眼看去，一下子就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场景。

只见阿来已经站在了水池边上，右手拎着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像一

个鼓鼓囊囊的圆柱形包裹，不算大，大概能装下一个篮球。在这个包裹顶端还拴着一条铁链，铁链很长，一圈一圈地缠绕在他的左手臂上。我对他手里拿的东西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一时间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阿来站在原地没动，左右轻轻抖动了一下右手，我就看到一个圆的什么东西从那个包裹里掉了出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水鬼的头颅。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一下子就蒙了，阿来手里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叫作血滴子的兵器，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现代人对于这种兵器也只是听过没见过，没想到，今天居然让我给见到了。

阿来的表情非常可怕，他的嘴角微微扬起，像是在冷笑。同时，我也再次见到了他那双血红血红的眼睛，正死死盯着差点儿把我弄死的水鬼。

水鬼没有智力，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像还在好奇为什么又多出一个活人，动作和表情都很木讷。

但是阿来就不一样了，看他这双眼睛，我就知道他要大开杀戒了，果然，还没等水鬼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就看到阿来朝着这只水鬼的方向长长吐了一口气。

我知道他这是在引起水鬼的注意，水鬼本身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对有呼吸的生物有着非常可怕的攻击性，阿来一吹气，水鬼就扑向了他。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水鬼刚一动身，阿来的右手就往前一甩，手里血滴子一样的东西就被他给扔了出来，缠在他左手上的铁链也迅速往外延伸，血滴子悬空打着转儿飞向了迎面而来的水鬼，在距离水鬼还有七八米的时候，血滴子就非常精准地套在了它的脖子上。

几乎就是同时，阿来抓住铁链的左手往回一拉，只听咔嚓一声，血滴子连带水鬼的头颅就又飞回了阿来手中，这时候，攻击我的水鬼就只剩下身子了，原地晃了晃就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我心里一阵乱骂，这简直就是在看现实版的锦衣卫啊，阿来你在我心里已经牛到了神一样的地位了。

阿来扔掉水鬼的头颅，来到我身边，俯下身子看了看我背上的伤口，说了句：“水鬼是瞎子，抓得不准，你的伤口不算深，但是失血过多，剩下的路，我扶着你走。”

阿来语气平淡，好像对于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一样，我受伤这么重，他竟然说没事，一点人情味也没有。我几乎就要哭出来了，那会儿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就带着哭腔问道：“你跑哪去了？我捞了你半天，就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捞上来了……”

“你太笨了，我已经告诉你走错了，可是你不听。”说着阿来就过来扶我，“这是个机关，走错了就会掉进这水池喂了水鬼，幸好这里的水鬼很久没遇到活人，反应没那么迅速，否则我们俩都死了。”

我还是对阿来落水后发生了什么毫无所知，但身上的伤势已经让我无力再去想太多，我又问道：“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出口，我们怎么离开这里？”

阿来指了指水池，说：“这个水池连接着另外一个地方，我带你过去。”

虽然阿来刚才杀水鬼的举动让我震惊不已，但是我看到他脸色苍白，嘴唇也没有丝毫血色，就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但阿来确实是条汉子，他有着常人没有的毅力，丝毫不见了之前昏迷时候的那种状态。

阿来带着我重新下了水池，其实这个水池并不深，我们很快就从另外一个有水的地方浮了上来，在这过程中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阿来带我来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像是一个大型的溶洞，不太像是人工修建的，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人能做到在水下挖出这样一个空间。黑暗中我看不到这个空间的边缘，但隐约中能看到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是什么却完全看不出来。

我和阿来游上来的地方也不是人工修建的水池，而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水潭，在这个水潭两边，好像还有很多差不多样式的水潭，密密麻麻地往两边延伸，黑暗中也不知道这里究竟有多少水潭，一眼望不到头。

上岸后我看到一个人举着一支火把站在岸边，那是老头子卫国雄，他好

像正在等我们，手里还拿着我从J国军舰里得到的那个叫大秦密署的金属棒。

卫国雄看到我，低声呵斥道：“我让你走中间的岔道，你怎么走了下面的口子，你这不是找死吗？”

我一听他这话就怒了，心说我分明是听了你的话，走的是中间的岔口，刚要破口大骂他不地道，忽然又一下子打住了，反应了一下，好像明白了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走了下面的岔口，那就是说当时那三个岔道口不是按照横向排列的，而是按照竖向排列的，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直骂自己太蠢了，又抱怨卫国雄为什么不说清楚点，害我差点被水鬼撕着吃了。

但我也不好意思纠缠，只无力地问道：“有吃的吗？”

“有！”卫国雄好像对我非常不满，继续压低声音对我说：“吃饱了说话的时候小点声，这可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千万别惊动了这里的本主，记住了没有？”

我实在是太饿了，再不吃点东西，我感觉就是告诉我前方五百米是久违的地面，我也没有力气过去了，也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卫国雄似乎早有准备，给了我一些烤干的肉，我也没管这是些什么是肉，直接往嘴里塞。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爽了，上次吃东西，还是在白狐的游船上，这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了。我边吃边问阿来，你怎么不吃，是不是趁着我被水鬼虐的时候，你自己偷着吃什么好东西了。

阿来苦笑了一声没回应我，只是从卫国雄手里接过一个巴掌大的水瓶，我看到这只瓶子里装着一些浅蓝色的液体，他打开瓶子，喝了几口。

真是怪胎，有肉不吃却光喝水，有病！我边想边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一大堆烤肉，逐渐恢复了一些力气。

卫国雄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堆木料，很快在水潭边生了火，烤了一会儿火，我身上的衣服也慢慢干了一些，舒服了不少。

我们互相之间并没有说太多话，场面有些尴尬，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该说

什么，心里千般滋味，不知如何是好。

映着火光，我无意间看了一眼阿来，他烤着火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双蓝色眼珠子在火光下显得有些诡异，可我已经不再害怕。我又看了一眼卫国雄老爷子，他正拿着金属棒端详着，脸上充满了疑惑。

这真是些奇怪的人——想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然后我就看向这两人，想确认了一件事情。

确认完了，我就稍微把身子往后挪了挪，跟他们俩拉开一些距离，继而问他们俩：“我说你们俩的戏打算演到什么时候？”

被我这么突如其来地一问，阿来和卫国雄同时看向了我，那眼神就像看傻子一样。我们三个就这样相视了足足一分钟，卫国雄先开口说：“年轻人，你发现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可能是吃肉吃多了，冷不丁就把心里的疑问给说了出来。他们留给我的问题太多了，先不说阿来那一双红蓝变换的眼睛和卫国雄常年生存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是不是反人类，就是他们俩的相貌，就足以让我感觉不对劲儿了，他们俩长得太像，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卫老爷子，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在这里也是个外人，心里攒了太多疑问特别的难受，因此我也就直接说了，不对的地方你们还得多担待！”我说，“我怀疑你们俩的关系非同寻常，因为你们长得太像了！”

阿来听了我的话没有太多反应，只是冷冷地看了卫国雄一眼，然后继续看着火堆，没有说话。卫国雄也看了看阿来，表情非常复杂，然后叹了一口气：“唉……这件事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只是有些难以启齿……年轻人，我想你也猜到了，阿来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爹啊！”

其实在我第一次见到卫国雄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跟阿来特别像，但我当时很快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军舰里发生了那么多诡异的事情，我来不及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后来，我看到阿来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的时候，我就几乎想到了这个答案，否则很多事情说不通。

我又问：“那为什么阿来出现在白狐的队伍里，你却在老爷庙的水底？”

我刚这么一问，阿来就坐不住了，只见他非常生气地从地上站起来，用一种非常幽怨的眼神看了一眼卫国雄，然后转身往不远处的黑暗中走了过去。我一看这架势，分明就是一种抱怨，心想难道这爷俩之间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卫国雄又是一声长叹：“这件事说来话长，都是因为我的固执所造下的孽，我对不起这孩子……”

后面，卫国雄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他跟阿来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些情节除了让我特别感慨之外，也包含了很多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在这里记述下来。

这件事情说起来，应该是卫国雄在水下祭台跟我说的那些事情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年卫国雄所在的勘探队解散后，他私自来到老爷庙调查这个地方，违反了相关纪律，因此肯定是被组织除了名。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由原来属于公家的事情，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他放不下十几名战友死在老爷庙水底这个事实。那个年代的勘探队员，多数出身军队，对于这种战友之间的感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他对于老爷庙事件已经执着到了无法自拔的境地。

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卫国雄对于老爷庙水底调查的深入，他先是历经艰难险阻摸透了在这里生存下去的方法，然后又找到了十几名战友的死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也同时发现了老爷庙水底存在的更多的秘密。

首先他发现老爷庙这个地方最早能追溯到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在上古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神话时代。

他从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怪物这个角度出发，不断在这里反复调查，最后得出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结论，他发现，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一个远古时代的实验室。特别是那个能够吞噬一切而又能够孕育一些奇奇怪怪生物的

鄱阳胎，就是这个远古实验室的核心。老爷庙水域绝大多数奇怪的生物，都是在这个鄱阳胎里孕化出来的。

在这些怪物当中，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就是那些最接近人形的牛脸怪，他始终觉得，这些牛脸怪物像极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人——伏羲。

他通过各种途径研究了很多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特别是神话传说中关于伏羲时代的一些古籍，他觉得伏羲这个出现在中国神话当中的人如果真的存在，那很有可能就跟我们在水底遇到的牛脸人一个样子。

伏羲是谁，我们都知道，历史课本上讲过，伏羲是人皇，牛面人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地位非常重要。当然我也听说过另外一种说法，说人皇伏羲是人面蛇身，他和女娲是兄妹，一起创造出了人类。

但是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伏羲不是我们普通人的样子，放到现代来讲，就是一个怪物。

卫国雄又说，他对于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感到非常疑惑，假设伏羲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有两个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伏羲文化与中国后来发生的文化之间出现了断层，就算是有一些所谓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那也是已经非常模糊，不能以偏概全；而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伏羲真的是人皇，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那为什么伏羲会被描绘成怪物的样子，而后来的人却变成了我们这个样子。古代的人是很注重颜面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分得非常清楚，怎么可能会认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做祖先呢，那不是在骂自己是畜生吗？

实际上还没等卫国雄搞清楚这里的一切，他又发现，自己所了解到的秘密可能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J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对于老爷庙水底这个地方的探索，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文化破坏现象和J国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所有的历史这两个因素，很多矛头和线索似乎都指向了鄱阳湖水底这个神秘的空间。

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J国人，似乎都没有真正的成功进入过这个空间，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卫国雄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找到了进入老爷庙水下空间的入口，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老了，加上长期出入这种阴暗潮湿的地方，逐渐开始身患疾病，身体中很多关节都已经坏掉，这种情况下已不允许他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水下水上来回折腾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累了，真的累了，因为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掉进了一个全是由谜团组成的旋涡一样，而凭他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开这种谜团的。

即使老爷庙水底还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团，那现实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调查下去了，他在一段时间里，真的就想到了放弃，放弃这里的一切，让这些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谜团继续并永远地在水底沉睡下去。

但是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已经打算放弃这里一切的卫国雄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因为他发现这些年，老爷庙水域出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人。而且他还逐渐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伙的，好像来自不同的势力，他们有着相同的目的，都在窥探老爷庙水底的东西。

通过一些秘密的调查，卫国雄首先确认了，在这片水域，有一支探险队，也就是白狐领导的探险队。表面上这只探险队好像是一些散兵游勇组成的不法分子，对外称作是探险队，但是卫国雄是过来人，他很快就确认了这只探险队的背景。

这支探险队是继卫国雄当年所在的那支勘探队之后，由某个机构秘密成立的新的勘探队，对外永远不会承认，但却真实存在。这说明，对当年那件事情至今耿耿于怀的，不仅仅是卫国雄一个人，只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这支勘探队又重新出现了，而且是作为一支影子探险队出现的。

而另外一伙人是一些外国人，时常在这片水域神出鬼没，现在不好判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但他们的目标是老爷庙水底无疑。这些外国人时常与探险队发生冲突，动的可都是真刀真枪，但这些事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并没

有介入，而是呈现出一种默许态度，可见围绕老爷庙水底而发生的事情，已经出现了来自多方面的博弈，况且这种博弈肯定不仅仅是在老爷庙水域范围内，而是已经升级到了另外一种层面的状态，至于这一切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卫国雄百思不得其解。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阿来，通过一些途径送进了这支探险队。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自己的儿子继续继承自己的心愿，继续挖掘关于老爷庙的秘密。可是阿来对于卫国雄所做的这些事情，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心理，他虽然加入了探险队，却从此也不再按照卫国雄最初的想法去做事，而是在探险队中沉寂了下来，过着一种近似颓废的生活。

卫国雄说到阿来的时候，已经是老泪纵横，他不停地絮叨起来：“这都是我造的孽，我对不起这个孩子……”

我有很多问题，但是看到卫国雄这个样子，又不忍心刨根问底，就捡了一个我最在乎的一个问题问他：“老爷子，我不知道你们父子之间具体发生过哪些事情，我是个外人，也不便多问，但阿来怎么说也是救了我好几次的人，我当他是兄弟，我能问一下，阿来的眼睛是怎么一回事么？”

谁知道我一问到阿来的眼睛这个问题，卫国雄就浑身一颤，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狰狞和可怕，又好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他用双手捂着脸，哭着说道：“阿来，我的孩子……我不该拿他当试验品，我真是作孽啊……”

听到这里我的头皮瞬间就炸开了，脑子里瞬间涌过无数的画面——怪物、伏羲的脸、鄱阳胎、古老的实验室……

我好像想到了什么，但强烈的信息震慑感又让我一时间心乱如麻，阿来那一双蓝色和血红色的眼睛开始在我脑海中神出鬼没，我好像着魔了。

伏羲密码

第十二章

魔海

卫国雄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镇定了一下情绪，继续跟我说：“我第一次在军舰里观察你，发现你完全是个外人，对于这里的一切毫不知情，又看到你呆头呆脑的是个老实人，干脆就动了心思，想着如果阿来不愿意蹚这摊浑水也好，省得跟我一样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那就干脆引诱你参与进来代替阿来。多次救你的目的，也是想让你能够活着接触更多秘密，从而利用你的好奇心，让你继续追踪这件事情，这样我就算死也瞑目了。但是每当我想到阿来对我的抱怨和看到他几经历险命悬一线，我就觉得自己太自私了，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心魔去害别人呢，这里的水太深了，我查了二十年都没查明白，更何况你们这些本来应该过正常人生活的年轻人呢……”

我听完他这话心里也明白了个大概，心说你是心疼自己儿子了，想让我一个外人去替你儿子卖命，理由还是因为老子看起来好忽悠。

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知道在卫国雄和阿来身上还有无数的谜团没有解开，但是卫国雄高看我了，我现在已经极度厌烦了这个地方，也厌烦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我只想离开这里，回到属于我的生活当中去。

等老子有命出去，这里的一切，无论是真是假，也不管这里究竟有什么

样的谜团，那都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于是我就说：“既然老爷子您动了恻隐之心，那不如给晚辈指条明路，让我找到其他的人，然后一起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卫国雄回道：“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是我干的，你们这些人被分散然后失踪，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在暗中保护阿来而已。但是我知道这些人肯定已经在这里面了，而且我还怀疑这支队伍里的人有问题。”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多少也有一些感觉。之前我们有过走散的经历，但是在卫国雄的引导或者在他直接参与下，我们总能重新被聚集起来，但是最后一次大家因为各种原因在军舰里走散后，我就发现，再也不见了他们的踪影，理论上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危险或者说都死了，那凭卫国雄对军舰的熟悉程度，不会发现不了。

卫国雄分析，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了，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分为了两部分，我、阿来和卫国雄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现在都到了这个老爷庙水下空间，而剩下的白狐、老王、杂毛和老外杰克四个人都不见了，其他地方卫国雄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凭他们又不可能穿过鄱阳湖到水面上去，那么剩下的结果可能就是他们也来到了这个水下空间。

只不过这四个人失踪这件事本身很可疑，就像卫国雄说的那样，他并没有去做把他们引诱到军舰外部的的事情，但他们几个确实是受到了潜在的被分散的引导力量的影响。

阿来在杀掉血鳍后，想尽快追踪他们，结果一进入暗道，就受到了飞镖的攻击，那就说明这四个人里面，可能有人存在问题，而且这个人非常忌讳阿来，想阻断阿来继续追击的可能，是以才在黑暗中对阿来下了杀手，好在阿来身手过人加之他那双奇特的眼睛发挥了作用，让他躲过了一些致命的飞镖，只是受了一些无关性命的伤。

阿来和我落水后，我们两个人出现了不同的情况转折，我误把水鬼当阿来拖上了水池，而阿来被卫国雄发现并救起，然后又让阿来折回水池用血滴

子杀掉两只水鬼，把我救了下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卫国雄通过嵌入阿来身体里的飞镖判断，这些飞镖是J国人传统中使用的，因此他根据之前对这支探险队里每个人的观察，觉得队伍里的老王很刻意，很有可能是混进探险队里面的一个J国人，同时也是我们一路被拆散然后都失踪了的始作俑者。

我对卫国雄的这些说法并不是完全赞同，因为凭我之前对老王这个人的接触，怎么也不觉得他是个坏人，更何况还是个J国人。还有就是，如果白狐他们的失踪是老王搞的鬼，那我为什么没事呢？我不像阿来那样身手了得，老王既然能抓走白狐和杂毛还有杰克，那顺带把我一起弄走也不算什么难事，于是我向卫国雄说了自己的疑问：“那为什么我还好好的呢？”

而卫国雄把他手里的金属棒递给我，说：“因为这支金属棒！他知道我的存在，也肯定怀疑了阿来的身份，所以他不敢在军舰里面断然抢了这支金属棒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是想让我一路保护着你和这支金属棒顺利来到这里，然后他会找机会对你下手。”

我接过金属棒，还是没看得出这支叫大秦密署的金属棒有什么特别的，总觉得卫国雄有些神经质了，就问道：“这支金属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里面应该装着钥匙一类的东西，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只要这支金属棒在我们手里，不管隐藏在背后的人是不是你们所谓的老王，那他都会出现。”卫国雄说，“我在这里跟你耗了这么久，故意放松警惕，就是等他出现，但是他却一直隐藏在黑暗中不出手，看来是在等我们下一步行动。”

听着这些天马行空的推断，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悬疑电影里的一个傻瓜，什么都不懂，却深陷其中，这种滋味非常不好受，却也无法摆脱，于是干脆顺着他的话说：“既然那个人不出现，那不如我们变被动为主动，赶紧去找他们吧，我怕时间耽搁太久，形势会对他们不利！”

卫国雄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说着，他起身跟我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我也起来。我按照他的意思

站起身，问他：“阿来呢，怎么不见他回来？”

卫国雄往阿来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有所担心，但他并没有更多地表现出这种担心，而是对我说：“或许他已经在某个地方潜伏起来了，他受了伤，边潜伏边休息这个道理他很清楚，你不必过于担心。”

说罢，卫国雄拔起插在地上的火把，又点燃了一支交给我作照明使用，然后他开始观察水潭周边的地面。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些凌乱的泥脚印，显然是刚踩上去不久留下的。

看着这些脚印，感觉非常乱，数量也比较多，很有可能就是白狐他们经过这个水潭的时候留下的。但脚印乱也恰好证明他们虽然来到了这里，但过程却一定不是愉快的。

这也让我长出了一口气，这至少说明白狐他们到了这里，而且还活着。

往前走了一段距离，我脚底下开始出现一些灰白色的骨头一样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的原因，这些骨头被我一踩，就变成了粉末状。而且越往前走，我脚底下的这种骨头就越多，甚至还有一些兵器之类的东西也出现在地上。

我举着火把尽量往前照去，火光能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但是卫国雄走在我前面不远处，加上他的火把光线，在我能看到的范围内，发现满地都是一些骨头和兵器。

大部分骨头都已经碎得不成样子了，但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大块的骨骸，我瞅着其中一块比较大的骨骸看了看，发现居然是一具人骨，身上覆盖着一些早已经腐烂的金属甲片，甲片都已经把肋骨压塌了。旁边是一块手骨，手骨里还攥着一把生了锈的青铜剑。我想了想，这样的场景在电视里经常见到，就像是一个战场遗迹。

看着这些遗骨和散落的兵器的密度，我推断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还是一场入侵战争。

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因为我发现的一个细节，这些几乎把能看到的范围

都覆盖住的骨骸，大概分为了两部分。

绝大多数的骨骸都已经碎得不成样子了，但是也有部分遗骨却还保存得相当完整，而且越往前走，这种骸骨就越多。

这些完整的骨骸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到其中一具骨架旁边停了下来用火把去照，却没想到，我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吓了一跳。

因为这些看上去非常完整的骨骸，并不是人骨。

这些骨架单个儿看上去非常大，要比正常人类的骨骼整体长出至少一到两米，而这些巨大的骨架虽然看上去有些人形的样子，但骨架顶端那奇特的头骨，让我一下就意识到，这是那些牛脸怪的骨骼，特别是在头骨顶部那一对弯上去的牛角状的东西，让我想到了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牛头马面，看着就瘆得慌。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里应该就是老爷庙水底怪物的老巢了，而且这个地方在古代被人类的军队血洗过！看着白骨累累望不到边的样子，这场战争想必已经惨烈到了一定的程度。我推断这场战斗最后人类军队应该是败了，因为牛脸怪跟我们遭遇了不止一次，说明有些怪物幸存了下来，但至于后来有没有大规模的人类再次进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否则无论是生命科学界的历史还是生物科学界的历史都要改写了。

我忍不住问卫国雄，是什么人对这些所谓的试验品大开杀戒的，是不允许这些非人类的生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是搞生物的，内心不乏有一种万物存在即合理的思想，总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些无法言喻的怪物，但终究还是一条条性命，如果单纯因为它们长得难看就要全部灭掉，不免有一些残忍。不过我心里也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像人而又不是人的半人半兽的生物，那这种事情就很可能牵扯到伦理范畴，也很有可能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思考，而是应该交给老天，由老天去处理这个问题。

卫国雄说根据地上散落的兵器判断，这些应该是秦朝的军队，究竟为什

么入侵这里，原因尚不清楚，但在这场战争之后，肯定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地方了。

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脚底下的路开始出现了变化，出现了一条石阶，此时我看着前面卫国雄的火把已经在我的斜上方了。

我借着火光照了照四周，铺满骸骨的地方到了这条石阶前面戛然而止，很明显，这些死掉的牛脸怪生前一直在守护着这里，它们没有让人类的军队越过这条石阶。

这条石阶出现得非常突兀，我抬头看去，发现石阶是修建在一座石头垒成的巨大的建筑物上，这座建筑物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就这么看上去最起码要有五层楼那么高，我无法看清它的全貌，但凭感觉和有限的视觉判断，这应该是一座底层宽而越往上越窄的建筑物，而从这条石阶往上倾斜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从建筑物的顶部延伸出来的，而是从建筑物的中间位置开始往下延伸修了这么一条道路。

我想起了J国军官笔记本里面记录的老爷庙水底的三角形空间，心里不免一震，心说这是一座金字塔型的建筑物，敢情我是到了老爷庙水底最核心区域了。这里就是那艘二战时期J国军舰的最终目的地，只不过它沉没了，军舰里面的人也都死光了，而我却活着到达了这里，真是命哉！

这时候，眼看着就要走到石阶尽头了，建筑物上出现了一个四边形的大豁口，我看到卫国雄在前面正在用火把照豁口里面的一扇两人多高的石门，看来他是想通过这扇大石门，进入这座建筑物的内部。我不由加快了一些脚步，想赶紧跟上去，生怕再次落单。

也就是在我就要走进豁口的时候，不经意间，我好奇地用火把照了照建筑物的上方，却没想到，在火把的余光当中，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东西趴在我上方不远处，而这个东西正在由上而下地看着我。

我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神经紧张眼花了，说不定那是一块散落在那里的石头，或者是一个雕像类的东西，因此我又把火把使劲往前举了举，想看清楚

一点。但火把的光能照出来的范围实在是太有限了，那个东西趴在那里，还是显得太模糊了，一时间也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火把惊动了对方，突然间，我看到那个东西竟然动了一下。

捕捉到它的这个动作之后，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妙，这个东西是个活物，而且看起来像极了一个人趴在那里。

我又想起白狐他们可能是被人给抓到这个地方来的，就以为我和卫国雄可能遭到埋伏了！

情急之下，我大叫了一声：“卫老爷子，那里有个人！”

卫国雄还在研究着那扇石门，听到我的喊叫，他先是一愣，然后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起来：“哎呀，你别神经兮兮的，喊这么大声干什么，搞不好要被你害死了！”

我一听他这话就直想喊冤枉，也忘记了刚从水潭里爬出来的时候卫国雄的叮嘱，就再次大声叫道：“我说的是真的，我们可能中埋伏了……”

没想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卫国雄就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一双满是污垢的双手就把我的嘴给结结实实地捂住了，然后一下把我拖进了豁口里面。

几乎也就是在同时，远处的水潭方向，一下子就响起了扑通扑通的破水声，这还不算，在这座建筑物的四面八方，瞬间更响起了数不清的嗡嗡声，我记得这种声音，那是牛脸怪物的叫声，而且听这些声音的密集程度，数量还不少，此时这些声音正迅速地往我们这边涌了过来。

卫国雄松开手后，知道一切都已经晚了，狠狠地叹了口气，又看了看火把，此时我们俩的火把已经燃烧得所剩无几了。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笨，这里不是人类的地盘，到处都是那些怪物，不让你大声说话你偏不听，你上当了，你看到的東西就是故意在引导你大声喊叫，好惊动这些怪物攻击我们！”卫国雄气恼地朝我喊道，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电筒，“就这一只手电了，本来想到关键时刻再用，现在看来不成

了，你拿着进入这扇门里面，里面应该就是所有秘密的终点。”

我听着这话不对头，就赶紧问道：“为什么不一起进去，你要干什么？”

“我得引开这些怪物给你争取时间！”卫国雄此时的话让我听着无比震惊和伤感，“看来我跟这个地方的缘分尽了，后面的路全看你的命了，老夫我就送你到这里了！如果你还能见到阿来，就替我转告他，这辈子我对不住他，下辈子如果有缘还做父子，我一定会补偿他……”

说完，卫国雄就把手里的火把往石阶的下方扔了出去，然后又把我的火把夺了过去。

借着火把落地的火光，我看到在这座建筑物的石阶下面，出现了数不清的高大的人形身影，这些长着牛脸的巨人有的拿着石刀，有的拿着木棍，正朝我们冲了过来。而且在这些巨人一样的怪物中间，还有一些我之前遇到的水鬼。

这简直就是一片群魔乱舞，吓得我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打哆嗦的地方。

当火把落地之后，卫国雄看了一眼下方的情况，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一下子跃起，三步并作两步朝石阶下面冲了过去。

他一边跑一边挥动着手里的火把，过程中不断地喊叫：“我在这里，冲我来……”

牛脸人和水鬼很快就被卫国雄的动作给吸引了过去，我看到几乎所有的怪物迅速把他给围住了。刚开始我还能隐约看到卫国雄边跟怪物搏斗边后退的身影，但是仅仅过了那么十几秒钟的时间，我就看不到他活动的身影了。

此时我心里升起一股无比心酸的滋味，我知道卫国雄这一去，指定是活不了了，现在他肯定已经被牛脸人和怪物撕碎了。而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愚蠢，我不该那样大喊大叫。

我非常想跟着冲下去，哪怕同样被怪物撕个粉碎，我也无法接受卫国雄为了替我争取时间，而搭上自己的性命。

可我却没有这样做，不是我没有勇气，而是我更加清楚，我必须进入石门里面，破解老爷庙水底所有的秘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卫国雄为我争取的时间，完成卫老爷子的遗愿。

这些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从我上方跳了下来，然后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又迅速冲向了石阶下方。

我被这样的场景完全惊呆了，这道人影竟然是阿来，他的出现，引起了石阶下面的怪物一阵骚动。

只见他手里的血滴子不停地被他甩出去，然后急速收回，这样的动作他一直不停地重复。

可是奈何下面的怪物实在是太多了，阿来的动作再快，也无法抵挡潮水般涌上来的怪物，很快，阿来就开始招架不住，最后他放弃了继续跟怪物缠斗，又往我的方向跑了过来。

我看到阿来后，实在是难以面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卫国雄的事情，嘴巴动了动刚要说话，却见他一摆手跟我说：“来不及了，赶紧打开这扇门！”

我一怔：“怎么开？”心想我他娘的知道怎么开启这比我都高的石门，难道能推开吗？

阿来根本来不及回答我的话，他一把夺过我揣在怀里的金属棒，然后迅速观察了金属棒周围一遍，又贴着耳边迅速摇晃了几下，像是似有所悟。只见他用手一按金属棒的底部，这支金属棒就出现了变化。

金属棒的底部被按了一下之后，底部就凹陷了下去，而顶部却凸了出来，我突然瞬间明白，这支金属棒原来是一个套筒，里面有机关。

阿来话不多，一系列的动作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他抓住金属棒凸出来的部分用力一扯，就见一团肉呼呼的东西被他扯了出来，紧接着，一个形状非常奇特的金属物件也跟着被扯了出来，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我赶紧捡起金属物件，发现这是一个类似于巴掌大小的十字架一样的东

西，构成十字架的每四条金属条的形状都不一样，上面布满了一些看不出是什么的花纹，并且长满了绿色的铜锈。

阿来把那团东西塞给我，并对我说：“这很可能是钥匙，赶紧去找能够插进这个东西的地方，快！”

说话间，阿来把我往石门那边推了一把，然后他又把身体往后一闪，手里的血滴子再次旋转着飞了出去，而这时候我也看到了石阶和豁口交界处已经冲上来两个牛脸怪物，它们全身布满了黑色的毛发，脸部扭曲着正挥舞着石刀冲我们俩砍了过来。

血滴子一下子套在了其中一个牛脸人的头上，可是牛脸人的头实在太大了，而且还长着一对犄角，血滴子只能套住牛脸人一半的头颅，但阿来完全不在意，只见他用尽浑身力气把铁链往后一扯，我听见咔嚓一声，牛脸人的半个头颅就被血滴子给割了下来，然后牛脸人一下子就扑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阿来还没来得及收回铁链，就又见他飞起一脚踢向了第二个牛脸人的胸口。这些牛脸人身体高大，我看到阿来原地瞬间弹跳起来的高度虽然已经到了极限，但那也仅仅是刚刚能够踮到牛脸人的胸口处。

牛脸人终究还不是人，反应完全没有阿来的动作快，冷不丁一脚下去，还没等它反应过来，就一下子开始后仰摔下了石阶，翻滚的过程中还砸倒了好几个就要攻击上来的其他怪物。

阿来这两次连续的攻击给我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我也不能再继续耽搁，把那团肉皮子一样的东西塞进口袋，然后拿着金属十字架三五步就跑到石门前，找所谓的能插进这个十字架的地方。

我先是扫了石门一眼，发现其实是两扇闭合的石门，一条非常细微的缝隙竖在两扇门中间。

刚开始我以为钥匙在我手里，那就直接找钥匙孔得了。可是没想到，我一看这石门，头就大起来了，他妈的这石门上面根本就没有钥匙孔！

石门上全是一些凸起的密密麻麻的花纹，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一些雕刻

上去的花骨朵，可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都是一些馒头大小的螺旋状的花纹，形状竟然跟我在坠机之前看到的那巨大的旋涡云团差不多。

我心想这去哪里找钥匙孔，这么多的螺旋状花纹把我的眼睛都给看花了，可见卫国雄也没从这石门上发现什么，他要是找到了什么，也不至于用那种极端的方式给我争取时间。但我是个凡人，没有这种走迷宫破机关的天赋，一时间竟然傻眼了。

阿来见我没动静，一边在那石阶边缘挥动着血滴子，一边冲我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你当我是赵子龙吗，我快顶不住了！”

我几乎已经把自己的眼睛当成了扫描仪，都要把这两扇石门的每一寸都看遍了，可是到了这种时候，我眼睛里除了旋转的花纹还是旋转的花纹，感觉都要被催眠了，忍不住大叫道：“你就算不是赵子龙也不行，门上没有钥匙孔……”

我刚说完，立刻就听到了阿来的回应：“门上没有你就看看门的周围……脚底下……”

听完阿来的话，一万只草泥马瞬间在我心田呼啸而过，到底是我笨还是你笨，钥匙孔当然是在门上了，难不成还在地上——等等，不对！突然之间，我脑子里一道闪电划过，好像想起了什么。阿来把我推向石门的时候，我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当时还差点把我绊倒，这说明那个地方不是平面的，而是有什么东西。

被阿来的话这么一提醒，也不管我的猜测到底对不对，就低头去找那个地方。这个豁口不大，我距离阿来只有四五米的距离，很快我就在距离石门不到两米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凹陷下去的孔洞。

这个孔洞不算大，一眼看不到底。凹陷下去的部分，形状跟我手里的金属十字架物件差不多。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不由大喜，话不多说，直接把金属十字架给放了进去，同时心里默念阿弥陀佛，芝麻开门。

话说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当我把金属十字架放进孔洞里面之后，十字

架就顺着凹陷一下子掉了进去，孔洞很深，我也不知道十字架掉到什么地方去了，更没有听到金属落底的声音，但这都是一些忽略不计的事情了，因为十字架刚落下去，我就听到石门里面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声音，紧接着，石门就真的一点一点地打开了，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光芒从门缝中射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心里一阵狂喜，大叫阿来的名字：“阿来，门开了，门开了，赶紧跑路！”

阿来听到后，估计是早就顶不住了，我这边话音还未落，他就迅速从石阶处跑到了石门这边，还没等石门打开的口子能够塞进一个人，他就急匆匆把我往门缝儿里使劲推，但是奈何门缝太窄了，我竟然卡住了。我刚要喊你慢点，别我把你挤残了，却见他上来就是一个飞踹，直接一脚把我给踹进了石门里面。

我几乎是横着飞进石门里面的，一下子就摔了个脸朝下，扑通一声落地后，我的面部传来一阵剧痛，差点就昏死过去了。但此时除了暗骂阿来这个畜生不讲究外也顾不上其他了，这个畜生都他娘的不知道踹了我多少回了。我趴在地上抬头往后一看，就看到阿来已经钻进了石门里面，这时候他正在转动石门背面上的一个圆盘状的东西，本来已经开启的石门在阿来的操作下，又开始慢慢关闭了起来。

我开始观察阿来把我踹进的这个地方，一看之下几乎就呆住了。

在这个金字塔型的建筑物的顶端和墙面之间，全是一些闪着五彩光芒的光点，而且这些光点组成的图案有些看上去竟然有些眼熟，就像是在晴天的夜晚抬头看到的星空，而这些光点，就像是一些星象图。

我仔细辨别了一下才发现，这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光点，是因为在这里的墙体上和建筑物的顶部都镶嵌了一些会发光的石头。

这些发光石把整个空间都照亮了，看上去五颜六色的，就跟进入了幻境一样。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在这座建筑物的中间位置，树立着一尊巨大的石头

雕像。

但此时的情况不允许更多地去研究这尊石像，也就暂时先不去管它，转身透过门缝看豁口外面。

牛脸怪物并没有冲上来，估计是被阿来打退了一部分，于是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心说等到阿来把石门关闭，我们俩就安全了。

可是就在这个关头，我看到几个身影从石门外面的上方直直掉了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到石门外的石阶方向竟然冒起了一阵黄色烟雾，就跟黄炸药突然炸开了一样。

我刚刚稳定下来的心脏瞬间就又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忍不住对阿来大叫道：“不好，怪物从上面攻过来了……”

阿来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但他的反应明显跟我不一样。我看到他先是一愣，然后立刻停止转动圆盘，本来还差二三十厘米就要闭合的石门也随之停止了继续关闭，随后他对我说道：“外面有人！”

我一听他这话，就立刻打开手电筒，对着门缝往外照，很快，我就知道阿来为什么不继续关闭石门了，因为我也看到了几个人，几乎同时大叫了起来：“是老王和白狐他们，赶紧开门让他们进来！”

伏羲密码

第十三章

金字塔

我没有看错，这几个身影不是牛脸怪，老王站在最前面靠近石门的地方，而白狐、杂毛和杰克站在他的身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线的原因，我看到后面的三个人站在那里身体有些僵硬，面部表情也非常的木讷，但这些没有影响我心里的狂喜，终于找到他们了，说实话我真的是太想念这几个人了，都忍不住要哭出来。

可是阿来却没有任何要开门的举动，他就像看傻瓜一般看了我一眼，之后便对着门外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语气冰冷：“你终于出现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听到老王的声音响起：“阿来，别来无恙，我知道你手段厉害，但是如果你继续关闭石门，那么就别怪我杀掉他们，还有里面那位齐兄弟，你也不想看着这个女人被下面的怪物给撕成碎片吧！”

我一听到老王说的这些话，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也不敢相信，之前救过我而且一直很和善的老王，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回想起在军舰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想到我们这些人一个又一个地失踪，我不由得脊背发凉，看来所有人都中了老王的计了，卫国雄老爷子猜得没错，老王果真是个叛徒。

但我还是有些不能接受，就爬起来试探性地问道：“老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老王一改之前那种和颜悦色的姿态，而是用一种非常不屑的口吻对我说：“小子，这些就算跟你说了你也不可能理解，我看你还是劝劝阿来，让他放我进去，不然我真的把他们杀掉。”

我心里哎呀一声，完全理不清这里面的事情了，各种要命的经历先不说，现在怎么还上演无间道了呢，真是如梦如幻、一言难尽，但也不能不管白狐他们，要是老王真的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情，那我这一路过来的目的又是什么，于是我就看向阿来说：“阿来兄弟，让他们进来吧，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死啊！”同时，我也向阿来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先放他们进来，然后从长计议。

阿来表情很复杂，脸上变幻莫测，最后叹了一口气，说：“我可以放你进来，但你必须保证他们都还活着，否则我一定杀了你！”

“放心，我只是使了一些手段控制住了他们，现在还没到他们非得死的地步。”老王幽幽地说，“别耽搁时间了，我的黄烟丸抵挡不了多久，很快那些怪物就会攻上来！”

老王说完，阿来开始往相反的方向转动石盘，很快两扇石门的缝隙便裂开了能够正常走进一个成年人的宽度。

阿来顺手从背上解下血滴子拿在手里，我冲他摇了摇头，意思是说千万别轻举妄动。阿来犹豫了一下，好像也明白现在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我们，于是后退到我身边，眼睛一直盯着从石门外面走进来的老王。白狐、杂毛还是杰克跟在老王身后，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活力，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僵尸。但我能肯定的是他们三个并没有死，因为他们还能动，面部也有血色，只是不知道被老王施加了什么手段才变成这个样子。

老王进来后，冲着杰克说了一声：“关闭石门。”

转看杰克，就像是一个傀儡，转身用非常笨拙的动作开始转动实盘，石

门随之关闭。

这时候阿来手中的血滴子开始旋转了起来，他看着老王说：“要打么？”

老王呵呵一笑，说：“我知道这里没有人能打赢你，本想让你死在暗道里，没想到你命这么硬。废话不多说了，交出人皮天书，我就放了他们三个！”

听到人皮天书四个字，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从大秦密署里面掉出的那团皮子，难道老王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样想着，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口袋里面的皮子。

我刚想说皮子在我这里，想要的话赶紧放人，却被阿来抢先一步说：“你要的东西在我这里，想要就放人，否则我立刻毁了它，你是了解我的。”

阿来这样的举动，立刻让我心领神会，他这是在借助人皮天书把谈判的条件变被动为主动，因为老王的目的性非常强，显然这张人皮对他来说相当重要。

老王默不作声，一直盯着阿来，终于开口道：“也罢，放了他们也行，但我有个条件。”

“说！”阿来回道。

“不如大家暂时放下恩怨，一起进入这个地方！”老王说，“就让这个姓齐的小子在前面探路。”

“凭什么，我有一万种办法可以杀了你！”阿来不理这茬。

“我知道你有机会杀掉我，可是如果我死了，他们几个就得不到解药，最终的结果也是死！”老王冷冷一笑，“阿来，你只是一条狗，如果你还是条忠实的狗，那就别再跟我讲任何条件。”

老王说完这话，我见他作出了一个非常令我震惊的举动，他竟然把手伸进了自己的胸膛内部，从皮肤底下掏出一个黑色的弹丸。随后他拿着这个弹丸一摇晃，也没听到什么声音，但我却立刻看到白狐他们三个人都同时面部扭曲了起来，那是一种看上去非常痛苦的表情，而且很快三个人几乎同时倒地，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够了！”我大叫道，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三个那种痛苦的样子，抢先说，“我们答应你的要求，但你现在必须放了他们！”

老王终于停止了摇晃手中的黑色球体，然后又从皮肤下面掏出来一个白色球体，并再次做了一个晃动的动作。

我看着老王的手在自己的皮肤下进进出出，心里忍不住一阵恶心，想不到老王的皮肤之下，竟然藏着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如此可怕。

看阿来的样子也是有些吃惊，但似乎也没有办法，他不说话，只是看着躺在地上的三个人。

在老王晃动白球之后，躺在地上的三个人就逐渐停止了痛苦的抽搐，然后我看到杰克先睁开了眼睛，他愕然地看着周围，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嘴里不断叫着：“my god, fuck……”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知道跟老王的协议算是达成了，虽然看情形老王有随时重新控制他们的机会，但我现在只想赶紧救人，至少也得避免他们遭受痛苦，于是就招呼阿来过去看他们三个人。

老王看到白狐醒了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虚，又说：“不要以为你们人多就可以跟我耍什么心机，中了傀儡术，没有我的解药，他们一定会死。”

我先是把杰克扶起来，然后阿来把白狐和杂毛扶起来，三个人此时虽然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木偶般的表情，但是看面色并不是特别乐观，绝对不能在这种时候对老王发难。

看到醒来的三个人，面部还残余着之前那种痛苦的表情，我心里升起一种恨意，鬼使神差般对老王说了一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你放心，我肯定会在他们没事之后，杀掉你！”

我说完这话，就听到老王哈哈一笑，他说：“其实这并不是你的战争，我让你在前面探路，也算是让你早死早超生，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怎么还会想着杀我呢，你觉得凭你就能杀掉我？这简直就是笑话……”

白狐清醒过来后，看到对面的老王，有气无力地问道：“你到底是谁？”

老王看样子也不想隐瞒什么，就一字一顿地回道：“中村正源！”

白狐恍然说：“游船被围我就感觉事情不对，没想到竟然是你。”

“对不住了大小姐，这是战争，战争是没有规则可言的。”老王回道。

白狐听完苦笑起来，表情看上去有些悲凉。

这时候杂毛也醒过来，杰克瞪着两只大眼珠看了看所有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要说话，就被阿来给盯了一眼。他很忌惮阿来的眼睛，于是吓得马上闭上了嘴。杂毛抓了抓头顶的一撮黄色的头发，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对白狐说：“还谈什么，先弄死这个叛徒再说……”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见他差一点又倒了下去，幸好他一直被阿来搀扶着。

老王虽然是一个人，但他控制着我们其中的三个人，也就有些有恃无恐，又听他说：“你们很清楚现在不可能把我怎么样，如果刚才的协议还算数的话，我想我们该出发了。”

白狐跟阿来对望了一眼，就见阿来指着我说：“就按照刚才说的，让齐天在前面探路，我保证不会对你动手，但到了终点，你必须交出解药，否则我宁愿大家都死在这里，那样你的目的想必也不会达到。”

老王双手一摊：“成交。”

阿来转而又对我说：“没事，相信我。”

我故作镇定地点了点头，心想老王——不，应该是中村正源，这个老狐狸真会打算盘，这里面就属我最没有战斗力了，我要是在前面出了什么事或者遇到什么危险，阿来一定会救我，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始终处在一种抽不出人手对付他的局面。

但现在也是毫无办法，我必须硬着头皮顶上去，否则杰克、白狐还有杂毛，随时会遭遇不测，他奶奶的，就这么拼了吧，谁让我点儿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哦，天哪，我似乎明白了，老东西你原来是个叛徒！”这时候杰克

突然说话了，“Mr Qi，我永远和你在一起，你放心，我非常能打的！”

杰克说完就朝我这边走了过来，外国人的身体就是比我们强了那么一点儿，白狐和杂毛此时还有些站不稳，但杰克已经能够正常行走了。

就这样，我和杰克走在最前面，白狐和杂毛互相搀扶着走在中间，阿来和老王都互相戒备着，两人并排走在最后面，场面非常尴尬和讽刺。

我们一路顺着斜坡下到了建筑物的底部，到了巨大雕像下面，几个人看着这尊雕像，似乎都有些惊讶。

借着这些五颜六色的光，只见那雕像从腰间往下的部分就像是一条盘绕起来的巨蛇的尾巴，而上半部分看似如人身，但是再看那雕像的头颅，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牛头，像极了外面的牛脸怪物。

这尊雕像目测高度至少有十五米，周身雕刻着的线条粗犷却又不失完整，这些线条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身铠甲附着在石像表面。再看这石像的动作，一只手向上举着一把巨大的石刀，另一只手伸出食指指向地面，给人一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那石像的面部微微昂起，双目注视着建筑物顶部的那些发光的星象图，屹立在那里，显得栩栩如生，其威严程度又令人咋舌。

同时我也看到，在这尊石像的前方四五米远的地方，摆放着三个一人多高、三米多宽的巨大的青铜鼎，而且这三个大鼎周身雕满花纹，看上去显得十分苍劲有力。

这显然是一尊建造年代十分久远的大型图腾雕像，而且看着这尊石像的样子，我好像知道它是谁。

这尊石像，正是传说中华夏始祖伏羲的样子，人类始祖伏羲氏，蛇尾人身牛首。在中国的传说中，这可是一个神一样级别的人物，而在中国人的心里，他与女娲的地位不分伯仲。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久远的人物雕像了，但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建造了这座雕像呢，难道会是那些牛脸怪物吗？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怪物，显然还不具备建造这样一座大型雕像的智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越想脑子里越乱，于是干脆不去想。

管他是什么，这只是一尊石头雕像——我这样告诉自己。

石像的后面，隐约能看到有一条十分宽敞的石廊，可见从这座金字塔型的建筑物里面，还能往更深的地方走。看着这尊石像出现的位置，我大致推测这个地方，可能还只是一个入口，而这座石像担当的角色，应该是一种象形意义的守护神，能够对进入这个地方的陌生人造成一定的威慑作用。

正当我们准备绕过雕像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却见白狐突然停下了，她先是拨开杂毛搀扶着她的双手，然后对着这尊雕像仰望了一眼，竟然跪了下去，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

杂毛看着白狐的举动，眉头皱了皱，好像想起了什么，也就跟着跪了下来，同时我看到他的嘴唇也上下微微动了起来。

中村正源警惕地看着白狐和杂毛，生怕他们借此使什么手段，其中一支手又放进了自己的前胸皮肤之下，时刻准备着发难。

但是白狐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她跪在那里，表情无比的虔诚，反而杂毛有些不一样，他除了学着白狐的样子跪在那里，也不断回头看看白狐，表情有些不耐烦。

中村正源也搞不清楚这姐弟俩要干什么，就督促他们赶紧上路。可是还没等他开口，就见阿来一摆手说：“不对，石像有问题！”

阿来说完，就见所有人都再次把注意力投向了这尊石像。

谁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让所有人都呆住了，我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现在看到的场景，总之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场面。

我刚才只顾着去想白狐和杂毛为什么对石像下跪，却没有去注意石像本身发生的变化，此刻在阿来的示意下，我看向石像，却发现不经意间整个石像居然裂开了。

我同时还注意到，这尊本来岿然不动的石雕，在这个时候全身上下竟然开始发生一种变化，这种感觉，就像是看到一个巨大的身躯因为呼吸的节奏

从而导致表皮在微微起伏。随着这种起伏变化，石像身上的裂缝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破碎的石片一样的东西不断地从巨大雕像的身体上掉落下来。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石片从石雕身上脱落，我几乎一下子就意识到了什么——这根本就不是一座雕像，而是一个巨大的物体，被套上了一个石头外壳而已。

此刻在我能看到的雕像的下半部分，透过脱落掉石片后暴露出来的缝隙看过去，就看到一些明晃晃的东西在里面缓慢地扭动着，我用手电往里一照，发现这些扭动的东西，就像是一些巴掌大小的金黄色鳞片。

我看着整个石雕全身起起伏伏的样子，心里升起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觉得这石头外壳里面装的东西好像是个活物！

所有人都被这景象给震慑住了，一时间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候杂毛不知道又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突然听到他叫了一声，声音都有些打颤：“堂姐，你看石雕的头部，它……动了！”

杂毛的这句话简直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惊醒了所有人，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尊雕像，就像是石头外壳里面包裹着一个活着的東西，而且块头肯定不小。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是相当不愿意承认这个猜测，要是这雕像是活的，那石头外壳里面装着的东西又会是什么？可现实情况不容我多想，赶紧去看杂毛说的雕像的头部。

谁知一看不要紧，我的腿一下子就麻了，本来昂头看向建筑物顶端那些星象图的石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已经把头给低了下来，变成了一种俯视着我们这些人的姿态。

头颅部分的石头外壳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除了比之前小了一圈之外，样子还是原来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个大号的牛头。但这里的光线颜色混乱了，也不是特别亮，我无法看清楚俯视着我们的那张脸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只是隐约看到了一双巨大的眼睛，而且那双眼睛看上去非常像我们人类的。

此时，我们这些人被纳入了这张脸的俯视范围之内，所有人都不敢出

声，生怕惊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气氛非常难以形容，而最先从这种震撼的场景中走出来的是白狐，她仅仅迟疑了片刻，好像也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但她又是个明白人，一定是意识到如果再任凭我们继续看下去，那等到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就晚了。

于是她招呼所有人说：“不管我们是敌是友，现在的情况都不容许我们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我们得赶紧走，否则可能会出事！”

我和杰克自然是没有意见，现在最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的人肯定是我们俩，杰克比我的动作还快，说了一句“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怪事，以后再也不来中国了”的话，就拉着我往雕像的后面跑。

我后头看了一眼，就看到他们几个也跟了上来，中村正源估计也被这样的场面给镇住了，没见他趁机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竟然跟个没事人一样也跟了上来。

我心想这样也好，不管后面会怎样，至少在这样的诡异环境下，中村正源不会不明白，人多总比你少强，而且他很清楚阿来也没有多大把握一次性制服他，就算能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也就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我们的必要。

进入看到的这条石廊之前，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这个正在脱壳的东西，此时石片已经像下冰雹一样从它身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去，而整个巨人一样的牛首怪物，身体开始剧烈晃动了起来，好像马上就要挣脱石头外壳的束缚一般。

我心里疑惑重重，石头外壳里面的东西是个活物无疑，大概推测这座金字塔型的高大建筑物，就是用来安放这个巨人一般的怪物的，但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人皇伏羲吗？可是伏羲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就算历史上真有伏羲这么一个人存在，这都几千年了，也早该化成灰了，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那如果这不是伏羲，那又会是什么

么东西呢？

想也想不通，又特别忌讳身后的那个巨人怪物和它手里的那把超大号的石刀，要是被那玩意儿给抡了一下子，估计整个人都成肉泥了，于是我干脆不去想，抓紧了时间赶紧顺着石廊的斜坡往前跑。

这种时候我就开始想，如果卫国雄老爷子还活着，说不定他就能够说出个一二，可惜他在这个地方调查了这么多年之后，还是死在了老爷庙水域最核心区域的外围。想到这里我心里不免又再次内疚起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跟阿来解释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但眼下也只能先顾着往前走了，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在逃命还是在继续送死，总之我们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继续往前。

杰克别的不行，逃命那是首当其冲，刚开始还非常友好地拉着我的胳膊一块跑，但是他见我总是不断往身后看白狐他们，步伐一直跟不上他的节奏，又感觉这条望不到头的石廊似乎也没什么危险，很快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就见他跟我说：“齐，我先到前面给你们探路。”

说完他就加快了脚步走远了，但他也不是傻大胆一样地瞎走，我见他始终在我的手电光能照到的范围之内。

过了有五六分钟的样子，我突然就发现杰克不再继续往前走了，用手电照了照，就看到这条石廊内的斜坡已经到头，在石廊的尽头，出现了一面墙。

但很奇怪的是，这面墙似乎并不没有堵住这条石廊，因为我看到杰克先是看了几眼墙面，不知道在看什么，只见他摇了摇头，然后看他往左手边走了过去，而且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看到杰克不见了，知道走廊尽头肯定出现了转折。但同时我心里也一沉，心想你千万别再跟以往一样又玩失踪，害老子转天转地地找你。可是没想到，刚过了那么十几秒的时间，我竟然看到杰克从他消失的另一个方向又走了出来。

这时候我也接近了石廊的尽头，忙问他：“老外，你在瞎转悠什么，怎

么神出鬼没的？”

杰克一耸肩，对我说：“这里到头了，没有路了，只有这么一面墙。”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就明白杰克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原来在这走廊的尽头，是一个石室，而在这个石室的中间位置，就这么干巴巴地竖着一面墙，显得十分的高大和突兀。

但在这个石室的四周，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出口，全是一些青灰色的石块垒起来的墙壁。

我心里不由得犯起了嘀咕：不会吧，难道这个地方到头了？想到这儿，就觉得事情似乎有些棘手，如果这地方真的到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得原路返回才有可能出去，可是身后的危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凭我们这几个人不可能做到。

后面的人很快就跟了上来，杂毛此时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在白狐的示意下，他先是围着这个石室走了一圈，期间他不断用手敲打着四周的墙壁，然后对白狐摇了摇头。

反观中村正源，他似乎不相信杂毛一般，自己又围着石室转了一圈，最后也是满脸的疑惑。

杂毛说了一句：“得，这地方到头了，老王你费尽心机，最后还是还是一样，啥都没捞着。要我看，咱们赶紧打一场分出胜负得了，省得我还得想出去后怎么弄死你，想得我闹心。”

中村正源显然并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但他是个老油子，完全掌握局势，并没有理会杂毛，而是一半商量一半威胁地对白狐说：“大小姐，你是行家，想必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了，不妨说出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你知道我现在还不能死。”

白狐始终显得非常理智，她并没有过多地去在意这间石室，反而一直在看这面墙上的东西。她冲我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我专心拿着手电照这面墙，同时我听到她说：“这面墙出现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其中一定有机关。”

我立刻会意，调整大了一下手电的光圈并尽量把光线集中在这面玄关一样的墙面上。这个时候，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我就看到，在这面墙上，出现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就像是一些奇怪的墙体彩绘。

在白狐的指引下，所有人都集中到了这面墙跟面，都开始看起了墙面上的彩绘，其实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虽说是彩绘，但颜色组合也就那么几种，大部分是红色和黑色，还有少量的其他颜色。

颜色少但不影响整幅壁画的完整性，在这面足足有十几平米的墙面上，这些彩绘看上去非常的连贯，好像在描述某种场景。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些画在墙上的图案，第一感觉就是这些壁画应该年代十分久远，至少不会是秦汉之后的东西，因为这些壁画看上去十分的古朴，虽然大致能看出壁画所要表达的场景，但大量的图案还是以象形意义表现手法居多，如果是秦汉后期的产物，那表现手法就应该细致得多。

不过这倒不影响我们去分析这些绘画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对这幅壁画简单描述一下。

这幅壁画，基本上可以一分为二去看，但我必须从这幅壁画的中间位置说起。因为整幅壁画当中最显眼的图案就是在中央位置，而单看这个图案，凡是中国人就不会太陌生，那是一幅伏羲女娲图。

跟神话里说的一样，伏羲和女娲的整个下半身，就像是两条蛇的尾巴一样，互相缠绕着，但是再往上看，就会看到这两位人类始祖本来缠在一起的身体开始分离，其中女娲形象的上半身跟我们人类没有太大的区别，她的身体往壁画的右半部分倾斜，双手中间捧着一个小人，两眼俯视着斜下方的地面，而地面上几乎全是这种小人。靠近女娲的小人儿有很多跪着面向女娲，越往后，就会看到一些小人们已经站了起来，开始背对着女娲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听到阿来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女娲造人……”

但我却见白狐摇了摇头，她指着女娲下方的那些人形图案说：“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些图案。”

按照白狐的意思，我们重新端详起这些人形图案，一看便明白白狐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虽说这是些画风非常简单的图案，可能几条线就代表了一个人，但也不是不能看出，在这些看上去像是人形的图案当中，有一些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而是一些似人非人的东西。

比如有一些上半身是人形，但下半身却长着半截四条腿的动物的身子，也有很多下半身看起来像人，而上半身却长着动物的脑袋，有一些甚至跟我们多次碰到的牛脸怪非常相似。

我不明白这幅图为什么跟我之前了解过的女娲造人图不一样，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幅图里面，女娲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人，竟然还有这么多半人半兽的东西。

杰克看到这样的场景，竟然哈哈大笑起来，用讽刺的语气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应该相信是上帝造了我们吧，你们的神造人都造不明白，肯定是个大骗子，所以以后你们还是相信上帝吧！”

听到杰克这么解析这幅壁画，我一阵苦笑，但又没心情跟他开这种玩笑，又看向了壁画的左半部分。

左边的这半幅壁画，从中间位置开始，首先看到的是人皇伏羲的身体画像，在与女娲画像分离的上半身，我看到的伏羲，身体跟女娲像对称，身体往左边倾斜，并且也是注视着下方。但伏羲的样子，却像极了我们之前看到过的那尊活雕像，特别是那一个长着两对犄角的头颅，看上去就跟公牛的脑袋差不多，不过这倒也符合伏羲在神话传说中的形象。

起初，我以为这部分壁画描述的也是类似于女娲造人的场景，但是看完了之后，从我的内心深处，就升起了一股凉意。因为这部分以伏羲画像为核心的壁画，描绘的人皇不是在造人，而是在杀人。

前面看女娲图，先不去管这幅壁画中描述的女娲造出来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但好歹符合我心目中女娲造人的意识概念，可是反观伏羲这边，壁画描述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景。

壁画中显示，伏羲的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并不规则的东西，这个东西跟其他的场景元素不一样，它是由红色、黑色和蓝色组成，立体感非常强。

在伏羲画像手里的这个东西四周延伸出一些虚线，像是能够发光的样子，而伏羲脚下的那些小人物画像，全部被这些光线笼罩，跟右边壁画不同的是，左边的这些小人，大部分都呈现出一种躺着的姿态，在接近这半幅壁画的边缘处，则出现了一些小人物抱头逃跑的景象。

所以，我根据这样的场景推断出，伏羲所主导的这部分壁画，描绘的应该是一种杀人的场景。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样作为人类的始祖，在同一幅壁画中，这两位神人在描绘出来的场景中，所代表的意义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不过好在这仅是一幅壁画，而且描述的还都是一些传说性质的场面，我也懒得去想太多，于是就对白狐他们说：“我觉得我们就这么看着这幅壁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建议我们还是以找出路为先。”

我说完杰克也表示赞同，他对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壁画完全没有兴趣，也完全看不懂，我们刚才在看壁画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抓耳挠腮，还不不停地往身后的石廊看，好像担心走廊另一头的建筑物里面那个巨大的活雕像会追过来。

谁知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到从身后石廊的另一端，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声，

那就像是一只愤怒的老虎吼了一声，又像是一个人刚睡醒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只不过这个哈欠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整条石廊都产生共振。

听到这个声音后，几乎所有人都被吓得一哆嗦，特别是杰克，腿肚子一软，差一点跪倒在地。

这时候阿来大叫一声：“不好！那东西恐怕是醒过来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否则就全完了！”

阿来说得没错，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可是杂毛和中村正源都把这个石室看遍了，根本没有通往其他地方的入口，一时间也都没了章程。倒是白狐，越到了这种危机的关头，她越是沉稳过人，完全不像是一个女流之辈，在这种时候我已经都慌了，可是她却还是一个劲儿盯着眼前这面墙上的壁画在看。

我心说这些壁画有什么好看的，能让你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可是还没等我开口问她什么，就见她一步来到壁画跟前伏羲的位置，用手去碰壁画中伏羲手掌位置那个不规则的图案。

白狐的动作非常之快，她先是用手一摸，然后就见她用手拨动那个图案，这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伏羲画像手中的那个不规则形状图案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图案，而是一个融合在壁画中的一个凸起的实物，只是这个凸起并不是特别明显，很容易被壁画上的其他图案给同化掉。

但就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只见白狐把壁画中那个凸起物给拿了下来，可是还没等我来得及问她拿到了什么，就忽然感觉到一阵刺眼的白光从白狐拿下凸起物的地方照了出来。

这道白光出现得太突然了，我下意识地用手臂挡住眼睛，过了那么几秒钟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拿开手臂，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我刚睁开眼睛，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傻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那道白光给照出幻觉了，我发现现在的自己已经不在石室里面，而是来到了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这地方也不是我之前一直在游走的黑暗水下世界，而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广阔的平原，我脚下的地面也非常的特别，没有泥土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只是一片火红色的岩石，就连抬头看到的天空都是通红一片，而且同样是空无一物。我好像站在这片区域的中央，往哪边看都是一个样子。

我完全不知道在那道白光照射出来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这时候，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孤独感和恐惧感，这种感觉像极了我刚坠机跌落进湖里的时候。

这时候我猛然发现，即使在老爷庙水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也遇到了好几个人，可是我的内心依然充满着孤独和恐惧。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直紧绷着的心理防线逐渐被这种感觉给击垮了，我实在是太累了，心想还不如死了痛快。此时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开始狂奔起来，可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跑，可怎么跑四周的环境也还是那个样子，直到最后我开始感到头晕目眩，才迫使自己停了下来。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再次望了望远方，本来也没希望自己能看到什么，这完全就是一个绝望的动作，可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眼花了，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的前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径直朝我走来，而且很快，我就看到这个人影的样子，那是白狐。

白狐穿着一身J国军装，显得很不合身，但这并不能遮掩住她楚楚动人的身段。她看到我，先是笑了笑，然后就冲着我跑了起来，这种场面有种美女即将投怀的感觉。我以为我们这些人都走散了，然后我遇到了白狐，心里的孤独感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就想着要不要伸出双臂跟白狐来个拥抱。

但在我就要伸出手臂的这一刻，又一下子打住了，我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白狐身后。

在白狐的身后，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白狐，她也朝着我的方向走了过来。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不自觉地揉了揉眼睛，可我依然看到在白狐的身后，有另外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人。

而且这时我环顾四周，发现四面八方全部都是白狐的身影，她们正从不同的方向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距离我最近的，已经和我相距不到十米远了。

她们同样都穿着J国军装，同样都披散着头发，不一样的是，有些白狐的身影在冲着我笑，而有的却在对着我哭，更有甚者对我露出了一种让我摸不透的表情，像是在阴笑，又像是面无表情……

我不由得开始往后退，我最初看到的那个白狐看着我往后退的动作，本来对我一直笑着的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疑惑，她问我：“齐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抱住我？我好害怕……”

这一定是幻觉，白狐才不会这样跟我说话，她是我的幻觉！我这样跟自己说着，可是又非常疑惑怎么会有如此真实的幻觉，这个白狐分明是在跟我说话，她站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再去看其他走近我的白狐，同样一点虚幻的都没有，她们也都是那么的真实。

我没有说话，只是非常惊恐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白狐。她们来到我身边，把我里三圈外三圈地围住了。

伏羲密码

第十四章

怪胎

她们来到我身边后，都开始对我说话，仿佛完全不在意我身边会有那么多一模一样的人。但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已经无法分辨，只是根据她们的表情，看到有的面相和善，而有的目光呆滞，也有的露出了非常狰狞的表情。

熙熙攘攘的声音很快就把我整得几乎崩溃，我大吼了一声，推开围在我前面的白狐，再次狂奔起来。我跑过的地方，全都是白狐的身影，我不断从她们身边掠过，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在喊着我的名字，到了最后，我都顾不上去理会这些身影和声音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我的前方竟然没有路了，我看到了一处悬崖，弯腰往悬崖下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悬崖深得不见底，黑漆漆一片。

我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白狐，她还是之前我看到的樣子，但她没有说话，只是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问道：“你到底是谁？”

“我是白狐。”对方面无表情。

“那她们又是谁？”

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发现刚才数都数不清的白狐的身影，竟然又全部不

见了，现在只是在我眼前站着这么一个人。

“那都是我，也都是你的幻觉。”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那些白狐，都是我心中对于白狐这个人不同的定义，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好人还是坏人，刚才她们都以幻觉的形式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我问道：“现在的你依然也是幻觉，对吗？”

“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白狐说完这句话，然后做了一个令我目瞪口呆的举动。

她绕过我，走到悬崖边上，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必须醒来！”然后，她竟然纵身一跃从悬崖边上跳了下去。

我大叫了一声“不要”，可是已经晚了，白狐的身影很快就坠入深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无力地瘫软在悬崖边上，抱头痛哭起来，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不是真的，一定是掉进了某种幻觉，可是我怎样才能从这种幻觉中走出去呢？哭着哭着，就想到了白狐跳崖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必须醒来！

难道白狐做了这样一个举动，是为了在冥冥之中告诉我走出这种幻觉的方式吗？那这也未免太刺激了吧……这样想着，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同时心里也跟自己打了一个赌。

我必须赌，而且我赌这一切都是幻觉，只要从这里跳下去，我就能回到现实当中，因为我清楚现实中的白狐，她是绝对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去自杀的，因为没有必要。

一切都是幻觉，我必须醒过来——我闭上眼睛，心说如果我判断错误，就这么死掉也认了，那白狐不也是跳下去了吗，有这么一个姑娘陪着我一起死，那真是做鬼也风流。

想着，我就一咬牙，然后纵身一跃，就这样跳下了这道悬崖。

耳边呼呼地响起了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急速下坠，但我不敢睁开眼

睛，就这样任凭身体自由落体。

也不知道下坠了多久，我依然没有跌落到悬崖的底部，就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觉得就是再深的悬崖，也该到底了，除非这是个无底崖。不行，我得睁开眼睛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想着，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坠崖，而是笔直地站在一个昏暗的地方，我紧缩着的的心脏先是稍微缓和了一下，然后就开始疑惑我这是在哪儿，感觉这个地方不像是之前我们看到壁画的那间石室。

但并不能十分确认，这里的光线十分幽暗，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但隐隐约约当中，我似乎看到有一个人影在我面前晃动着，而且这时候他还突然把手伸进了我上身的口袋中。

我吓得大气不敢出，不知道眼前的是人是鬼，只是凭着直觉，感觉这应该是个人，如果是鬼的话怎么可能来翻我的口袋，直接掐死我就是了。

我站在原地没动，定了定神，睁大眼睛仔细辨认，就发现这个身影有些熟悉，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这个人应该是中村正源。

对方好像也感觉到我已经醒了，只见他先是非常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就迅速转身往一个方向跑掉了。我没敢去追，顺手摸了摸口袋，发现从大秦密署中得到的那张皮子已经没有了，我顿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一定是中村正源趁着我昏迷，把皮子给偷去了。

我心想不好，中村正源既然能在我身上翻找东西，那说明他已经知道皮子不在阿来身上，那阿来他们会不会已经遭到中村正源的毒手了呢，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开始冲撞着我。

我先是用手摸索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内，伸手就能触到两边的石壁，我往前走了几步，就看到前方的地面上有一个光圈，那应该是我的手电。此时手电的光线也变暗了，估计是快没电了。

我走过去把手电捡起来，照了照周围的环境，就发现在我的四面八方，

竟然全是一些高低错落的石拱门，门内漆黑一片，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而我就是从其中的一个拱门内走出来的。简单数了一下，这个空间内一共有十六道石门，想必中村正源肯定是从其中某一道门溜走了。

也就在同时，借着手电光的余光，我看到其中一扇石门内，好像有人站在里面，我用手电往其中一道石门内照过去，就看到了白狐的脸，她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跑过去，对着白狐喊了她几声，紧接着，白狐就有了一些反应。她睁开眼睛，看到我后先是一愣，然后就环顾四周，并长舒了一口气。

她有些试探性地问我：“你……跳崖了？”

听到她这话，我也是一愣，心想不是吧，难道我们两个人同时进入了一个梦境当中？这也太巧合了，什么剧情这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直接回道：“嗯，跳了。”

然后我又简单跟她说了一遍我醒来后看到中村正源从我身上搜走皮子事情。

白狐没有继续说什么，她先让我赶紧找找其他的人，于是我和白狐兵分两路，她从旁边的一道石门内找到了阿来，而我从另外两道石门内找到了杂毛和杰克。

他们几个也并无大碍，都陆陆续续醒了过来，我们聚到了这个空间的中央位置，但几乎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样，互相看了看，好像在问对方，刚才发生了什么。

杰克揉了揉太阳穴，骂了一句后说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到我被阿来追杀，到处都是他的眼睛……红色的、蓝色的，吓死我了……”

“我去，我也做梦了，我梦到自己在海里跟无数个妞儿玩冲浪，幸福死我了！”杂毛叫道。

阿来没有理会杰克，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做梦总比死了强。”

我知道肯定所有人都做梦了，而且都梦到了自己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

这时候我看了看阿来，他的眼神有些空洞，面色相当难看，凭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他如果做梦，那一定是梦到了一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苦笑了一下，梦里都会出现幻觉，不由得感叹这种梦里说梦两重虚的经历。这说明了什么，我问自己，这说明无论是眼前的这些人，还是前前后后发生的那么多事情，我从心底深处都是极度抗拒和不相信的。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问道：“那个老狐狸不见了，你们三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杂毛满脸死了就死了的表情，没吱声，杰克被折腾得都已经恍惚了，也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有白狐对我说：“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你刚才说看到中村跑掉了，那说明他肯定是走进了其中一道门，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追上他，不能让他得到这里的任何东西，否则老爷庙的秘密就会落入J国人手里。”

阿来说：“我刚才看了，这里一共有十六道门，除此之外并无他路，无法确定那个J国人走的是哪一道门。”

白狐听完，又对身边的杂毛问道：“有没有看出门道？”

“早就看过了，搞不定！”杂毛说，“虽然这些拱门排列得非常规则，高低搭配上也似有章法，但绝对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因为第一，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方位信息，也就失去了利用古代术数的可能；第二，这十六道门可能代表的是十六个卦象，在同一个时空格局内，要推演十六个方位，我做不到。”

白狐啧了一声：“你的意思是这些石门的排列方式并不是按照传统的八卦方位布置的？”

“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式。”杂毛说，“你别看只有十六道门，这些门其实并不一样，它们有高有低，有宽有窄，每一道门都不一样。而且我怀疑这个阵法，是按照传说中的伏羲十六卦布置的，现在没有人知道伏羲十六卦的前八卦是什么，推演不好，那可能就是个死。”

白狐点头道：“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上古时期的古人类建造的，那就真

的不能用现有的奇门和八阵等方式去推演，传说上古伏羲十六卦的前八卦早已失传，就算知道了方位信息，也不能轻易进行卦位推演。”

除了白狐和杂毛姐弟俩，剩下的我们三个人都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顺口问了杂毛一句：“我只听说过八卦什么的，十六卦又是什么东西？”

杂毛一直瞧不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敷衍我，就说：“说了你也不懂，这无论是八卦还是十六卦，用你们科学家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一种古代的数学，你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古代的大数据集成体。你看到这些石门了吗，仅仅按照八卦来推演，就有无数种可能，你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概率学。至于伏羲十六卦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就是石门的数量比较多么，还能困住我们这些大活人？”我不解地问道。

“石门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推算不好，走错了路，那石门里面是吉是凶就不好说喽！”杂毛说，“搞不好你从其中一道门进去，中途遇到个跳脱衣舞的女妖精也说不准，要不你随便进一个试试？”

我听了感觉云里雾里的，心想你怎么不试，也就懒得再问他。这时，不知道杰克又是哪根神经错乱了，我听见他说：“我看我们大家还是一起祷告吧，让上帝给我们指引一条光明的道路，我实在是受够了！”

阿来听到杰克的话后若有所思，忽然说：“老外的话有道理，能不能换个思维？”

“怎么说？”杂毛问道，“让我们大家都跪下来集体唱圣母玛利亚？”

“我不是这个意思。”阿来说，“懂得术数的人遇到这种类似于古阵法的建筑格局，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只有通过卦位推演，才能知道哪个方向能走，哪个方向不能走。但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么多，就是简单地认为，建造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单纯地需要这么多门，实际上并没有按照那么多的规矩来建造，那么，结果就是不管你怎么推演，可能都是白费力的。”

杂毛一摊手，意思是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对什么阴阳八卦完全不懂，平时也很少接触，因此也就比较赞同阿来的说法，心想拿着本来就不怎么靠谱的古代术数去推算这些同样不靠谱的石门哪个能走哪个不能走，这不是傻逼么？于是也开始思考起来，如果我是建造这里的人，我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口气建了十六道石门。

白狐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明白了阿来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布置了这样一个阵法，从而达到阻止有人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完全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

听完白狐的话，我也感觉事情好像哪里不对劲。想了想，忽然之间，白狐最后的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一下子在我脑海中炸开了。

如果建造这里的人在这里布置了十六道门是为了困死我们，那这就等于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我记得是白狐触动了壁画上的一个凸起物，应该是开启了一种机关，然后只见一道白光之后，我们就全部失去了知觉，等再醒过来，我们所处的位置便发生了斗转星移般的变化。

试想换作是我设置了如此巧妙的机关，那我完全可以直接用机关把这些人杀死在那个石室，怎么可能还会让这些人好端端地出现在这里。

再回想当时中村正源消失的时候，他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从时间概念来讲，他只能是随便走进了某一道石门内跑掉了。这种人绝对不至于慌不择路，他既然敢这么跑掉，也就说明他已经想到了我前面说的这个问题。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就跟他们说出了我心里的这些想法。

说完之后，所有人也都表示这也未必不是一种思索的方向，但同时，阿来接着我的话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说道：“这一路过来，一切都是相反的。假设我们是沿着一个又一个的入口到了这里，那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往往是在每个入口外面遇到了危险，而不是进入入口之后。”

“我去，你的意思是建造这里的人并不是要阻止外面的人进来，而是要

阻止这里面的东西出去？”杂毛反问道。

“几乎可以这么说，否则很多事情说不通！”阿来继续说：“就算这真的是个阵法，那它真正的作用也应该是从内往外而发的，否则就像大小姐和齐天说的那样，我们早就死了。”

阿来这么一说，大家也没有否认的意思，局面反而一下就变了，我们只需要随便找一道门钻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这也仅仅还是一种猜测，真相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知道，但不能继续犹豫和瞎猜了，昏迷了一阵之后，我的肚子居然还疼了起来。

没法再耽搁，我把手电交给阿来，他在最前面开道，我们紧跟在后面，随便找了一道石门就钻了进去。

石门之后，是一条甬道，不知道通向哪里。走了一会儿，我们就发现甬道两边越来越宽，呈现出一个巨型的扇面结构。刚开始我们一路无话，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但走着走着，前面的阿来就停了下来，同时我还听到他说了一句话：“等一下，前面有东西！”

我以为是遇到了什么机关或者是什么怪物，下意识地就做好了往后跑的准备，但是又看到阿来的举动也不是特别夸张，我顿了顿就走过去问他看到了什么。阿来晃动着手电往前面照了照，我就看到在我们前面的甬道两边的石壁上，挂着一些东西。

就这么看过去，这些东西就像是一团团的大块腊肉一样，都风干泛黄了。

阿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距离，我们发现，这些东西不是腊肉，而是一个个蜷缩着身子趴在墙壁上的人。确切地说，这都是一些十岁孩童一般大小的人的尸体，尸体都蜷缩成一种婴儿状，双手和双脚就像吸盘一样附着在墙体上。

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几乎呆住了，心里没有恐惧，反而是一种愤怒，不停地骂着到底是谁干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竟然把这么多孩子给风干成了这个样子，这样的凶手抓住了就得就地枪决！

阿来小心翼翼地走到最近的一具尸体前面，拨动了几下。然后，我就看到在这具尸体的小腹部位置有一根拇指粗细的绳子一样的东西伸进了墙壁里面。

杰克在一边问阿来：“蓝眼睛，这是些什么东西？这是虐待儿童吗？”

阿来摇头表示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说：“我也不清楚，但我觉得要么是这些孩子是被养在这里的，要么就是用来喂养石壁后面的什么东西，你们看尸体和墙体之间的这根风干的肠子，实际上是一条脐带。”

被阿来这么一解释，我还真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但同时也有一个疑问，如果墙体后面有什么东西需要靠这么多的孩童来提供给养，那这个东西该有多大的块头呢，想着我浑身上下就起了一层的白毛汗。

白狐越过阿来，继续往里面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就听见她对我们说：“你们赶紧过来看这里！”

我们应声来到白狐身边，就看到她指着石壁上的一具尸体说：“从这个地方开始，越往里走，这些尸体萎缩的程度就越厉害，阿来说得对，我也怀疑这些尸体就是用来养墙后面的东西的，这些尸体的养分都被吸干了。”

后面我们的发现也跟白狐的推断差不多，在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尸体，几乎都跟被吸干了一样，有的甚至只剩下了一副包裹着一层干皮的骨架。

这时候，不知道阿来想到了什么，突然就对我们说道：“这样解释我感觉不太对。”

“又哪里不对了？”杂毛问道。

“就是我才说的，这些尸体，要么是被养在这里，要么是用来养其他东西的。”阿来指着墙壁一个地方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少了一些尸体么？”

阿来这么一说，我们就去看这些墙壁上的尸体，可是一看之下就发现，在这些尸体之间，有些尸体与尸体之间的空白区域非常大，而且在这些空白的地方的石壁上，还隐约能看到挂着一条条干瘪的脐带。

那么问题来了，空出来的地方的尸体去哪里了？

阿来继续说：“如果我猜得没错，这些尸体最初都是活的，而少了的尸体，应该是长成人形后从这里走出去了！”

还没等其他开口，我就立即追问道：“那这些剩下的尸体怎么解释？”

阿来回道：“我也搞不懂，但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可能这两种情况都同时存在。”

我心说去你大爷的，这都是些什么推测，完全是一千零一夜，哪来的这么多的情况……

阿来说完，又对杂毛说：“你不是可以隔物断声么，你能不能试试听一下石壁后面有没有东西？”

“那是自然，兄弟你真识货！”杂毛十分得意地说了一声，就走到石壁上，把耳朵贴近了石壁，开始以一种非常奇怪的节奏敲击耳边的石壁。

没想到，杂毛敲击了一阵之后，先是眉头一皱，紧接着，他又换了一个位置，而且开始加快了手指关节敲击石壁的频率，而且力气越来越大。敲了有那么五六分钟，期间他换了好几处敲击的地方，到了最后，他敲击的位置都已经距离我们足足有十几米远了。

我们忙跟过去，杂毛已经停止了敲击墙体，但我们看到他的一双眼睛露出了十分惊恐的神色，而且整张脸都绿了。

杰克看事情不妙，开始结结巴巴地问了杂毛一连串的问题：“杂儿，你听到什么了？后面有魔鬼吗？这里是地狱吗？”

杂毛不知道是不是被杰克的结巴给传染了，竟然也结巴着跟我们说：“墙后面……有东西在……”

说到这里，杂毛竟然有些上不来气，竟然卡壳了。阿来上去就一下子把杂毛拉了起来，对着杂毛的脸就是啪啪两下子：“你听到了什么？”

杂毛这才反应了过来，他吞了一口唾沫，又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才说话：“刚才谁打我？”

“是我！”白狐一把拽起杂毛的衣领说，“问你话你就说，你刚才都吓傻了你知道吗？”

阿来用少有的一种非常诙谐的眼神看了看我，竟然偷笑了一下，我也跟着忍不住一乐。这倒不是因为觉得杂毛被打好笑，而是阿来这么一笑，我有些非常不适应，心说这哥们儿也会幸灾乐祸，真是怪哉。

“你们行！”杂毛白了白狐一眼，接着又说：“墙后有东西，块头非常大，到底多大不知道。”

“还有呢？”白狐追问道。

到这里杂毛脸色又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像下了多大的决心一样，就一口气说完了从他敲击墙壁到被吓傻的整个过程，我在这里就简单地描述一下他说的话。

刚开始杂毛敲击石壁的时候，就感觉到墙后有什么东西，但除此之外，他还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听上去很有节奏感，就像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呼吸声，而且每次呼吸和吸气的幅度都很大，因此杂毛就判断这墙后面是一个大家伙！

杂毛一路寻声换地方，当他找到了呼吸声音的源头，刚要想好好确认一下这种音声到底是不是呼吸声时，忽然听见里面的东西说话了。

刚开始杂毛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但很快就发现不是，里面的东西确实在说话，而且很明显的一个问题——那些话，是说给杂毛听的。

至于里面的东西说了些什么，杂毛说那时候他心情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有些听不太明白，里面的东西说的好像是古汉文，但好像又不是，他听着听着，脑海中就涌出了一些话。杂毛大概说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这样——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放我出去，你们找到回家的路了吗？我请求你们不要抛弃我……

杂毛一再否认，并不是里面的东西跟他说的话把他吓傻了，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感觉从里边传出来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说话，但那

声音又像是一种绵绵密密的咒语，让他无法收摄心神。

杂毛说完后，我们都露出了一种不解的神情。我心说杂毛这是听到了些什么话，怎么听上去有些矛盾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些人把其中一个人关到了某个地方，让他去做一件事情，而等这个被关的人做完了这件事的时候，关他的人也早就已经走了，还把他给遗忘了。而这个被关的人呢，还夜以继日地期盼自己的同伙会把自己给放出去，因此在听到外面有人的时候，就赶紧问是不是你们来了，还不把我放出去，我都快想死你们了……

想着这多半是杂毛的幻觉，于是我便忍不住问道：“你会不会听错了？”

“不会！”白狐斩钉截铁地说，“杂毛从小就被训练，他从来没有听错过。”

我心说你就替他吹吧，让我说，要么杂毛就是真的被什么给吓傻了，要么就是根本就没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就装傻来欺骗我们。但想了想，我又觉得在这种关头，杂毛应该不会做这么顽固的事情，白狐这么相信杂毛，也一定有她的理由。于是我没有继续再说什么，表示既不承认又不否认。

“大家先不要管墙后面是什么，我看前面就是这条甬道的出口了，先走出这个地方再说！”白狐首先表示了对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见解，然后又对阿来和杂毛说，“别忘了我们的任务和那个间谍！”

阿来和杂毛点头示意，然后阿来继续打头阵，我们开始往前走去。

前面的甬道已经变得非常宽阔了，感觉能并排着开进三辆卡车。从这么多蜷缩着的尸体旁边走过，我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算不上害怕，但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打怵，总觉得那些少了的尸体，会不会还在这个空间内，而且此时正躲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看着我们。

很快，我们就看到前面的阿来停了下来，好像是走到这条甬道的边缘了，他拿着手电筒在前面四处照了照，然后又冲我招了招手，就听到他对我们说道：“答案在这里！”

说完，阿来像是沿着什么通道，往下方走了过去，但他去的地方应该不是很深，我们能看到手电光一直在一个小范围内晃动。

我们很快走出甬道，沿着一条并不长的台阶走下去，我发现来到了一个建筑结构非常奇特的地方。

这里跟我们之前进入的石室都不太一样，只见这个地方非常宽阔，正对着我们的是一片弧形的石壁，往两边延伸出去，就像是一个包围圈，围住了我们走出来的角落。但这些外围的石壁跟甬道的石壁明显不同，甬道里面的石壁都是打磨得非常规整的青黑色巨石垒成的，而这一圈外围的石壁，虽然有人工开凿的痕迹，但大部分还依然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

我抬头看了看这个空间的顶部，一些钟乳石一样的东西垂在我们的头顶，有些钟乳石还在不断往下滴着水。而最中间甬道部分的圆形建筑物和头顶的钟乳石之间，看上去有着非常大的空隙。

地面显然是经过人工修整的，脚底下有一些沟壑一样的花纹，从钟乳石上滴下来的水，全部流进了这些沟壑当中，不知道流向了哪里。

看到这样的场景，再结合甬道的结构，我对这个地方的整体结构就有了一个判断。

最里圈就是我们醒来的地方，我们中间走过的这条甬道和另外十五道石

门后面的甬道，组成了这座建筑物最中间的部分，而甬道之外和前面的石壁，就是这座建筑物最外围的一圈。

到了这里，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巨大的车轮状圆形建筑物，回想了一下一路走过来的甬道的长度，就不难推测出在甬道和甬道之间，确实应该有着一个个隐藏着的空间。也就是说，杂毛所说的甬道墙壁背后有东西，理论上都是对的，因为甬道和甬道之间的夹层，确实可以藏下体型巨大的生物。

为了印证我的这个想法，我看了看我们下来的甬道两边。果然，在我们出来的甬道口和另外一条甬道口之间，有一段距离是封闭的。但在这个封闭处中间位置，有一条缝隙，看上去就像是两扇巨大的石门把这地方给封住了。石门上布满了花纹，几乎和金字塔建筑物入口的石门一模一样。

我心想果然是别有洞天，想着竟然有一种想打开石门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的冲动。

可是这时候的条件已经不允许了，阿来手中的手电光开始变得暗红起来，估计是电快用光了。

在这种地方，没有手电就等于瞎子，于是阿来对我们说：“得赶紧找找这里有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做几支火把，否则一旦遇到危险，我一个人顾不上你们几个！”

阿来说得对，虽然他在黑暗中的视觉能力比常人强上百倍，可是我们不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危险，一旦遇到什么怪事或者被那个中村正源偷袭，阿来是不可能同时保护我们四个人的，于是白狐让我们在小范围内看看，有没有能够制作火把的东西。

借着手电筒最后微弱的光线，我看到正对着甬道出口的正前方，有一个大型的石台，像是开会用的大会议桌，石台上好像还摆放着一些东西，因为距离有点远，所以没看清楚那是什么。

我走近一点，就看到石台上都是一些已经干瘪的肉团。这些肉团大部分黑乎乎的，就像是一坨坨风干的牛肉，但是仔细看了看，就发现不对，因为

有些干瘪的肉团，看上去竟然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婴儿。

我又忍不住往这个环形结构空间的两边看去，果然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这样一个石台，而且有些石台的四周，好像还坐着一些人！

在我走神这个过程当中，旁边亮起了几支火把，我很诧异他们是怎么点着火的，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火种。

白狐看我在发呆，就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把我的推测和发现跟她说了一遍，白狐好像早就知道了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有些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科学家，你应该学会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道理。记住，以后无论遇到什么环境，你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要保证自己的视野和感官，否则会死人的！”

我对白狐的话无言以对，接过她递给我的一支火把，然后就见她往另一个石台方向走去，同时还让我们也跟上。

走过去后，我们又发现这座石台上面依然是一些肉团，而坐在石台四周的，竟然是一些穿着古代服装的人。

我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因为这些人看上去竟然跟活人几乎一模一样，要不是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肢体动作过于僵硬，我肯定会认为这都是一些活人，不过现在看来他们显然已经死了。

观察了一下这些尸体的动作，我忽然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大多数尸体都保持着一种翻弄肉团的姿势。但我也看到其中一具尸体的动作跟其他的不一样，他的双手放在眼前，摆出一个翻阅的姿势，好像在看什么，但手里的东西已经没有了。

我不由得想起了在J国军舰内看到的那些同样保持着生前动作的J国干尸，好像他们都是在一瞬间突然就死掉了。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眼前的这些尸体看上去竟没有腐烂或者干化。

但我并没有过多地去纠结这是为什么，我是古生物领域的，知道尸体不腐烂的原因有很多，所以干脆不去想那么多。我更在意的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人类的古尸，而且看样子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动机跟我们并不一样，

我们一路过来是后退无路导致的，而他们却是坐在这个地方的，莫非他们是刻意来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

想到这里，我又感觉这样的场景有些熟悉，猛然之间，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些画面——甬道里面的那些奇怪的尸体和能够吞噬万物的虚无空间鄱阳胎。

再看着这些尸体手中的肉团，我心里就忍不住惊叹起来。

这些尸体手里的东西，应该是一些胚胎，而这里，竟然是一个古代的人体实验室！

我顿时明白了，卫国雄只猜对了一半，那鄱阳胎并不能自己孕育生命，而是有人在这里造出了胚胎，然后又放到甬道里面培养成形，鄱阳胎只是这种孕育程序的最后一步，真相的起点应该在这里才对。

我被自己的这种想法吓了一跳，但同时又有另外一些疑问一直想不通，那就是这些人形的胚胎最初是哪里来的，古人要用这些胚胎干什么？石壁上的那些干尸跟甬道背面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那一条条的脐带和石壁上消失的尸体一直让我无法释怀，也让我感觉到有些难以名状的恐惧。

阿来一直以来都不太关心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的问题，他只在乎眼前的东西，这时候我看到他正看着这些穿着古装的尸体，面色凝重。随后他翻动了几下距离他最近的两具尸体，皱起了眉头，对我们说：“这些尸体被人动过手脚！”

白狐立即追问道：“阿来你发现了什么？”

阿来道：“这些尸体的脖子后面，都有一道刚刚被割开的口子，我怀疑是老王干的！”

“什么意思？”杂毛问道，一边问一边挣脱杰克死拽着他的手，也过去看这些古尸。

杂毛用火把照了照古尸的脖子后面，对白狐说：“伤口都是新鲜的，好像被放进了什么东西。”

说完，杂毛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就用手去抠古尸脖子上的伤口。一边的阿来看事情不妙，大叫一声“住手”，然后就去阻止杂毛。

可是已经晚了，只见杂毛刚一碰到尸体脖子，我就见他猛的往回一缩手，像是触到了什么扎手的东西。

阿来有些气急败坏，狠狠瞪了杂毛一眼：“那个J国人在尸体里放入了东西，而且故意留出破绽，就是引我们上当，刚才你身体的静电跟尸体里埋藏的东西发生了反应，估计要坏了。”

我一看这情况明显不对，刚要问杂毛怎么回事，是不是触到了什么东西，就看到被杂毛碰过的古尸脖子处突然冒起了一阵黑色烟雾。这股烟雾的规模不大，却足以弥漫整个石台周围，这时石台四周的古尸在被黑色烟雾弥漫之后，竟然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身体先是一阵抖动，然后我看到这些古尸都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开始死死盯着我们看，眼睛里还闪出了饿狼一样的眼神，绿幽幽的非常瘆人。

白狐惊讶道：“这是J国忍者的五藏傀儡术，确实是老王干的！”

杰克被吓得全身都哆嗦起来，在一边大叫：“什么傀儡，我看这是一些吸血鬼，我需要十字架和圣水！”

阿来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推到了他身后，我看到他的眼珠子又变得血红起来，那泛着红光的眼睛充满无限杀气，但是自从在石门里面醒过来，我就没看到阿来的血滴子，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因此心里有些着急，这些古尸看起来这么凶，阿来一个人怎么打？

于是我焦急地在一边问道：“阿来，你的血滴子呢？”

阿来没有理会我，他死死盯着那些不断从石台边上站起来古尸，说了一句：“杂毛和我应付这些尸体，大小姐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杂毛喊了一声“得嘞”，然后就挽起袖子和阿来挡在了前面。而此时，这些古尸已经开始朝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而且动作越来越快，就像是恶魔苏醒了一般。

我和白狐还有杰克开始往后退去，但是还没退出多远，就见有几具古尸已经冲破了阿来和杂毛的防线，直直朝我们这边冲了过来。

我大叫道：“跑不了了，杰克，你不是说你很能打么，赶紧护驾！”

杰克现在已经被吓得魂不守舍了，听到我的喊声，他用英文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就对着冲上来的干尸大吼了一嗓子，不知道是不是在给自己壮胆。

我以为杰克是回过神来了，心说杰克人高马大，一人打俩估计应该没问题，这样我和白狐还有继续往后退的机会。可是没想到，杰克在喊了一嗓子后，见到古尸完全没反应，还是一个劲儿地冲我们跑了过来，就见他一个急转身，竟然越过我和白狐，自己朝后跑掉了。

我气得破口大骂，但也无济于事了，冲在最前面的古尸已经扑到我和白狐身边，情急之下我也不能跟杰克一样自顾自地跑掉，那多丢份儿，于是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子把白狐推向身后，然后用手里的火把去抡扑上来的古尸。

我本以为僵尸怕火，一定会惧怕我手里的火把，可是没想到，接下来的情节跟电影里演的根本不一样。我的火把刚抡出去，还没碰到古尸的身体，就见那古尸一把抓住了火把燃烧着的顶端，然后一下子夺过去扔向了远处。

没了烧火棍，我脑袋一抽风，心想老子跟你拼了！便调整了一下身体，然后直直地撞向了古尸，原以为，出于礼节，你总得往后退几步吧？可终究是事与愿违，这具古尸冲向我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我撞在他身上的感觉像是撞在了铜墙铁壁上一样，一下子就被弹出去五六米远，整个肩膀似乎都给撞废了。

我忍住身体的剧痛，也不敢赖在地上不起来，于是赶紧爬起来。迅速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到又有好几具古尸冲了过来，有的冲向我，有的冲向了白狐。

白狐利用自己灵巧的身体优势不断躲闪着古尸的攻击，暂时没有危险。

但跑掉的杰克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具古尸已经追上了他，并且已经和他扭成了一团，于是苦命的杰克只好一边大叫一边跟古尸缠斗起来。

我这边的情况也不好，两具古尸已经再次冲到了我的前面，其中一具上来就挥舞着手臂抓向我的脖子。我没有任何的格斗经验，看到古尸来抓我，下意识抱头下蹲身体。

这个下蹲的姿势倒是躲过了古尸的攻击，使得最前面的这具古尸一下子扑了个空。但是奈何还有第二具古尸扑上来，因此我一下子就被扑倒在地，那感觉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古尸扑倒我之后也没含糊，上来就用两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几乎立刻让我失去了任何反抗的可能。而且祸不单行的是，刚才扑空了的那具古尸再次席卷而来，竟然用力拽住了我的双腿，然后一个劲儿地往后拉去，让我整个的身体都悬空了。

我心想完蛋了，这样的撕扯肯定会让我身首异处，也顾不上委屈什么了，干脆停止挣扎闭上眼等死。

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突然感觉拉扯我双腿的古尸一下子松开了双手，紧接着掐着我脖子的古尸也松开了，身体一下子又跌倒在地，也就在同时，我听到脚底和头顶分别传来两声清脆的咔嚓声。

我定眼一看，原来是阿来和杂毛救了我，两具古尸的脖子被他们俩给拧断了。

我大口喘着粗气，看到他们俩身后已经躺着好几具倒下去的古尸，心里不由得大叫痛快。不过痛快归痛快，我也看到他们俩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古尸撕扯得不成样子，浑身上下布满了大面积的血迹，看样子虽然他们能打得过古尸，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们俩见我没事了，又赶紧分头去救白狐和杰克，高手做事就是不一样，我看到他们几乎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付来势汹汹的古尸，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首先折断古尸的手臂，然后再去扭断它们的脖子。

救下白狐和杰克之后，十几具傀儡古尸已经全部倒了下去。杰克哇哇地哭着，说以后再也不来中国了。我很想冲上去狠狠踹这个没良心的几脚，但是被白狐给拦下了，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突然指着一个方向对我们所有人说：“小心，上面有人！”

听到她这话，我刚刚有点缓和的心里又紧了一下，心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难道还有漏网的古尸跑到上面想对我们来个俯冲攻击？顺着白狐指的方向去看，结果我还真的在中间的建筑物和钟乳石顶之间的空隙里面，有一个人正站在那里，似乎在看我们有多狼狈。

但我很快就看清楚了这个人是谁，这时候我听到杂毛骂道：“狗日的叛徒，想害死我们，没那么容易！有种你别跑，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中村正源非常轻蔑地呵呵一笑：“杂毛，别忘了，你们当中的三个人中了我的傀儡术，我很轻易就能干掉你们！”

这时候白狐上前说：“你已经穷途末路，就别危言耸听了！活人身体里的傀儡种子存活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我想这时候你放入我们身体内的种子也已经失效了……”

白狐说着，就见她手伸向了自己的脖子后面，然后就扯出一条像蜈蚣一样的多足虫子。那虫子被白狐扔到了地上，看上去已经死了。

杂毛见状也学着白狐的样子，从脖子后面拉出来一条一模一样的虫子，回头又帮杰克把虫子扯了出来。

中村正源看到白狐的动作后，脸色一变，好像没有意识到白狐竟然这么了解他所谓的傀儡术，一下子失去了继续要挟我们的可能。但他很快就一改刚才的面色，然后见他把手伸进自己的皮肤底下，掏出几个药丸一样的东西，同时说道：“我知道十几具古尸难不倒你们，但是如果这里的古尸全部都活过来，你们还能应付得了么？”

说完，就见中村正源把手里的药丸分别弹向了远处的石台，这些药丸碰到石台之后，就爆炸开来，随之升起了一股股黑色的烟雾。

那些石台四周也坐着一些相同的古代尸体，这些古尸被烟雾熏到之后，像之前那些古尸一样，开始活了过来。

这次我看到的古尸的数量可不能跟之前相比了，在我能看到的范围内，两边扑过来的古尸，至少也有二三十具，这种场面十分骇人，我见阿来和杂毛都开始往我们这边靠了过来。

“很遗憾，我们立场不同，在各为其主的情况下，你们必须死！”中村正源见古尸已经潮涌般扑向了我們，说了这么一句话后，就消失在了建筑物上方。

看着最前面的古尸已经距离我们很近了，搞不好又是一场殊死搏斗，可是这次古尸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怎么看我们都没有胜算，情急之下我就问道：“现在该怎么办？”

阿来看了看中村正源消失的地方，说：“打肯定是打不过了，我们也到这座建筑物的顶上去！我看着顶部是一些钟乳石，说明上面距离水底很近，我们先上去，然后想办法出去！”

没有人对阿来的说法表示不认同，当下也只有这样了，打不过就跑，也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就是不知道上面的中村正源有没有设置什么埋伏。可是也没其他办法了，面对这么多的古尸，跑为上策，于是我听到阿来说：“我和杂毛断后，你们赶紧找机会爬上去！”

阿来说完，他就招呼了一下杂毛，然后一人冲向一个方向，一下子混入了尸群。

我迅速看了看四周，没发现可以攀爬的地方，于是赶紧对白狐和杰克说道：“没地方爬啊！”

阿来和杂毛不断击退接近我们的古尸，但我们的防守圈越来越小。杰克眼看这次没办法独自逃跑了，竟也破天荒地开始环顾四周想办法。

很快，杰克就对我大叫起来：“齐，我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我心想你有办法就赶紧说，阿来和杂毛都快顶不住了。

“看我的！”

杰克说完，就冲向了最近的一座石台，他用双手搬起一个石头凳子，然后又急匆匆地折返回来，把石凳放在了甬道出口处。

我顿时就明白了杰克想干什么，他是想把这些石凳摆到石阶位置，搭出一道往上的石梯。

虽然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件事，可是也没其他办法了，就跑过去帮他搬运石凳。

这些石凳比我想象的要轻很多，应该用头顶的钟乳石做的，密度不是很大，转眼间几个来回，我们就搬运了十几个石凳，并同时用这些石凳搭起一道简易的石梯，眼看就能借助这道石梯爬上建筑物的顶部了。

我心里默念真是老天帮忙，虽说有些侥幸，但事情毕竟还是成了。而在这个时候，阿来和杂毛也已经退到了我们这边，看到有了这样一道石梯，两人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话不多说，我们先让白狐爬了上去，然后是我和杰克。阿来和杂毛边打边退，在踢翻了几具古尸之后，也以极快的速度爬了上来。

我们一鼓作气爬上了建筑物的顶部之后，再回头看了看冲过来的古尸。发现尸体终究还是尸体，完全没有活人的智商，看到我们跑掉了，竟然气得把所有的石凳都推翻了，然后原地做着一些张牙舞爪的攻击性动作。

眼看着这一关算是过去了，所有人都坐在建筑物底部的边缘处使劲儿喘着粗气。最得意的自然是杰克，他用手比划着说：“我不是吹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难住我的事情！”

“老外，你真行，我杂毛佩服！”杂毛伸出大拇指回道。

杰克给杂毛回了一个敬礼的动作，然后又对我说：“齐，你感觉美国大兵怎么样，威风吗？”

我苦笑了一声，也学着杂毛的样子伸出大拇指，但心里清楚这个老外肯定是见没地方跑了，才急中生智想出了搭石梯这一招，估计要是再晚一点，

石梯不可能搭建起来。

阿来一直在旁边警惕地看着周围，我知道他担心什么，就起身去看我们爬上来的地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平台，看上去非常平坦。在我们头顶，全部是一些倒挂的钟乳石，有一些甚至还发出绿幽幽的荧光，跟我遭遇水鬼的水池暗室中墙壁上发出来的光线差不多。

我们没有看到中村正源的身影，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来往建筑物顶部的中间位置走了过去，但还没有走到圆顶的中间，我们见他蹲下了身子，不知道在看什么。我们也赶紧跟了上去，阿来对我们轻轻摆了摆手，意思是没有什么危险，不用紧张。

当我们到了阿来的位置，我看见在这个圆顶的中央，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不算大，目测直径可能只有十米不到。

我问：“这是什么？”

阿来摇头道：“好像是一扇门。”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到“门”这个字，就再次回想起我曾经收到的那封信，信里好像也提到了一支考古队去南山寻找什么“门”。不过我自己很快否认了这个想法，佐佑在信里提到过，他们寻找的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而是一种概念。

我感觉自己想多了，于是就围着这个同心圆走了一圈，发现这个凹陷下去的圆形区域上有花纹，这些花纹并不没有铺满整个圆形区域，而是呈现一种十字形，把这个区域平均分成了四部分。

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大型十字架上面铺满的花纹当中，竟然有一些暗红色的液体，而且我还闻到了一股非常特别的气味。

我对这种气味并不算陌生，这是一种新鲜血液的味道。

伏羲密硇

第十六章

虚空藏

难道这些花纹里面是一些鲜血吗？我看着这个十字图形几乎出了神，惊讶之余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图形，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阿来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

我点头说道：“确实似曾相识。”

“你还记得大秦密署里面的那个青铜十字架吗？”阿来反问道。

阿来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我忽然明白过来，为什么我看着这个图案如此熟悉，这个图案，分明就是那把青铜钥匙的放大版。

阿来又继续说：“我觉得这个圆形的区域下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我对阿来的话表示不解，因为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同心圆是在这个圆形建筑物的中间部分，下面应该就是我们醒来后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可什么都没有。

换句话说，就算这真的是一扇圆形的石门，那这扇门对我们来讲也是毫无意义，而且很有可能在我们中了机关后，就是从这道门到了下面的建筑物里面。

我说了这些想法后，阿来回答道：“你说的这些我已经想到了，但是你别忘了，里面可是一个古阵法，洞里洞外不可同一而论。再者你看这些血液，都是新鲜的，很有可能是老王放了血，然后驱动了这道圆门，说不好他已经进入了这个地方。”

“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白狐猜测着说，“看着这些花纹的深度，还真有这么一种可能，这扇门需要用鲜血作为启动的引子。”

杂毛在一边听得不耐烦了，他撸起袖子，说：“试试不就知道了，来，放我的血！”

“你们这些中国人实在是疯了，我完全搞不懂你们，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求求你们了，别再折磨我了……”这时候杰克也跟着起哄。

此时我脑子里很烦，不知道该听谁的。这个地方这么怪，阿来的推测也不无道理，可是想了想，最后还是觉得杰克的话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这下面就是有座金山银山，我也不可能再跟着他们瞎折腾了，要是再出不去，那我肯定就疯了。

于是我说：“我说各位，咱们的体力已经支撑不了多时了，这要是在平时恐怕早就倒下去了。这里到处都是钟乳石，说明我们头顶很有可能就是水底，我真建议我们先想办法出去，你们要是不甘心，完全可以在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再回来。”

“不行，老王肯定是从这里下去了，这里的秘密不能落在J国人手里，他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地方！”白狐看了我一眼，斩钉截铁地说。

白狐的话让我有些不寒而栗，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并不了解这些人，更不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在这样的局势下，我和杰克作为一个外人，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甚至搞不好会被干掉，之前的一路和谐，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想着，我也就没有说话，心想听天由命吧。

阿来从身上军装的领口处摘下一个象征军衔的五星，然后抓住杂毛的手

腕说：“我不能再失血了，这次就委屈你了！”说完，就要用五角星去划杂毛的手腕。

但这时候，杂毛却突然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我们见状都是一愣，不知道他是怕了还是怎么一回事，却听他说：“等一下，你们难道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杂毛说完，我见所有人都非常警觉地竖起了耳朵。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听到，可是过了那么十几秒，就在我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我的耳朵里忽然传来了一些非常奇怪的声音，四面八方都有，听上去非常混乱，这种感觉就像是听到了数不清的猛烈敲击声混合在一起。

而且有些方向还传来另外一种声音，我仔细辨认着，发现这些声音跟那些敲击声不一样，轰隆隆的连绵不断，根本无法听清楚是什么。

但所有的声音都不算大，不仔细去听很难发现，好像是从我们所处的空间外围发出来的一样。

“不好，是水声！”白狐惊叫道。

白狐说完，犹如醍醐灌顶般提醒了我，我再去辨认这些声音，就发现这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有些还真的就跟大水冲了龙王庙一般，简直是气势汹汹。

我心想不会吧，难道这个地方要被水淹了？可想想又觉得不可能，环顾四周，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大水怎么冲进来？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却又听见杂毛喊了起来：“脚底下也有动静，你们赶紧退出石门范围！”

听到阿来的话，我们几个都赶紧退出了同心圆石门，此时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突然充斥在了我的脑海，难道大水从下面涌上来了？

我们退出石门范围之后，杂毛却没动，他就地趴了下去，侧着头把耳朵贴在了圆形石门上。没想到，就在杂毛听了不到两秒钟之后，我们就见他脸色一变，竟然一下子翻身跳了起来，两三步就跑出了石门范围。

我们赶紧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大水从下面冲上来了，而杂毛却摇头说：“水声是在四周，我刚才听到的声音是在石门下面，石门好像要打开了！”

石门要打开了？我不禁愕然，我们还没放血呢，石门怎么会自己开启，难道是那些声音的原因？杂毛的话音刚落，几乎在同时，我看到圆形石门被十字形图案切成四部分，竟然分别往后滑动了出去，很快就在这个大型的圆顶上面，出现了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形豁口。

我本来以为石门打开之后，会突然冲出一道巨大的水柱把这里给淹没了，但是想象的画面没有发生，却听到杂毛喊道：“你们快看下面，我去！”

走近石门边缘之后，我小心往下看了一眼，第一反应就是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天井，然而我看到的另外一个场景，却几乎让我愣住了。我原本以为这扇圆形石门的下面，就是我们之前发现十六道石门的地方，可是我完全错了，我一下子明白凭我的肉眼凡胎，是无法推测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的，更无法以常理去看待这座十六门诡异建筑物。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景象，如果非要用语言文字来形容，那我只能说，我看到了一片虚无！

为什么说是一片虚无，那是因为在这道巨大的竖井里面，我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在距离井口二三十米的地方，看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光点组成的一面屏障，就跟看到电视机里面无信号的画面一样，数不清的小光点不停地闪动着，似有似无，给人一种看着就想睡觉的感觉。

只不过，这些光点并不是黑白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妖艳的蓝色和紫色，看上去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却能够用肉眼看到。

此时我有一种错觉，那就是我从这个竖井跳下去，穿过那片似有似无的屏障，会不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这是虚空藏！”阿来第一个反应过，“这里竟然有虚空藏！”

我不知道阿来说的虚空藏是什么，还没来得及问，就忽然听到杰克喊

道：“什么是虚空藏？我的天哪……这是不是时光隧道，怎么可能……可是，那个人又是谁，他要进入时空隧道了吗？”

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杰克的话让我们一下子回过神，这才注意到在我们站立的这一边下方的井壁上趴着一个人，只是刚才因为角度问题，我们竟然没有发现他。他就像壁虎一样四肢紧贴在井壁上，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做到的。

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在圆顶上不见了的中村正源，他果然进入了里面。因为距离的关系，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看到我们之后的那种不解和恨意，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用最简单和最笨拙的方式避开了傀儡古尸的攻击。但他并没有继续跟我对视，而是开始沿着井壁继续下降，看样子是要进入那片虚无当中。

杂毛看着白狐问道：“要不要追下去？”

白狐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竖井里面，最后说：“除非直接跳，否则我们无法沿着井壁下去。”

“那就跳下去，反正那老不死的也要下去，就在下面解决他！”杂毛咬牙道。

“不行！”阿来这时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还不知道这片虚无的东西底下是什么，不能贸然下去。”

阿来说话的同时，也对我们打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让我们看井底。

中村正源一边非常警惕地往上看着我们，一边不断沿着井壁下降，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那片虚无的光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揉了揉眼睛，定眼望去，看到在这片光点当中，好像慢慢冒起了一些凸起，只是因为这片光点太缥缈了，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

这些突出的部分越来越明显，在不经意的那么一瞬间，几张人脸一样的东西就从这些光点当中冒了出来，而且仅仅是过了那么几秒钟，又有无数张脸冒了出来。这些脸冒出光点之后，我看到这些脸有一些竟然长得奇形

怪状，似人非人，似怪非怪，看上去非常恐怖。我被突如其来的场景吓了一跳，浑身一颤抖，差一点就从井道边上掉了下去，幸好被旁边的杂毛一把给抓住了。

已经快下降到光点附近的中村正源好像发觉了我们的异样，他往下方看了看，也发现了这些怪脸。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先是一怔，同时又开始疯狂地往上方爬了过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发觉得太晚了，那些人脸冒出光点之后，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他，此时都已经涌到了他脚底下，正死死地盯着他看。看到中村正源做出了逃跑的动作后，这些脸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怪叫声，听起来就像是未满月的孩子的哭声一样尖锐刺耳。

当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响起来之后，我看到整片虚无一下子剧烈抖动了起来，好像是有什么巨大的怪物要从里面钻出来。我忍住想要逃跑的冲动，继续看着下面发生的情况，紧接着，一只足有簸箕那么大的手掌突然从虚无的光点中伸出，一把抓住了正在往上爬行的中村正源。

这只巨大的手掌跟我们看到的这些脸非常不成比例，我下意识地反应就是觉得在这片虚无的下方，应该还有块头更大的东西。

可是还没等我看清楚这只手的样子，就见中村正源连反抗都来不及了，一下子被这只手抓进了这片虚无的光点里。那些怪脸，也在中村正源淹没进光点之后，全部都消失不见了，而圆形的石门，也随之缓缓地关闭了。

这一连串的场景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我看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忍不住就想问他们接下来怎么办，这样傻看着也不是办法。

可是还没等我问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我脚下的建筑物居然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同时我听到了巨大的水流冲击墙壁的声音，好像就在我们四周。

白狐立刻问道：“怎么回事？”

阿来见状就迅速跑向建筑物顶部的边缘，他往下看了一眼，然后又马

上折返回来，气喘吁吁地说：“从下面的石门内涌出了大量的水流，水势凶猛，估计这座建筑物很快就会被淹没了！”

“可是哪里来的水啊？”我惊讶地问道。

白狐皱着眉头思索着什么，她说道：“敲击声和水声……你们说会不会是外面的那些牛面人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砸开了湖底，把湖水放了进来？”

“有这个可能！”阿来说，“这是一种自毁行为，不排除是那些牛脸人放的水！”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急促地问道，心想总不能干等着被淹死。

阿来没说话，看样子是没想出什么办法。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白狐和杂毛一直在关注着脚下不断上升的水位和头顶的钟乳石，对眼前的状况也是一筹莫展。

我心里还算清醒，对这个地方也有简单的认识，清楚这个地方唯一的出入口可能就是下面围着建筑物一圈的十六道石门，至于包裹着这座建筑物的这个空间，要是其他的出入口，阿来和杂毛不会发现不了，也就是说，在十六道石门被湖水淹没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此时，大量的湖水开始从四面八方涌上了圆顶，而且水位很快就淹没了我们的脚脖子，照这个速度，估计用不了多时，湖水就会淹没整个空间，到那时候，我们就算插翅也难飞了！

杰克这时候开始跪了下来，嘴里不知道在念叨着什么，好像又是在祷告，看样子他已经崩溃了。我不是那种胆小的人，可看着杰克的样子，心里也是一团乱麻，不知道如何是好，心说难道就这样等死吗？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了巨大水流的冲击，我感觉整座建筑物再次晃动起来，其剧烈的程度不亚于之前那次，而且这次的晃动是持续的，我们都有些站不住脚，感觉整座建筑物好像都快要倒塌。

就在这种晃动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四周本来逐渐蔓延过来的水势开始发生了变化，此刻竟然像涌起了水浪，巨大的水浪在拍打周围的石壁之后，借

着石壁的反作用力，又朝着我们涌了过来，顷刻间，我们所有人就被这些水浪给冲了起来。

我拼命地踩着水，尽量让身体浮在水面，又看了看其他人，都已经被水浪冲到四面八方了。我看到阿来在我的不远处，正往白狐的位置游去，因此也快速地跟了上去。

在我不断接近阿来的过程中，我看到在水面漂浮着许多之前在甬道中看到的那些婴儿状的干尸，他们依然保持着那种蜷缩着的姿势，估计是被湖水给冲了上来。

让我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些干尸里面，我竟然看到了一些之前并没有看到的奇怪的尸体。这些尸体几乎什么样子的都有，大部分具备人形，但是再看那些干瘪的脸，就会发现并不是人类的脸，而是一些非常奇怪的样子，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太好分辨。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些跟牛脸怪一个样子的干尸，只是这些干尸体型都比之前遇到的牛脸怪小很多。

我边游边想，这些奇怪的干尸是哪里来的，之前在甬道里没看到过，难道是从其他的甬道里冲出来的？想着我就大概看了一下，果然发现从不同的方向冒出来的干尸，无论是身形还是头颅，看上去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猜得没错，看样子每条甬道里养着的，都是不一样的物种。

在接近白狐的过程当中，我有好几次都被不断涌上来的水浪给拍到了水里，嘴里不知道灌进了多少冰凉的湖水。同时，我在水里看到那些满身古代装饰的傀儡古尸，这些古尸在中了傀儡术之后非常具有攻击性，但到了水里，不知道是不是傀儡术失效了，我看到他们失去了之前的活力，都动作僵硬地随着水流在水底漂荡着。

不知道浮浮沉沉多少次之后，我终于跟白狐他们会合了，但此时我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手脚划水的动作也越来越慢。抬头一看，此时水面距离头顶的钟乳石已经不到两米了，甚至有一些比较长的钟乳石，我伸手就能够到了，心想按照这样的局势发展，我好像也不用有什么力气了，因为用

不了两分钟，我们就要被淹死了。

而且祸不单行的是，在我抬头看着钟乳石的时候，我发现头顶有的地方竟然裂开了一些口子，导致许多大块的钟乳石和湖水开始从上往下倾泻，我们不停地移动着位置，避开不断脱落的钟乳石，否则要是被那些石头砸中的话，瞬间就会迸出脑浆。

难道是因为这个空间一下子涌进大量的湖水，内部气压失衡了，才使得整个空间结构无法再支撑上面湖水形成的压力了吗？我胡乱猜想着，如果是这样，那整片钟乳石形成的顶部结构，很快就会在水压的作用下，整体脱落下来，即使我们不被大片的钟乳石砸死，也会被巨大的水压拍死。

想到这里我几乎都已经绝望了，白狐和阿来两个人不知道在商量着什么，过了有几秒钟，白狐就对我们所有人说：“大家都赶紧沉入水底，能憋多久就憋多久！”

我有些不解，一时间没明白白狐的话是什么意思，心说这是要集体自杀吗？就问道：“为什么要潜入水底？”

没想到，我刚问完，我就看到阿来本来看着我的脸色突然一变，大喊一声“当心”，然后忽然从水里跳了出来直直扑向了我。

阿来的动作极快，我根本没有感应的时间，瞬间就被他一下子扑到了水里，一口水立刻就灌进了嗓子眼，我赶紧屏住了呼吸。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根水桶粗细的钟乳石几乎是在瞬间擦着我的鼻子尖坠落到了水底，吓得我差点没憋住这口气。

阿来带着我继续下潜，而此时我也明白了，阿来刚才那个举动是在救我，不然我在水面就被砸死了。

紧接着，我看到其他人也都潜入了水底，白狐对着我和阿来打手势，意思是让我们快点。我忍不住回头往上看了一眼，就看到成片的钟乳石落入了水中，同时我也感觉到一阵巨大的压力冲击到我的身上，这股冲力肯定是钟乳石上方的湖水突然压下来导致的，我们所有人都被这股压力往下冲击了好

几米，都快靠近下面的巨型圆顶平台了。

巨大的水压也让我的身体出现了极度的不适应，我几乎就要憋不住气了，手脚挣扎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直抓着我的阿来不断拖着我在水底移动，避开了一些钟乳石，好在阿来身手灵活，而那些钟乳石落水后阻力变大，下降的速度也不算快，因此我们并没有被石头砸中。

此时的水底已经变得十分浑浊，除了眼前的阿来，其他人我已经看不到了，但也顾不上这些了，我现在只想大口大口地喘气，但仅存的一点理智又告诉我，千万不要喘气，不然就被呛死了。可是我又不知道，现在除了憋气我们还能干什么。

阿来见我的动作开始变得缓慢起来，估计此时的意识也开始模糊了，就拽了拽我的脸，让我往上面看。

上面的钟乳石大部分都已经落到水底了，在阿来的指示下，我抬头往上看去，就看到了一片光亮。

这种光亮狠狠地触动了我，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意识到，这种光亮是那么自然，看上去是那么真切。

那是从水面穿透下来的自然光！以原来的空间作为参照物，再结合这片自然光的范围来看，我们距离真正的鄱阳湖水面并不远，可能只有二三十米的距离！

我脑子里一下子涌出来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也激起了我求生的欲望，我对阿来点了点头，意思是我明白了，咱们就别磨蹭了，赶紧上去吧！

其实到了这种时候，我的肢体已经不听使唤了，我之所以还能够拼命地往上方游去，那基本上都是人的求生本能驱使的。

到了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呛水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昏迷了，反正脑子里就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上浮，上面就是大自然的空气。

借着身体自身的浮力，我们实际上浮所用的时间并不算长，可能只有半分钟不到，但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度秒如年，当我的头部一下子浮出水面，又被那四周强烈的自然光线一照，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可能是两个小时，也可能仅仅就是闭上眼睛的那么几秒钟，总之，之前经历的所有事情，几乎像是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但我狠狠地告诉自己一句话，这一切，都结束了。

当我再睁开眼睛，我看到所有人都跟我一样，都浮在水面，除了白狐的状况相对好一点，我和杰克分别被阿来和杂毛架着胳膊。

看着天边的火烧云，此时已经是接近傍晚，四周水域的水面很平缓，除了我们所在的地方似乎还有一些余浪之外。放眼望向远处，整个湖面竟然还有些波光粼粼，再往远处看，能看到一些帆船和渔船，好像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并没有发生那些惊险诡异的事情，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祥和。

杰克睁开眼睛后，看到这样的场景，竟然哇哇地哭了起来，嘴里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我想如果这里没有其他人，我一定早就哭崩溃了。白狐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笑容，我苦笑着回应她，没有说话。

就这样勉强在水里休息了一会儿，我忽然看到在我身边的水面上冒出了一些红色的液体，我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受伤了，但又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受伤，于是就看身边的阿来。

谁知一看之下，阿来的脑袋都已经耷拉下去了，身体也开始在水里下沉，我不由得大叫：“阿来好像受伤了！”

杂毛赶紧游到了我们跟前，和我一起架起了阿来，使他不再继续下沉。阿来是在什么时候受伤的我完全没有印象，可能是在上浮的过程中被石头砸中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为了救我。我知道，凭他的身手是不可能被那些钟乳石砸中的。

看着阿来，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尝试地叫了他两声，只有呼吸但

没有回应，看样子是深度昏迷了。

正当所有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白狐叫我们不要紧张，指着夕阳的方向让我们看。

我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天边，一架直升机正背对夕阳，缓缓地朝我们的方向飞来。

伏羲密碼

尾

聲

之后的事情我记得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了，只记得我被七手八脚地塞进了一个气囊救生座椅当中，然后就被拉上了直升机。

离开水面之后，不自觉中，我终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随着这种情绪放松的突然而至，我开始陷入了一种半昏迷状态。

我被拉进直升机之后，模模糊糊中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往我的手臂上注射了一些东西，当医生拔出注射器的同时，我就陷入了深度的睡眠当中。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不知道已经睡了多久。一个护士看到我醒了，走过来查看我的状况，之后对我说：“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可以随时出院，但要注意休息。”

“哦，知道了。”我忙道，然后又问他现在是几月几号，我昏迷了多久。

护士告诉我这一天是六月一日儿童节，我已经睡了足足四天了。她说完就要离开，但不知道又想起了什么，回头问我：“你是运动员吗？为什么你的体力会透支得那么厉害，要是普通人早就不行了。”

我算了一下，从老爷庙坠机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月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总不能把我在

老爷庙的遭遇跟她说出来，好让她知道我有多威风，那我肯定会立即被转入神经病医院。因此，我转移话题，并问她：“有没有其他的人和我一起住进医院？”

护士回道：“你是说那个美国人？”

我有些诧异，难道只有我和杰克住院了？我记得阿来应该是受伤最严重的，他们去哪里了呢？我下意识点了点头，脑子里开始回想我被拉上直升机之后的事情，但是无论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所以对白狐、阿来和杂毛三个人的去向完全不知。

护士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我差点忘了，那个美国人比你早醒了一天，他在昨天出院了，还给你留了一封信。”

说完护士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没过多久，她就拿着一个信封回来了，并把信交给了我。

我接过信封，双手有些发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那封诡异的信的出现，导致我对信件这种东西本身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竟然有些不敢打开杰克留给我的信。

但最后我还是打开了，因为我觉得杰克这人对我来说，显然要比我那个疯了的同学佐佑要现实得多，毕竟我们在十几天前，刚刚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虽然我对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很多举动并不认同，甚至有些瞧不起，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可能会忘掉很多人，但我一定不会忘了杰克。

杰克留给我的信，是用汉字写的，我知道他的汉语其实已经很好了，他甚至会在很多危机的时刻用汉语来跟我们对话，这对一个汉语非母语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做到。

信里写了很多内容，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信贴出来，因为这封信并不难理解。

杰克说，首先非常感谢上帝再次救了他，他决定回美国之后当一个牧师，而且以后再也不来中国了。

其次是他对于我们在老爷庙水底遇到的那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他首先并不否认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怪事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又有自己的观点，他觉得老爷庙水底，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那里肯定就是地狱，我们只是不小心误入了而已。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必要纠结那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因为那里只是与我们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

最后杰克说希望有机会我能够到美国找他玩，他保证美国不会发生这种诡异离奇的事情，并给我留给了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当天，我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想报个平安，我知道家里人肯定都以为我坠机后死了。但很奇怪的是，我的父亲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妥，只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跟他喝两杯。

我很诧异，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老爷子不知道坠机的事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我没有跟他说我在老爷庙坠机的事情，但试探性地问他最近国内有没有什么大的新闻，比如大型的交通事故一类的。老爷子回答得很干脆，直接说没有。

我有些不敢相信，跟护士借了一部手机，各大网站都翻遍了，依然没有找到关于老爷庙坠机的任何新闻。

查了半天无果，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难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一个梦？按道理来说，那么大的交通事故，死了那么多人，肯定会上新闻头条的。可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像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老爷庙坠机这回事。

要不是杰克的信还留在病床边上，我肯定会以为自己得了臆想症。

第二天，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家。我没有坐飞机，我想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再坐飞机了。

我先是去了研究所，但是所里的那些同事都跟没看到我一样，或者说跟我平时出差回来时候的场景差不多，只是面对面的时候会互相打个招呼。

这可真是怪事了，怪到比在老爷庙水底看到水怪都怪，我很随意地拉着

一个同事，问他有没有看到国内航班坠机的新闻。他说没有，国航还没有坠过机呢。不过他想了想，又告诉我，前几天国外有一架飞机失事了，但那是国外，让我不用操心。

当天，我就跟所长请了一个月的假期，理由是身体不适，需要住院。可能是我的面色真的不是很好，所长竟然答应了。

至于我为什么请假，理由很简单，我有太多的事情想不通了，就光是老爷庙水底的那些谜团，就像幽灵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没有一刻安宁，更何况回来后还遇到了这种怪事。我觉得必须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真得了神经病和幻想症，因为我现在开始极度怀疑我之前的经历到底是不是真的。

回到家里之后，我发现自己依旧是坐立难安，总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于诡异了，想着想着，我甚至都感觉有些恐惧起来，怀疑我的老爹还有研究所里的那些人是不是都在骗我，或许他们都不是真人，而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在合伙骗我。

可是这也不对，我看到的新闻总不至于是假的吧，那么多的新闻网站，合伙起来忽悠一个不入流的古生物研究员，那更不现实。

这也想不通，那也想不通，到了最后，我甚至都感觉自己有些崩溃了。直到十多天之后，我在这种极度不安的状态中思考到没法再思考的时候，鬼使神差一般，我忽然就想起了那封从天而降的信。

我几乎是疯了一样，一阵的翻箱倒柜之后，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封信。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发泄，找到这封信之后，我就开始往厨房走，准备一把火烧了它。

老爷庙水底对我来说就是个噩梦，而且我现在也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已经从这个噩梦中醒了过来，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个噩梦的开始，就是从这封本不该出现的信开始的，这是一件不祥之物。

可是在我就要点火的时候，不经意之间手里的东西一滑，结果信封里的两张照片就不小心被我掉到了地上。

我顺手捡起了照片，也没太在意，只是下意识地往其中一张照片上看了一眼。

可是没想到的是，就是刚才这一眼，我看着照片里面的画面，竟然呆住了，而且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

我正出神出得可怕，而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孙子，竟然非常不合时宜地敲起了我家的门，耳朵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声音，我毫无准备，被吓了一跳。

我气得大叫：“是谁啊？”

“我！”门外很快传来一个声音，听上去有些熟悉，可一时又没想起来是谁。

我隔着猫眼往外看了一眼，本来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但是我哪里想得到，外面的这个孙子在我往外看的时候，他也正把眼睛贴在猫眼上往里看，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一个瞪大的眼珠子。

瞪着个破眼珠子看你妹啊，你还想从外面偷窥吗？我刚要想着破口大骂，但一下子又打住了。

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看到的那只眼珠子，竟然是蓝色的！

我回想着刚才那个回答我的声音，忽然就意识到外面的人是谁了，这个人是阿来！他来我家干什么，是来杀人灭口吗？

“齐天不在，你找错门了……”我几乎是下意识般脱口而出，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外面的阿来回道：“你再不开门我就要踹门进去了。”

我定了定神，心想也是，我到底在怕什么，他们要是想杀我，就不会把我救到医院，而这里是我家，不是老爷庙，这里没有危险，我安慰着自己，打开了门。

阿来理发了，竟然还穿着一身阿迪达斯运动服，我心里第一反应就是好帅的一个青年，仅次于我了！但阿来看着我，就好像看到我脸上有鼻屎一样，表情十分古怪，他站在门口对我说道：“你多少天没洗澡了，怎么比在水底的时候还狼狈？”

我不知道此时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我确实已经十多天没洗漱了，也知道肯定快成犀利哥了，但我有充足的理由忽略不计这个问题。我只是愣愣地看着阿来和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对他的出现充满了不解和排斥。

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我对阿来已经是非常的信任了，我甚至都把他当作了我的兄弟，可是现在看到他出现在我的家门口，总感觉这些有震惊，好像觉得阿来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虽然我非常疑惑他们三个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医院里，但我打心眼儿里又是非常地不想再跟这几个人有任何的接触。阿来的出现给我带来的排斥情绪，证明了这一点。

我也忘了让他进家门，或者说我干脆就不想让他进来，只是问道：“你怎么来了？白狐和杂毛他们人呢？”

“大小姐出事了！”阿来说道，表情显得很复杂。

我看着阿来，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神色，那是一种担忧和乞求混合在一起，恍惚间，我又好像看到了卫国雄，看到了他冲进那片魔海当中……当下这一刻，一种时空交错感开始在我脑子里徘徊。

我呼了一口气，赶走脑子里浮现着那些画面，对他说：“阿来，进来说话！”

阿来进来之后倒也没客气，把我散落在沙发上的衣服往旁边一堆就坐了下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长短短说，赶紧说说白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他先是皱着眉想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思索应该如何说起，我有些急切想知道白狐的事情，就在一旁催促他。

阿来喝了一口水，然后就说道：“时间有限，我就只挑重点说吧……”

之后，阿来就开始告诉我老爷庙分开之后白狐身上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被直升机接走之后，我和杰克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而白狐、阿来和杂毛三个人则是在当天就离开了当地，他们被送到了首都的一个机构，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汇报。

以白狐为首的勘探队很快得到了重组，加入了一些新人，并且在白狐的要求下，这支新的队伍仅仅是在五天之后，就开赴四川。

阿来因为伤势比较严重，没有跟随白狐的大部队一起出发，而是被安排为第二梯队。

白狐临走时告诉阿来，如果发现这支勘探队随身携带的 GPS 追踪信号消失，那说明队伍一定是出了问题，阿来就带着第二梯队赶往四川展开营救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阿来每天都盯着电脑，一直关注着电脑屏幕里显示出来的 GPS 信号源，但当白狐的队伍进入四姑娘山之后，原本在屏幕上多达十几个的信号源，就逐渐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在电脑的电子地图上显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些信号源被分割成了四个部分，而且每一组信号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次是这些信号源被分开之后，就开始一组一组的在电脑上失去痕迹，到最后，阿来在电脑上连一个信号源都看不到了。

这时候，阿来意识到白狐对他说的话已经应验了，按照白狐的要求，他必须立刻赶往四川展开相关的活动。

但同时，阿来想到了白狐交代给他的另外一件事情。

白狐临走的时候交给了阿来一样东西，说如果有必要，就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并让我加入阿来的第二梯队。

阿来对于白狐的这个交代非常不理解，也不知道白狐所说的必要是指什么，就阿来自己而言，肯定是觉得让我加入勘探队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但他又觉得白狐这样做肯定有她的理由，因此在出发之前，阿来拿着这样东西找

到了我。

这是一块鹅蛋大小深红色的石头，看上去有些像人工制造的劣质琥珀，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块石头的出处，是在老爷庙水底那道画满壁画的玄关石墙上的，当时伏羲画像的手里的东西，就是这块石头，当白狐从壁画上卸下这块石头之后，我们中了机关，之后便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内。没想到，白狐竟然把这块石头带了出来。

我看着这块石头，之前老爷庙水域的种种经历就再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对这块石头没有任何的好感，一想起壁画里的伏羲拿着这块石头杀死壁画里面的那些小人物的画面，就有些感觉不舒服。

是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细节，就是阿来把石头递给我的时候，我发现这块石头上缺了一小块，而且看那个缺口，像是新切出来的。

很明显，白狐或者是相关的人，已经研究过这块石头了。

如果是阿来单独来找我，要我加入他的第二梯队跟他去四川，那我肯定是直接拒绝的，有了之前的那一次经历就足够让我崩溃了，我不可能再跟着这些人趟这种浑水。不过当我看到这块石头之后，就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并在不自觉当中思考了很多事情。

我并不知道这块石头是什么，或者代表着什么，但白狐却让阿来把这块石头带给我，认为我见到这块石头就有可能加入阿来的队伍。这说明，这块石头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石头背后，就有着非常难以琢磨的事情。

石头背后究竟是什么呢？在把弄这块石头的整个过程中，我忽然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会不会是这样，白狐让阿来拿给我石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意义，而这块石头本身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因为仅凭一块石头来看，我是无论如何都猜不出任何事情的。

白狐给我这块石头，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让我思考，而只要我一思考，她

的目的就达到了。

她可能是想告诉我，我与这块石头背后的事情有关联，而不是跟这块石头本身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当我联想到疯子佐佑给我写的那封信中，他提到自己被困了一个地方，也提到了我与十多年前那支考古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我更加认定了这种推断。

难道佐佑的信不是一场恶作剧，而是真的有人从万丈深渊之下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

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再反复思考了几遍，发现这是唯一能说服我自己的逻辑。

这也是我没有拒绝进一步跟阿来继续交流的原因。我认为，先不管是真是假，我应该先把那那两张照片给阿来看看，这两张照片太诡异了，或许他能从中看出点什么。

没想到，阿来在看了这两张照片后，反应一点都不比我小，连续说了两遍：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我对阿来的反应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在这之前，也被这照片里面的东西吓傻了。当然阿来肯定不至于像我一样恐惧相片里面的东西，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难以掩饰的惊讶。

在这里，我必须先分别说一下这两张照片里面的内容。

这第一张照片里面不是别的，而是一艘二战时期的J国军舰，我和阿来在看到照片后都表现出同样的惊讶的原因，是因为这艘战舰我们见过，就是那艘在老爷庙水底神出鬼没的神运号。

我对这艘军舰实在是太熟悉了，在军舰里面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依然清晰可见，特别是当时我们在那里发现了J国史上最神秘的零号档案室和大秦密署，更是我在老爷庙水底整个经历的转折点。

但这张照片很明显不是在老爷庙水域拍摄的，而是在茫茫的大海上。

虽然相片是黑白的，但通过战舰之外部分露出来的那些滔天巨浪也不难

判断出，这张照片的确拍摄于大海。而且通过这张照片的成像角度我分析出，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应该是在另外一艘船上，否则绝对不可能把这艘军舰的船舷拍进去。

我不知道当时另外一艘船上的人拍摄这张照片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在这张照片里面，站在神运号甲板上的那几个J国水兵都显得很自然，好像并没有在意另外一条船的人在拍摄自己。

如果单纯只是这一张照片，我肯定会以为这是一张非常普通的照片，除了能看出照片里面的船只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神运号之外，并无法再看出其他的东西，倒是站在船舷边上的几个J国士兵，给我一种非常厌恶的感觉。

可是第二张照片的内容却告诉我，这第一张照片绝对不会是随意拍摄的，而是神运号战舰同行船只上的人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之后，才迅速拍下了这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和第一张照片拍摄的角度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在第二张照片里面显示出来的画面当中，却很明显多了一样东西。

前面我提到了，相片里除了那艘军舰，还能看到船身四周的巨浪，不过在第二张照片里面，出现在神运号舰首的巨浪已经变得十分不正常。

定格在照片里的那片巨大的海浪，看上去就像是一道高出舰首足足有二十米的水墙。水墙的高大程度很是让我吃惊，因为它看起来跟周围涌动的海浪完全不成比例，显得非常突兀。

也就是在这道叫人看着有些匪夷所思的水墙里面，我看到了一个身形巨大的黑色物体的影子！

我起初以为巨浪里面的黑影是一条鲨鱼或者是其他的大型水生动物，但看着这道黑影的形状，又觉得不太可能，因此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生怕这种黑白照片会因为本身画面的质量问题给我造成视觉混乱。但最终，我还是妥协了，因为那个影子的外形，怎么看都太熟悉了，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搞生物的会连某种生物最基本的外形都看不出来。因此，踌躇了很久之后，我

问阿来：“我说阿来兄弟，这个影子看上去，怎么像是一个人的形状？”

阿来点了点头，又对我说：“你并没有看错，这道水墙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形的生物！”

我继续问道：“难道这是一个海底巨人？”

“就凭着这两张照片还无法确定水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阿来回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大小姐那里看到过类似的照片，而且她无意中提到过，她一直在找的，可能就是这种巨型生物的真身！”

我听完阿来的话，脑子里首先浮现出在老爷庙水底看到的那尊巨大的远古雕像，我记得白狐和杂毛还给雕像跪下了。那尊雕像后来开始不断地褪去了附着在表面的石头外壳，里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能活动的物体，特别是那些蠕动着的光金色鳞片，更是让我心有余悸。

虽然出于当时特殊的局面，我们并没有看到那座雕像褪去外壳后的全部面貌，也不知道那个块头巨大的东西是到底是不是真活了过来，但我觉得如果说巨人生物要是真的存在的话，那石头雕像里面的东西会不会算是其中的一种呢？

于是我忍不住说：“你们家大小姐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就是老爷庙水底的那尊活雕像？”

阿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但还不是大小姐真正要找的东西，否则她就没有必要再冒险去四川了。”

阿来的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也发现，在老爷庙水底的时候，白狐一路走下来，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比如说我要找某种具体的东西。她所关注的，似乎是老爷庙水底这个地方本身。这就给了我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白狐一批人来到老爷庙，好像是在求证一些东西，而不是为了寻找什么。

后面我跟阿来又针对照片上的东西讨论了很多，不过并没有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

我又问了他一些其他的问题，但这个过程搞得我很郁闷，我发现阿来这

个人不但眼珠子奇特，就连性格也很奇怪。你说他忧郁寡欢吧，他还能非常有思路的表达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你说他思维正常吧，他又有一个怪毛病，那就是你不能问他除了他所表述内容之外的事情，因为你问了也白问。他要么说我不知道，要么说我没有权利告诉你。

但现在是在我家里，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主动权，于是跟他耍了一个心眼儿，问了他一个我非常关心，但我又认为阿来一定不会说的问题。如果他再说无权告诉我这样的话，就正好中了我的下怀，然后我也有了赶走他的理由。我根本没有任何勇气跟着他去四川，这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就已经够混乱了，要是再有一次跟老爷庙类似的经历，我肯定就得真的住神经病医院了。

我问他：“你得告诉我你们家大小姐的身份，否则我绝对不会跟你去四川！别说就是一块破石头，就是一块金子，我也不跟你去！”

“真看不出来你倒是挺狠的！”阿来冷笑了一声，“不过你失算了，这个可以告诉你。”

阿来这一声冷笑之下，我心里顿时就感觉不妙，懊恼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想一个更决绝一点的问题，要是阿来铁定了心要我跟他去四川，那他就算随便给白狐编造一个身份，我也不好证实，因此我又开始盘算着怎么把这个问题赖掉。

不过接下来，阿来的话倒是挺让我意外的，在听他叙说白狐身份的时候，其中一些内容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阿来说，白狐其实是一个有背景的人，白狐只是她的代号，真实的名字叫白童舒。她的爷爷是一位有战功的老军人，而她的父亲也是名军人，只不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考古护卫工作中，不知道死了还是失踪了，总之从此之后便是杳无音信。

白狐原来是在军队的一个研发机构当通讯员，她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出事之后，几经波折，最后如愿加入了一个特殊机构。

这个机构没有名字，至少阿来不知道，但阿来知道的是，这个机构设立了非常多的特遣队，每一支特遣队都是独立执行任务的，而每支队伍之间也没有任何的交集，甚至都不知道其他队伍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会去做一些什么事。这些特遣队员的身份都非常复杂，而且都来自不同的领域，可能你仅仅是有一点点会被特遣队利用到的价值，就会被招揽入行。

阿来的推测是，白狐之所以能成为特遣队的队长，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原因，也正是这样，特遣队里的老队员都习惯叫她大小姐，意思是你出身显赫，多少有点吹捧的意思。另外白狐的特遣队所执行的任务应该都非常具隐秘和具有挑战性的，对外的身份是旅行探险队，听名字就知道这种所谓的探险队绝对不是常规的驴友队伍，没有过硬本领的人，在遇到危险的情况的，肯定都死了，否则阿来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白狐的探险队给留下了。当然后来阿来也想到了，白狐队伍里面的人，有一些肯定是被那个隐藏在探险队中的J国人中村正源给偷偷杀掉了。

我问阿来，为什么白狐作为一女人，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这可不讨男人喜欢。阿来告诉我说，白狐一定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才加入这样一个机构的，一定是在寻找自己的父亲。

阿来在说到寻找父亲这个词语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许多悲伤的神色。

我有些难以面对这个人，也始终没有勇气跟他提起关于卫国雄的事情，甚至我一直都在极力避免说到有关卫国雄的事情。尽管我对这爷俩身上所存在的疑惑，远远大于那些如幻如梦的经历所给我造成的困扰。

当阿来说完这些的时候，他眼珠子一转不转地盯着我：“我都告诉你了，你必须跟我走。”

我脊背一麻，心说碰到无赖了，但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想看看怎么拒绝阿来，于是我把佐右写给我的信给了他。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线，能够把我心里的一些东

西串联成一些不算完整的片段。

果然，阿来在看完信后，忍不住激动了起来，他说道：“没错，我猜得没错，一切都对上了！”

我问：“什么事情对上了？”

阿来回道：“这封信是从四川发出来的，而大小姐也去了四川。这里面的关键是，大小姐和信里的佐佑，都又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那次秦岭考古活动有关，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

“是挺巧合的！”我有些恼怒地说，“巧合到恰好是我收到了这封信，恰好我坠机，又恰好遇到了你们！”

阿来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继续说：“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太过于巧合的事情发生在一起，那促成这种巧合背后的动因，你想想又会是什么呢！”

阿来的话让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机灵，本来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已经够复杂的了，现在阿来又提出了背后的动因这样一个概念，我竟然无比犯贱地顺着阿来的思路思考了起来，这背后到底又有什么猫腻。

思考了足足有十分钟，也没想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做了很多的推论，感觉都是天方夜谭，我甚至都想到了我们其实都是一些布偶，这一切都是耍布偶戏的人在玩弄我们于鼓掌之中，演戏给别人看。

想着想着，我就发现不太对，感觉自己上当了，意识到阿来这是在抛出问题把我往沟里带。因为他也不知道这背后的动因到底有没有，而且就算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这是在跟我玩心理游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对

我进行潜意识催眠，好让我跟他走。

我当场就破口大骂：“你个怪物，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也跟我玩阴的！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去四川吗，老子跟你去！但我要告诉你，

不是我被你洗脑了才愿意当你们的马仔，而是我要告诉你还有你们家那位大小姐，我还真不是傻子……”

我爆炸了一样，义愤填膺般地说了一堆，其实就是在听阿来说白狐说我傻呆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受不了了。男人就是这样，要是被一个大老爷们儿骂一句傻逼，那除非要动手，否则压根儿就不会往心里去。但如果要是被一个认识且还对她有那么一点仰慕心理的女人骂一声傻子，那我想大多数男人都会跟我一样，非得弄明白，你凭什么说我是，更极端的就像我，非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但刚一说完，我就看到阿来的笑容更加诡异了，心里忍不住咯噔一声，阿来这孙子是在给我设的连环套，我这回才是真的上当了！

只见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故作轻松地说道：“那我们可以出发了，齐天，你可准备好了，这一去还不知道有什么未知在等待着你。”

（《伏羲密码》第一部完结，敬请期待第二部）

上古的华夏 究竟封印着什么骇人听闻的秘密

一场莫名其妙的坠机，将考古勘查专家齐天拖进了未知的旅程，与几个不靠谱的伙伴流落到一片神秘莫测的湖泊中。

齐天一行漂泊在湖上，经历了不明生物和幽灵舰队的袭击。就在他和伙伴们眼看就要逃出生天时，却又阴差阳错地被卷进水底一个神秘的空间。

在那里，人类所有科学的认知全都被颠覆，齐天赫然发现，这个空间居然是一个远古时期就留存至今的生物实验室，他本人更是零距离接触到传说中的人皇伏羲。

上古的华夏，究竟隐藏了什么，齐天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切尽在《伏羲密码》之惊涛怪浪。

上架建议：科幻文学 | 长篇小说



微博客户端扫描
条形码为本书打榜



ISBN 978-7-5594-0430-5



9 787559 404305 >

定价：38.00元